武俠世界



$2.00

705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瓦斯夫人** 馬雲·著



瓦斯是一種氣體。警察用以對付暴徒的，稱爲催淚瓦斯；二次大戰期間傳說有人利用劇毒瓦斯以及神經瓦斯作戰。但鐵拐俠盜故事中的「瓦斯夫人」却是一位香噴噴的成熟婦人，她有如一股氣體，來無影去無踪，偶然呼吸着這股氣體的人，可能會立即死去！可怕嗎？是的，她實在是可愛又可怕！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第70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奇情中篇

蕭逸・文
盧令・圖

今宵月下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西川第一美人玉流星江芷下嫁威震兩江鐵少庭之日，突有一啞漢到來，強擄江芷前往青城，江芷數度反抗均不敵，只好忍氣跟着啞漢走上青城山，啞漢以筆代言，說要江芷往見師弟，追問其原因，啞漢又諱莫如深，不肯透露，抵步後，啞漢引江芷進一房間，房中一木榻上，躺着一英俊青年，不言不動，室中充滿着草藥氣味，江芷詢之啞漢，把她擄來究是何意，而他師弟又怎麼了？啞漢喉頭頻動，兩行熱淚奪眶而出，走去一張書桌上拔出一枝筆，在紙上寫下他病了三個字——

噩夢隨風逝　奇方挽臨危

「病了？」江芷莫明其妙的對這個陌生的少年，生出了一些同情，只是這種感觸，她極力的把它打消掉。

她作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冷笑不語！

啞巴繼續寫：「他也許快要死了！」眼淚滑腮而下，滴在紙上，很快的浸染了一個圓圈。

江芷怔了一下，心裏也沾染了些傷感，可是她仍然矜持着，做出相反的姿態！

「這些又與我有什麼關係？又不是我害他的！」

啞巴睜着一雙流淚的紅眼，很微妙的觀查着她，江芷倒是很少見過一個大男人落淚，尤其對方是一個啞巴，這個啞巴已然有那等的一身奇妙的武功，似乎不應該是一個軟弱的人！

可是現在他竟然變得像一個孩子似的，居然當着人哭了起來！

江芷很偶然的體會出啞巴善良的一面，相對的也就把原本的仇恨他的心意減低了許多。

「請你帮助他！」——啞巴在紙上寫着。

「我？」江芷啞然失笑道：「我怎麼……爲什麼你選中了我，要我來帮他？」

啞巴臉上頓時現出了一些歉疚與不自然的表情，他大概想說明白一點，可是却是不好下筆。

「爲什麼呢？」江芷追問着：「人多的是，爲什麼要單單找我？」

啞巴垂頭不語，身子微微顫抖着。

江芷嘆了一聲，她已經被對方的情緒感化了。

「好吧！」她吶吶道：「既來之，則安之，你告訴我吧，我怎麼能够帮你？」

啞巴抬起頭，感激的點着頭。

他開始用顫抖的手，在紙上落筆道：

「你們結婚！」

江芷嚇了一跳，臉色緋紅的道：「結……婚？我——？」

啞巴肯定的點着頭，表情誠懇，帶有乞憐的意思。

江芷睜大了眼睛，道：「跟……誰結婚？」

啞巴寫道：「我師弟任劍青！」

江芷臉上由不住又是一紅，她又氣又笑的道：「原來你把我刼來是存着這個心眼……太好笑了……太滑稽了！」

說時她忍不住笑兩聲，轉念一想，也實在笑不出來，一張臉又氣得白中帶青。

啞巴的一雙眼睛變悲爲怒，直直的逼視着她，他寫着：「你笑什麼？」

江芷冷笑的道：「你說得太好笑了……想一想，你師弟不是一個快要死的人了嗎……」

說到道理，她突然一呆。

她想到了一件事，當眞是笑不出來了……她的臉一陣白，轉視向面前的啞巴。

「你是說……？」她吶吶的道：「沖……沖……」

啞巴點點頭，肯定的寫下兩個字：「沖喜！」

「玉流星」江芷怒叱一聲，道：「無耻——」

她陡地一掌向着啞巴臉上劈去，可是啞巴的身手較她更快，她的手才伸出一半，啞巴的手指已點中她的「氣海穴」上！

江芷只覺得身上打了一個寒顫，頓時人事不省，昏倒在地。

當她甦醒的時候……

燭影兒搖搖顫顫，粉簾兒飄飄閃閃！

江芷睜眼注視了一刻，倏地一驚坐了起來——面前那個人——任劍青，正用着一雙溫和的眸子注視着她。

江芷想到了方才的一切，嚇得一咕嚕站了起來，當她發現到自己方才竟是睡在對方鋪有獸皮的石榻上時，不禁大吃一驚，頓時呆住了！

任劍青仍然注視着她，一言不發。

他是坐在一張舒適的藤椅上，雙手交插在前胸，表情很陰沉，看不出他的喜怒哀樂。

他那張英俊的臉上，所顯現出的，只是無比的倦弱！

江芷簡直羞愧無地，也不敢與他的眸子交接。

她第一個反應，立刻到了門前，伸手推門，才發覺到房門外面已經下了鎖。

江芷倏地回過頭，怒視向對方那個少年，道：「這是怎麼回事？」

白衣少年苦笑道：「門上鎖了，是我師兄鎖的！」

江芷冷笑一聲，道：「他爲什麼要這

樣？他……」

她的眼睛自然落在了自己身上，發覺到自己身上仍然是來時那身大紅衣裳，她下意識的覺得自己並沒有失去什麼……心裏也就因之鎮定下來。

「妳還不明白麼？」少年冷冷的笑道：「我那個師兄是在爲我們辦喜事呢！」

儘管是在病中，他仍然帶有凌人的豪氣，目光裏閃爍着只有極上內功的人，才能具有的那種精芒！

「玉流星」江芷目光一轉，果然發覺到，這間房子的一切全都重新布置過了。窗簾，桌布，都重新換過了。

桌子上還多了對紅色的喜燭，牆上還貼着喜字兒，燭影搖紅，再襯托着自己一身大紅新嫁衣，如此良夜，一男一女……

「這不就是所謂的新房麼？」

江芷的心跳得那麼厲害，臉愈加的紅了。

當然，這個時候是絕對不能害羞的，如果不說話，豈不等於是默認了？

江芷忍着臉上的紅，心裏的羞，怒聲道：「不……這簡直是太無耻了，我絕不承認……」

白衣少年俊臉上立刻現出一絲冷笑，他徐徐的道：「你是在罵我麼？」

「不！」江芷心亂如麻的解說着：「我是罵布置這件事情的人……我……我絕不承認。」

「我更不承認！」白衣少年冷冷的說道：「小姐，請你先靜下來，這件事，並不如妳想得那麼糟，妳不是和來時一樣的麼？」

江芷心裏一怔，說不出的羞愧，只是看着白衣少年說不出話來。

白衣少年病弱的臉上，强作出一片笑容，道：「我師兄太好笑了……他大概是以爲我快死了，才會找到了妳這樣的一個美人兒來爲我冲喜……」

搖了搖頭，他苦笑着又道：「無聊……可笑！」

他眞的笑了，露出潔白如貝的兩行牙齒！

「他也不想想，這件事又豈能是他一個人所能做成的？」少年接着嘆息了一聲，喃喃自語道：「無論如何，他是眞心的關懷着我倒是眞的！」

江芷冷笑道：「他關心你……却沒有顧及到一個女人的名譽與節操！」

白衣少年漠漠點頭道：「這就是他幼稚的地方……小姐，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我守口如瓶，自然不會爲外人所知！」

江芷不知怎麼，自從第一眼開始，就對這個少年心生同情，這時對面相談之下，却又對他生出一種說不出的敬佩之情。

雖然這種敬佩只是淡淡的，可是這已經足以打消對他原來的惡感！

她偷偷看了他一眼，吶吶道：「你說的是眞的？」

「丈夫一言，如皂染白！」

「我相信你就是了！」她的臉紅紅的，四下看了一眼，無可奈何的嘆息一聲。

白衣少年恨恨的道：「今夜好像特別長……」

江芷忍不住又看了他一眼，低頭道：「現在什麼時候了？」

少年道：「子時左右！」

他雙手力撐着椅柄，把身子抖簌簌的站起來，定了一下，他徐徐的行近窗前。

江芷由他的動作中，已經發覺出他行動的不便，一個身懷武功的人，到連走動也不易的時候，可知該是何等的重疾纍身了。

白衣少年徐徐回過身子，臉上表情很洒脫的道：「師兄必定是在我昏睡中布置這一切……妳也許不知道，當我醒來的時候，妳就睡在我身邊！」

「……」江芷怔怔的看着他。

少年一笑道：「當時我眞嚇了一跳，先以爲妳是睡着了，到後來才知道妳竟然是被點了穴道！」

「是你救醒我的？」

「還會是誰？」白衣少年道：「我用『達摩指』力爲妳解開了穴道，還好，看來妳也有武功根底，否則妳不會這麼快就醒過來！」

江芷一肚子的委屈，偏偏在對方一派斯文之下發洩不出，而且她發覺到與他談話，好像很有意思。

這件事從一開頭就充滿了奇異，包括那個啞巴，和眼前的這個少年，自己的被人扮作……一切的一切，眞是趣味迂迴，引人入勝。

她實在還不明白，對方這個少年以及那個啞巴，是怎麼樣的來歷，何以這樣武功的兩個人，江湖上不會傳聞？

她吁口氣，吶吶的道：「你的大名是任劍青？」

白衣少年一怔道：「妳怎麼知道？」

江芷道：「是你師兄告訴我的！」

頓了一下，她吶吶道：「我可以知道關於你們師兄弟更多一點麼？」

「我們師兄弟，沒有什麼不可以告人的！」

任劍青烱烱的目光，深深的注視着她，忽然嘆息了一聲，道：「在我沒有告訴你之前，我希望知道你的情形……」

他的眼睛在她身上一轉，奇怪的道：「妳這身打扮……眞像是個新娘子……是我師兄故意給妳打扮成這樣的？」

江芷臉紅了一下，又氣又羞。

她忍不住冷笑了一聲，心裏想道：「哼！像個新娘子？我本來就是新娘子，要不是你師兄那個啞巴，現在……」

想到這裏，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感受。

她微微閤起眼睛，苦笑道：「你明天問問你師兄就知道了！」

「姑娘的芳名是——？」

「我……叫江芷！」

任劍青微微一楞，驚訝的道：「妳就是玉流星江芷？」

江芷睜開眼睛道：「那是人家隨便給我取的！」

她雖然不願意多談，可是情不由己！

「我師兄太胡鬧了……」任劍青臉上起了一層怒色，冷冷的道：「這件事使我蒙羞武林！」

江芷睜大了眼，苦笑道：「我還不是一樣……」

任劍青嘆息一聲道：「我眞說不出對你的歉意……希望有一天能够……」

頓了一下，他駭然的道：「如果還有

那一天的話……」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姑娘莫非還看不出來？」

「你是說……？」

「我已是行將就木之人了！」任劍青臉上閃過一片陰影，喃喃的自嘲道：「能够熬過這個秋天，已經是上天的恩典！」

「玉流星」江芷頓時一呆，面頰上情不自禁的顯出了一絲關懷之情！

也許她覺得這種表情太直率了，在一個陌生人面前不能不加以掩飾，可是無可否認的，任劍青給她的印象，愈來愈好。

她忍不住的吶吶問道：「你得了什麼病？」

任劍青憂鬱的眸子閃過她的臉，掠向窗口，燈盞……

他傷感的說道：「如果是病倒好了，是……」

「是什麼？」她驚訝的道：「莫非是青城的『子午神光』傷了你？」

任劍青臉上一陣發白，大驚道：「咦！你怎麼知道？」

江芷冷冷的道：「你先別問我怎麼知道，我只問你受傷有多久了？」

任劍青道：「大概有三四個月了！」

「到底是幾個月？是三個月，還是四個月？」

任劍青無限奇異的注視着她，肯定的道：「三個多月，是本年七月十七日的事情！」

「七月十七日！」江芷低頭屈指算了算，點頭道：「那麼，才三個月零七天，還算好……」

她抬起頭注視着任劍青，道：「據我所知，子午神光傷人，一超過四個月，任你華陀再世，也是無能爲力！」

任劍青驚異的道：「姑娘的意思是我還有救？」

「大概還有救！」

她對這件事，已經引起了注意，當時站起來，姍姍走向壁角一張矮几邊，几上置着藥罐，她就揭開罐蓋，細細的看着。

任劍青極爲好奇的道：「姑娘莫非還精於醫術？」

江芷目光在葯罐裏仔細地看着，嘴裏輕輕的唸着：「辛夷，川貝，知母，柏子仁……」

她一口氣報出了許多葯名，却搖搖頭苦笑道：「這些葯是沒有用的！」

任劍青更爲驚異的道：「這麼看起來，姑娘倒眞是個行家了！這副葯，不過是青城山的一個道士開的，我已經不吃！」

說着，他手指向正面桌上道：「姑娘請看這張方子！」

江芷走過去，果見紙鎮下面壓着一張葯方子，她拿起來看了看，頻頻點頭道：「這一副葯，比較好多了，但是葯力還是不够！」

任劍青道：「姑娘的意思是……？」

江芷拉開椅子坐下來，拔出毛筆，在葯方子上改了幾樣葯，又酌加份量，收了筆，她把方子交與任劍青。

任劍青看着不勝駭異道：「要改這麼多麼？」

江芷微笑道：「這方子，可是華陽觀的玄眞道長開的？」

任劍青點頭道：「不錯！」

江芷道：「玄眞道長醫術，江湖共仰，只是任兄你這種病，却不是他所能解治得好的！」

任劍青越加駭異的道：「姑娘怎麼知道？」

江芷道：「因爲這種病例太少了，在四川地方，大概近百年來，才有二人！」

「啊！」任劍青吶吶道：「這麼說以前還有人？」

江芷微微笑道：「五年前，關中大俠伍子美，曾經罹染過這種病，病情和任兄一般無二！」

「他後來怎麼樣子？」

「醫治好了！」

「啊……」任劍青精神一振道：「是誰治好的！」

江芷微微一笑道：「是先父！」

任劍青一怔，道：「令尊是……？」

「江天春！」江芷慢慢吐出了這三個字。

任劍青輕嘆了一聲，道：「神醫江天春！怪不得，怪不得……想不到姑娘竟是江先生的後人，眞是失敬得很！」

「玉流星」江芷一笑道：「天下事眞是不可思議，好像是老天爺故意安排的……也許我眞的就是唯一能救你的人！」

任劍青吶吶地說道：「姑娘說的是眞……？」

江芷默默的注視着他道：「是不是眞的，現在我還不敢說，不過當年我父親救治伍子美的時候，我一直侍奉身邊，所以才能對這奇怪的病，奇怪的葯，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說完，她輕輕嘆息了一聲，面色和藹的看向任劍青，又道：「多奇怪，本來我渴望着能够馬上回去，現在，却不得不留下來！」

「姑娘對我恩重如山！」

江芷一笑道：「這句話等我治好了你以後再說吧！」

任劍青興奮的道：「明天啞師兄就可以爲我去抓葯，姑娘，我眞不知怎麼感激妳才好！」

江芷說道：「這個方子上的葯，只能帮助你病性不再惡化，却不能够醫好你的病，要治你這種病，須要我自己去採幾樣葯！」

「那裏有這些葯？」

「青城山就有！——」她笑得那麼甜，看着面前的那個少年，不過是初次一面，却像是已經很熟了的樣子。

四隻光亮的瞳子，彼此對視着。

江芷心裏起了一陣劇烈的激動，她目光逃避着移向一邊，任劍青也自覺的把眼睛移開。

「我可以睡了麼？」

「我差一點忘了，」任劍青走向壁邊一座蒲團，坐下來，說道：「姑娘先請屈就一夜，明天啞師兄會爲你重新清理一間房子。」

說完，他已在蒲團上趺坐坐好。

江芷對於這個陌生的年輕人，產生了許多的好奇，她知道凡是內功高到某一程度，往往可以用靜坐來代替睡眠，那是一種上乘的心靈變修性命之法，眼前這個少

年，顯然已具有了這種功力。

任劍青這時已面壁坐好，雙目下垂，歸於寂靜，却留下了心緒如蔴，思紊煩亂的江芷。

她慢慢的在床上躺下來！

這間房子裏的一切布置，使她又聯想到了「洞房花燭夜」的遐思，如果一切正常的話，今夜此刻，自己正和鐵少庭在洞房裏！

那又當是如何的一番綺旎情景呢？

她的臉不覺又紅了，覺得很好笑。

這一切太滑稽了，自己的來已經够荒唐了，可是自甘情願的留下來，爲人療病，差不多是更荒唐更好笑！

照理說，她該熄燈就寢的，可是她今夜却偏愛那紅燭高燒的喜氣！

就這樣，她不自覺的睡着了。

× ×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

江芷倏地坐起來，發覺到身子已多了一條被子，尤其奇怪的是，昨夜自己明明是睡在任劍青的房子裏，房子裏一切都是新房的布置，可是這時自己顯然是睡在了另一間陌生的房子裏！

這間房子，雖然布置得一樣雅緻，可是絕非是任劍青的那一間。

房間裏窗明几凈，淡淡的清香是傳自桌上一瓶桂花，窗上懸掛着雅緻的竹簾，一切顯得那麼恬靜，舒適。

她慢慢的下床，發覺到這間房子並不是臨時布置出來的，而且多半是一間女子的閨房。

因爲她看見房內的一切擺設，較諸任劍青的那間房子更要細緻，牆上垂着一條紅絲絨的馬鞭子，衣櫃裏疊掛着全是女人的衣裳，甚至於壁角還陳設着梳粧枱，有圓圓的梳粧鏡……

江芷心裏一動，暗忖道：「這裏莫非還住有女人麼？」

目光偶而轉動，却又發現到梳粧枱附近結着的蛛網，她立刻明白過來——

「這房間裏曾經住過一個女人，可是現在已經不在了！」

她仔細的再看看別的地方，證明她這個猜想是正確的！

吹掉了鏡上薄薄的一層灰塵，可就瞧見了自己的臉，她的心立刻泛起了一片噁心，如果不是自己親眼看見，她眞不敢相信自己會變成這樣？

鏡中是一張滿臉脂粉，一副婦人打扮的臉，頭髮由中而分，和以往的自己完全不像了。

這都是昨天作新嫁娘時，娘家人親自爲她打扮的，想來不免好笑！

房子裏放置着一盆清水，幾塊皂角，一骨腦兒的洗了個乾凈，看着身上的嫁粧也是不倫不類，所幸衣櫃裏有的是衣裳，就隨便挑換了一套，大小都還合適，式樣也很美，好像原本就是自己一樣的。

她洗盡鉛華，把自己變成跟過去一樣的樣子，才輕輕拉開房門，步出室外。

外面是伸延出去的一截長長的走廊，全係青色竹子搭建成的，走廊一頭面向雲海，又可下瞰羣山，另一端却是通向內舍各間！

這時朝陽新起，紅色的光條穿過薄薄的一片山霧，遍洒在竹舍四週，荷葉上露滴如晶，竹梢上翠羽剔翎……

江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踏着大步，走到了長廊盡頭。

廊子下，是一片向陽的山坡。

山坡上有二人在石桌上對奕，二人一白一黑，甚是醒目，穿白衣服的正是那個叫任劍青的少年，那個穿黑衣服的，也就是冒失把自己强刼上山的中年啞巴。

江芷猝然發現二人，二人也同時發現了她。

黑衣啞巴頓時騰身而起，活像是一隻極大的鳥，起落間已來到了江芷面前。

江芷只當他又欲向自己出手，正待還擊，却見啞巴雙手連搖，並且深深的向着自己頻頻打躬。

石桌邊的任劍青哈哈笑道：「啞師兄向妳賠罪了，江姑娘請來一叙！」

江芷想到了昨天種種，一時還不能原諒他，賭氣也沒理他，遂即飄身而下，來到了石桌旁邊。

任劍青目注向她道：「姑娘還在生我師兄的氣？」

江芷冷笑道：「難以忘懷！」

說着氣憤的坐了下來，遂見人影再閃，那個中年啞巴又已飄身而下。

他手裏平托着一個木盤，裏面置着一枚極大的梨，雙手奉向江芷面前。

江芷把頭扭向一邊，啞巴又轉到她面前，她賭氣再轉過去，啞巴又跟着再轉過來！

任劍青嘆息一聲道：「姑娘請息盛怒，任某也有不是處，尚請原諒，否則愚兄弟無地自容了！」

說罷站起身來，深深一揖。

江芷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再看面前那個啞巴，眼巴巴的看着自己，一副焦急的樣子，她忍不住低頭笑了一聲，伸手接過了他手中梨子。

啞巴如釋重負的打了個躬，才在石凳上坐了下來。

任劍青也坐下來，道：「這枚梨是先師留下的異種，總共只得兩棵，今年結實不過百十枚，食後對於練功人大是有益，姑娘就權作早餐吧！」

江芷咬了一口，點點頭說道：「是不錯！」

她眸子一瞟身側的啞巴，道：「令師兄貴姓大名！」

任劍青道：「我這位師兄姓秦，名雙波，長我八歲，姑娘如不棄，今後就稱他一聲秦師兄，或是啞師兄也沒有關係！」

啞巴秦雙波頻頻點頭，表示同意。

江芷皺了一下眉，頗爲奇怪的道：「小妹在江湖上閱歷也相當深了，請不要見怪，你們師兄弟的大名竟是初次聽過！這是什麼道理？」

任劍青微微一笑，說道：「這道理太簡單了，因爲我們從來也不曾在江湖上走動過！」

「那又爲什麼呢？」

她實在不瞭解，像他們師兄弟這麼一身武功造詣的人，竟然長久甘於寂寞，不爲外人所知，這不能不謂之奇聞了。

任劍青嘆息一聲道：「那是爲了遵從先師的遺命！」



秦雙波哇啦哇啦向任劍青比說，江芷看來一竅不通。

江芷道：「令師是——？」

「姑娘妳更不會知道了！」任劍青吶吶地道：「當今天下，大概除了幾個傑出的老人家以外，再也沒人知道他老人家的姓名！」

提起了死去的師父，啞巴秦雙波臉上立時罩上了一片傷感的陰影！

任劍青頓了一下道：「先師名夏侯元烈，人稱鶴道人，是一位功道兼修的三清隱士，武功之高，當今天下只有點蒼山的賀全眞能與其一較短長，先師已於兩年前故世……」

說到此，任劍青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似有不能盡言之苦，輕輕嘆息一聲，不再多說。

江芷想一想，也確實不知道有「鶴道人」夏侯元烈這個人……

她吶吶問：「令師仙逝之後，任兄才移居來這裏麼？」

「我們原本就住在此！」

「只有你們兩個人？」

「不錯……」任劍青接着又改口道：「目前是的，以前還有一位師妹！」

江芷總算明白了，點點頭，說道：「就是住在我現在住的那間房子裏的人是不是？」

任劍青點點頭道：「不錯！」

江芷好奇地道：「她現在又上那裏去了？」

任劍青臉上現出一片茫然，冷冷的道：「不知道！」

秦雙波也垂下頭來。

江芷心中一動，盤算着是不是還要問下去，任劍青已嘆息了一聲。

他吶吶道：「不瞞姑娘說，這是我和秦師兄目前最感痛苦的兩件事之一……」

江芷道：「兩件事？」

任劍青苦笑道：「一件事是我的病，另一件事就是我這位師妹的棄山出走！我這位師妹太任性了……」

他臉上帶出了一種憤憤之容，冷笑道：「姑娘也許聽說過一個人！」

「是誰？」

「梁金花！」

「梁金花！」江芷大吃一驚道：「你說的是火焚七修門，大鬧江南的人稱『雷電仙子』的梁金花？」

任劍青點點頭，說道：「不錯，就是她！」

江芷頓時呆住了，有關「雷電仙子」梁金花的傳說，這一年來她聽得太多了。

據說梁金花這個女人是一個神出鬼沒的人物，這個人生性殘暴，武功極高，江湖上吃過大虧的人太多了，正邪兩道死在此女手裏的人，更是不知多少，「雷電仙子」的大名，武林中無人不曉，人人談虎色變，想不到這樣的一個人，竟然會是他們口中的師妹！

任劍青微微嘆道：「也許是過去，師父寵壞了她，也許是她早已不慣山居，總之，她之棄山出走，在外面撞下了滿天大禍，我和秦師兄都難辭其咎！」

一旁的啞巴秦雙波却瞪着眼睛，咿呀的怪叫起來。

任劍青驚訝的看向他道：「莫非我說錯了！」

秦雙波怪模怪樣的比着手式，在江芷看來是一竅不通，可是任劍青却是一目了然。

只見任劍青嘆息着道：「她如今更是還聽你我的話倒是好了，只怕她眼睛裏已沒有我們這兩個師兄了。」

秦雙波哇啦哇啦又比說了一陣。

任劍青冷笑道：「那部劍訣當然要追回來，只是也不能操之過急！」

秦孌波又比了幾個手式，像是很沮喪的樣子，目光望向遠方。

任劍青道：「她雖然不仁，我們却不能不義，那部『一元劍訣』固是師門遺物，梁師妹也只能學會前半部，要想參透後面半部，却非要配合『一心集』，才能奏功！」

秦孌波目視遠天，滿臉悲憤。

任劍青轉向江芷，微微苦笑道：「我們只管談論這件事，却把妳冷落了！」

江芷已由對方語氣之間，聽出了一個大概，知道梁金花逃離時，還偸走了一部劍譜，像是關係很重要，她一個外人，自是不好多問。

任劍青目注向江芷，喟然一嘆道：「我那位梁師妹如果還在，看起來年歲和姑娘妳差不多，也同你一樣的高，一樣的美，只是……唉……」

江芷一笑，說道：「我那裏比得上……也許有一天，她覺悟了，還會回來也不一定！」

任劍青道：「妳不知道我這位師妹的個性，恃强好勝，任性之極，平素最不愛人勸告，錯就錯到底……我眞怕她這麼下去，後悔莫及！」

江芷冷冷的道：「任兄既然如此說，你二人何以不盡師兄之責，就應該下山好好勸說，必要時，約束她一下，也是應該的！」

任劍青道：「姑娘有所不知，我和師兄遵師命，正在練習一門功夫，功夫未成之日，是不能輕易離開的！」

頓了一下，他冷笑道：「那門功力，已於半年前練成，當時我正預備下山一行，却又不愼爲『子午金光』所傷，一病至今不起……

「……就在這一段日子裏，閱聽梁師妹愈加的横行……秦師兄不得不下山一趟，可是他爲人心懷慈善……」

說到此，頻頻苦笑搖頭不已。

江芷已爲這件事，引起了莫大的關懷，她目注向秦孌波道：「秦大哥，你見到她了麼？」

秦孌波乍聞江芷稱呼自己「大哥」，不由楞了一下，臉上現出一片欣慰的表情，可是當他聽淸了對方的問話之後，臉上却現出了一片痛苦的陰影。

他的眼睛，看向任劍青，作出一番慘笑。

任劍青遂代其言道：「見是見着了，却是鎩羽而歸！」

說到這裏，他伸出手來，把師兄秦孌波的左手衣袖撩起，江芷立時發覺到，有一道朱色的劍疤，顯著的在他左手腕上！

那道疤痕將近有一尺長，而且傷得極深，只差一點就傷及骨。

這一劍如果出自敵人，似乎無可厚非，可是出自同門師妹，實在顯得過於毒辣了。

任劍青冷冷的道：「姑娘請看，這就是秦師兄一片苦口婆心的結果，如果不是他見機而退，只怕一條性命，也勢將喪生其手。」

說到此，他那張略現蒼白的臉，似乎顯得十分激動，秦孌波更是懊喪無語。

「玉流星」江芷輕輕一嘆，站起來道：「這實在是一件師門不幸的事情，任二哥，你的傷勢不宜再拖，我打算現在就上山一行，看看是否能够找到幾樣需要的草藥！」

秦孌波馬上站起來，拍拍自己胸脯，表示要陪她去。

江芷微微一笑，道：「你是怕我一去不回麼？」

秦孌波臉上一紅，果然爲她說中了心事。

江芷面色微冷，道：「我既然答應留下來，就是用轎子來接我走，我也是不走，否則你們也別想留得住我！」

說完展開身法，一路向着對面嶺陌間撲縱而去！

秦孌波瞠視其背影消逝之後，回頭向師弟任劍青比了一下大姆指，面現欽佩之色。

任劍青冷冷笑道：「師兄，這件事你雖是爲我着想，可是却忽畧了這位姑娘，我預料着那鐵家兄妹，必不會與你善罷干休！」

秦孌波冷笑着，又拍了拍自己胸脯。

任劍青嘆道：「師兄你當然是不怕，只是你不要忘了，江姑娘乃是鐵家的媳婦，萬一要是傷了鐵家的人，又怎能向江姑娘交待？」

秦孌波怔了一下，一雙手頻頻搔頭，忽然面現喜色，連連比着手式。

任劍青長嘆一聲，搖頭苦笑道：「你要把這位江姑娘當成一般尋常女子可就錯了，婚姻大事，豈能如你所說的這般簡單，況且她如今已有了婆家的人，我怎能作出那等不義之事，只怕爲天下人恥笑。」

他冷冷一哼，又說道：「這件事以後不要再提了！」

秦孌波被他這番話說得無言以對，樣子很是沮喪。

任劍青站起來，正要向前移步，忽的踉了一踉，又坐了下來，他原本蒼白的臉，此刻却泛出了一片粉紅色，緊接着現出一片赤紅，身子簌簌起了一陣戰抖。

秦孌波大吃一驚，頓時撲前，緊緊抓住了他的雙肩。

任劍青吃力道：「我的病發……了……快爲我推拿三里穴……」

話未說完，嗆出一口鮮血，一頭栽下遂即昏死過去！

秦孌波大吃一驚，趕忙把他抱起，右手抵向他三里穴，用力向上一推，任劍青像是觸了電似的，又是一陣顫抖，才徐徐睜開了眸子。

他苦笑道：「不要緊……休息一下也就好了，師兄，請扶我回去，江姑娘回來，要她來看看我，這種病她曾經治過！」

秦孌波冷靜的點點頭，遂即把他抱起進向室內。

× ×

「玉流星」江芷一路翻上了山巒，但覺得眼前白雲飄飄，天風冷了，凌厲的山風，幾乎使得她站立不住身子，她不得不貫注了內力，一步步向前踏行。

她所要找的一樣藥草，名叫「地果」，是一種罕見的藥草，生長的地方，必須是高山雪地，青城山巓長年積雪，正是這種地果的理想產處。

由於她自幼隨着父親「神醫」江天春四處採藥的經驗，已使得她事實上成爲此道的高手。

在附近轉了一圈之後，她的眼睛立時被滋生出白雪以外的一種紅色小莖所吸引住。

想不到這麼容易的就發現了「地果」，她喜悅的撲上前，仔細的觀查着——這種植物，有一根紅而透明的小莖，一共有六片葉子，左右各三片，圓圓的很好看，試着用手指在葉上一點，那些葉子立時就像含羞草一樣的莖收起來，這證明的確無誤。

她慢慢的把四週的白雪分撥開來，露出雪層下的泥土，就可見這種「地果」的根部，像是一隻人手一樣的扣抓在地面之上。

「玉流星」江芷很高興，想不到一點不費事的就找到了這種奇藥，她用力的抓住「地果」的根莖，四週搖幌了一陣之後，猛的提起來！

像是一個大地爪似的，下面連着一枚青色的果實，足足有碗口那麼大小，本來是光華潔淨的表皮，在和空氣接觸的一刹那，頓時枯皺收縮成爲拳大的一團！

江芷立時由身上拿出一塊綢帕，連着一大捧白雪把它包紮起來，然後她再注意的向下看看，發現這片雪地上，至少還有同類的地果七八株之多。

吉人自有天相，任劍青的一條命毫無疑問的保住了。

她把採好的那枚地果繫在腰帶上，只覺得這一會兒的工夫，兩手兩脚凍得生痛，貼着地面的風吹在臉上，就像是利剪剪肉般的疼痛。

站在雪峯上，四下看看，只覺得羣山都在脚下，自己所居住的那幢竹舍，獨佔一嶺，四面碧野奇花，老樹修竹，確是美極了，兩者相去的距離，不過百十丈高下，却有兩個季節的分別。

若非是她惦念着任劍青的病體，想早一點開始爲他療治的話，他眞想在這裏多玩玩。

任劍青的影子對於她已不再陌生，反之倒似有一種親切的感覺，相形之下，倒是鐵少庭生疏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罪惡？一個尙未過門的妻子，在新婚之日被人家刦散了，却心甘情願的住在刦持自己的人家裏……

想到這裏，心煩得很……

家裏該是怎麼的情形？鐵家又將是怎麼一個情形？這些紛至沓來的思索，一時使得她情緒低沉，無形中四週的美麗景色也爲之黯然失神！

她轉過身子，向面前不遠的那片松林繞出去！

鞋底踩在不算太厚的積雪上，發出「噗哧——噗哧！」的聲音！

松枝上垂掛着無數根像是水晶一樣的冰枝，樹樹相連，看過去簡直是一片水晶瓊瑤世界！

她的眼睛不由自主的被吸引住，想要多看上幾眼，誰知道就在多看一眼當兒，却發現了一件使她大吃一驚的怪事！

爲了證實她沒有看錯，她繼續的向前走了幾步。

一點都沒錯，她看見了正前方的一棵大雪松下面，有一個一身雪白衣衫的老道姑，正在盤膝打坐！

那道姑看上去大概六十歲左右——這個歲數，是由她呈霜的白髮上判斷出來的，如果僅僅由容貌上來判斷，那道姑顯然還不到四十歲。

在冰天雪地裏，居然會有人在打坐？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奇事兒！

「玉流星」江芷一驚下，決定要看個清楚！

她繼續向前走了幾步，却發覺到那道姑並非是閉着眼睛，而是睜着眼睛的，因爲眼睛特別細小，遠看上去形成一綫，很容易被人錯覺爲閉着眼睛。

那道姑非但是睜着眼睛，而且眼睛畢直的在盯視着她，不知她在雪地裏坐了多久了，只見她兩肩，頭頂之上，都積着白白的一層雪花，尤有甚者，她的兩眉，雙頰之上也凝着薄薄的一層冰！

這道姑整個的一個人，都像被冰凍結住，說她是尊石像，一具木刻也不爲過。

江芷如非體會出她凌人的目光，簡直疑心她是一個死人——是一個已經早已坐化的人。

這道姑細小的眼睛，尖尖的鼻子，生着一張和雷公一般的尖嘴，雖然配合起來，尙不十分的難看，可是給人的第一個印像，絕非是討人歡喜的那一型。

道姑一身白衣，却穿着一雙紅色的繡花鞋，頭上頂着一頂紅色的風帽，肩上斜插着一柄極長的拂塵！

「玉流星」江芷打量了她一番，好奇心促使之下，她本打算開口問問她，可是轉念一想，却把到口的話忍住，繼續邁步前行！走了才兩步，遂聽得身側道姑發出了陰森森的一聲冷笑道：「站住！」

江芷是站住了，却並沒有立刻偏頭去看那個道姑！

道姑發出了一陣低沉，令人毛髮聳然的笑聲，臉上，眉上，頭上的雪花，如繽紛的落英，簌簌下墮。

江芷隨即偏過頭，吃驚的看看她。

白衣道姑笑聲頓住，抗在肩上的那面拂塵「刷！」的一聲，抖落而下，原本積落在拂塵上的雪花，像是一天銀星般的分落在江芷身側四週，也有些散落在她身上，臉上，雖然是細小如麥皮般的雪粒，打在身上，却也有說不出的疼痛！

由此自可想知，這道姑的內力是何等的驚人了。

「玉流星」江芷不禁秀眉一挑，平白受人欺辱，自是心有未甘——

她身子向後一挫，飄出了丈許以外，改與那道姑成了正面相對之勢。

白衣道姑露出了森森白牙笑道：「一別十年，小丫頭不單長大了，武功也頗是了得，只是在尊長面前，如此無禮，不覺太也放肆了麼？」

江芷一怔道：「妳是誰的尊長？妳認得我？」

白衣道姑慢慢站起身子，冷笑道：「十年前在玉佛峰，妳師父帶着妳及兩位師兄，曾與貧道有過一面之緣，妳怎的不記得了？」

（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開控制了魔教的鐵姑等人，似已掌握了勝利，但，世事每多出人意外，就在這當兒，那個葉開所最害怕的暗中的敵人突然現身，那不是別人，竟是衆人一直把她看作白痴，一直受葉開所保護的的上官小仙，她出手點倒丁靈琳，葉開也被她的坭娃娃身上所藏的迷針刺中，現在掌握全局的可算是上官小仙和她的屬下楊天了，上官小仙把鐵姑等殺死後，要往追殺韓貞，葉開趁機向楊天要求喝酒，楊天往取了壺酒來，葉開喝了一口，知道上當，楊天大笑着說要看他在地上爬的樣子——

＊＊＊＊＊＊＊＊＊＊＊＊＊＊＊＊＊＊＊＊

天寒心更冷　人怪事尤奇

葉開連指尖都已冷透，簡直恨不得一下子撲過去，把這壺冷水全都灌在他脖子裏。

楊天冷笑道：「這只不過是黃水而已，我沒有灌一壺尿給你喝，已經是你的運氣了。」

葉開又嘆了口氣，道：「我實在不壞，你爲什麼會恨我？」

楊天道：「我一向不喜歡泥娃娃。」

葉開忽然明白了：「你在吃醋？」

他吃驚的看看楊天：「你難道眞的喜歡上官小仙，你難道還不明白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楊天眼角的肌肉在跳動，緊握着雙拳，一字字道：「我只明白一件事。」

葉開道：「你說。」

楊天的臉發靑，沉聲道：「只要你再開口說一個字，我就打掉你的滿嘴牙齒。」

滿嘴若是沒有牙齒，那滋味也不好受的。

葉開只有嘆息。

他忽然發現，無論多聰明的男人，若是眞的喜歡上一個女人時，他在這個女人面前，立刻就會變成呆子。

現在該怎麼辦呢？

一點辦法也沒有，無論誰到了這種時候，都只有坐着等。等死？

葉開只覺得滿嘴發苦，他現在眞的想喝酒了。

楊天慢慢的站起來，推開窗子。

窗外的風好冷。

楊天長長的吸了口氣，突聽一個人在身後冷冷道：「你在找我？」

×　　×　　×

韓貞！

椎子竟已到了他身後！

楊天沒有回頭，身子陡然拔起，凌空翻身，貼在屋頂上。

他沒有看見韓貞。

門外却又有一個人的聲音傳進來！

「好輕功，果然不愧是飛狐！」

這又是韓貞的聲音。

楊天一反腕，從腰畔解下了條銀光閃閃的鍊子槍，在屋頂上滑出一丈，貼着牆壁滑下，滑到門後，突然揮槍衝出。

門外也沒有人。

只聽身後一個人道：「我在這裏。」

韓貞已從外面繞過來，自窗外一掠而入，又到了他身後。

楊天反手揮槍一條軟兵刄竟被他抖得筆直，直刺韓貞咽喉。

無論誰都看得出，他在這條鍊子槍上，至少已有二十年的純功夫。

誰知韓貞的武功，竟然比他想像中可怕十倍。突然出手，就已抄住了他的槍尖。

楊天實在想不到這人的出手竟如此快，猛一挫腕全力奪槍。

韓貞的手竟又突然鬆開。

楊天重心驟失，踉蹌後退。

韓貞竟已閃電的撲了過來，一伸手，就已點了他當胸的玄機穴。

葉開嘆了口氣，他也實在想不到，這個被他一拳打扁了鼻子的人，竟有這麼高的武功。

「砰」的，楊天巳重重的跌在地上，

韓貞連看都不再看一眼，回身拉住了葉開，沉聲道：「你還能不能站起來？」

葉開摸摸頭，苦笑道：「你眞是來救我的？」

韓貞沉着臉不開口，攔腰把他抄了起來，道：「你先跟我走！」

葉開道：「還有丁靈琳。」

韓貞皺了皺眉，說道：「你還要帶她走？」

葉開嘆了口氣，道：「剛才還有人說，我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太軟。」

韓貞冷冷一哼，道：「現在你的腿也很軟。」

葉開道：「幸好小丁只不過是被點了穴道，你只要拍開她的穴道就行了。」

他趕緊又笑了笑，接着道：「只不過你出手千萬不能像楊天那麼重，我並不想要個死老婆。」

× × ×

地室裏陰暗潮濕，而且冷得要命。

幸好屋角還有張木板床，床上居然還有條棉被。

葉開倒在床上，才長長吐出口氣，他知道自己現在巳不必做人家的泥娃娃了。

丁靈琳用力搓着手，道：「這地方好冷。」

韓貞道：「冷比不冷好。」

丁靈琳忍不住問道：「爲什麼？」

韓貞道：「因爲你總算還活着，死人就不會覺得冷了。」

丁靈琳嘆了口氣，嫣然道：「不管怎麼樣，能活着總是不壞的。」

葉開也嘆了口氣道：「實在不壞。」

他看看韓貞，忽然問道：「你的鼻子怎麼樣了？」

韓貞道：「還在疼。」

葉開苦笑道：「我的鼻子，若還在痛時，我就絕不會去救那個打扁了我鼻子的人。」

韓貞道：「也許我的心比你還軟。」

葉開道：「幸好你的手並不壞。」

他忽然又問道：「你可知不知道一件事？」

韓貞道：「什麼事？」

葉開道：「我見過很多當代的武林高手，都可以算是一等一的高手，那其中武功最高的一個，你知不知道是誰？」

韓貞道：「是我？」

葉開又笑了，說道：「你好像並不太謙虛。」

韓貞道：「我一向很坦白。」

葉開道：「所以我奇怪。」

韓貞道：「奇怪我太坦白？」

葉開搖搖頭道：「奇怪的事很多。」

韓貞道：「你可以一件件的說。」

丁靈琳已走過去，依偎在葉開身旁，握着了葉開的手，她也在聽着。

葉開笑了笑，道：「聽說你中了一動就死的毒，現在你動了，却還活着。」

韓貞道：「無論什麼毒都有解藥。」

葉開道：「連魔教的毒你也能解。」

韓貞道：「我還活着。」

葉開道：「所以我更奇怪。」

韓貞道：「奇怪我還能活着？」

葉開道：「奇怪你活得並不好。」

韓貞道：「我活得有什麼不好！」

葉開道：「像你這麼樣的人，本該活得更好些的。」

韓貞沉吟着，道：「你是說，我本不該在衞天鵬門下討飯吃的！」

葉開道：「不錯。」

他微笑着，又道：「衞天鵬並不是個好的主人，你本不該如此委屈自己，更不該站在那裏挨我一拳的。」

韓貞沉默，似在考慮。有些話，他是不是應該說出來。

葉開道：「你挨我那一拳，顯然只因爲你不願在別人面前顯露你的武功。」

韓貞終於嘆息了一聲，道：「我有原因。」

葉開道：「我知道，這其中一定有原因。」

韓貞道：「我在避仇。」

葉開道：「避仇？」

韓貞道：「我的仇家絕對想不到我會避在衞天鵬家裏做吃客。」

葉開道：「你本來名字不是韓貞！」

韓貞道：「不是。」

葉開道：「你的仇家是誰？」

韓貞道：「是個很可怕的人。」

葉開嘆道：「我想得到，連你這種人都在躲避他，他當然可怕。」

韓貞道：「那你就也該想到，我爲什麼要救你了。」

葉開道：「你想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對付你的仇家！」

韓貞道：「我知道你是個很有用的朋友，也是個恩怨分明的人。」

葉開笑笑道：「我也不想太謙虛。」

韓貞道：「一個恩怨分明的人，爲了報救命之恩，往往什麼事都肯做的。」

葉開道：「那麼你現在至少應該告訴我，你究竟要我做什麼。」

韓貞道：「以後我當然會告訴你，現在……」

他突然改變話題，道：「你受的傷好像並不重，怎麼連站都站不起來？」

葉開道：「因爲我還沒有喝酒。」

韓貞道：「現在你想喝？」

葉開微笑道：「喝了酒之後，我的心也許會更軟，腿却絕不會軟了。」

韓貞道：「酒能治好你的傷？」

葉開嘆道：「我受的傷很特別。」

丁靈琳忍不住插口笑道：「我相信有很多酒鬼，一定都願意受你這種傷的。」

葉開道：「酒不能少。」

韓貞道：「好，我去替你找酒。」

丁靈琳道：「下酒菜也不能少，最好再找套男人衣服來，我實在看不慣他這種不男不女的樣子。」

韓貞掃了她一眼，淡淡道：「你的樣子好像也跟他差不多。」

丁靈琳的臉紅了，她忽然想起自己身上的是套男人衣服。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子的，只能看得見別人的錯，却忘了自己的。

× × ×

韓貞已走了。

這地方只有一扇門，上面也是冷香園裏的一處別院。韓貞認爲上官小仙絕對想

不到他們還留在冷香園，葉開也同意。

越是明顯的地方，人們反而越不會留意——這也是人類的弱點之一。

丁靈琳嘆道：「除了我們兩個人外，只有上官小仙知道我們的行動，我們本該想到消息是她故意洩露出去的，這本是件很明顯的事。」

葉開苦笑道：「也許就因爲太明顯了，所以我們才想不到。」

丁靈琳道：「我們也應該想到，上官金虹和林仙兒的女兒若是白痴，天下的人都應該是白痴了。」

葉開說道：「她一定巳把我們看成白痴。」

丁靈琳道：「看來她好像比她的爹娘還厲害。」

葉開嘆道：「上官金虹太專橫，林仙兒太軟弱，這兩種毛病她都沒有。」

丁靈琳道：「但她還是有弱點。」

葉開道：「哦。」

丁靈琳道：「她若沒有弱點，我們怎麼能到這裏來！」

葉開道：「她唯一做錯了的事，就是低估了韓貞。」

丁靈琳道：「我不喜歡這個人。」

葉開道：「不喜歡韓貞？」

丁靈琳道：「嗯。」

葉開笑了笑，道：「他好似也不要你喜歡他。」

丁靈琳眨了眨眼睛，道：「這也許只因爲他知道我快要做你老婆了。」

葉開好像吃了一驚：「你說什麼？」

丁靈琳笑道：「你說你不想要個死老婆，我現在並沒有死。」

葉開嘆了口氣，道：「你這個人的耳朵倒很靈。」

丁靈琳道：「我雖然不能動，也不能說話，但你們說的話，我每句都聽得清清楚楚。」

葉開道：「哦。」

丁靈琳噘起嘴，道：「那個人要餵你．吃奶的時候，我眞恨不得咬她一口。」

葉開嘆道：「老實說，我也很想咬她一口。」

丁靈琳又笑了，忽然抱住了葉開的脖子，輕輕道：「老實說，你準備在什麼時候要我？」

葉開道：「在你不吃醋的時候。」

丁靈琳笑道：「傻瓜，女人要不吃醋，就不是女人了，這道理都不懂？」

突聽一個人冷冷道：「他只懂殺人！」

× × ×

地室的門在上面，聲音就是從上面傳下來的。

韓貞走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將這扇門從裏面拴起，現在再想去拴巳來不及了。

這句話剛說完，已有個人走了下來。

丁靈琳先吃了一驚，又鬆了口氣，來的不是上官小仙，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來的是個男人。

是個無論誰都不願見到的那種男人——無論誰都不願遇見殭屍的。

這個人看來就像是個殭屍，臉是死灰色的，顴骨高聳，鷹鼻濶口，好像連一絲肉都沒有。眼睛裏，閃動着一種黃碧色的光。

他的身材很高，身上穿着件繡滿了黑牡丹的鮮紅長袍。

袖子也很長，蓋住了一雙手。

無論誰看見這麼樣一個人，都難免要大吃一驚的，丁靈琳却反而鬆了口氣。

她認爲這個人至少還比上官小仙好看些。

在她眼中，世上簡直巳沒有比上官小仙更可怕的人了。

葉開看着這個人走下來，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他看到這個人走路的姿態，就知道丁靈琳絕不是這個人的對手。

他自己現在却連丁靈琳都比不上，就算是個十來歲的孩子，也可以一拳把他打倒。

丁靈琳却已跳起來，大聲道：「你憑什麼不問清楚明白就闖進人家屋裏來，你懂不懂規矩？」

這人冷冷道：「我不懂，我也只懂殺人，但我却還比不上他！」

葉開苦笑道：「你太客氣了。」

這人道：「剛才我巳數了一遍，這地方前前後後，裏裏外外，一共死了八十三個人。」

墨家的弟子，鐵姑的門下，和冷香園中的管事們，竟巳沒有一個活的。

這人陰惻惻笑道：「一夜中就殺了八十三個人，好大的手筆好大的氣魄……」

葉開道：「你以爲人都是我殺的？」

這人道：「我只知道他們都巳死了，你却還活着。」

葉開道：「活着的並不止我一個。」

這人道：「只有你一個。」

葉開道：「你有沒有看見別的人？」

這人道：「沒有。」

丁靈琳忍不住問：「上官小仙呢？」

這人說道：「我正想問你們，她在那裏？」

丁靈琳道：「我們怎麼會知道她在那裏？我們也正想找她。」

這人笑了。

丁靈琳不喜歡這種笑，沒有人喜歡這種笑。

這人陰惻惻笑道：「她本是跟着你們來的，你們却在躲着她？」

葉開的心又在往下沉，他知道這件事的確很難解釋。

丁靈琳却是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大聲道：「不錯，她是跟我們一起來的，那只不過因爲我們也上了她的當。」

這人冷笑。

丁靈琳道：「人却是她殺的……」

這人冷笑打斷她的話，道：「她爲什麼就不連你們也一起殺了！」

丁靈琳道：「因爲韓貞將我們救了出來。」

這人道：「韓貞呢？」

丁靈琳道：「找酒去了。」

這人道：「這種時候，你們還想喝酒？他還肯去替你找酒？」

丁靈琳道：「你不信？」

這人道：「上官小仙殺人的時候，你們就在旁邊看着？」

丁靈琳說道：「因爲我也被她點了穴道？」

這人道：「你呢？」

他問的是葉開，丁靈琳却接着道：「他也中了暗算，全身已連一點力氣都沒有，怎麼能……」

說到這裏，她才發現自己說錯了話。

這人的眼睛已發出了光，瞪着葉開，陰森森道：「你已連一點力氣都沒有？」

葉開只有苦笑。

他忽然發現，要女人不多嘴，簡直比要駱駝穿針眼還困難。

這人盯着他，一字字道：「你當眞的已連一點力氣都沒有，我就殺了你！」

丁靈琳大喝一聲，撲了過來。

她的武功並不弱，她的「奪命金鈴」雖不在身上，但這全力一擊，也不是別人能輕易招架的。

誰知這人長袖一揮，一股勁風隨着長袖揮出，就將她的人震了出去，「砰」的撞在牆上。

這人的手已從長袖中伸出，閃電般向葉開的咽喉抓了過去。

× × ×

這隻手竟是紅的。

血紅！

「紅魔手！」

無論誰只要被紅魔手一抓，都必死無疑。

葉開並不想死，也不敢招架，只有用盡全身力氣，想往後退。

忽然間，他的人已凌空飛起。

他的力氣竟又忽然來了，往後一退，人已飛起，沿着牆壁滑了上去。

紅魔手並沒有乘勢追擊，只冷冷的看着他，冷笑道：「你說你已連一點力氣都沒有，這力氣是從那裏來的？」

葉開苦笑道：「我也不懂。」

這是實話，是句沒有人會相信實話。

只聽門外一個人冷冷道：「你是不是只懂得殺人？」

這次來的人也不是上官小仙，是個高大魁偉的黑衣人，身後揹着柄長劍。

劍是黑的，衣服是黑的，臉也是黝黑的，一雙漆黑的眸子閃閃發光。

他本來是個很高大的人，却並不顯得臃腫。

他這個人看來應該是一隻鷹，矯健，慓悍，殘酷，充滿了野性的勁力！

紅魔手抬起頭，看見了他背後的長劍，瞳孔突然收縮。

黑衣人發亮的眼睛，也正在盯着那隻血紅手——彷彿並不是隻有血有肉的手。

你只有在噩夢中才會看見這一隻手。

黑衣人的瞳孔似乎也在收縮，一字字道：「伊夜哭？」

伊夜哭點點頭，緩緩道：「青魔日哭，赤魔夜哭，天地皆哭，日月不出！」

黑衣人淡淡道：「我知道你。」

伊夜哭道：「我也知道你！」

黑衣人道：「哦！」

伊夜哭道：「你是嵩陽郭家的人？」

黑衣人道：「郭定。」

伊夜哭冷冷道：「嵩陽鐵劍，殺人無算，只怕還比不上這個人。」

郭定道：「葉開？」

伊夜哭道：「想不到你也知道他！」

郭定冷冷道：「一夜之間，連傷八十三條人命，這並不容易。」

伊夜哭道：「但他却一口否認！」

郭定冷笑。

伊夜哭道：「據他說殺人的兇手是上官小仙。」

伊夜哭道：「上官小仙是個白痴，世上沒有殺人的白痴。」

伊夜哭道：「你不信？」

郭定道：「不信。」

伊夜哭道：「他說，他自己亦險些死在上官小仙的手裏，只因他已全無絲毫力氣。」

郭定道：「他看來並不像中了暗算的人。」

伊夜哭道：「你不信？」

郭定道：「不信。」

伊夜哭道：「他說他現在還活着，只不過因爲韓貞救了他。」

郭定道：「據我所知，韓貞才是中了暗算的人。」

伊夜哭道：「他說韓貞此刻不在這裏，只是替他找酒去了。」

郭定道：「現在好像並不是喝酒的時候。」

伊夜哭道：「他說的話你全不信？」

郭定道：「完全不信。」

伊夜哭道：「我也不信。」

葉開嘆了口氣，連他自己也覺得這些話實在很難令人相信。

丁靈琳忽然道：「你們知道韓貞受了暗算，知道上官小仙是跟我們來的？」

郭定凝視着她，慢慢的點了點頭。

丁靈琳道：「這些事，是誰告訴你們的！」

郭定道：「一個僥倖未死的人。」

丁靈琳道：「楊天？」

郭定默認。

丁靈琳道：「你怎能知道他說的是眞話？」

郭定道：「他是我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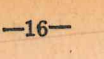
丁靈琳忍不住冷笑道：「你有這麼樣的朋友，眞是走運了。」

伊夜哭道：「他雖然不是我的朋友，他的話我也相信。」

丁靈琳道：「爲甚麼？」

伊夜哭冷冷道：「事實俱在，我不能不信。」

丁靈琳道：「甚麼事實？」



伊夜哭震摔了丁靈琳後，伸手向葉開咽喉抓去。

伊夜哭道：「你們殺了所有知道內情的人，藏起了上官小仙，準備以後再嫁禍給別人，金錢幫的寶藏，豈非落入你們手裏？」

丁靈琳臉色變了。

她忽然也發覺，這推測實在不能算不合理。

郭定還在凝視着她，緩緩道：「你說的話若有人證明，我也相信。」

丁靈琳的眼睛亮了，道：「我們說的話，幸好還有一個人可以證明的。」

郭定道：「韓貞？」

丁靈琳道：「不錯。」

郭定道：「他去替你們找酒去了！」

丁靈琳道：「不錯。」

郭定道：「既然只不過是去找酒，當然很快就會回來。」

丁靈琳說道：「相信他很快就會回來的。」

郭定道：「好，我們等。」

伊夜哭道：「你眞的要等？」

郭定道：「我已說過。」

伊夜哭道：「等他們的幫手來，將我們也一起殺了？」

郭定沉下了臉，冷冷道：「你是你，我是我，並不是我們！」

伊夜哭盯着他，目光陰森如鬼火，冷冷道：「你莫非還不屑與我爲伍？」

郭定冷笑，冷笑的意思也是默認。

伊夜哭道：「昔年嵩陽鐵劍在兵器譜中排名第四，的確可以算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只可惜————」

郭定沉着臉道：「只可惜怎麼樣？」

伊夜哭道：「只可惜你並不是郭嵩陽，郭嵩陽的屍骨只怕早已化成灰了。」

郭定黑黝黝的臉，忽然變得鐵青。

伊夜哭冷冷道：「死人就是死人，所有的死人都一樣，莫忘記大劍客死了後，屍身也跟別人一樣會腐爛發臭的。」

郭定緊握雙拳，一字字道：「你最好也莫要忘記一件事。」

伊夜哭道：「甚麼事？」

郭定揚聲道：「郭嵩陽雖死了，嵩陽鐵劍却沒有死！」

伊夜哭冷笑道：「嵩陽鐵劍難道還想幫着這殺人的兇手來對付我？」

郭定不說話了。

伊夜哭道：「郭嵩陽是死在荆無命劍下的，荆無命的劍法，傳自上官金虹！」

郭定的拳又握緊。

伊夜哭道：「你若是郭家的好子孫，就該與我聯手除了葉開，找出上官小仙來，再從上官金虹留下的武功秘笈中，找出他們劍法中的破綻，與荆無命決一勝負，爲郭嵩陽死後的英靈爭一口氣。」

他看來雖然孤僻古怪，但說出來的話却極有煽動力。

郭定已不禁聳然動容。

伊夜哭看着他臉上的表情，悠然道：「你的意思如何？」

郭定道：「很好。」

伊夜哭道：「你已答應？」

郭定道：「嗯！」

伊夜哭大笑，道：「只要你我聯手，莫說區區一個葉開，放眼天下，還有誰能與我們較一日之長短。」

郭定一反手腕，已握住了劍柄。

伊夜哭的笑聲驟然停頓，盯着葉開，陰惻惻道：「這地方別無退路，看來今日你已死定了！」

× × ×

清晨，晴。

風却比昨夜更冷，雪溶的時候，總是比下雪時還冷的。

現在雪已將溶，東方已有陽光照射，照着燦爛的梅林。

地室中却仍是陰暗的。

丁靈琳已走過來，依在葉開身旁。

葉開靜靜的站着，既沒有開口，也沒有動，眼睛裏竟似還帶着奇怪的笑意。

伊夜哭盯着他的手，沉聲道：「你對付他，我殺了這女人再來助你。」

郭定道：「嗯！」

伊夜哭道：「小心他的飛刀。」

郭定冷冷道：「你也得小心，小心我的劍。」

伊夜哭愕然道：「小心你的劍？」

郭定道：「嗯！」

突然間，劍光一閃，他的劍已出手，閃電般向伊夜哭刺了過去。

劍光並不像閃電。

劍是烏黑的，並沒有甚麼光華，但森寒的劍氣却比閃電更懾人。

這就是嵩陽鐵劍。

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嵩陽鐵劍！

劍一出鞘，伊夜哭就覺得有股懾人的劍氣逼到了他的眉睫。

他大驚，暴怒，狂吼一聲，紅魔手已血箭般飛了出去。

昔年青魔手在兵器譜中排行第九，其實它的威力並不在排名第六的鞭神蛇鞭，排名第七的金剛鐵枴之下，只不過因為這件兵器太邪，所以百曉生故意貶低了它。

紅魔手製作得比青魔手更精巧，招式也更怪異毒辣。

兵器也正如世上很多別的事一樣，總是在不停的進化着的。

只見一道鮮紅色的光芒閃動，還帶着令人作嘔的血腥氣。

郭定冷笑，後退兩步，突然長嘯一聲，冲天飛起，鐵劍竟已化做了一道烏黑的長虹。

他的人與劍竟似合而為一。

這正是嵩陽鐵劍的殺手，幾乎已接近無堅不摧。

只聽「叮」的一响，紅魔手已被這一劍擊碎，碎成了無數片，看來就如滿天血雨！

郭定長嘯不絕，凌空側翻，一劍長虹突又化作無數點光影。

滿天血雨立刻被壓了下去，伊夜哭的人也已在劍氣籠罩下。

他無論向任何方向閃避，都已避不開了。就在這時，嘯聲突絕，劍氣頓收，郭定身形落下時，鐵劍已入鞘。

伊夜哭雙手垂落，整個人都似已呆住了，陰森怪異的瞼上，汗落如雨。

郭定冷冷的看着他，一字字道：「你要跟我聯手，你還不配！」

伊夜哭咬了咬牙，道：「你為何不索性一劍殺了我？」

郭定道：「你也不配！」

伊夜哭道：「你要怎麼樣！」

郭定道：「要你滾！」

伊夜哭突又陰惻惻的笑了，道：「我若走了，總有一天要你後悔的。」

他並沒有逃。

他慢慢的走過郭定面前，慢慢的走了出去。

× × ×

粉碎了的紅魔手落在地上，也像是一滴滴鮮血。

郭定轉過身，面對葉開。

葉開在微笑。

郭定沉着臉，冷冷道：「你很沉得住氣。」

葉開點點頭。

郭定又說道：「你不怕我跟他聯手取你？」

葉開道：「我知道。」

郭定道：「知道甚麼？」

葉開笑了笑，道：「我知道嵩陽鐵劍的後人，是絕不會跟那種人聯手做任何事的。」

郭定凝視着他，眼睛裏帶着很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緩緩道：「郭嵩陽是我的長兄。」

葉開微笑道：「果然是有其兄，必有其弟。」

郭定道：「他英雄一世，却不幸死在荆無命手裏。」

葉開嘆了口氣，黯然道：「那也正是小李探花生平最大的憾事。」

嵩陽鐵劍與小李飛刀惺惺相惜，由互相尊重的敵人，變成了互相尊重的朋友。

他們一生互相尊重，郭嵩陽為了替李尋歡赴約，才死在荆無命的劍下。

那雖然是一段恨事，但却也是一段佳話。

郭定道：「伊夜哭並沒有說錯，我此來的確是為了上官金虹的秘笈。」

葉開道：「我知道！」

郭定道：「所以我還是要等韓貞。」

葉開道：「我知道！」

郭定道：「你的話我本不該相信，我姑且相信你，只因為你是李尋歡唯一的傳人。」

葉開嘆口氣道：「他老人家並沒有眞的將我收為弟子，他的武功，我也未得十一。」

郭定道：「但他却將他的飛刀絕技傳給了你。」

葉開沒有否認。

郭定道：「家兄在世時，最大的願望，就是找小李飛刀一較高下。」

葉開道：「我知道。」

郭定黯然道：「興雲莊外，楓林一戰，他終於敗在小李飛刀之下。」

葉開道：「他並沒有敗。」

郭定嘆道：「他敗了，敗就是敗。」

葉開道：「但那一戰却被天下武林中人認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戰。」

那一戰李尋歡本有三次機會可致郭嵩陽的死命，却都未出手。

到後來李尋歡刀鋒刀拆，郭嵩陽說不定已可致他於死地，但郭嵩陽非但也未出手，反而心甘情願的認敗服輸了。

葉開道：「像他們那樣，才眞正是男

子漢大丈夫，才眞正無愧於英雄本色。」

郭定道：「只不過無論如何，嵩陽鐵劍總算已敗在小李飛刀下！」

葉開只有沉默，他已不能再說甚麼。

郭定看着他，目中突然又有精光暴射，沉聲道：「據說近日來又有人重作兵器譜，已將你的飛刀，評為天下第一！」

葉開苦笑。

他也聽到過這句話。

自從他聽到這句話的那一天，他就已知道他有麻煩要來了。

武林好漢們，絕沒有任何人會心甘情願，被列名在別人之下的。

就憑這一句話，已足够引起無數爭殺，無數血戰！

郭定道：「所以無論你說的話是眞是假，此事過後，我還是要與你一較勝負，看一看今日的嵩陽鐵劍，是不是還在飛刀之下！」

葉開還是只有苦笑。

丁靈琳却忍不住道：「你最好明白一件事。」

郭定在聽着。

丁靈琳道：「他的刀被評為天下第一，是因為他的刀救過很多人，並不是因為殺人。」

郭定道：「我也聽說。」

丁靈琳道：「所以你若要勝過他，就該去救人，不該去殺人！」

郭定沉着臉，冷冷道：「我若殺了他，就可勝過他！」

丁靈琳笑道：「你錯了，你就算眞的能殺了他，也永遠不能勝過他的。」

郭定冷笑。

冷笑的意思，有時也是否認。

丁靈琳也忍不住冷笑道：「你莫以為你勝了紅魔手，就已很了不起，紅魔手雖然比青魔手更惡毒靈巧，却還是比不上青魔手的！」

郭定道：「哦！」

丁靈琳道：「因為伊夜哭這個人已沒有氣魄，也沒有個性。」

郭定道：「哦！」

丁靈琳道：「他看來雖然很孤高驕傲，其實卻是個花言巧語，偷機取巧的人，就憑這一點，他已比不上青魔手了！」

郭定看着她，眼睛裏也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丁靈琳道：「古往今來，眞正的武林高手，都是特立獨立，不受影响的人，一個人若連自己獨特的個性都沒有，又怎麼能練得出獨特的武功來？」

郭定忽然冷冷道：「你說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只可惜你的話太多了。」

他背轉身，面對着牆，竟連看都不再看丁靈琳一眼。

丁靈琳卻笑了，道：「看來這個人倒眞是有個性的人。」

葉開微笑道：「他的確是的。」

丁靈琳眨着眼，道：「只可惜他卻有點不明是非，不知好歹，居然將楊天那種人當做了朋友。」

葉開嘆了口氣，道：「我以前豈非也曾將楊天當做朋友。」

丁靈琳道：「所以你現在才會這麼倒霉。」

郭定本來已決心不聽他們說的話，此刻，忽又回過頭，道：「楊天不是你好朋友？」

葉開不能不承認：「他不是。」

郭定道：「他出賣了你們？」

葉開也不能否認。

郭定道：「他和上官小仙串通，出賣了你們？」

丁靈琳道：「他好像已被上官小仙迷住了。」

郭定道：「但你們本來也是要保護上官小仙迷住了。」

丁靈琳道：「他們要重振金錢幫，楊天已做了金錢幫的堂主。」

郭定道：「所以他們要除去所有可能跟金錢幫作對的人。」

丁靈琳輕輕嘆口氣，道：「你總算明白了。」

郭定道：「金錢幫若是再度興起，我也一定會跟他們作對的。」

丁靈琳道：「所以他約你來，恐怕也不會有甚麼好意。」

郭定道：「現在我已來了，他們為什麼不對我下手？難道他早已知道你們會被韓貞救走？故意要我來對付你們？難道韓貞也是金錢幫的人，故意將你們救出來對付我？」

丁靈琳說不出話來了。

她想得並沒有這麼多，現在才想到，這並非沒有可能。

葉開忽然嘆了口氣，道：「無論如何，韓貞總是我的救命恩人。」

郭定道：「他有理由救你們？」

葉開道：「有。」

郭定道：「他是不是也有理由出賣你們？」

葉開道：「我不願這麼樣想。」

郭定道：「你是個恩怨分明的人。」

葉開苦笑道：「有人這麼說過。」

郭定道：「韓貞若眞是你們的朋友，現在就早已返回來了。」

葉開道：「並不是每個地方都能找到酒的。」

郭定道：「據我所知，這地方應該有個酒窖。」

葉開道：「也許上官小仙已將那酒窖毀了。」

郭定道：「為什麼？」

葉開道：「因為只有酒才可以解我的毒。」

郭定道：「你現在並沒有喝酒，但你中的毒也已解了。」

葉開也說不出話來了。

郭定冷冷道：「你告訴我的這些話，不但荒謬透頂，而且處處矛盾，就連三歲的孩子，祗怕都不會相信的。」

葉開不想辯白，也不能辯白。

郭定看了看他，忽然長長嘆了一口氣，說道：「但也不知為了甚麼，我居然相信了。」

丁靈琳的眼睛亮了起來，笑道：「我就知道你是個明白人。」

郭定又沉下了臉，道：「也許就因為我不是個明白人，所以我才會相信。」

丁靈琳道：「你放心，我們絕不會讓你後悔的。」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演了幕捉放曹的好戲，穩固了潛伏無雙門的雲貴雙豪後，匆匆趕回貴州會晤莫木森，同往翠谷，值秦仙子不在，由其弟子陳姑娘接見，周震川旁敲側擊，知谷中胡婆婆與武瑛失踪事有關，略施詭計後，黄夜重潛入谷中，跟踪胡婆婆，果發現胡婆婆暗往與隱身山洞的武瑛會晤，周震川俟胡婆婆重回出來，截住她說明來意，正於此際，秦仙子突回來正與莫木森爭吵，胡婆婆趕往投訴，藏身地洞的武瑛驚聞人聲從地室走出，被周截住，秦仙子正問胡婆婆怎麼回事——

情迷心竅靈智鈍　棋差一着萬斛愁

胡婆婆用盡力氣，冒出一句，道：「周少俠也來了！」

周震川回身奇快，夜暗之中，得天時之利，秦仙子他們竟然沒有看到他，舉目一望道：「他人呢？」

周震川人未現身，却在山溝裏答上話道：「晚輩就來了！」

只見周震川從山溝裏冒身上來，手中竟然抱着一個人，緩緩走向前來。

閃電娘子武瑛長髮覆面，大家看不見她面貌，除了胡婆婆心裏有數，知道她是閃電娘子武瑛外，別人却做夢也想不到周震川抱來的是什麼人。

大家不免微微一怔，只見胡婆婆已是心急情切的大叫一聲道：「你把她怎樣了。」猛然撲向周震川。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胡婆婆放心，她只是被晚輩點了穴道。」說着，把閃電娘子武瑛交給了胡婆婆。

胡婆婆把閃電娘子武瑛抱到秦仙子面前道：「是小瑛！」

秦仙子望了一望胡婆婆又望了一望周震川，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然後換上一副笑容，替周震川與胡婆婆引見了另外二位女客。

她稱呼那兩位女客是五姊許世珍，一位是七妹江雪華，周震川心裏有數，猜想這二位定是「飛冥七燕」之二了。

接着，周震川也把九指神偷莫木森引見給大家，九指神偷莫木森當衆揭下一張人皮面具，恢復了武當俗家弟子廖屏山身份。

秦仙子大約也心裏有數，當時並沒查問閃電娘子武瑛怎會在此時此地出現，便請大家同返烟台翠谷。

回到烟台翠谷，胡婆婆放下閃電娘子武瑛，先自不好意思的將經過情形說了出來。最後說不盡歉疚的道：「仙子，老身實在不該連你也瞞着，可是小瑛這孩子，你是知道的，老身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

秦仙子苦笑一聲道：「胡婆婆，你不說我也知道，這只怪我們平時太縱容她……」目光緩緩轉向周震川，話鋒也隨之一轉，道：「少俠，現在就看你的了。」

只因，周震川已經來找過閃電娘子武瑛一次，向秦仙子有所陳明，所以秦仙子不要多問。

周震川欠身道：「晚輩遵命。」走到閃電娘子武瑛身前，雙手齊出，落指如風，如法施爲，先點了閃電娘子武瑛的穴道，又給她服了一顆丸藥，最後一掌拍在她「頭維」穴上，用陰陽和合之力，吐三歛四，一吐一吸，輕輕的喝了一聲：「起！」

周震川喝聲出口，只見閃電娘子雙目陡然一睜，微微楞了一下，一張秀臉立時漲得緋紅，螓首一垂，眼淚便像斷了綫的珍珠，沿着雙頰滾滾而下。

閃電娘子武瑛自有生以來，誰也沒有見她這樣哀怨傷心過，秦仙子與胡婆婆不由大是驚愕，齊口同聲問道：「小瑛，你怎樣了？」

閃電娘子武瑛被她們一問，更是傷心欲絕，嗚嗚的慟哭出聲。

胡婆婆急得手足無措的道：「孩子，你有話就說呀，你有什麼怨氣，我胡婆婆拚着老命，也要替你把這口氣出了。」

閃電娘子武瑛忽然橫了胡婆婆一眼，跺脚而起，向周震川施了一禮，道了句：「三哥，我對不起你……」

話聲未了，人已返身奔出了客廳。

胡婆婆大叫一聲：「小瑛，你……你……。」緊隨着閃電娘子追了下去。

秦仙子眼睛望着閃電娘子背影，幾次想跟了出去，終因身為主人，强自忍了下去，但那關切之情，已是表露無遺。

這時，只見江雪華柳眉一揚，兩道冷餤一閃，射到周震川臉上，冷笑連連的說道：「哼！要依得我當年脾氣，我眞恨不得……。」

秦仙子聞言一震，斂神歸舍，急急截口道：「七妹，這不能完全怨周少俠。」

江雪華嗤笑一聲，道：「六姊，不是小妹說你，你也未免太將就人家了。」

秦仙子臉色數變，內心之中顯然多少受了一點影响，但却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微微一笑，道：「我看小英很好呀！」

江雪華冷言冷語的道：「很好！很好！當然很好！好得不敢說一句話就跑開了，哼！這分明是怕得不敢說話了，你難道還看不出來？」

閃電娘子武瑛是不是見了周震川就怕，怕得連話也不敢說了，除了閃電娘子武瑛自己知道外，別人只怕很難臆斷。

但話是人說的，江雪華既然這樣說了，聽話的人，也就各有各的感受了。

秦仙子為了閃電娘子武瑛的終身幸福，用極大的壓制力壓制自己脾氣，以圖委屈求全，倒還沒有說什麼，可是周震川身背黑鍋還不知作了多大的犧牲，負了多重的責任，如此為人，還得不到人家的瞭解，心中的難過，自是更不用說了。

周震川也不瞭解閃電娘子武瑛分明已經完全恢復了清明的神智思維，何以不當着大家把話說明，就此一走了之，致令自己依然陷於困境，有口難言。

周震川暗暗嘆息了一聲，覺得閃電娘子武瑛既然存心規避現實，不願分清是非，自己，似乎也沒有留在這裏挨罵的必要了。

於是，他轉頭向九指神偸莫木森望去，莫木森已是臉現不愉之色，對江雪華的言語大是不滿。

周震川心中一震，暗叫了一聲，道：「要走了，再不走，我自己縱然忍受得下去，這位老哥哥也要冒火了。」

心念一決，訕訕的笑着站起身來，向秦仙子抱拳一揖，道：「老前輩，瑛妹神智已經復原，只要再休息一二天，就可以一切如常了，過幾天，晚輩再來探望瑛妹，今天不便多所打擾了。」

秦仙子似是也怕周震川與江雪華發生衝突，口中應酬了兩句，並沒有堅留的意思，便起身送客。

詎料，江雪華却不願就此放過周震川，冷笑一聲，道：「周少俠，你躲得了今天，躲得了明天麼？」

常言道：「泥菩薩還有個土性」，何况是一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指名道姓的叫陣，周震川的忍讓之心可就隨之一掃而光，當下雙目精光陡盛，發出一聲朗朗大笑道：「老前輩有何教誨，晚輩恭聆就是。」身形一退，坐回原位之上。

周震川既然決心留了下來，神態也隨之一變，眉目生威，全身發放着一種凛然不可侵犯的氣勢。

江雪華睹狀之下，心中也凛然作驚，暗暗忖道：「這小子，看來倒蠻像一回事，我倒也不能太大意了。」

江雪華並不是不知道周震川今日江湖上的名頭，但她們「飛冥七燕」比周震川成名更早，想起早年的風光，比今日的周震川，又不知强了多少倍，何况，據皇甫秀華說，周震川比皇甫秀華所强也有限得很。

皇甫秀華只不過是大姊的徒弟，自己這師叔，比不過大姊，至少比皇甫秀華總要高明很多吧！由此比較衡量，周震川再强，也絕不可能强過自己。

江雪華的比較方法，並沒錯，但她却忽畧了幾件事實：第一，她不知道秦仙子已經在周震川手下丟過一次人了。

第二，皇甫秀華雖然是他們大姊忍太師的徒弟，但她却有一個巧奪天地造化的好父親，她的眞正實力，又豈能用先後輩份關係推斷。

第三，皇甫秀華又沒有和周震川眞正拚命搏鬥過，周震川究竟比皇甫秀華高明多少，只怕皇甫秀華的話，也作不得準。

至於，皇甫秀華所說的話，是否別有用心，周震川近來巧獲奇緣，更上層樓的成就，那就更非江雪華所能意想得到。

江雪華自認對付周震川相當有把握，心中雖然提高了警念，却並沒把周震川眞的放在心上，玉面生寒的冷笑一聲，說道：「當然要教訓你一頓，你心裏不服是不是？」

周震川哈哈一笑道：「飛冥七燕數十年前就已名震天下，余生也晚，有幸承教，豈有不服之理！」語意的反面，誰也聽得出來，他不但不服，而且也沒把江雪華放在眼裏。

江雪華聽在耳裏，氣在心裏，但又不便在這句話上做文章，哼哼一笑，道：「你敢不服！」這句話說得出，但並沒有還擊的力量。

秦仙子見他們兩人針鋒相對的發生了口角，她可心裏有數，這位七妹雖然比自己高明，但再强也强不過周震川，既怕這位七妹吃虧，又怕惹惱了周震川從此再不來找武瑛，豈不誤了武瑛終身大事，急得搖手大叫道：「七妹，周少俠今天是客人身份啊，請你不要叫愚姐為難。」

江雪華話聲一沉，道：「六姐，今天小妹和五姊前來的意思，只怕你還不知道

，小妹現在就先把話說明了吧。」

秦仙子道：「什麼意思？你不說愚姊怎會知道。」

江雪華說道：「奉了大姊之命，前來要你歸隊！同時通知你，大姊要周震川這個人。六姊，你願不願意歸隊，但聽你一言？」

秦仙子心弦一沉，擧目向許世珍望去，她不是不相信江雪華的話，而是希望許世珍能够給自己一個緩氣的機會。

許世珍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來到烟台翠谷，就沒開口說過一個字，這時依然沒說什麼話，只點了一點頭。

江雪華緊跟着問道：「六姊，大姊的意思，你明白了沒有？」

秦仙子無可規避的點頭道：「愚姊當然願意歸隊，只是……。」

江雪華截口道：「至於瑛兒的事，大姊也有話交下來，你儘可放心，有大姊替你安排。」

秦仙子一嘆道：「大姊既然面面俱到，愚姊這就放心了。」說着目光閃動，投向周震川表示了她的莫可奈何。

秦仙子原來也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橫衝直撞的人物，但為了閃電娘子武瑛，她却完全變了，變得畏首畏尾，心意難定，由此可見她對閃電娘子武瑛關懷之深，相愛之切，自己可以不顧一切，對閃電娘子武瑛却不能不處處着想。

老人心境，至為感心，周震川暗暗一搖頭，不願使她為難，面色一正道：「老前輩，對於晚輩您更可放心，晚輩向來公私分明，橋歸橋，路歸路，兩件事絕不會混為一談……。」

話聲頓了一頓，忽然轉向江雪華道：「忍太師晚輩素所心儀敬仰，今日既然有緣晉謁，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晚輩隨你去見她一趟就是。」

周震川答應得很意外，江雪華微微楞一楞道：「算你很識時務，轉過身來！」

周震川雙眉一軒道：「為什麼？」

江雪華道：「老身久聞你為人最是詭異多變，要先點了你穴道。」

周震川雙目精光暴射，不客氣的道：「要點晚輩的穴道麼，可就不是這樣簡單的了。」

江雪華霍的站起來道：「老身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氣候！」探手出指，疾點而到。

江雪華出手點來，雖然只用了一隻手，但却有如數十隻手指一同點到，幻起一片指影，罩住了周震川當面全身大穴。

秦仙子看得大叫一聲，急急叫道：「七妹……」

她叫聲方出口，只見江雪華一條身已然暴退了八尺，臉上現出一片錯愕之色。

她怎樣被周震川逼退的，自己似乎都有着迷惑之感，眨動一雙怒目，呆住了。

江雪華發了一陣楞，忽然一揚螓首，使起性子，恨恨地說道：「哼！老身就不相信！……。」

話聲出口，雙臂一掄，人影閃動，又向周震川一撲而到。

秦仙子可曉得這位老七的脾氣，一生好强，不但不服軟，同時也不服硬，吃了虧總是沒完沒了，如果用這種態度來對付周震川，豈不自討沒趣，正要撲身而上，出手攔阻之際，不料那沉默寡言的五姊許世珍，已先她而動，嬌叱一聲，道：「七妹犯着這樣和後生晚輩生氣麼？」

橫身過來，擋住了江雪華，面向周震川道：「周少俠，老身信得過你，我們也不用一道同行了，愚姐妹明天下午，在梅竹簀有候俠駕就是。」

周震川哈哈一笑，抱拳道：「屆時準到不誤，失陪了。」話聲未了，他與九指神偸莫木森已同時晃身而起，展開絕頂上乘輕功，一閃而沒。

江雪華一招失誤，再見周震川顯露的這手連她都沒有看淸的絕頂上乘輕功，不由得沮喪的搖頭一嘆，無精打采的回身落座。

大家的心情，都顯得非常不愉快，使當時的氣氛為之一窒，全廳頓時沉悶了下來。

驀地，陳姑娘直闖進來，打開了沉悶的局勢，帶來令人煩上添煩的消息，道：「師父，胡婆婆和瑛妹又跑走了！」

秦仙子心中正沒好氣，怒火一冒道：「你們為什麼不擋住她們！」

陳姑娘凛嚅地道：「弟子們原在四週守着她們，可是她們又像上次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踪。」

秦仙子氣得一跺脚，罵道：「死丫頭，要管她們，算了。」

她脫口而罵，罵的本是閃電娘子武瑛，但聽在陳姑娘耳中，却很難分辨，以為師父對她未能看住閃電娘子武瑛非常氣惱，急得面色一慘，帶哭帶啞的道：「師父，你老人家請不要生氣，弟子就去把她們找回來。」忽忽行了一禮，回身就跑。

秦仙子知道她會錯了意，暗中一嘆，喝道：「站住！你要幹什麼去？」

陳姑娘猛然刹住身形，回到秦仙子面前，驚悸之中帶着迷惘之色，惶悚地道：「弟子去找瑛妹去。」

秦仙子冷然道：「你到什麼地方去找她們？」

陳姑娘囁囁嚅嚅了半天，道：「弟……弟子……去找找看。」

秦仙子本來很是喜愛這位徒弟，再見她被自己嚇得臉色蒼白，奉命唯謹，在盛怒的心情中，獲得了一絲安慰，因之惱怒轉眼而消，化作一聲長嘆，一揮手道：「不用去找她們了……。」

頓了一頓，又吩咐道：「快去叫厨下送上一桌酒席來，你兩位師伯師叔，只怕早已餓極了。」

江雪華攔手止住道：「不用了，六姊，我們還是連夜回去見大姊吧。」

秦仙子微一沉吟之際，許世珍接口道：「周震川此人不可小覷，理當馬上回去禀報大姊知道。」

秦仙子本來想留住她們，畧盡地主之誼，這樣說來，她不便再啓齒了，轉而吩咐陳姑娘道：「挹芬，你這次隨為師去參見大師伯，快去告訴你大姊，好好看住這個家！」

陳挹芬自以為挨了一頓罵，心裏好不難過，一聽這次要帶她出去，立時高興得化悲為喜，應了一聲「是」，飛也似的轉身跑出去傳話去了。

秦仙子回到烟台翠谷，席不暇暖，又帶着陳挹芬隨同五姊許世珍七妹江雪華連夜奔向梅竹簧。

皇甫秀華創立的「玄陰宮」，近日迅速的發展，原來的地方已經無法容納所屬，所以搬遷到梅竹簧。

梅竹簧是一個小鄉鎮，但地處交通要道，人來人往很是熱鬧，「玄陰宮」就設在鎮北一片梅林之內。

有錢有人，都好辦事，「玄陰宮」雖然還來不久，由於既有錢又有人，事不但快，而且氣派十足，一點不像新門新派。

周震川獨自一人，在下午時分，準時到了梅竹簧，他一步踏進梅竹簧便有一個身穿長衫的漢子迎面走來，抱拳一揖道：「少俠可是周震川周少俠？」

周震川星目微閃，打量着那人道：「朋友是？……」

那人欠身道：「兄弟古今人，現任職『玄陰宮』禮賓管事，有候少俠多時。」

周震川朗聲一笑，抱拳道：「原來是古大俠，久仰！久仰！」

陰司秀才古今人一副笑臉，執禮恭敬的連連遜謝，道：「兄弟為少俠領路。」

他雖然轉身走在前面，但只是靠着路旁一邊而行，而且先行不過半步左右，這樣不但可以領路，並且便於回答周震川的詢問，真是一位非常有禮週到迎賓管事。

周震川一路隨行，走去梅竹簧半里左右，便已見到一片梅林橫在眼前，梅林之中高竿聳立，上面升着一面玄色大旗，迎風飄蕩，獵獵飛揚。

周震川隨着陰司秀才穿林而入，過了梅林，迎面又是一座石柱牌樓，中間一條石板大路，直達一座高大的宮殿之前。

古今人領着周震川進入宮牆，回首道：「太上有請少俠『七賢居』相見，所以不由正殿了。」

周震川暗笑一聲，忖道：「好大的口氣，居然以七賢自命了。」當下笑了一笑，沒有做聲。

向右繞過大殿，在一片多式多樣的花樹之中穿行了一陣，又進入一片竹林之內，穿過竹林，地勢突然一開，現出了一大片空地，空地中間有一堵紅磚砌成的圍牆，環繞着一座竹樓精舍。

這時，紅牆門邊，已排列着四個錦袍秀女，那四人空着雙手，文雅之中，透着一份嚴肅。

陰司秀才古今人放快腳步，奔到門前，欠身道：「有勞通稟，古今人已將周少俠帶到。」

其中一位少女，轉身進入裏面，片刻之間領來一位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尼姑，手執雲拂，合掌肅容道：「家師有請！」

周震川點頭為禮，大步而入。

那中年尼姑領着周震川直登竹樓，只見竹樓之內，窗几一切都是竹製傢俱。

竹製的太師椅上高坐着七個裝束各別的女人，當中一位光頭白眉，是一個老年比丘尼，看她慈眉善目，臉色謙和，定是皇甫秀華的師父忍太師了。

這竹樓不太大，坐下七人之後，已佔去了一半的地方，那中年尼姑領導周震川上樓後，便自轉到忍太師身後垂目侍立。

周震川俊目微微向樓中各位前輩身上一掃而過，從容鎮定的抱拳一揖，道：「晚輩周震川有禮，見過各位老前輩。」

忍太師微笑點頭，輕輕一抬右手，道：「不要客氣，請坐！」

周震川告罪就座之後，星目凝光，向忍太師臉上逼視直射，道：「晚輩辱承寵召，不知老前輩有何明教？」

忍太師不急不忙的把樓上各人，一一引見了一番，依次是：宋琴先、羅宛齡、周明霞、許世珍、秦仙子、江雪華。

其中許世珍，秦仙子與江雪華原是相識之人，但忍太師仍一絲不苟的替他引見了。

樓中不見皇甫秀華，使人不免覺得奇怪。

忍太師替周震川引見大家後，微微一笑，道：「貧尼此次有請少俠前來，實是想和少俠商量一件事。」話聲一收，凝注着周震川。

周震川本來無意中途插嘴，這時，只好微微一笑，問道：「不知老前輩有何見示？」

忍太師忽然話鋒一轉，離開主題，道：「貧尼聽說少俠過去與秀華感情不錯，是不是？」

周震川一聽忍太師提起皇甫秀華，便不由黯然一嘆，道：「皇甫宮主誤會了在下。」

忍太師微微含笑道：「瑛兒既然是貧尼六妹的姪女，這都不是問題了，但不知少俠願不願與秀華言歸於好？」

周震川心中狂喜道：「可以麼？」

忍太師道：「當然秀華這口氣，也要能讓她順過來，貧尼請少俠前來，就是想和你商量這件事情。」峯迴路轉，曙光倏然出現眼前。

周震川怦然心動，真誠的一笑，道：「依老前輩之見呢？」

忍太師道：「貧尼聽說，秀華有意請少俠出任『玄陰宮』總護法之職，少俠似乎也曾有過三日之約……。」言未盡意，忽然一頓，望着周震川微微一笑。

周震川想起當時約定三日答復之約，不由一陣羞愧，訕訕的道：「晚輩很是抱

周震川俊目一掃竹樓中七人，向當中面坐的忍太師一揖。

歉，當時因為另外發生了一件大事，晚輩不得已爽了約……」

江雪華忽然冷冷的發出一聲輕笑道：「言而無信之徒！」

忍太師叫了一聲，道：「七妹……當時周少俠實是為了老花子，趕到梵淨山莊去了，情有可原，倒不能說周少俠言而無信。」

回過頭來，向周震川微微一笑，接着又道：「不過，秀華對於這一點，還是難以釋然。」

周震川道：「晚輩知道，如果時猶未晚，晚輩……。」他還是一本初衷，想慢慢影響皇甫秀華這股力量走上正途。

但話聲未了，忍太師一笑截口道：「秀華已經另外請到一位總護法了。」

周震川微感難堪的輕輕「啊！」了聲，臉上堆起一層苦笑，他覺得這時什麼話都難於出口了。

忍太師用撫慰的口吻，緩緩的道：「過去的事，少俠也不用再把它放在心上了，現在就有一件事情，如果少俠能慨允相助，我想秀華必能回心轉意，與少俠言歸於好。」

周震川向來是觀察靈活，反應銳敏，但這時却顯得有些遲鈍，心裏只想如何與皇甫秀華言歸於好，併轡江湖，聽了忍太師這話，揚眉舒氣道：「什麼事？請老前輩明示晚輩定當全力以赴。」

江雪華一招失手，梗梗在心，又在一旁冷言冷語的插口道：「寡信之人，最是輕諾。」

周震川被說得俊臉一紅，拿她毫無辦法，只有充耳不聞。

忍太師輕咳一聲，話聲一正道：「這事說難不難，全在你少俠有無誠意。」

周震川心神震動了一下，開始想到問題的嚴重了，漸漸冷靜下來，等待忍太師的下文。

忍太師話聲一變，又緩和的接道：「貧尼昔年就有改造武林的素願大志，經過一番努力，不幸事與願違，歸隱山林，難得秀華能繼承貧尼大志，應運而起，就當前江湖形勢而言，正是天助人願的大好時機，其有利於我，遠非昔年可比，唯一遺憾，便是準備稍嫌不足，聲威難壯，如果能借助少俠之力，請得武當掌門人，兼任『玄陰宮』太上宮主，那就大勢穩定，指日成功了，少俠可願為秀華盡此心力？」

果然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問題，周震川只聽得心弦猛顫，無法集中意志思攷，只好避重就輕，一面暫施緩兵之計，一面謀求對策地道：「請武當掌門人當太上宮主，那麼老前輩您？……」

忍太師一笑道：「這個你不必多慮，只要你能請得武當掌門人點頭，貧尼可以隨時讓賢。」

周震川囁囁嚅嚅地道：「晚輩與武當派的關係，秀華完全知道是因緣於丹陽道長，如今丹陽道長已為『無雙門』所執，晚輩恐怕有力難使了。」

忍太師道：「那位武當俗家弟子廖屏山不是還和你在一起麼，貧尼知道他，他也是武當掌門人的師弟之一，你可以影響他，請他相助。」

周震川搖頭道：「晚輩與他相處了不

少時日，已看出此人脾氣很怪，只怕很難說動他，何況，武當掌門人在武林之中，地位崇高，要他兼任『玄陰宮』太上宮主，於情於理，都有不便之處……」

忍太師面色微現不悅，截口道：「當然其中有若干困難，否則，又何需有勞少俠。」

話聲一厲，接着又道：「請少俠直接了當明白表示，願不願意幫秀華這個忙，只要你願意，其他問題都不困難，貧尼已思之再三，胸中早有成竹。」

周震川皺起劍眉，沉思了老半天，無可奈何的長聲一嘆道：「老前輩能不能讓晚輩多想一想。」

江雪華冷嘲熱諷的道：「是不是又要三天時光，然後一去不回。」

忍太師竟然接口道：「貧尼可以給你三天時光，不過你不能離開此地。」

周震川懷念着與皇甫秀華言歸於好的一綫希望，對忍太師這種無理要求，雖然極度不滿，但他還不願死心放棄，希望能從時間中，製造有利於自己的機會，因此，他以極大的忍耐力，壓制着激蕩的心情，點頭道：「好，晚輩就留此三天。」

忍太師展顏臉上恢復了笑容道：「你多想想，當此『無雙門』崛起江湖，就將危害整個武林的時候，能把秀華扶植起來，不但可以對付『無雙門』，對你也是公私無愧，何況秀華的為人你是知道的，她將來得勢之後，也絕不會是『無雙門』第二，再加有你從旁影响，你還担心她會對江湖不利麼？」

這些話說得入情入理，與周震川原來私衷不謀而合，周震川目光閃動了一下，抱拳道：「有承指教！」

忍太師回頭向身後那中年尼姑頷首示意道：「請周少俠去賓館休息。」

那中年尼姑領着周震川下了竹樓，送到門首，只見陰司秀才古今人仍逗留門外未去。

那中年尼姑一揮雲拂，叫過陰司秀才古今人道：「太上有命，請周少俠賓館休息三天，你們要好好欵待，並不得干擾於他。」

陰司秀才古今人對那中年尼姑恭敬無比，連連欠身應「是」，然後領着周震川右拐西彎，來到一棟依山而建的房子之前，請周震川入內休息。

陰司秀才古今人為示友好，特別逢迎周震川，陪他用過晚飯之後才告退而去。

這時，外面已是夜幕低垂，下起了一陣小雨。

周震川翻手案頭，取了一本三國誌看了一陣，到得初更時分，窗外微風起處，已有一條人影飛身穿窗而入。

來人進入房內之後，向桌下一坐，周震川則看書如故，口中却已暗運傳音神功道：「我想你也該來了！」

來人正是身負奇才異能，偷千家盜百戶的九指神偷莫木森。

事實上，除了他這位最會乘虛尋隙的專家，誰能有這大的本事，在「玄陰宮」內通行無阻。

九指神偷莫木森這時手裏還帶着一隻大鷄腿，嘴裏也包塞了鷄肉，從桌下伸上一隻手，含糊不清的道：「先把你的茶給我喝一口再說，我快要渴死了。」

周震川忍不住噗哧一笑，道：「老哥哥，小心鷄腿裏面下了毒老鼠的藥啊！」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道：「管他，吃飽了再說。」接過周震川送來的香茗，一口氣喝了個淸光。

接着，他又咬了一口鷄腿，邊吃邊道：「我剛才見到這裏的總護法了，你說是誰？」

周震川一震道：「聽你的語氣，好像還是我們的熟人。」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不但是你的熟人，而且還是你的親人，你再想想。」

周震川一驚道：「是我兄弟之一。」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這倒不是。」

周震川「啊！」了一聲，恍然而悟道：「武當丹陽道長！怎會是他，他不是被『無雙門』擄去了麼？」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老夫也覺得很是奇怪。」

周震川緊鎖雙眉道：「就算他是這裏救出來，也不能担任這裏的總護法呀。」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這裏還有一位出奇的人物，你更意想不到了。」

周震川道：「誰？」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那位武林三秀之一的武當俗家弟子江逸虹，他不但也在『玄陰宮』，而且還是皇甫宮主的侍衞長，整天不離皇甫宮主左右。」

周震川心中似是被人猛然抽了一皮鞭子，產生了一種過敏的痛楚，臉肌抽動了一下，乾笑了二聲。

九指神偷莫木森看出周震川心中難過，話鋒一轉道：「你與『飛冥七燕』談話的結果怎樣？」

周震川冷笑一聲，道：「她們異想天開，要我把武當掌門人拉來，做她們的太上宮主。」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你怎樣應付她們？」

周震川道：「我答應她們留此三天，深思之後作答，現在看來，小弟明天就要離開這裏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你準備拒絕她們了。」

周震川有力的道：「不，我要答應她們。」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楞道：「老弟，你瘋了麼？」

周震川一笑道：「我答應了，最後還得武當掌門人答應哩！老哥哥——」

一言未了，院外忽然傳來一聲脚步之聲，隨之有人敲動了門環。

九指神偷莫木森射身而起，一面翻向窗外，一面道：「我走了！——」

詎料，話聲未了，全院四週已是猛放光明，照得如同白晝，任你九指神偷莫木森，這時也無所逃匿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怔，就要向床下躲去，周震川一笑搖手道：「老哥哥，別自找難堪了吧，何不大方一點。」

九指神偷莫木森發出一聲哈哈朗笑，端然坐在周震川對面椅子上了。

房門外面接着响起了皇甫秀華的笑聲，道：「小妹料想老哥哥未曾用膳，特親手做了幾樣小菜來，給老哥哥下酒，——

」話聲中，皇甫秀華已當先跨步入房中。

緊隨着皇甫秀華身後，便是她的侍衞長江逸虹，再後面便是兩位少女，手中各提着一隻食盒。

周震川心有所思，目光一凝，首先打量了江逸虹一眼，只見他現在穿的是一身特製錦袍，玉面手神，腰懸寶劍，英俊之中，神采奕奕。

老偷兒先站了起來，周震川微一失神，直到皇甫秀華開口叫了一聲「周兄」，方始回過神來，起座相迎。

皇甫秀華回首向江逸虹嫣然一笑，道：「逸虹，這裏都是老朋友，你放心到外面去休息一下吧。」

江逸虹雙眉微微一皺，臉上帶着不甚放心的神情，無可奈何的退出房外。

這時，那兩個少女，已各自動手，將酒菜取出擺好，皇甫秀華儀態萬方的微微帶笑地舉手肅客道：「兩位請入座。」

九指神偷莫木森哈哈一笑，道：「難得難得，今天老夫不醉無歸。」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上首。

周震川這時的心潮已由激蕩而平靜了下來，謝着坐在九指神偷莫木森對面。

皇甫秀華打橫落座陪客，酒過三巡，皇甫秀華又敬了周震川一杯酒，笑問道：「聽說周兄已經見過家師了，小妹適因外出未歸，未能奉陪尙望周兄多多海涵。」

周震川一笑道：「我還以為宮主一朝得意，就忘了我們老朋友，原來宮主外出未歸，倒是老弟多心了。」

皇甫秀華秀目一凝，望着周震川輕輕的道：「你近來很好麼？」柔情似水，說不盡的關懷之意。

周震川微微一怔，接着又暗暗一皺眉頭，忖道：「她是眞的關心我麼？只怕是要我替她賣命，唉！想不到一個人要變就變，變得這樣快！——」

隱着心事，一笑道：「多承關注，小弟過得很好。」

皇甫秀華秀臉忽然紅了起來，道：「小妹這裏有一封令尊給你的信。」說着，已從袖中取將出來，交到周震川手中。

周震川接信在手，只見信封上寫着「川兒收悉」四個字，正是老父的親筆手諭，不覺雙眼一熱，急急抽出信箋，興奮的看了下去：

「川兒知悉：皇甫大俠藥到病除，汝母已完全康復，容光煥發，重獲人生至樂，且欣悉汝在中原武林主持正義，嶄露頭角，少年有成，欣慰之下，遊與大發，已準備不日離島，回返中原，重溫山河舊夢，並為吾兒與皇甫姑娘之定成禮，刻已命你二哥先行首途，約於次月可抵雲貴，此示！父字。」

周震川聽說父母要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家父家母都要來了！——」

笑聲中，已把乃父來信向九指神偷莫木森手中遞去，但手到中途，忽然又一笑，道：「老哥哥，——」叫了一聲「老哥哥」，回手把信，向懷中一收，笑而不語了。

這信給九指神偷莫木森看了，少不得更該給皇甫秀華看，可是，信中談到他與皇甫秀華的事，這却有點叫人面紅，因此臨時又改變了主意。

九指神偷莫木森哈哈一笑道：「老弟，為什麼又避忌着我這老哥哥了。」

周震川急切間，想不出適當的理由，信口道：「沒有什麼！——這次可要請你老哥哥帮一個忙了。」

當然，這不是將信收回去的理由，只是借題轉移目標而已，九指神偷莫木森也就心領神會的笑問道：「你要老哥哥帮什麼忙？」

周震川道：「家母平生最愛水仙花，這次她老人家重返中原，小弟想討她老人家一個歡喜，我想替她準備一個『水仙花樹』，你老哥哥——。」

語聲未了，皇甫秀華嫣然一笑，接口道：「不用麻煩老哥哥了，小妹已替她老人家準備好了。」

周震川愕然一怔道：「你——。」

皇甫秀華神秘的一笑，說道：「我怎樣？」

周震川苦笑道：「這怎好意思。」

皇甫秀華笑了笑道：「兩位老人家已決定住在小妹這裏了，你看，這就是伯父老人家的手諭。」

說着，又取出一封信，送到周震川手中。

這封信是給皇甫秀華的，發信的日期比周震川的信遲，但離現在也不過是六七天左右，周震川看了那封信，心中一動，暗叫了一聲：「苦也！」半天說不出話來，臉上是一片蒼白。

皇甫秀華含蓄的笑了一笑，道：「伯父伯母海外歸來，在情在理，這地主之誼都該由小妹略盡心意，周兄你說是麼？」

周震川只好點頭，應聲說道：「是！是！——。」

皇甫秀華見好就收，推座而起道：「難得周兄如此體諒小妹，小妹今晚還有不少事情尙待料理，兩位請多喝二杯，小妹失陪告退了。」

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不便相留，起身相送，送到門口時，周震川想起武當丹陽道長，覺得事到如今，何不乾脆，把話說明，請丹陽道長前來一談，看看丹陽道長之就任「玄陰宮」總護法，是否別有隱情，此念一生，他也就正面提出道：「宮主，小弟聽說丹陽道長已充任貴宮總護法，不知可否請他一見？」

皇甫秀華「啊！」了一聲，無限歉意的道：「是小妹的疏忽，早當請他前來與周兄相見才是，小妹這就親自去請他，很快他就可以前來與周兄相見了。」

她竟滿口答應了，而且，片刻之後，丹陽道長果眞飄然而到，看他言語神態了無異狀，似乎非常正常。

丹陽道長見了周震川更是大喜過望，說道：「震川，你來了可太好了。」

周震川行過見面之禮，請丹陽道長上座之後，輕聲問道：「你老人家沒有什麼吧？」他心裏當然還是放心不下。

丹陽道長點頭笑道：「貧道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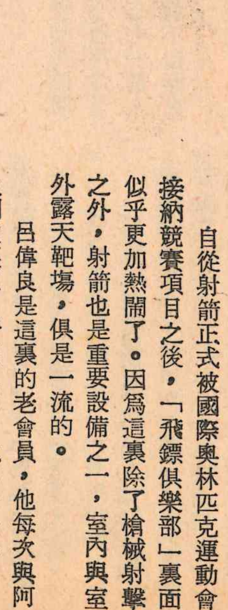
周震川暗暗皺着眉頭道：「那你老人家怎會來到『玄陰宮』，當上了她們的總護法？」

丹陽道長長聲一嘆道：「貧道如何脫離『無雙門』魔掌之事，你知道沒有？」

周震川道：「正想請教。」（未完）

瓦斯夫人

馬雲・文
王蜀蓉・圖



富商太太　眞假難分

自從射箭正式被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接納競賽項目之後，「飛鏢俱樂部」裏面似乎更加熱鬧了。因爲這裏除了槍械射擊之外，射箭也是重要設備之一，室內與室外露天靶場，俱是一流的。

呂偉良是這裏的老會員，他每次與阿生到這裏來，所遇見的，大部份是熟悉的人；但是，最近竟然發覺了不少陌生的面孔。

這一晚，師徒二人就在一間室內靶場認識了一位新朋友。他是一位未足三十歲的青年箭手，樣子很英俊，也很沉實。他叫余宗榮。

呂偉良跟他鬥箭，結果輸了給他，而且輸得有點心服口服。因爲那不是賭博，只是技術上的切磋而已。事後呂偉良自動提議要請對方喝酒，於是大家一齊離開靶場到酒水部去。

在通往酒水部的走廊上，余宗榮突然向迎面而來的一個女子招呼；那女郎長相十分漂亮，年紀在二十七八歲之間，充滿了活力的裝束——緊身的運動衣和熱袂，更顯出她的豐滿與成熟。假如是余宗榮的情侶，那麼眞的是天生一對！

但是，奇怪的却是人家並不理睬他！

余宗榮除了失望之外，也感到無限尷尬，因爲除了他本人之外，身旁還有呂偉良和阿生在着。

余宗榮感到無法下台，因爲那女郎不但沒有理會他，而且扳着面孔直行直過，



看情形雙方根本就從來未有認識過。

要不是呂偉良師徒二人在旁邊，也許余宗榮就此罷手，但是身邊有新朋友，他好像怕人家誤會他的人格，所以又死心不息的追了過去！

余宗榮一邊越過那女郎，一邊叫着說「利娜，利娜，利娜大嫂，你怎麼不認得我啦？」

那女郎面露不快之色，呆了一呆，道：「先生，你認錯人了。」

余宗榮心有不甘，仔細端詳之際，一名彪形大漢由那邊跑過來，向那女郎道：「安妮達，發生了甚麼事？」

「沒有甚麼事，他一定認錯了人。」

女郎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余宗榮一遍。

在這一刹那之間，女郎似乎諒解了余宗榮，也許是因爲他的外型俊俏，不像是吊膀子之流。但是，却引起了那大漢的妬忌，狠狠地盯着余宗榮，然後拖住女郎的手臂，走向射擊室那邊。

余宗榮歎在一旁，瞪住女郎的背影，仍在思索着一些甚麼。

呂偉良拄杖走過去，問道：「你的女朋友嗎？」

「不！」余宗榮說：「她是我大嫂利娜，我自問不會認錯人的，怎麼他會叫她安妮達？」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也許人家根本就叫安妮達呢。」呂偉良道。

余宗榮迷惑地說：「也許是的。不過，相似到這個程度，也難怪我會認錯。」

三個人併肩走向酒水部，呂偉良和余宗榮坐在枱前的圓椅上喝啤酒，阿生走

去玩彈子機。阿生的孩子氣仍然十分重。

呂偉良呷了一口啤酒，問道：「令兄呢？」

「他死了。」余宗榮輕輕嘆了一口氣，看來他若有所思地，變得非常不開心。

呂偉良恍然大悟，道：「令兄既然逝世，也難怪你大嫂把你視若陌路。現在這個世界的女人講究現實，貞節牌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是的，給你提醒我了，她可能已經改嫁，在現任丈夫的面前，根本不想提往事。」

「你大嫂這麼年輕，看來令兄也不會太老吧？」

「他比我大了兩歲，如果至今仍在人間大概看來比我可能更年青，因爲他比我更喜歡運動。他今年應該是三十三歲。」

「他怎樣死去的？」

「一年前在一次遊艇爆炸中死去！」

呂偉良依稀記得，一年前確曾有過一次遊艇爆炸事件發生。但事隔太久，報紙報導得並不詳細，加上警方調查過之後，認爲無可疑之處，所以也就沒有引起呂偉良太大的注意。

眞想不到，一年後的今晚，呂偉良竟然又會在這種環境底下，遇上事主的弟弟，舊事重提，又把這件慘劇記起來了。

根據當時報章的報導，出事遊艇是屬於富商余宗光的。

那天風和日麗，富商余宗光偕同妻子利娜，還有二位友好，一同趁住假日駕遊艇出海遨遊。豈料船至公海，不知怎的，遊艇突然發生爆炸，全艇無一人生還。事後警方接到一些在附近現場經過的漁船的報告，派出水警輪與直升機前往搜索，也只見到遊艇的殘骸隨波逐流，連死難者的屍體也無法找到。

不過，這事件的突然發生，以及附近海面上又沒有船隻或島嶼，論情論理，那些生還者亦無可能會獲得援手；也就是說：即使有人僥倖生還恐怕亦遭波臣召去！

遊艇是須要馬達發動的，馬達加上電油，爆炸焚燒絕對是有可能的事，加上那兒現場又是汪洋大海，警方的調查工作倍感困難。更加因爲遊艇本身已是支離破碎，甚至連馬達的殘骸也沉入大海底下，故此現場的調查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余宗榮又說：「當時我在外國，還未回來，否則，相信我也是死難者之一。因爲我們兄弟二人性格頗相似，大哥大嫂一定會邀我同行。」

「如果你相信宿命論，這也就是命的註定。」

「但是，經過今晚這情形，我心中另有一種想法。」

呂偉良問道：「你怎樣想？」

「大嫂這態度委實令人懷疑。」余宗榮束着眉梢，「她爲甚麼會這麼快就改嫁？她爲甚麼會對我這樣冷淡呢？那男子看來不是善類，我一定要查清楚！」

「你肯定她是你大嫂利娜？」

「是的，一個女人體型和面貌即使有可能相似到這個程度，但是，一些特徵却不可能也一模一樣的，我所說的特徵，就是她左眉那一顆黑痣。」

呂偉良剛才倒沒有注意到這特徵，但是，像剛才那一類型的漂亮女人，不甘寂寞乃是必然的事。呂偉良不想理人家事，不過，想起遊艇神秘爆炸至今仍無答案，他又忍不住要理了。

呂偉良沉吟道：「你甚麼時候回來的？余先生。」

余宗榮道：「才不足一個星期。不過，大哥出事後，我一度由外國回來，直至警方放棄搜索，我才再離開本市。」

「你在外國幹甚麼？」

「經營餐室。」

「你很少回來？」

「不！一年至少一次，因爲我們兄弟之情頗深，父親死後，分了家，那不過是因爲環境而已。我每年最少回來探望大哥一次；有時他也會到外國去。」

呂偉良想了想，又問：「這一次，你打算逗留多少時間？」

「無限期。」余宗榮毫不考慮地說，「除非找出眞相。」

「甚麼眞相？」

「不怕坦白對你說，一年以來，我一直念念不忘意外事件，希望本市警方找出眞正失事原因，無奈他們始終令我失望。我爲了業務無法抽身，迫得將餐室停止營業。這次回來，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

「你跟警方連絡過嗎？」

「連絡過了。但是，答案始終如一，他們認爲根本無可疑之處。」余宗榮搖頭嘆息，呷了一口啤酒，又說：「事情不可能如此簡單的，也許本市警方太忙了，我惟有自己設法去查。」

呂偉良怔了一怔：「你認爲這件事確有可疑之處嗎？」

「是的，尤其是經過今晚之後，這事更可疑了，本來我存心來找一個人的，朋友對我說，除了警方之外，只有這個人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想不到却在無意中遇見了利娜。」

「你找的是甚麼人？」

余宗榮瞪住呂偉良道：「呂先生，不怕對你坦白說，我是存心來這裏找你！」

「找我？」呂偉良又是意外地一怔！

余宗榮含笑道：「是的，比箭不過是藉口，希望你不要見怪！」

呂偉良呆了一陣，說道：「其實，我也帮不了你一些甚麼，而且，事情隔得太久了。」他想想又問：「爲甚麼你不早些回來？」

「一因我的餐室業務放不下，二因我對本市警方仍存有一綫希望；但等了那麼久，我覺得只有自己想辦法才可以找到確切的答案，那就唯有把餐室結束營業，回到這裏來專心調查這件事。」

「你的犧牲可眞不小。」

「所以我希望你無論如何得帮帮我的忙，讓我大哥死得瞑目。」

「你這種口氣，似乎肯定你大哥的遊艇失事不是一宗意外。」

余宗榮說道：「坦白說，我懷疑是謀殺！」

「謀殺？那麼，你懷疑兇手是誰？」

「最直覺的想法，當然是大嫂。她年青貌美，誰曉得她會不會移情別戀在先，然後設計陷害我哥哥。」

呂偉良笑道：「當今世上的男女不像上一個世紀了，越離婚得多次數的女子，越加馨香。你大嫂要離婚，又何必出此下策？」

「他們未有兒女，大哥死後一切遺產自然由他妻子承繼。」

「但你不要忘記了，你大嫂也列爲失踪者之一，除非她後來已向警方銷案，她才有資格承受一切。」呂偉良又說：「她有沒有向警方報到我不知道，但是，根據本地法律，即使她已向警方說明自己未死，也得設法證明你大哥已經死去，她然後才可以依足法律手續去承繼你大哥名下的財產。」

「坦白說，我不大熟悉本地法律。」余宗榮又呷了一口啤酒，接着說道：「警方目前明知他死了，如果我大嫂一旦出現，可不可以透過律師向有關方面申領大哥的遺產？」

「照情理和法理都不可能。」呂偉良說，「警方明知一個人在一宗意外事件中死去了，但在未找到他的屍體之前，也不能將他列爲死亡，只當作失踪論。既然沒有死亡證，你大嫂或者你本人，亦不可以至親的身份去申領他的遺產。」

「那要等多久才可以？」

「根據本地法律是要等七年。七年之後，那失踪者仍無音訊，遺囑上的承繼人便可以向法庭申領他的名下遺產。」

「——」余宗榮又默然無語，俯首沉思，喝着酒。

呂偉良問道：「你最近不是與警方連絡過了嗎？那麼，他們有沒有你大嫂的消息？」

「沒有。所以我才覺得這件事更加奇怪！如果剛才那女子就是利娜，那男子又是誰？如果利娜未死，她必然是大哥遺產的繼承人，爲甚麼她不向警方報到，以便將來承受丈夫的遺產？」

呂偉良道：「或者她根本不希罕你大哥名下的遺產呢。」

「那就表示她作賊心虛，所以才不敢露面。」

余宗榮說到這裏，把杯中酒一飲而盡，然後掏出銀包來準備結賬。但呂偉良一邊制住他一邊對酒保說：「入我的賬！」酒保是相熟的，他固然認得呂偉良是這兒的常客，笑着點頭說：「好的，呂先生。」

余宗榮由圓椅上下來，呂偉良又問道：「你到那兒去？」

「我想找找利娜。」余宗榮一邊向走廊那邊走過去，一邊說道：「我一定要當面問個明白。」

「相信沒有用的。」呂偉良說，「以其明查，不如暗訪吧！」

「不！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請你等我一等！」

余宗榮說完，也不理會呂偉良的勸告，匆匆忙忙的，由走廊那邊走了過去。

阿生在那邊看見這情形，立刻走過來問呂偉良：「師父，發生了甚麼事？」

呂偉良把剛才的情形告訴他，然後又說道：「他既是有心找我們帮忙，我們當然不能袖手旁觀。如果他大哥眞的是死得不明不白的，那我們更加非理不可了。」

阿生又問道：「他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

「去找那個女人。」

阿生道：「他死心不息，可能會被人痛毆一頓。」

「是的，我也這樣想，阿生，我們也過去看看。」

呂偉良說完，拄着鐵杖，透過走廊，走到射擊室那邊去。

但是，師徒二人找遍了那些射擊室也不見余宗榮。他們心裏又驚又奇怪，後來向一名侍應生查問，才知道有人剛才曾由橫門出去了；呂偉良想着他可能就是他們要找的余宗榮。

那一度橫門是通往露天靶場的，那兒在晚間休息，只有黃昏之前才開放，假期的日間當然更熱鬧了；但是，也有人喜歡在晚上由此溜出去散步。尤其是月明之夜，就更加富有詩意。

余宗榮這個時間出去當然不會是爲了散步，而是爲了找人。呂偉良又知道由露天靶場可以繞過屋角，直達俱樂部的停車場。

師徒二人匆匆由橫門出去，只見月色朦朧，露天靶場上一個人也沒有。

正當他們四下裏搜索之際，停車場那邊已有一輛汽車在開動！

呂偉良拄杖急衝過去，一輛奶白色的中型房車已經開走了！

在此同時，阿生也由另一角度跑過去，企圖與呂偉良會合。豈料就在這刹那間，一些物件絆着了他，那些物件就在一叢花陰之下，阿生無意中踢了一脚之後，往前撲跌出數尺以外。

他嘴裏咕咕噜噜的咒駡着，孩子氣又發作了！

他暫時撇下呂偉良不理，回頭跑向花陰之下，就想舉脚朝着那團黑影踢過去！

但是他那條腿只踢了一半，又僵住了！因爲在朦朧月色底下，他發現那一團黑影是一個人——一個人倒在地上，可能已經死了！

阿生大吃一驚！由口袋裏摸出小電筒，朝那人的面孔上照射了一遍之後，他更加驚呆不已！因爲罩在電筒光圈下的人，正是他們要找的余宗榮。

阿生一邊招呼呂偉良過來，一邊蹲下將余宗榮抱起！

余宗榮軟綿綿的，但身體仍然十分温暖，這使阿生放心了許多。

他還未死，還有呼吸，只是完全陷於昏迷狀態，一點知覺也沒有。阿生心裏想：他可能受傷了。說不定是迎頭一擊，才會昏迷不醒！

他蹲下來，伸手揭開他的眼皮，用萬能枴杖中的電子電筒照射一遍，說道：「他只是失去知覺，趕快把他送往醫院。」

阿生於是把余宗榮背着，轉往停車場走去；呂偉良拄住鐵杖搶在前頭，首先開了車門，讓阿生把昏迷中的余宗榮放到後面的座位上去。

呂偉良吩咐阿生摻扶住余宗榮，不要讓他倒下來，這樣可以減少對昏迷者的危險。然後由呂偉良自己開車，趕往醫院！

怎料車子還未到達醫院余宗榮已逐漸甦醒過來。

呂偉良從望後鏡中看見這情形，忍不

住問道：「你現在怎麼樣了？」

「還好！」余宗榮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捧住頭部說：「我是不是昏迷不醒？」

「是的，我們正想把你送醫院急救，想不到你這麼快就醒來。」阿生說。

「眞奇怪！我怎麼會昏迷的？」余宗榮好像剛剛由噩夢中驚醒。

呂偉良把車子的速度減慢，道：「我正想問你，到底你遇見了一些什麼？」

余宗榮回憶着說：「是她又是她！」

「她？她是誰？」阿生問道。

「就是利娜，我們在走廊上遇見過的女人。」余宗榮說：「我在射擊室找不到她，後來跑到露天靶塲，果然見到她。」

呂偉良道：「除了她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只有她一個，她在月色下散步。」

余宗榮道，「我覺得這正是澄清她身份的大好機會，於是我立刻就走過去……」

阿生接着說：「豈料突然之間，有人由背後向你突襲，於是你只見眼前一黑，就此昏了過去，是不？」

余宗榮道：「不！我記得，不是那回事！」

阿生出奇地問：「那你怎麼會昏迷過去的？」

余宗榮想了想，說道：「我記得當時我走過去，開門見山地問她可是利娜，她對我說：『先生，你眞討厭，如果讓我丈夫見到這種形，他可能打斷你幾根肋骨。』然後她吸了一口香烟……」

阿生恍然大悟地說：「對了！就是那一口悶烟，你被她噴了一口烟之後，便不省人事，是不？」

余宗榮在極力回憶，喃喃地說：「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她，她當時取了一支香烟咬在嘴角裏，我正要爲她點火，她說她也有打火機，於是她自己點着了……嗯……以後的情形……」

阿生說道：「總之，在她燃着了香烟之後，你就倒了下去，是不？」

「是的，當時似乎有一種香味，令人非常陶醉，我忍不住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余宗榮又說：「看來可能眞的是那些香烟作怪，但是，香烟又不是那種香味的，很可能是一種名貴的香水。」

「香烟也好，香水也好，總之，你是上當了！」呂偉良又問道：「現在你要不要我把你送到醫院去檢驗一下？」

「我看用不着了。」余宗榮看看腕表，道：「現在時候還早，讓我請二位喝杯咖啡提提神好不好？」

呂偉良經此一役之後，覺得這件事更加可疑；爲了進一步了解，他對余宗榮的提議毫無意見。於是把車子開往山頂。

途中，余宗榮始終認爲他沒有認錯人，那女人就是他大嫂利娜。但是，利娜爲什麼這樣對待他？余宗榮認爲她作賊心虛，否則又怎麼會用到這種手段呢！

這件事連呂偉良也無法下結論，他覺得事件的眞相可能內幕重重，局外人非深入調查根本就無法了解。不過無論如何，這件事已引起呂偉良的興趣。

在山頂露天餐室喝咖啡的時候，突然有人打電話到那兒去找呂偉良。

呂偉良心裏奇怪：怎麼會有人知道他來了這兒？這既不是預早約好的，更不是例行的，而是余宗榮臨時提出的。

呂偉良在滿腹疑團中，步向電話間。他非常留心電話間四周的環境，他担心有仇家在此埋伏；其實阿生已在老遠地方監視。

呂偉良一直走進了電話間仍然沒有什麼異狀，於是他伸手執起聽筒。

對方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劈頭第一句就說道：「你是姓呂的吧？」

「是，請問你是誰？」呂偉良問道。

對方沉聲說道：「請你小心聽着，與你在一起的男子神經有毛病，我的妻子給他騷擾夠了，如果你不勸他早日回到精神病院去，下次可別怪我不客氣！」

呂偉良還來不及答話，電話已經掛斷了。

呂偉良覺得他就是那個彪形大漢——在「飛鏢俱樂部」走廊上見到的人。

但是，他怎會知道自己姓呂？可能是向俱樂部中人查問。

呂偉良往四下裏張望，並無可疑人物出現，附近亦沒有人用第二具電話，那麼，對方又怎麼知道他們上了山頂，在這裏喝茶？

呂偉良在極度疑惑中，回到座位裏去。阿生問道：「誰找你？」

呂偉良若無其事地說：「一位朋友，他剛才看見我們的車子登山，試打電話到這兒來，看我們是否來了這裏喝茶。」

阿生信以爲眞，悄悄鬆了一口氣。呂偉良有太多的朋友，這種謊言很易令人入信的。

呂偉良所以要說謊，是爲了試探一下余宗榮是否神經有毛病。他們只是今晚才認識，對方的來龍去脈還未清楚。假如照表面看，而余宗榮又不掩飾任何事實的話，他當然是個值得同情的正派人物，但是這個社會什麼人都有，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不可能憑表面的觀感去確定一切。

呂偉良舊事重提，反覆問及余宗榮關於一年前他兄長遊艇爆炸的意外事件。如對方是個神經有毛病人，可能有漏洞。

但是，余宗榮表現得十分正常，他說過的可以再說一遍，而且不會前後矛盾，甚至次序不會倒置，這正是一個神經正常的人所有的表現。

呂偉良既然確定余宗榮是個正常的人，跟着就要了解他的眞正身份了。雖然他自認是余宗光的弟弟但會不會別有用心？

呂偉良一生人不知經歷過多少古靈精怪的奇事，對於一些涉及錢財遺產的事情，有時不能不往壞處想。

呂偉良問余宗榮：「你在這裏有些什麼親人？」

「還有一個妹妹。」余宗榮說，「不過，她已經出嫁了。」

「其他親友呢？」

「很少有連絡。因爲我一直在外國，每次回來只爲見見大哥。」

「你父親死後遺下的家財多不多？」

「不算多，也不算少了。我們總算不負所望，尤其是大哥，利用分到的一半家財，生意越做越大，年來賺了不少錢。」

「令兄做什麼生意？」

余宗榮說：「他是五友公司的五個大

股東之一。」

「目前生意還是繼續做下去吧？」

「是的，這是股東生意，不會因爲一個股東失踪就停業。」

呂偉良說：「我的意思是：他的股份退股了嗎？」

「不！據我所知，生意是繼續做下去的。」

呂偉良道：「你有沒有向他們其餘四個股東提出？」

「提出什麼？」

「取回你大哥佔有的股權，利潤。」

余宗榮道：「我不想那樣做，否則人家好容易會誤會我的用心。」

「但是，情理上你却是你大哥的合法繼承人。」

余宗榮搖頭苦笑：「正如你所說，大哥只是列爲失踪而已，在法律上他還未死，即使我有這樣權利，也不能一下子得到這份利益。何況，年來在外國營商，多少總有些積蓄，此番我回來，絕不會是爲了大哥的遺產，只是要弄清楚個中眞相。」

呂偉良覺得余宗榮的情詞懇切，即使他存心騙自己，演技也是第一流的。不過，至今爲止，呂偉良找不出他爲什麼要騙自己的理由。

目前呂偉良覺得要做的事就是：查清楚余宗榮的眞正身份。其次便是利娜是否仍然生存？最後才翻查一年前遊艇爆炸的眞相。

呂偉良又對余宗榮說：「爲了便於連絡，請把你的居處和電話號碼寫給我！」

余宗榮道：「我目前仍然住在棕樹酒店六零六號房。」

他一邊寫電話號碼，一邊又掏出了支票簿來。呂偉良若有所覺，笑道：「這裏喝咖啡不收小賬的，百份之十的小賬已加在賬單內，但也不收支票。」

余宗榮說：「不！我這次要你二位帮忙，只想給回一些車馬費而已。」

呂偉良果然沒有猜錯。他說：「介紹你來找我的朋友，一定沒有說明白我的性格。」

「有的，他說你們二位樂於助人，尤其是對於不平則鳴的事。」

「他應該對你說清楚，我不是職業化的，不收任何費用。如果閣下錢太多了，可以捐一些到慈善機關去那還有意思。」

余宗榮道：「好吧！就讓我許個願，如果大哥的意外事件弄清楚了，我答應捐十萬元給你認爲值得捐獻的慈善機關。」

呂偉良用車子送余宗榮下山，回到棕樹酒店去，那時已是午夜了。

呂偉良再開車往「飛鏢俱樂部」，那兒的人客已經逐漸離去，只留下一些人在喝酒。

阿生已從呂偉良口中知道山頂那一個電話是一個陌生男子打來的，這次呂偉良回到俱樂部，是爲了調查那個人是誰。

本來每晚到俱樂部裏來玩的人很多，要逐一細查是不可能的事，但呂偉良覺得對方既然知道他姓呂，而自己的印象中又從未認識這個人，那麼，他很可能是從俱樂部的侍應生口中查出自己的姓氏來。

果然，呂偉良剛進來，還未坐好，就有一名侍應生很關心地走了過來，問道：「呂先生，你沒有什麼意外事情發生？」

呂偉良覺得他問得奇怪，笑道：「你以爲我會發生什麼事？」

俱樂部裏的侍應生十之八九都跟呂偉良師徒二人相熟，只是有時在衆多人客面前，不能表現得太過厚此薄彼而已。

那侍應生道：「今晚有個男子問及你的姓名和來歷，我只說你姓呂。」

「他是誰？」呂偉良反問道。

「他好像姓雷，來過幾次了。」

「是會員麼？」

「不！我看不是，是親屬之流。」

呂偉良知道這裏有例，非會員不招待的，但如果有正式會員携同前來，那就當作親屬招呼。

呂偉良又問道：「記得是誰帶他來的嗎？」

「我不大淸楚，總之，他跟一個很漂亮的女子在一起。」侍應生說道，「那女郎很健美，紅色的緊身T恤，白色的運動褲。」

「阿超，想辦法查查他是誰個會員的親友。」呂偉良說。

阿超就是那侍應生的名字，他知道呂偉良是個令人羡慕的俠盜，所以許多時都希望有機會替他師徒二人做一些事。

阿超說道：「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給你查來。」

呂偉良和阿生坐在酒水部喝着一些飲品，等候着阿超的消息。

阿超可能向其他侍應生查問，也可能向入口處的登記處調查。呂偉良和阿生跟這裏許多人都熟悉，他們當然也可以自己去查，但是阿超能够爲他們効勞當然最好不過了。

不久之後，阿超回來了。這時他已脫下了制服，原來他已下班了。

阿超在呂偉良身旁坐下來說：「我查過了，那位帶了姓雷的男子入來的會員，也是姓雷的，他叫雷佐庭。想起淸你底子的人，則叫雷克，那女子叫安妮達，在登記册上，他們是雷佐庭的弟弟和弟婦。」

呂偉良問道：「你可知道他們的住址或電話號碼？」

「呂先生，你也知道，來這裏玩的會員，只登記會員證的編號。」阿超又說，「如果你要查，可以去秘書處查，相信一定可以查到的，但是，這個時候，秘書處已經沒有人辦公了。」

呂偉良無可奈何，給了阿超一些錢作爲酬勞，阿超雖則堅持不要，結果還是放入口袋裏去。

師徒二人離開「飛鏢俱樂部」時，已是午夜過後。

那一晚，呂偉良整晚就給這件事煩擾着，那女人的美麗影子，那不速之客余宗榮的形象，以及那陌生的男子在電話中的聲音。這些東西整晚在他的腦海中盤桓，一個又一個疑問浮浮沉沉的，令到呂偉良失眠了大半晚。

× ×

余宗榮回到酒店裏的時候雖然已是午夜時份，他仍然打了一個電話給他妹妹余麗媚。

余麗媚和她的丈夫都已經入睡，還好電話分機就在床頭。

余麗娟知道是她的二哥打來的，立刻就問：「怎麼？你在什麼地方？二哥。」

余宗榮道：「我現在已經回到酒店。今晚我遇見了一件怪事，大嫂竟然在一家俱樂部裏出現。」

「你不是開玩笑吧？」余麗娟說，「大嫂如果仍然生存，她回來時爲什麼不找我們？」

「她改嫁了。」

「我不相信。」

「是眞的，明天我會想辦法查明這件事，你暫時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余宗榮又問：「過去一年來，你有沒有任何關於他們的消息？」

「沒有，一點也沒有。」余麗娟說：「如果有，天河一定最先知道，他當然會告訴我的。」

陳天河就是余麗娟的丈夫。他也是「五友公司」的股東之一。

余宗榮又問：「天河呢？」

「他睡了。」余麗娟說。

「明天中午，叫天河等我電話，我會在中區約他吃午飯。」

「好的，我叫他明天在辦公室等你電話吧。」

余宗榮剛把電話擱上，立刻又響了起來！

余宗榮拿起聽筒，是一個女子的聲音。他當然還以爲是他妹妹余麗娟有些說話未講完，但聽下去却令到他的精神爲之緊張不已！

「閣下可是余先生？」對方那女子問道。

「是的，你是誰？」余宗榮口裏這樣問，心裏已知道對方是他希望找到的人。

「我們在飛鏢俱樂部見過了。」

「原來你是利娜。」

「不！我是安達妮。」

「……」余宗榮無可奈何地說：「安妮達小姐，我可以單獨會見你嗎？」

「可以的，只要你依我說話去做。」

「好吧！你儘管說好了，我一定依你說話去做的，你說啊！」

「明天早上八時正，你開車到十字大道與楓林道交界處，你不要下車，但要準時。」

「好吧，那麼明天見！」

電話掛斷了，余宗榮仍然有點疑幻疑眞。他眞不敢相信那女子會打電話來找他，無論她是否眞是利娜，這也是一件令人驚奇不已的事。

爲什麼她會知道他住在這裏？

爲什麼她仍然否認自己是利娜，却又偏偏又要約會他？

余宗榮百思不得其解，他終於打電話給呂偉良。

呂偉良問他：「你有汽車嗎？」

「沒有，但我有駕駛執照，那是國際通用的。」余宗榮說：「我可以向朋友借用，就是今晚帶我去飛鏢俱樂部玩的那一位朋友。或者，明天我向酒店方面設法租用一輛也可以。」

呂偉良在電話中說道：「這約會你當然要去，據我估計，你可能被人跟蹤，所以人家都知道你的住處和電話號碼。」

余宗榮道：「這裏面會不會隱藏有什麼陰謀？」

「當然有可能，任何事情也應該向壞處想，比如他們故意引你出去對付你。」呂偉良又說：「另一個可能就是：他們軟禁你大嫂——假如那女子確實是你大嫂的話。於是她一有可乘之機，便設法與你取得連絡。這是從好的方面去想。」

「明天，你可以陪同我去嗎？」

「不！我剛巧有些事要辦。而且，對方只聲明見你一人，如果我亦在場，怕她中途退縮，那時你便會前功盡廢。」

余宗榮在迷惘中把電話掛斷了。

那一晚，他担心自己會失眠，而明天早上的約會又是那麼的重要，所以他通知酒店的侍役，明天早上七點正便叫醒他。另一方面又叫酒店方面代他租用一輛出租汽車備用。

翌日，未到七點鐘他已從夢中紥醒。

酒店方面代他租來的，是一輛黑色中型房車，性能還好。

當他開車到達目的地時，八時未够。但那兒剛好有個停車位，於是他把車子停了進去，一直在等待着：他一方面希望見到利娜，另一方面却又担心這是陷阱，說不定人家騙他出來，認眞地對付他！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將近八時正了。

行人道上人來人往，就是不見利娜的影子。余宗榮越來越相信這是一個陷阱，他心中在盤算着，只要見到打手們蜂湧而上，他就迅速把車子開走！決不會給對方有可乘之機。

因此，他的眼睛不斷留心車子四周的動靜。

呂偉良如果在着多好呢！——余宗榮心裏想：起碼他的機智與武功會給他一些信心，但現在，他只有一個人在忸怩中等待。

忽然之間，車旁出現了一個女人的影子，她——正是利娜。

余宗榮看見她神色匆匆的，急忙推開了車門，讓她上車。

她連車門也未關上，就說：「快開車吧！最好開往郊外！」

余宗榮明白她的心情，迅速把車子開往北郊。

車子開動之後，那女子的神色較爲安定下來了。她輕輕舒了一口氣，問道：「你說你有個大嫂叫利娜，與我一樣，是不是？」

余宗榮道：「是的，我以爲你已經承認了。」

「承認什麼？」

「承認你是我大嫂利娜。」

「不！坦白對你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身份。」她嫣然一笑，道：「你覺得奇怪嗎？」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要明白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我一直覺得我的丈夫雷克，對我不够坦白，他似乎隱瞞着一些什麼，而我自己的腦海中也有些印象非常模糊。」

「什麼印象？」

「就是我的丈夫似乎很斯文，樣子很像你，不似雷克那麼粗魯。」

余宗榮恍然大悟道：「你是不是受過某種打擊？我懷疑你的腦部受過創傷。」

「很有可能，所以我要找你。」

「那麼，你就是大嫂利娜了。」余宗榮又說：「一年前，大哥與你乘遊艇出海，遊艇爆炸，你和大哥都失了踪。」

「嗯……這麼說來，我可能眞的受過傷。」

「你自己可以回憶一下。」

「遊艇……爆炸，海水以及……我腦子裏的確有這種零零碎碎的印象。」

「你現在的丈夫是幹什麼的？」

「在我未確定自己的身份之前，我不想談及我現在的丈夫。」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你證明我就是余宗榮呢？」余宗榮想了想，立即從口袋中摸出他的護照來，遞過去給安妮達。

安妮達笑道：「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證明我身份的最佳文件。」

安妮達瞥了一眼，說道：「這有什麼用？即使我知道你是又有什麼用？我根本不知道我以前的身份到底是什麼人。」

余宗榮道：「你是我大嫂，我大嫂叫利娜，一年前，你與我大哥一同乘遊艇出海，遊艇突然發生爆炸了，你們都不知所踪。」

「哦！原來如此。」安妮達想了想，又問：「你大哥很有錢，是不？」

「你這樣問，又是什麼意思？」

「你先答了我，我們再談其他。」

「我大哥是經商的，算是有些錢。」

安妮達咬咬指頭，說道：「如果我承認我是你大嫂，會有些什麼好處？」

「如果你眞的是我大嫂，你會有許多好處起碼你有承繼他名下財產的權利。」

「這麼說來，我的確有重新考慮的必要。」

「考慮？考慮什麼？」

「考慮我就是你所說的利娜。」

余宗榮道：「你本來就是利娜。大嫂，請你聽我說吧，你極有可能受過傷，患上了失憶症。」

「你說得有點道理，雷克不讓我接近你，是担心我會給你提醒許多往事，然後逐漸記憶起一切，那時就要離開了他。」

「雷克是誰？」

「就是我現在的丈夫。」

「是不是在俱樂部裏，與你在一起的人？」

「是的。」

余宗榮又問：「昨晚你用什麼東西令我昏迷不醒？」

「我不知道，當時雷克在附近灌木林中躱藏着，他可能用悶香噴你。」

「好了，現在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讓我送你返家去吧！」

「我的家在什麼地方？」

「你和大哥本來住在半山區一幢洋樓其中一層的，但那兒一年來都空置着，你難道眞的一點也記不起來嗎？」

「我腦海中似乎沒有這種印象。」

余宗榮把車子繞回市區，說道：「讓我帶你去看看，希望藉此可以觸發你的記憶。」

在整個過程中，那女人不斷的回頭張望，她顯得很担心。

余宗榮也很留心她這張惶的神色，問道：「你怕有人跟踪我們嗎？」

「是的。」安妮達說，「雷克如果知道我偷偷來會你，他會對我不客氣。」

「你不要害怕，只要我有辦法證明你是我大嫂，我們就可以到警局裏去。」

「老實說，我不想報警。」

「爲什麼？」

「我很怕！」

余宗榮把車子開上半山，說道：「你沒有理由害怕的，是否你潛意識裏已經犯過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當時遊艇爆炸時，你是否留在遊艇之內？」

「你在懷疑我謀殺？」

余宗榮道：「不一定！例如，你可能在海中游泳。」

「最好你停車，把我放下來！」她生氣地說：「我本來就與此事無關，但你一定要我承認是你大嫂，現在却又懷疑我，到底你想怎麼樣？」

「好了，何必生氣呢？我只不過幫助你記憶起一些往事而已。」

余宗榮把車子停在一處大廈的入口處，看更人立刻過來問道：「先生，你要找誰？」

余宗榮說：「老伯，你忘記了嗎？前兩天我才來過，我是姓余的……」

「噢！是的，對不起！」看更人把攔住入口處的鐵門拉開，又說：「你是三樓D座余先生的弟弟，我差點兒忘記了。」

余宗榮說了一句「謝謝」，便把車子開進去。

大廈樓下是停車場，這時已是將近九時正，許多車子已被主人開去上班，因此有許多空位。

余宗榮下車，陪着安妮達登樓。一邊又問：「你可記得那個看更人？」

安妮達道：「一點兒印象也沒有。」

「這裏住客太多，看更人認不得你不出奇，但你應該記得他吧！」

電梯已升到三樓，余宗榮摸出門匙，把D座的大門開了。

未入門口，一陣發霉的氣味中人欲嘔，那是由於一年來沒有人住過，大門以及四周的門窗全都關閉着的緣故。

空氣不流通，屋內潮濕，一些物件亦告腐爛。

安妮達獃獃地呆立在門旁，四處打量着，不敢走進來！又像在尋思着。

余宗榮一邊把一些窗推開，一邊說道：「細心視察一下，這就是你和我大哥居住的地方了。」

安妮達慢慢地走了進來，不斷的四處張望。

客廳裏一張巨大的油畫，畫中人正是她自己！

她怔怔地看得出神，余宗榮走過來對她說：「你最喜愛的畫像，記得嗎？」

安妮達沒有答他，回頭往屋子裏四處走動。

屋內許多傢俬已用白布蓋上，安妮達一一將白布揭起，然後逐一細認，余宗榮很興奮，他亦步亦趨地跟住她移動，由客廳到飯廳，再由飯廳至睡房等處。每至一處她都逗留片刻。

當她在走廊上呆立的時候，余宗榮問

她：「有點兒印象嗎？」

安妮達說：「是的，我似乎在這地方居住過了。」她又指指一間房門，「那是不是儲物室？」

「是的，你一點也沒有記錯。」余宗榮高興得幾乎叫了起來：「大嫂！你眞的是我的大嫂！」

安妮達態度反而十分冷靜，她問：「爲什麼一直沒有人進來住？」

「他們一直等着你和大哥回來，現在你可以想想了，到底那天遊艇出海之後，是怎麼樣失事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人從海上把你救起？」

「我……」安妮達在痛苦中回憶，「我實在記不起來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余宗榮過去扶住她的手臂，把她拖返臥室中，指指牆壁上一幅結婚相——那正是余宗光與利娜的新婚照片之一。

「認得嗎？那新娘是你，新郎就是大哥！」余宗榮說。

安妮達對住照片呆呆地看得出神，她好一會兒沒有說話，淚水却自臉頰上淌了下來。

余宗榮站在她背後，看不見這種情形，又問道：「這裏本來住了三個人，除了你們夫婦之外，還有一個什麼人，你可還記得？」

「是不是女傭人？」

「對了。」

「我忘記了，什麼事都忘記得一乾二淨。」

「你會慢慢記起來的，我再帶你去看看其他地方吧！」

二人走出臥室，再到客房，工人房，浴室以及厨房等處觀看。

最後到了儲物室門前，她又呆立下來，怔怔地說道：「這間本來是嬰兒房，後來……」

「是的，我記起了，你曾經過一次小產，大哥在信中曾經告訴過我。」

「所以這間房後來用以堆積雜物。」

「你逐漸記起來了。」

「你……」安妮達忽然又回轉身來，盯住余宗榮：「你可是在美國做生意？」

「是的……」余宗榮興奮極了！

「你在舊金山開餐室，時時都有寫信回來問候我們！」

「一點也沒有錯。大嫂，現在你應該相信你就是利娜了。」

「可能是的。但是，我爲什麼會嫁給雷克呢？」

「那並不重要，反正你慢慢總會想起來的，重要的是當時遊艇爆炸的情形。」

「遊艇……海水……爆炸……印象很模糊，我好像……好像在海中受了傷，抓住了一個浮在海面上的救生圈，然後……我昏迷了過去，以後的事，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余宗榮說道：「以後的事必然就是：你被人救起，而把你救起來的，並非別人，正是你現在那位丈夫雷克。」

「嗯……也許正如你所說一樣。」安妮達又問：「時間距離現在有多久？」

「一年左右。」

「一年以來，這裏沒有人居住？」

「這是大哥自置的物業，我未回來之前，由公司管理。」

「什麼公司？」

「五友公司，大哥大部份的生意就在那裏。他們每月派人來看一次，代交差餉地稅等，一直等待着你們回來。」余宗榮又說：「由於你們遊艇失事後，當局一直找不到屍體，他們相信你仍然生存着，所以這裏也沒有人移動過。只是担心傢俬封塵變舊了，所以加上了白布而已。」

「這麼說來我可能眞的就是利娜。」

「面型，身裁，甚至眉角間的黑痣，完全是一模一樣的，照計，沒有錯得去那裏。」

安妮達正想說什麼，突然有人開門——大門外有人用門匙開鎖的聲音。

二人呆了一呆！

門開了，走進一個男人！

當三個人面面相對時，那男人想招呼余宗榮，却給余宗榮止住了！

余宗榮道：「利娜，認得他是誰？」

安妮達苦思片刻，又搖搖頭。

「你再想一想吧！你一定可以記起來的。」余宗榮說。

「我似乎見過他，但我無法記得他是誰。」安達妮瞪住那個男人說。

余宗榮走了過去，對那男人說道：「她果然沒有死去，只是患了失憶症，可能受了傷。」

「什麼時候發現她的？」那男人問。

「昨晚。」余宗榮說，「昨晚我打過電話去你家裏，我告訴過麗娟了。」

原來這男人正是余宗榮的妹夫陳天河——余麗娟的丈夫，也就是余宗光的生意上合夥人之一。

陳天河說：「我正是聽到麗娟告訴我，所以我才來這裏看看。」

余宗榮道：「你來得正好，我們正須要找你，等會兒我們一起返回五友公司去，向其他股東宣布這件事。」

陳天河問道：「大哥有消息嗎？」

「沒有。」余宗榮又說：「不過，利娜是大哥的當然繼承人，她可以要求其他股東批准，讓大哥一份退出五友公司。」

陳天河不高興地說：「宗榮，你最有興趣的事，似乎就是大哥那一份財產。其實我也不妨告訴你，除非有辦法證明大哥已不在人世，利娜才有權提出這要求，否則，必須由大哥提出。」

「那就是說：如果一天沒有辦法證明大哥死亡，五友公司的全部資產便由你們四個股東共享，是不？」余宗榮的語氣也變得沉重了。

陳天河毫不考慮地說：「五友公司當初成立時，我們五個人曾在律師樓簽字的，這可不是我你二人的事！」

「好吧！那麼，我就請個律師去跟你們四個大股東談談，看看是否大嫂活生生的在這裏，也無權過問她丈夫名下的財產！」余宗榮生氣地說。

陳天河苦笑一下，道：「我明白了！你此番回來，主要目的是看看大哥名下有多少財產，而不是爲了證實大哥大嫂是否尚在人間。」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自己想想吧！」

陳天河說完就退了出去，「嘭」的一聲，重重地把大門關上了。

余宗榮想衝出去，給安妮達叫住：「請你等一等！」然後她又走到跟前說：「現在我似乎逐漸明白了，你找我的目的，已經非常明顯！」

余宗榮連忙解釋道：「大嫂，你別誤會，我只是不喜歡他們的態度，我自己也有錢，我不會覬覦大哥那份家財的。」

安達妮說道：「如果你們要把我變成核心人物，那我寧願做我的雷克太太。」

「但事實上你是利娜啊！」

安妮達忽然格格地大笑起來！

余宗榮問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太天眞了。」安妮達說，「我本來就不是利娜，不過你既然說你大哥這麼富有，我見有利可圖，又何妨冒充一下！但是，現在我知道原來內情如此複雜，我才不會被你利用。」

安妮達說完就要走，給余宗榮一手拉住：「利娜，聽我說吧！我不是那種人，你別誤會！只要你和我好好地合作，我保證你有很大的好處，我一方面要爲你爭取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調查大哥的眞正死因。相信我吧！利娜。」

安妮達推開他的手，說道：「爲我爭取合法利益？眞動聽啊！以其說爲我，倒不如坦坦白白的說，爲了你自己吧！」

「你完全誤解我了……」

「不管怎樣，鬧劇演到這裏，總算告一段落了。」安妮達又說：「以後，請你不要再騷擾我！」

余宗榮看見她又要走，忙着衝前把手一攔，說道：「聽我說！你只要跟我去見律師，一切麻煩都不會有的。因爲你本來就是合法的承繼人啊！」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我根本就不是利娜呢？」

「你是的，你是利娜！」

「你怎麼可以强迫我承認？」

「剛才你已能回憶起一切！」

「傻瓜，所謂『回憶起一切』，其實都是你告訴我的，要不是你說遊艇爆炸，我又怎會演得那麼精彩呢？」

余宗榮呆了一呆，說道：「但是，這間屋子裏的情形……」

「對於這間屋，我一點也不熟習，但無可否認，我的外型，的確很像你大嫂利娜，所以我當初進來時，看見那幅油畫像，眞的呆了一陣。我幾乎不敢相信，這世界上竟會有人相似到這個程度。」

「是的，外型相似不奇，奇在左眉角上那一顆黑痣……」

「這只能怪上帝造物弄人，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酷肖到這個程度。」

「好了，現在就當你是安妮達吧！」余宗榮又說：「安妮達，如果我要求你冒充我大嫂一個時期，你要什麼代價？」

「你終於承認你的眞正企圖了？」

「我本來不承認的，但你迫我這樣。姑勿論怎樣，我也不希望大哥一生的努力成果，落入一班猪朋狗友的手上。」

「爲什麼你不坦白一點說，那份財產太過令人神往呢！」安妮達說，「告訴你吧！冒充別人是犯法的，無論你出多大的代價，我也不會答允你！」

「……」余宗榮呆在一旁！

他目瞪瞪地，看着安妮達離開了那間屋。

安妮達走了，門只是虛掩着。

余宗榮還沒有決定應該怎樣做，大門又給人推開，但進來的不是安妮達，也不是他的妹夫陳天河，而是呂偉良。

他不知道師徒二人一直在外監視，所以目光中充滿了疑問。

呂偉良走進來就問：「她可是你的大嫂利娜？」

「是的，她絕對是利娜！」余宗榮肯定地說，又指指那幅油畫以及櫃枱上擺放的照片，道：「你看看吧，世界上不可能有人相似到這個程度的。」

「但是，她爲什麼要走？」

「她怕麻煩。我要她跟我到五友公司去，對其他四個股東說，大哥一份要退出，她以爲我貪錢，其實我不想他們坐享其成。」

「剛才來過的那個男人又是誰？」

「是我妹夫陳天河。」

「他似乎很生氣。」

「當然，我要調查大哥的眞正死因，又要求大哥的資金退出五友公司，處處都對他們不利，所以連親戚也做不成了。」

呂偉良道：「我眞不明白，你這次由外國回來，到底爲什麼？」

「也許你也在誤會，我的目的並非在乎大哥的遺產。但是，萬一五友公司一旦結束業務，大哥那一份資本便會化爲烏有，呂先生，你也知道這是個什麼世界，人們見了錢便可以忘了一切，一個十分簡單的數字，一百元如果由五個人分，每個人只可以分得二十元，是不？但是，一百元如果由四個人分，每個人便可以多分得五元了。」

「我以爲目前你無須理會五友公司，只要查出令兄的死因，一切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問題却是：我既無法證實大哥是否已經死亡，更加聽到了我妹妹在談話中露出了口風，那就是五友公司準備結束業務了。」

呂偉良說：「五友公司是正式註册爲有限公司的嗎？」

「是的，年來賺了大錢。」

「那麼，即使一旦結束業務，你大哥一份仍可請律師出面，將它保留下來，因爲你大哥是五個股東之一啊！」

「但是，如果他們存心欺騙，虧本的賬目絕對可以僞造出來的。」

「那當然啊！不過，假定他們存心欺騙，目前也有了全部計劃，相信你用大嫂去出頭，也是無濟於事。」

「……」余宗榮怔怔地呆在一旁，頹然嘆了一口氣：「我不該讓她離去！」

「你是說安妮達嗎？」

「是的。你怎麼知道她叫安妮達？」

「我還知道她現在的丈夫叫雷克。」

呂偉良又說：「其實，你打電話給我，說她突然要見你，這已經顯得不尋常了。」

「你以爲她可能欺騙我嗎？」

「極有可能。不怕對你坦白說，昨天晚上我在山頂餐室接聽的電話，不是我朋友打來的，是安妮達的丈夫雷克。」



「他對你說些什麼？」

「他警告我不要接近你，又指你神經有毛病。當然，主要是不許你接近他的妻子安妮達。」呂偉良道：「後來，我從俱樂部裏面，查出了他們的一些來龍去脈，想不到安妮達會偷偷來會你。」

「我神經有毛病？」余宗榮苦笑一下，道：「如果我不正常，根本就不會回來調查大哥和大嫂的事。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眞的是連我自己也沒了主意。」

呂偉良道：「你似乎說過，你朋友示意你來找我，是不？」

「是的，但是那位朋友對你並不熟悉，他只知道你爲人富有正義感，而且肯帮助別人。」

「我相信你的朋友一定忘記了告訴你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那就是：我要插手的事，一定要理到底，直至找到眞正的答案爲止。」

「那好極了！……」

「所以，剛才我表面上在電話中推了你的約，實則一直跟蹤你到這裏。」

「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第一，如果我和你在一起，安妮達可能半途退縮。第二，你的來龍去脈我還未清楚。不怕對你說，我一生人最憎恨就是被人利用。」

「那也難怪！」余宗榮道：「我們第一次認識，我對你也未交代得清楚。不過，現在我也不妨坦白對你說，事到如今，即使你不帮我，我也要幹到底了。」

「你打算怎樣做？」

「我還沒有想到。」

余宗榮說着，步出了大門，把大門鎖好之後，與呂偉良一齊離去。

到了樓下，阿生的車子停在屋外路邊，但他沒有把車子開過去，直至余宗榮開車走了，呂偉良才回到他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本來叫阿生負責跟踪安妮達的，想不到他仍然留在那裏，因此呂偉良問道：「安妮達到了什麼地方去？」

阿生道：「她進了附近一家餐室，所以我才回來這裏等你。怎麼，余宗榮那傢伙怎麼樣了？」

「他咬死安妮達就是他六嫂，屋內也有利娜的照片，果然是跟安妮達長得一模一樣，這件事看來確實有些奇怪。」呂偉良又問：「你找到了辛尼沒有？」

「找過了。他已經答允代查，一有結果就打電話給我們。」

「好吧！現在我們到那家餐室去，看看安妮達約了什麼人。」

阿生把車子開到附近一處餐室門前，停了下來，讓呂偉良下車入內。

但是，呂偉良找遍全間餐室，也見不到安妮達的影子。

呂偉良知道阿生上了安妮達的當，顯然是人家已經知道被釘梢，存心擺脫他，但阿生却以爲她既然進了餐室，起碼也會逗留一段時間。

回到汽車裏，剛好辛尼有電話來。

呂偉良的汽車裏裝有無綫電話，辛尼就是夏維探長的好助手，他也是師徒二人的好朋友。所以，呂偉良有事求到他，辛尼必盡力而爲，何況，呂偉良所作所爲必是有利於市民大衆的，辛尼更加義不容辭了。

辛尼在電話中說：「我從入境旅客登記處查過了，余宗榮來自美國舊金山，是一位美籍華人，過去亦經常來此探望兄長。我所知道的暫時就是這麼多。」

阿生說道：「謝謝你，辛尼。」

辛尼掛了綫，呂偉良把安妮達無影無踪的事說出，阿生面上紅了一陣。他跟了呂偉良不少日子，過去很少這麼大意的。

呂偉良只叫他把車子開走，什麼都沒有說。

神經瓦斯　神秘失踪

以下一段是一家外國通訊社的消息：

（檀香山二十日電）颱風「西勒斯蒂」冲擊起四十五呎巨浪，今日又以時速一百五十哩的風力，吹襲儲藏了一萬三千噸「神經氣」和「芥子氣」的珊瑚礁——莊士頓島。

無人敢留在中太平洋美國毒氣軍械庫處，以報告有關風暴的消息。全部五百八十人經已撤離，理由是「留在該島實在是太危險的一回事」。

國家氣象局宣稱：烈風和巨浪將會摧毀島上的樹木和一切標誌，同時將會引起建築物十分嚴重的損壞，許多屋瓦被揭起，玻璃破裂，造成空前的破壞。

颱風「西勒斯蒂」繼續吸襲北方，同時熱帶風暴「戴安娜」亦猛烈吹襲夏威夷島附近的太平洋。民防隊人員開始在暴風掠過的大島上清理。

氣象台發言人稱：莊士頓島的巨浪情形，將會引起島上土地有巨大海浪的侵蝕，由於水災和浪的冲擊，海岸附近的建築物將受重大損失。

珊瑚礁的大部份均高出水平綫六至十呎，氣象台人員稱：如此地勢將會被洪水泛濫至島內六英哩。

開始時，空軍稱不會撤離，因爲該處設備極佳。但當颱風風力加强後，那些領導階層的官員，便迫得改變初衷。

空軍方面又說：在撤退時，將以最高安全措施來保衞所有軍需品和裝備。

一架偵察機曾派往該島，以决定如何撤退。若果跑道不能使用時，島上人員將乘船離去。該島由軍方控制，並無商業性班機。最高機密的設備是完全保密的，甚至新聞採訪員亦不准入內。但知道有一種毒氣藏在大砲彈內。

當初毒氣由冲繩島運來時，陸軍發言人說：該批毒氣將會埋藏在坭土掩蓋的鋼管裏。

但軍部發言人不肯說出該鋼管位於何處，深度和海拔若干。

該種毒氣性質一直保密，由冲繩島撤出以至運到莊士頓島，沿途不准有人留下觀看，名爲安全計，實則與高度保密有關。……

×　　　　×

以上一則消息曾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如所周知，自從美國答允歸還冲繩島給日本時，最頭痛的事就是如何把島上儲存的毒氣撤走。

當時日本本國以及冲繩島本島的人都大舉反對島上有毒氣存放，美國政府既然要把冲繩歸還，毒氣當然不會留下。

其實提到毒氣，的確「係人都怕」，但身爲自由陣綫盟主的美國，爲了維持軍事上的平衡均勢，却又不能一舉將這一類「武器」完全消滅。但儲存在什麼地方呢？尼克遜政府非常頭痛。

他們曾一度考慮過撤至關島或阿拉斯加等處，令到該等地方的居民咆哮不已。美國是個民主國家，既然當地居民大力反對，他們也只好另想辦法；最後才决定藏在莊士頓島。

本來那兒是個理想的毒氣儲藏所，四周涉水，孤零零的位於太平洋上，又易於防守，無奈就是爲了上述一場颱風，一宗意外事件在神不知鬼不覺中發生了。

風災過後，當軍部人員回到該島之後才發現有人來過。

他們認爲妥善的辦法也有漏洞，充電的鐵絲網，不知怎的，竟然被人剪了一個大洞。後來才知道風力太勁，以至電機毀壞而停電。

電力的停頓，令到重重防衞均被人有機可乘，結果，一些毒氣宣告失踪。

這件事令到五角大廈震驚不已，但一直未有公開宣佈。

毒氣已有多少被人搬離島上？是屬於那一類毒氣？一直沒有人知道，只有島上和國防部裏一班高級人員才心中有數。其實失去的正是最可怖的「神經瓦斯」。

國防部不敢公佈此事，主要是担心會引起世界性的反應，也是面子關係。

到底下手的是何方神聖？至今國防部情報局的密探，與「ＦＢＩ」人員仍在明查暗訪之中。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件事不會是蘇俄或其他國家的特工做的，因爲如果是他們做的，情況會更壞，而且不會作「限度」的盜竊，可能是大舉破壞，或者悉數全部搬走。

事情至今仍在保密階段，但聯邦密探已被派至自由世界的每一角落。他們奉命不惜任何代價，將失去的「神經瓦斯」尋回，否則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但是，經過數日來的偵查，竟然毫無結果。一向神出鬼沒，屢建奇功的聯邦密探，這一回，竟變成了老鼠拉龜，無處下手。

一小組聯邦密探被派至某地，並非因爲他們接獲任何消息，只因爲那兒素有「冒險家樂園」之稱而已。

該處警方破案向來主要靠綫人，這回聯邦密探也出高價偵查有關消息，無奈「地頭虫」的綫人眼巴巴看見一大叠一大叠的美鈔，也沒有本領去賺。

正當該批密探帶着心灰意冷的心情，準備轉往東京與另一組密探會合之際，一件突如其來的命案令到他們留下來。

有個女人被發現倒斃在一間酒家的洗手間裏。根據驗屍官的初步報告，她是死於一種帶有劇毒的瓦斯——也就是有毒的氣體。

聯邦密探透過高級警官的介紹，正在殮房裏與驗屍官討論死者的死因。

與此同時，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也在探長辦公室裏會見夏維。阿生則在入內後被辛尼拉到餐室去了。

呂偉良對夏維探長說：「我分不出這次是我來探訪你呢還是你叫人請我來？」

夏維探長說道：「就當我請你來吧。告訴我，今天為什麼會出現在『食為先酒家』？」

呂偉良苦笑道：「還好你够客氣，否則我真不想回答你。那是公共場所，又不是禁地，誰不可以上去吃東西？」

「但是，奇怪的是你去過的地方，似乎必有事情發生。」夏維又說：「而且，那是一件十分神秘的死亡事件。」

「坦白說，今天即使不請我，我也會找着你來問問，到底那女子是如何死去的？」呂偉良道。

夏維說：「你別扯歪了，先告訴我，你為什麼要到那兒去？」

呂偉良道：「我到那兒去吃東西。」

「不！我知道你當時曾企圖跟踪一個女人；那女人到底是誰？告訴我吧！」

「誰說的？」

「酒家內一名侍者。他說，你當時曾買通一名女侍應生，叫她進入女子洗手間，目的是偵查一個美麗女郎的下落。怎麼，你担心那女郎會由洗手間的通風窗逃去嗎？」

呂偉良苦笑道：「是的，眞是給你猜中了。我要追踪的神秘女郎，在進入食為先酒家之後，一度失踪，後來我看見她進入女子洗手間，我担心她由通風窗逃脫，所以叫一名女侍應生入去看看。結果，她還是安然逃脫了。」

「她到底是誰？」

「我也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要追踪她？」

「因為我失去了一個錢包，有理由懷疑是她扒去的，但却沒有證據，更無權力將她搜身，只好跟踪她然後再想辦法。」

夏維忍不住笑了起來：「你這老師爸也會給人扒去了錢包？我才不相信！」

「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正是信不信由你！」

這時候，探長辦公桌上的一具電話響了起來。

夏維接聽，是辛尼由餐室搭來的，他向探長報告阿生剛才向他所說的口供。夏維聽了之後，竟然發覺兩師徒不約而同，口供全是一樣，他也就無可奈何了。

其實，師徒二人入來之前，早已猜到了探長要問一些什麼。

說穿了，當日他們要跟踪的神秘女郎，正是安妮達，連日來師徒二人與余宗榮一直在四處訪尋這問題人物的下落。那天竟然給師徒二人在街道上見到她的芳踪。

安妮達後來匆匆走進了食為先酒家，師徒二人也跟了入來，無奈當時人頭湧湧，場面又大，一下子竟然失去了安妮達之所在。

最後呂偉良似覺她進入了女子洗手間，碍於他和阿生都是男人，所以呂偉良才會給錢一名女侍應生，告訴她關於安妮達的身裁，髮型和衣飾等等，叫她留心那女子的動態。

可是，女侍應生後來回報呂偉良，他所說的女子並不在女子洗手間裏。

至於洗手間內的通風窗，都鑲上了鐵枝，照理不可能由那兒逃去的。呂偉良以為自己可能眼花看錯了，只好與阿生繼續在酒家裏分頭找尋。

可是，他們還未找到安妮達，女子洗手間裏就傳出發生了命案。

師徒二人都是男人，當然不能入去看個明白，但事後却知道死者是誰。

據說死者就是余麗媚。

當時呂偉良就曾經對阿生說：「余麗媚這名字似乎在那兒聽過了。」

「姓余的，會不會是余宗榮的妹妹？」當時阿生這樣回答呂偉良。

呂偉良終於想起了，對他提及「余麗媚」這名字的，的確就是余宗榮。

余麗媚的身份很快就給警方查出，於是她的丈夫陳天河，以及她的二哥余宗榮，均先後被警方找到。這時候余宗榮正被一名探員帶到探長辦公室來。

余宗榮看見呂偉良也在着，不由得呆了一陣！

呂偉良本來不想跟余宗榮打招呼的，但他已經首先用驚奇的口吻「咦」的一聲，瞪住呂偉良說道：「呂先生，怎麼你也在這裏？」

呂偉良知道無可隱瞞唯有苦笑一下。

夏維不知道阿生曾致電辛尼，拜託他代查余宗榮是否眞的來自美國的事，所以看見呂偉良的尷尬表情，也禁不住問：「你們怎麼也認識？」

余宗榮在這一刹那間，看見呂偉良的表情也知道自己口太快了，可惜已來不及收回。

後來他只好說：「誰不知道呂先生是本市一位大俠士？我們是在飛鏢俱樂部裏認識的。」

夏維道：「令妹不幸身亡的消息，你可知道？」

「剛才一位探目對我說過了。」余宗榮反問道：「抓到了兇手嗎？」

「還沒有。」夏維問道：「最近你有沒有見過令妹余麗媚？」

「有。大約是前兩天中午時份，我們約好在一間酒家吃午飯。」

「你們談過一些什麼？」

「都是家事。」

夏維說道：「你剛才問我有沒有抓到兇手，這是什麼意思？」

「警探先生說，她是死於毒氣，那麼，當然是被人謀殺的。既是謀殺，必有兇手！」

夏維探長冷冷地道：「我想提醒你一件事，很久以前，有一位紅透半邊天的明星，跟丈夫鬧吵一場之後，也是死於一種有毒的氣體，那就是煤氣，但她却是死於自殺。」

「不過，我相信我妹妹，並非死於自殺。」

「那你不妨將當日你們兄妹茶叙中交談的內容說了出來，可能會對本案有些帮助。」

余宗榮想了想，說道：「麗媚當日曾對我談及他們夫婦間近日吵架的事。」

夏維探長插嘴問道：「你妹夫可是陳天河？」

「是的，正是他。」余宗榮又說：「據她表示，她懷疑陳天河在外面有了另外一個女人。她很傷心，我勸慰過她。」

余宗榮深思熟慮地想了一會兒，才又說道：「坦白的說，我對陳天河沒有好印象。但剛才一番話都是我妹妹親口講的，一些也不假，我可以發誓。」

夏維探長向一名探目示意，於是余宗榮被人帶到隣室去。

夏維回頭又問呂偉良道：「剛才你和他眉來眼去，大概你已知道那傢伙的底子了。」

「不怕坦白對你說，他是美籍華僑，此番結束生意回來，是要偵查他大哥年前遊艇爆炸的眞正原因。」呂偉良斬釘截鐵地說：「他託我代查一切，我本來就沒有興趣，但現在却勢成騎虎。告訴你，探長，剛才我所講的女扒手叫安妮達，她的樣子與余宗光的妻子，也就是剛才那個余宗榮的大嫂，長相一模一樣。」

夏維探長恍然大悟，道：「那我明白了！你跟踪她正是由於余宗榮的拜託，並非眞的被人扒去了錢包，是不？」

呂偉良苦笑一下。

夏維又說：「其實事到如今，你必須澈底和我合作，然後才有好的結果。何況這是一宗命案，你更加不能隱瞞事實。」

呂偉良還未答話，一名探員又把陳天河帶了入來。

陳天河未見過呂偉良，還以為他是警方的人。這也難怪，如果不是警方人員，他又怎可以留在探長的身邊，看着探長問口供？他當然更不知道呂偉良與夏維探長之間是一對「化敵為友」的好朋友。

呂偉良看得陳天河面色蒼白，神色不安。

夏維探長照例作了一番警誡之後，問道：「你是不是余麗媚的丈夫陳天河？」

「是的。」陳天河答了。

「今天，你什麼時候見過你妻子？」

「早上八時左右。」

「你是五友公司的股東嗎？」

「是的，我在五友公司是一位受薪董事。」

夏維探長又問：「你通常習慣，是什麼時候到辦公處去上班的？」

「朝九晚五，與其他職員一樣。如果有事，可能遲到早退。」

「那麼，你何必八時就離家？」

「探長，你也知道本市車多路少，交通擠迫不堪，如果我不早點出門，可能趕不及九時到達辦公室。」

「這麼說來，你的確是一位盡忠職守的受薪董事。」夏維又說道：「我想知道你跟太太的感情如何。你可以談談嗎？」

陳天河說：「探長先生，你也知道我太太突然死得不明不白的，現在你竟然問及這些私生活，會不會太過一點呢？」

夏維探長道：「你可以不回答，但據我們調查所得，知道你最近跟你太太鬧得很不愉快，這件事大概不會是假的吧？」

「是的，我們甚至吵過架，但是，我始終是愛我妻子的。可惜女人心眼窄，我在外面應酬，有時難免放蕩一些，她就老是喜歡聽人唆擺！」

夏維正想問下去，一名助手入來說：「有一位律師要求把陳天河保釋出去。」

夏維有點不高興，瞪住陳天河問：「是不是你的律師？」

陳天河道：「是的，探長，在我被帶到這兒之前，我叫我秘書打電話通知我的律師。」

夏維想了想，說道：「其實你是多此一舉，只因為死者是你妻子，我們才找你來談談，此後還要找你的；但你却沒有被逮捕。」

夏維示意一名探員把他帶出去。

呂偉良笑道：「探長先生，你在法律面前表現得非常出色啊！」

夏維說：「這叫做『欲擒先縱』，我當然不會放過他的！」

呂偉良又問：「毒死余麗媚的毒氣，是來自什麼地方的？」

「猜猜看！」

「當然不可能是煤氣洩漏，因為當時女子洗手間內，還有其他女顧客，要是煤氣喉出了毛病的話，其他人也會一併遭毒殺！」

「是的，毒氣並非來自煤氣喉，而是來自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呂偉良怔了一怔，「到底是什麼武器？」

「一支女人用的唇膏。」

呂偉良恍然道：「原來是毒唇膏。」

「不！」夏維解釋道：「唇膏是沒有毒的，只是毒氣藏在唇膏之內，死者可能也不知道這巧妙的偽裝製作。」

「你的意思是：可能有人偷偷把偽裝的唇膏，放入死者手袋中去。是不？」

「正是這樣。」夏維說道：「死者在洗手時，要用唇膏，豈料毒氣就在不知不覺間洩出，死者就此中計。」

「你找到了那支唇膏筒嗎？」

「當然，否則，我又怎會知道？」夏維又說道：「那製作非常精巧，我已交到我們警方的化驗室去。如果我推測不錯，把那殺人兇器放入去的，必然是陳天河無疑。」

「你怎想到是陳天河？」

「他是死者丈夫，自然知道死者用慣了何種牌子的唇膏。同時亦只有他才最易接近死者，因為他是她丈夫啊！」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奇怪！怎麼你完全沒有懷疑到死者的兄弟余宗榮呢？」

「我們查過了，余宗榮跟他妹妹的感情不錯，就是不大喜歡他妹夫。」

「但殺人是要講動機的。」

「陳天河殺人的動機就是謀財害命，因為他妻子一死，他可以名正言順地續弦，他的情婦可以順理成章地入宮。同時他也可以公然承受其妻名下的遺產。這些動機還不够嗎？」

呂偉良沉思片刻，看看腕表，道：「我想走了，你還有什麼要問嗎？」

「暫時沒有了。」夏維說道：「不過，我希望你以後別再對我說謊！」

呂偉良笑了笑！

他拄杖走出探長室，阿生已在會客室那邊等他。

師徒二人步出警局，却沒有立卽離去。他們坐在汽車中等，希望可以等到余宗榮由裏面出來。但是等了半晌還不見人面

，阿生唯有把車子開走！

阿生道：「你覺得余宗榮那傢伙靠得住嗎？師父。」

「很難說。」呂偉良道，「現在這世界的人心變了，兒子也可以謀殺父親，試問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發生？」

「那麼，我們何不到余宗榮的酒店房間去搜索一下？」

「你懷疑一些什麼？」

「剛才在警局裏的時候，辛尼除了套取我的口供之外，還在無意間透露了一件事。這件事雖然未必與此事有關，但我認爲來自美國的余宗榮仍有可疑的地方。」

「辛尼說過一些什麼？」

阿生道：「辛尼說，有一小組聯邦密探來自美國，他們加入偵查此事。」

「FBI？」

「是的。就是著名的FBI。」

「奇怪！他們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彼此同是來自美國，所以我有理由懷疑余宗榮的來歷。」

呂偉良感到迷惑。他一直默默地在分析此事，包括兄弟奪產，以及更廣泛的國際糾紛在內，但始終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阿生把車子開到棕樹酒店門外，停在路旁一棵棕樹之下。

呂偉良想得出了神，幾乎忘却阿生剛才講過了一些什麼。

阿生說：「讓我上去看看好嗎？」

呂偉良懶得走動，他明知余宗榮仍在警局中，反正他腦海中的問題又未解決，所以便任得阿生自己去偵查。他則獨自留在車子裏，繼續思索着各方面的關鍵！

阿生上到六樓，管房的剛好跑開了。他覺得機會難逢，立刻拐進走廊，走向六零六號房。

房門當然是鎖上了的，阿生施展開鎖絕技，門立即應手而開。

阿生担心引起侍役的疑心。迅速把房門掩上，正想伸手去摸掣，突然有人喝住他：「不要動！把手舉高！」

阿生心裏一凛，一時之間也想不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房間四周落下了簾子，雖在日間也如在黑夜裏。阿生既然看不清形勢，又不知對方是誰，他只好乖乖的舉高了雙手。

這裏的情形有如電影院，久處其中的人，由於視覺上習慣了，自然佔了上風。阿生剛剛入來的，幾乎什麼都看不見。

背後那人問道：「你就是來自美國的余宗榮了，是不？」

阿生只「嗯」了一聲。

那人又說：「你爲什麼將餐室的業務結束，回到這裏來？」

「這與你何關？」

「當然大有關係。」

阿生又問：「你是什麼人？」

「我等會兒再告訴你，現在你必須聽我的吩咐，乖乖的跟我離開這裏。」

阿生道：「離開這裏？你要我到什麼地方去？」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的。」

那人說着，把房門拉開，露出了一條裂縫，房外走廊上見不到有人。

阿生無法肯定房內有多少個人，如果就只有這麼一個，他現在就可以動手反抗，而且佔上風的機會率極高。但是，萬一有另一名槍手在着，他背後就可能被子彈開個孔！

阿生被他的師父呂偉良責備得太多了，呂偉良時時罵他不够忍耐，所以這一次他決心要學得冷靜一些靜觀事態的發展。

那人警告他：「等會兒我們一齊出去，但我口袋中的手槍仍然以你作爲目標；因此，你休想整古造怪藉以引起侍役的注意。除非你不想活下去，否則你必須合作。明白嗎？」

「明白了。」阿生說。

於是有人推阿生出去，房門外鬼影也不見一個。

那人走得較後一些，手放在口袋裏，阿生相信他手中有槍。

房門清清楚楚關上了，不見有第二名槍手出現。也就是說，對方只有一個人。

一對一，阿生無論何時何地也不怕，即使對方有槍在手，但有利的環境對阿生來說，足以抵消一切；何況，他還有極其敏捷的身手呢！

不過，阿生這時却又改變了初衷，他決定貼貼服服的跟對方合作到底，因爲他希望知道對方到底是何方神聖。

阿生心裏想：只要知道對方的來歷，說不定還可以知道余宗榮的眞正身份，那時更可能揭開余宗光等人遊艇爆炸之謎亦未可料。

因此，阿生馴如羔羊地，走到電梯門口，那男子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步步爲營地監視着。忽然有人走過來問道：「兩位，請問你們找誰？」

阿生還未開口答話，那男子已搶先答道：「我們是來找個朋友的，他剛好出去了……」

那侍役正想問下去，電梯已到了，二人走了進去，不再理會他。

那侍役感到事情有點不大對勁，立刻向領班報告，然後掛一個內線電話到樓下去，希望及時截住那兩個可疑人物問個明白。

尤其是這個時候，盜賊如毛，他們担心剛才那兩個人可能是白撞之流。

但是，樓下的回答是：那兩個人剛由電梯下來之後，已經離去了。

聽電話的人這時也覺得剛才那兩個人行色匆匆，確有可疑之處，立即示意門警追去兜截；可是，一輛候在路旁的車子已經開動！

門警高聲喝叫，但車子裏的人却沒有理會他，反而加速開去！

也是全靠門警的撲出高叫，否則那邊路旁的呂偉良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爲這時他正在苦苦思索着一些問題。

呂偉良被門警的叫聲驚醒之後，立即發覺一輛停在對面馬路邊的汽車已經開出，車子迅速在他身旁一掠而過；在這一剎那間，呂偉良竟然發覺阿生亦在車內，這一驚非同小可。

呂偉良不假思索，立刻把車子掉頭，卸尾直追。

但是，棕樹道的交通相當繁忙，加上車多路擠，儘着阿生的車子到底行先一步，距離也就越拉越遠，轉眼已失所踪。

阿生這時則在那陌生人的手鎗指嚇下，噤若寒蟬，當阿生被人押登這汽車後，汽車立即就開動。因此阿生連通知呂偉良的時間也沒有。

現在那持鎗的男子稍爲鬆弛下來了，但是那支實彈手鎗始終抵住阿生的腰部。

阿生在沉悶氣氛中故意問道：「你們到底要把我帶到那兒去？」

那持鎗大漢道：「其實你心裏也該明白了。」

阿生莫明其妙地說：「我一點也不明白。」

「那麼你不久之後就會明白了。」那大漢又把一條黑布交給阿生。「你自己綁上雙眼吧！千萬別存心偷看，否則我會殺你。」

阿生把黑布綁上，他自問什麼也看不見了，現在只希望呂偉良能從後趕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呂偉良不明白他深入虎穴的企圖，那時又會中途而廢，變成白費心機。

汽車轉彎抹角地開行着，最後停了下來，但阿生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他只知道被人帶進一間屋子裏，屋內好像還有一些人似的。

阿生幪眼的布拉開了，他發覺那是一間貨倉模樣的地方。

持鎗大漢對一名中年男子說道：「我已把余宗榮抓來了。」

那中年人面色陡然一變，沉聲說道：「你說什麼？他……他就是余宗榮？」

「是的。」那持鎗大漢道：「我們在他的酒店房間裏搜索時，他突然回來了，所以……」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飛來巨靈之掌，「拍」的一聲，中年男子一掌劈向持鎗大漢的面頰上，在場的人無不驚呆！

當然，最吃驚的還是阿生。

中年男子步向阿生面前，問道：「你可是余宗榮？」

阿生機靈地說：「我沒有說我是姓余的，我根本不知道你們要幹什麼。」

那被摑了一掌的鎗手撫着面頰道：「你明明承認自己就是余宗榮，怎麼又反口不認？」

阿生道：「是你糊塗，見人就抓，我在鎗尖之下根本連解釋的機會也沒有。」

鎗手又要辯駁，但給中年男子喝斥住了。他含怒發出了命令：「快把他送走！余宗榮不是這麼年青的，你眞糊塗！」

鎗手無可奈何，說道：「這個時候把他送走，對我們可能有危險！」

中年男子不高興地說：「爲什麼？」

「因爲我押他上車時，已被發覺，但我們逃得快，酒店的人追不上！」鎗手又說：「現在把他放走，他可能報警……」

阿生立即說：「不！你放心吧！我不會管你們這些閒事的。」

中年男子想了想，似乎覺得鎗手的說話較有道理，於是示意二名大漢，把阿生押了進去！

阿生被囚禁在一個巨大的木箱之內，木箱後面只有數個小孔可以透氣，看來眞像一條狗被人困在狗屋裏面一樣。

阿生無可奈何，唯有暗自叫苦。

貨倉之內有許多這種僞裝的大木箱，中年男子似是這班人的首領，他到底是誰？這兒又是什麼地方？阿生越想越担心。

呂偉良可能無法查出阿生之所在，因爲阿生後來再也看不見他那一輛銀灰色的汽車。但是，回心想想這班人既然有鎗，可能有點來歷，萬一爲了滅絕生口，阿生的性命就有問題。

現在阿生眞有點後悔，他不該因爲一時好奇心，冒這種險！如果他及時反抗，相信必可渡過危險，現在就不必成爲階下之囚。

阿生想到處境的危險，就不能不設法與他師父呂偉良取得連絡。

在進入酒店的時候，阿生完全想不到有此意外發生，加上呂偉良正在集中精神分析當前的形勢，所以雙方都沒有配合好連絡的方式。

呂偉良的汽車裏本來有着各種電子設備，包括電子追踪以及無線電連系等等，但是，阿生今次竟然連一些電子儀器也沒有帶備。

阿生左思右想，毫無辦法，唯有聽天由命地，倚在木箱之內閉目沉思。

阿生這鬼靈精本來就周身八寶，例如皮鞋的踭子裏藏有電子儀器等等，但是這一次眞的是合該有難，他穿的這一對鞋什麼也沒有收藏。

阿生在糊思亂想中，終於沉沉睡去！

木箱內一片黑暗，除了睡覺之外，也想不出做一些什麼好。

唯一用以透進空氣的地方，就是那木箱旁邊的幾個洞孔。阿生也不知睡了多久，總之就是給一些聲音由洞孔中傳入來把他吵醒了。

外面有人問：「你可是余宗榮？」

阿生心裏暗吃一驚，立即從半睡狀態中完全驚醒過來。

剛才問話的人，好像就是那個像是首領的中年男子。

這時阿生又聽到一個人在答話：「不！你們弄錯了，我不是余宗榮。」

「你不是余宗榮？」中年男子忽然格格大笑起來。

阿生雖然看不見，却認得出那聲音，答話的人正是余宗榮的聲音。

既然是余宗榮，爲什麼他又要否認？

阿生心裏更加感到奇怪。

再聽下去，又聽到另一個男子插嘴說：「我肯定他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另一個又說：「是的，我們在警局外面等了大半天才等到他由局內出來，他就是被警方傳訊的余宗榮了。」

中年男子沉聲說道：「我當然知道，他騙不過我雙眼的。姓余的，你何必害怕我這副樣兒？我又不是存心跟你過不去，我們只不過找你談談一宗交易而已，你又何必緊張成這樣子？」

「交易？什麼交易？」

「關於神經瓦斯的事。」

「神經瓦斯？我……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別轉彎抹角好嗎？老子做事喜歡爽快，我們還是開門見山的談一談吧。」中年人又說：「我們查到美國最近失竊，被人盜去一批毒氣，據情報指出，那是神經瓦斯。我們也知道你剛從美國回來之後不

久，聯邦密探跟住就追蹤而至。所以，我們爲了節省時間，實在無須掩飾了。」

余宗榮想了想，終於說道：「請問你是代表那一方面的？」

「R國。」

「你們不是C國的人？」

「不！我們在替R國辦事。現在請你爽爽快快的告訴我們，到底那一批神經瓦斯，你放在什麼地方？」

「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但在未談好價錢之前，我不能說出來。」

「好吧！那就請你說，你到底要多少錢？」

「不怕坦白對你說，這不是我一個人做的。」

「當然，如此偉大的傑作，我們也明知是屬於集體創作。」

「所以，我必須與我同伴談談。」

「你還有同伴？」

「是的。」

「他怎麼樣的？」

「這有什麼關係呢？老實說，我不想讓你們知得太多。」

「你怕我們出賣你？」

「當然。」

中年人想了想，說道：「其實我也不想查根問底，只因爲我們較早時捉錯了一個人，可不知道他是否你的同伴。」

「他現在什麼地方？」

「我們怕他壞了我們的交易，不敢輕易將他放走。」中年人對二名大漢道：「把那小子帶來吧！要是你不認識他，我們就索性殺了他！」

二名大漢開始走向木箱這裏來，把外面的橫門拉開。

阿生心裏又驚又喜，驚的是不知來者是否眞的是余宗榮，即使他眞的是余宗榮，他又會不會因爲身份洩露，而反要求中年人殺死自己？

至於「喜」的，就是被人由木箱放出來，總算還有一線生機。

二名大漢把阿生帶出來，阿生有如從電影院出來一樣，視覺困難，要人扶持才可以走路。

走到數碼停了下來，那人正是余宗榮。阿生裝成剛剛才由夢中醒來一樣，打着呵欠！

余宗榮對阿生說：「你怎麼也被他們抓到這裏來了？」

阿生不知怎樣回答。中年人却說：「他是在你酒店房間被我們捉住的，他是不是你的人？」

阿生在這一刹那間，心臟差點就要停頓下來，因爲余宗榮當然知道阿生要偵查他秘密的時候，極有可能老羞成怒。而在這種情形底下，他偏偏又不能向余宗榮加以解釋。

阿生情急之下，靈機一觸，說道：「是的，我剛想找你，想不到就遇上了這班人。」

余宗榮對中年人說：「他正是我的伙伴之一，但是，他却不是決策人，所以，如果你眞的出得起價錢的話，我們不妨先談談以後連絡的方法，那樣討價還價也來得方便啊！」

「這也是道理，這些事非一朝一夕可以決定下來的。」中年人想了想，又說：「你要多少時間才可以答覆我？」

余宗榮道：「二十四小時之內，只要你們出得起價錢一切大概不會成問題。」

中年人疑惑地問：「這麼快就可以決定？你的人到底在什麼地方？」

「都在本市。」

「那就是說，你們得手的神經瓦斯，也儲藏在本市，是不？」

余宗榮故作神秘地說：「對不起，這點我不想說得太多。總之，我們的目的只在乎一個錢字，有人出得起價錢，我們就放手，不論是美國政府或者你們。」

「你們的確神通廣大，不過，如果你們與美國政府交易，將會自投羅網。因爲東西本來就是他們的，他們又怎會甘心做你的顧客？」

「但是你別忘記，那是非常危險的毒氣，如果世界人士知道他們如此大意，一定會大起恐懼。因此，我們有理由要求更高的價錢，也有理由相信他們照付如儀的。當然，如果與你們交易，比起他們會更爲安全。」

中年人看看腕表，道：「好吧！我現在就叫人送你們回去。」

於是阿生與余宗榮二人分別被人幪上黑巾，又被人拖着上車，駛離那裏。

阿生一直默然無言，靜耳細聽，他相信這時候耳朵比一切更有用。

他似乎聽到一些海水冲擊岸邊的聲音，又似乎聽到一些機器震盪的音响。對於這一切耳朵所能聽得到的，阿生都一一記好了。

此外，車子拐彎的次數及方向，阿生也細心把它記憶下來。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余宗榮却沒有像阿生那樣，只是在想着一些問題。

當車子停下來之後，有人爲他們二人解去黑巾，這時阿生才知道已黃昏。街道上燈光閃爍，這正是華燈初上之際。

二名大漢示意阿生和余宗榮在此下車，同時又警告他們說：「別企圖跟踪我們，否則你會吃子彈。」

阿生却急忙問道：「然則我們如何與你們取得連絡？」

其中一名大漢說道：「我們會設法找着你們的，放心吧！」

說完車子立卽開走。

余宗榮瞪住車牌，阿生却說：「沒有用的，車牌號碼九成是假的。」

余宗榮把手一揮，一輛街車在他們身邊停了下來。

二人上了車，余宗榮對司機說：「開到警局去！」

阿生呆了一呆，低聲說道：「你不是偷竊神經瓦斯的匪徒嗎？」

余宗榮笑道：「當然不是。起初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我才弄淸楚了。你可猜到他們是什麼人嗎？」

「R國的特工。」

「是的，看來他們完全捉錯用神。我那有這種本事去偷竊美軍的神經瓦斯。我這次回來，主要是爲了查明我大哥的下落，想不到我妹妹突然又會死得不明不白。跟着還惹來這一身麻煩，眞是意料不到的事。」

意料不到的應該是坐在他身旁的阿生。阿生一直以爲余宗榮的身份已告大白，想不到他不是匪徒，那麼他是誰？

余宗榮既然有胆向警方報案，可見他無可疑之處。

阿生的猜想落了空，反而更加放心了，否則他還有一陣子胡猜亂想。

車子開到警局門外停好，二人付過車資下了車，匆匆入內找夏維探長。

夏維探長正與數名聯邦密探在討論一些什麼，聽了余宗榮的報告，立卽介紹他認識那幾名聯邦密探。

阿生看見被冷落一旁，悄悄溜出去打電話給他師父呂偉良。

呂偉良正駕着他的車子在四下裏搜索，希望可以再次發現阿生的踪跡。他自從失去了擄去阿生的車子的下落之後，便幾番設法追尋，包括開動了他汽車內的追踪儀器。

但是，阿生沒有戴上佩有電子儀器的手錶，所以呂偉良的努力白費了。

黃昏時候開始，他又再度到那個方向搜尋，結果却有如大海撈針。想不到就在極度失望中，接到阿生給他的電話，這眞叫他喜出望外！

呂偉良的汽車裝有無綫電話，由電話局直接轉達，所以當他接到阿生的電話連絡之後，立刻把車子開往警局去接他。

夏維和余宗榮這時才發覺不見了阿生，四處尋找他。一名探員說阿生在外面打電話，夏維才把他找着了。

這時候，呂偉良也由外面入來。他聽了余宗榮的遭遇之後，感到莫名其妙。後來還是夏維把有人盜去神經瓦斯的事說了出來。

呂偉良才稍爲明白過來。

夏維又說：「剛才跟那幾名聯邦密邦商量好了，我們決定將計就計，讓對方自投羅網。」

阿生說：「你的意思可是：讓余宗榮與他們保持接觸嗎？」

「是的。」夏維又說，「我們一方面派人暗中保護和監視……」

阿生說道：「不！那樣亦未必收效，因爲他們很聰明，只怕余宗榮萬一露出馬脚，反而打草驚蛇。不如依照我的辦法去做。」

「你有什麼辦法？」夏維自然也知道阿生是個鬼靈精。

阿生說：「我的辦法只要把我雙眼綁上，讓我坐在師父身邊，你和你的手下跟在後面。當然，最好我們能保持連絡，同時你們警方能出動多些便衣人員前往封鎖現場。這樣，說不定立刻就可以見到眞正的效果。」

夏維道：「你的意思是，你能認出那地方？」

「我可以試試，但不敢保證成功。」阿生說。

夏維覺得這辦法雖然有點急功近利，但也不妨試一試。

至於那幾名聯邦密探，他們是人客，只有提供意見，不敢左右夏維的行動。因此，他們雖然不大同意夏維和阿生的決定，結果也得同意了。

於是警局內，調動了大批探員。由於對方有鎗，而且又是有來歷的特工，所以每個探員均穿上了避彈衣，佩上了新式武器，分乘私家車出發。

另一方面，警局裏的武裝警員，亦奉命集中候命出發，以備必要時開到現場增援。

呂偉良，阿生，夏維和余宗榮之外，還有一名聯邦密探也一齊坐在呂偉良的汽車裏。其他聯邦密探和警探們，則分乘私家車跟在後面。但彼此之間均有無綫電通話機連絡。

呂偉良依了阿生的說話，把車子開到一條街道去，那兒正是阿生和余宗榮召喚街車的地方，也就是R國特工們，把他們用汽車送到那兒下車的街道。

阿生把眼睛用手帕紮好之後，就憑記憶叫呂偉良把車子轉彎抹角地開着。

車子開得很慢，因爲阿生須要記憶向左轉還是向右轉，尤其是車子的行走方向是相反的——來時向東，那麼現在去時就要向西。來時往左轉，去時就得往右轉。

因此，阿生的腦筋必須冷靜，否則只要錯了一步，就可能找不到目的地。

夏維探長雖則相信阿生有點天才，但閉目認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總覺得這次失敗的成份高過成功。

聯邦密探也覺得阿生未免太過自信，但却不好意思出聲。

呂偉良把車子越往西開去，就越覺得不對勁，因爲那一帶太靜了。

如果阿生又一次失敗，身爲師父的呂偉良固然難過，相信身爲探長的夏維，在外國警探——聯邦密探的面前，也不見得好過。

爲此，夏維和呂偉良都不約而同地，悄悄爲他担心，偏偏他們又無法可以助阿生一臂之力。

正當各人暗自爲阿生而感到焦急時，阿生忽然叫道：「師父就在這裏停車！」

呂偉良把汽車停在路旁，說道：「這裏似乎並沒有人居住。」

但是，阿生却打了一個手勢，制止他師父說話，各人出奇地瞪住阿生，阿生沒有把手帕解下，仍在傾耳細聽，只是大家都不知他想聽一些什麼。

阿生聽的是海水拍岸時的聲浪，原來這兒已是西區海旁。

不過，阿生却聽不到那陣機器聲，他記得離去時附近有馬達發動的聲浪。

阿生把手帕解下，各人以爲他成功了，不約而同地問：「是不是這裏？」

夏維也準備通知他的下屬們展開包圍，但是，阿生却跑下車去。

呂偉良拄杖跟着他，問道：「阿生，到底是不是這裏？」

阿生一邊走着，一邊留心附近的環境，一邊又說道：「我記得是這裏，方向起碼不會錯，拐彎轉角的次序和次數也符合了，結果我們到達了目的地，聽到海水冲擊的聲音，證明我已成功。但是，這裏有這許多貨倉，到底那一間才是？」

夏維走得較後，聽了阿生這番說話之後，立卽通知他的探員展開部署。他知阿生找出了目的地，只是未找到更詳細的地址而已。於是大隊警探紛紛散開，把附近一帶封鎖起來。

這一帶既是貨倉，又如此偏僻，夜間很少有人車經過，因此，警探們的工作更加順利了。

但是，阿生却感到十分懊惱，他不知道會不會找錯了地方。因爲這是他第一次嘗試，過去從未試過。

呂偉良問道：「除了海水冲擊聲，你還聽到一些什麼？」

「馬達開動聲，但現在却沒有，眞奇怪！」阿生迷惑地說。

「是那一種馬達？」

「我猜是一種舊馬達聲音很吵耳。」

呂偉良指指那邊，說道：「跟我過去看看，那兒好像是一個地盤。」

師徒二人走到一間貨倉旁邊，夏維和他的助手亦步亦趨，暗中戒備，因爲如果這兒就是R國特工出沒的地方，他們隨時都會有危險。

呂偉良亮了萬能鐵杖中的電子電筒，光圈照耀之下，發現地盤內有一些機器，——一副抽水的馬達停頓了。工人們早已下班。

阿生心裏暗喜，不由自主地冲口而出：「果然就是這裏。」

建築地盤隔隣就是貨倉，再過去一列也是大小不同的貨倉。但是，阿生憑記憶，最靠近地盤的一間，便是R國特工的巢穴。

阿生告訴夏維，夏維不敢輕舉妄動，一邊下令在場的警探加强戒備，另一方面通知總部增援，又由於貨倉是單邊的，對面就是大海，海面上有不少大小貨輪停泊，夏維又要求派出水警輪到來協助，以防對方由海路逃脫。

一切部署妥當，才由夏維探長和數名高級警官率先衝入貨倉。

貨倉內靜悄悄的，沒有人。

阿生認得就是這裏。余宗榮也認得，一點也不錯，就是這裏，但是，爲什麼沒有人？奇怪！

阿生忽然記起了，那些貨物不少是假的，木箱之內既可藏人，自然也可能是一些秘密通道，於是他把情形轉告夏維。

夏探長下令把木箱一一撬開，其中固然是不少是儎了貨物的，也有不少空箱，更有一些木箱底下就是梯階。

阿生一點也沒有猜錯，地下另有路可通，有些人則在地牢中被找到。

出乎意料之外那麼順利，他們不敢反抗，紛紛向警方舉手投降。但是，阿生和余宗榮却無法在這班人之中找到那中年首領。

現場可以由秘密通道出海，從那些被發現的蛙人潛水設備看來，就知道他們的意圖。

但是，海上的水警輪在照明燈的協助下，早已監視每一艘輪船的動靜，尤其是其中一艘屬於R國的遠洋輪船，警方更不准有人登船或離船。

阿生和余宗榮分別認出一些鎗手，他們被迫問中年人的下落。

有人說，那個中年人已經早就離去。但夏維相信他必在R國輪船上。

落網的人均承認他們是聽命於中年男子的，但那男子並非首領，他還有頂頭上司，那是一個R國人。

據說，那傢伙叫胡連。他向來不在貨倉內留宿，但他是這貨倉的主人。經常與R國人來往。

警方就憑了這一點綫索，派人到他的家中去搜查。

結果，胡連果然在家中落網，但是，他不承認是R國的特工，只因爲經常與R國有生意來往，替他們偶然做些事而已。至於手鎗及一切武器，也是R國供應的。

警方把他們一一扣留問話。同時派人登上那艘R國的遠洋輪船搜查，三名特工人員名義上都是船上人員，但却逃不過警探的偵查。經過認人手續後，證明他們就是胡連的頂頭上司。他們分別來自R國首都和日本東京，其中一個是國際知名的R國特工頭目。

夏維探長發夢也想不到，在刹那之間竟然破獲了一宗國際性的案件。雖然殺害余麗媚的兇手還未找到，同時亦未查出誰是盜去神經瓦斯的人，但是這意外的收穫，却令到局長對他大加讚賞，而身爲R國對頭人的聯邦密探，更加爲之感謝不已。

一夜之間，夏維探長的大名便透過了外國電訊社傳到全世界各地去。但是，外國人一定不會知道，「鐵拐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才是眞正的功臣。

不過，呂偉良和阿生都不是喜歡居功的人，他們現在的興趣只是追尋毒殺余麗媚的兇手，以及今夜才知道的一件秘密，——神經瓦斯的失踪。

數名來自外地的聯邦密探不知道這跛子的厲害，當初還不把師徒二人看在眼內，但經過了那一晚之後，再聽探長助手辛尼的解說，才知道師徒二人名重一時。

呂偉良透過夏維的關係，從聯邦密探口中知道一批神經瓦斯已告失踪，但數量到底有多少？他們不肯說得更詳細。

這件事本來就要保密的，但他們既要當地警方協助偵查，當然不能不說出一點眞相。

由於余麗媚被醫官證實死於毒氣，所以數名聯邦密探一度前往研究。但經過分析之後，才知道那種氣體，並非「神經瓦斯」。

因此，數名聯邦密探非常洩氣。他們本來要趕往東京向隊長匯報，想不到發生了R國特工的意外事件，他們只好留下來。因爲當地政府知道他們對R國特工的組織知得較詳細，希望他們協助偵查，以便澈底消滅R國潛伏在該處的地下組織。

呂偉良和阿生覺得幾件事看來毫無關連：神經瓦斯的失竊，余宗榮兄長余宗光的失跡，以及余麗媚的被毒殺……等等，乍然看上去也許有些接近，例如「神經瓦斯」與毒氣，余宗光與余麗媚乃兄妹關係，……等等，多多少少也有點關連。但想深一層，又像毫無關係。

忽然之間，師徒二人的腦海中變得千頭萬緒，不知從何想起。

那一晚，師徒二人由警局回到家中時，已經是凌晨將近三點。

應該很疲倦了，但是，師徒二人竟然無法入睡。同時他們不約而同，都由自己的臥室跑到外面的客廳裏來。

客廳中只亮了一支壁燈，光綫迷濛。

呂偉良倚在沙發上，閉上了眼睛，有



神沒氣地問：「阿生，幾多點鐘了？」

「將近四點。」阿生往牆上的電鐘瞥了一眼。

「怎麼？你失眠？」

「是的，太多的問題令我無法想得通。最初只是余宗榮要偵查兄長的失踪，現在不但鬧出了命案，還加多一些枝節，插進了一件國際性的事件。唉！我眞給他弄得昏了過去！」

呂偉良道：「我也像你一樣，想不通就睡不着。但是現在我覺得非常簡單。」

「難道你想通了？」

「不！我不是找出了答案的意思，而是化繁爲簡，首先我們不必去理會其他一切，集中精神去找尋一個答案，那就是：誰殺死余麗媚？目的何在？」

阿生說道：「不過，我幾乎可以肯定，余麗媚之死，與余宗光的失踪無關。」

「無論如何，還是先管人命，不要讓兇手得其所哉。現在，我們可以集中精力去想：兇手爲什麼用毒氣殺人？」

「警方已向死者的丈夫查詢，我們還是想辦法把安妮達找到吧！」

「是的，我也這樣想。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找安妮達呢？」

阿生呆想一陣，道：「俱樂部的檔案中，有雷克那位兄弟的地址。」

「對了，明天我們就去找找雷佐庭，如果雷克是他兄弟，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安妮達。」

師徒二人討論到這裏，總算有了一個結論，於是二人亦相繼睡去！

× × ×

翌日一覺醒來，已是接近中午時份。

師徒二人吃過了午餐之後，就按照地址去找「飛鏢俱樂部」的會員雷佐庭。

雷佐庭在俱樂部裏，詳細登記着他的居處和辦事處的地址，因此呂偉良和阿生很容易就找到他。

雷佐庭是個典型的商人，他看見呂偉良和阿生之後，立即招呼他們在辦公室內坐下來。原來他已認得師徒二人經常在俱樂部出現，也知道了他們的來頭，只是未明來意而已。

呂偉良開門見山地說：「雷克可是閣下的兄弟？」

雷佐庭呆了一呆，笑道：「不！只是生意上的朋友，但彼此同姓，說是兄弟又何妨？」

「你可知道他的居處？」

「發生了什麼事？」

「我實在不想轉彎抹角，雷先生，你大概也聽過我師徒二人的名字。」

「是的，我當然知道二位是市民心目中的大俠士和大英雄。」

「你太過獎了。」呂偉良說，「現在我希望找着雷克夫婦談一談，相信只有你可以帮我。」

「嗯……本來說出他的住址不成問題，但是，在朋友道義上，似乎必須徵求他的同意。」

「是的，我也知道我的做法太過唐突，因爲我們二人不是警方人員，根本沒有這種權力，但是，看在我們同是一間俱樂部的會員，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可以嗎？」

雷佐庭有些不好意思，他說：「我告訴你不要緊，但是，你千萬別提我的名字，那我就可以置身於事外，你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呂偉良說，「你放心吧，我不會把你拖入漩渦的。」

「他們夫婦住在使館道九十六號。」

「有沒有樓上樓下之分？」

「沒有。那是一幢花園洋房，你去看看吧！」

呂偉良又問道：「雷克是做什麼生意的？」

「化學原料。」雷佐庭又搜出一張雷克的咭片。

「生意做得大嗎？」呂偉良接過名咭瞥了一眼。

「普普通通，我看他還有其他出入口生意。」

「你認識他多久了？」

「只有數月。」雷佐庭道，「所以，我對他根本不了解。不過，爲了生意上的利益，我們許多時會在一起吃喝玩樂。」

「你當然也認識他妻子。你覺得她怎樣？」

「你說安妮達嗎？美極了！」

「他們夫婦間的感情如何？」

「看來還算不錯。」

「我阻了你不少寶貴時間，」呂偉良站了起來，「非常感謝你的帮忙。」

雷佐庭伸手過來，跟呂偉良握了一下：「不要客氣。」

師徒二人離開了那間商行之後，驅車直往使館道。那兒果然全是一幢幢高貴的花園洋房，環境幽美非常。

阿生把車子停在九十六號門外，按了一下號角，鐵閘內有個男子探首出來問：「什麼事？」

呂偉良說：「雷克先生在家嗎？」

那男子道：「雷先生和雷太太一早出去了。」

「他什麼時候回來？」

「我不大清楚，但中午飯不回來吃，有事你可以留言。」

「他在辦事處嗎？」

「我想不在，他們好像去旅行。」

「旅行？」呂偉良一怔，又問：「是不是去了郊外旅行？」

「是的。」

呂偉良想了想，沒有再問下去，只說了一句「謝謝」，就叫阿生開車。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今天又不是假期，他到底是不是做生意的人？」

呂偉良道：「要不是故意廻避，就是表示他有太多的錢。」

阿生道：「我們現在怎辦？」

「讓我打個電話給余宗榮，他可能還未出去。」呂偉良於是拿起車中的無綫電話。電話接通了，余宗榮果然在着。

呂偉良說：「你還未起床嗎？」

「不！已經有貴客到訪。」余宗榮說道，「要不是有客到訪，我也許已經出去了。」

「他是誰？」

「聯邦密探。」

「他們找你幹嗎？」

「大概也是因爲我來自美國。」余宗榮嘆了一口氣，「你在什麼地方？」

「正想來找你。」

「好極了，你們一來，就可以消災解難。」

「他們懂得本地話嗎？」

「當然不懂，否則，我更麻煩了。」

呂偉良道：「好吧！十分鐘後見。」

余宗榮剛掛綫，一名聯邦密探就含笑用本地話問他：「剛才誰打電話找你？」

余宗榮眞想不到，那密探竟然也會講本地話，登時把他嚇呆了。

密探笑道：「我本來也跟你一樣，是美籍中國人，但多年以來，一直習慣了講英語，要不是閣下剛才提起，我也幾乎忘記自己亦會講本地話。」

余宗榮苦笑一下，尷尬地聳聳肩。

那位會講本地話的密探又說：「剛才是誰打電話給你？」

余宗榮說道：「姓呂的，他是一位俠士。」

「是不是那個手拄鐵枴杖的？」

「正是他。」

「聽說他很了不起。」

「是的，他和他的徒弟阿生曾使不少壞人喪膽，所以本地警方十分尊重他們。」余宗榮又道：「不怕對你說吧，我正要求他助我一臂之力。」

「替令妹雪沉寃嗎？」

「是的，我要找出兇手來。同時，我也要查我兄長的下落。」

那密探想了想，說道：「那位呂先生是不是就要到這兒來？」

余宗榮知道他在旁邊聽到了他們說電話，於是直認不諱。

那密探又對余宗榮說道：「閣下和我一樣，都是美國公民，相信你也不想那些神經瓦斯落入別國手中。」

余宗榮道：「是的，可惜我不能帮你，坦白說，什麼我都不知道。」

「你可以帮我們的，只要你勸你的朋友加入偵查。」

「你的意思是：叫我勸呂偉良師徒二人加入你們偵查的行列。」

「是的。除了你之外，我們也從警方口中獲悉此二人的來頭不小，正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虫』，我相信有了他們二人的幫助，一定會大有所獲。」

余宗榮為難地道：「我不是不肯帮你，事實上我與他們也不算深交，只怕不易勸服他們。不過，他等會兒到來這裏的時候，你不妨問問他。」

「好吧！只要他答允，我們還可以付出很高的酬勞。你在旁不妨慫恿一下。」

「不！你又弄錯了。」余宗榮道：「據我所知，呂偉良不是貪錢的人，你在他師徒二人面前提及酬勞，可能令他們反感。那時只怕弄巧反拙。」

幾名聯邦密探之中，似乎只有那個中國人會講本地話，因此，當他與余宗榮談論的時候，他們都呆在一旁。後來，他們幾夥伴又在竊竊私議，似乎在商議一些什麼。

不久之後，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來了，那個美籍華人說：「讓在下自我介紹，小姓陳，陳彼德。」然後又伸手跟呂偉良握着說道：「呂先生，我們在夏探長那兒見過了，是不？」

「是的，想不到又在這裏見到你。」呂偉良笑了笑。回頭他又對余宗榮道：「對不起，我不知道你的朋友還未走。」

余宗榮道：「不要緊，反正他們也想找你談談。」

「找我？」呂偉良呆了一呆。

陳彼德解釋道：「是這樣的，我們想求閣下帮帮忙，就是關於神經瓦斯失竊的事。」

呂偉良苦笑一下，道：「你們似乎誤會了，我可不是警探。」

「我知道，但夏探長也讚許閣下嫉惡如仇。毒氣萬一給壞人利用，後果就不堪設想。」陳彼德說，「因此，我們除了請求各地警方合作偵查之外，還得自己想辦法。」

余宗榮道：「他們的意思是：請你助一臂之力。」

呂偉良苦笑道：「我有更重要的事要辦，聽說ＦＢＩ的人員非常厲害，我豈敢班門弄斧？」

陳彼德道：「全世界人士都知道這兒是罪惡樂園，偏偏我們又不熟悉這地方，所以……」

呂偉良不等他說完，便示意余宗榮道：「我們有約在先，現在時間差不多了。陳先生，你剛才所說的事，我以為你還是依賴本市警方吧，他們的辦事能力也是世界知名的。如果你以為那是歹徒所為，幾乎所有歹徒也不能逃他們的耳目。因此，我以為你找夏維探長商量更為適當。」

陳彼德無可奈何，向他的同僚做了一個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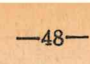
余宗榮乘機說道：「兩位是不是約好了朋友？」然後又對陳彼德道：「我們有些事情必須出去，幾位改天再見吧！」

陳彼德道：「看來我們的確有些討厭，但是當你們想深一層就會明白，這是有關世界大局安危的事，如果兩位是祈求世界和平的，就應該澈底考慮一下我們剛才的要求。」

呂偉良本來拄杖走到了房門口，忽然又回頭問道：「有件事我想請教你。」

「別客氣到底什麼事？」陳彼德道。

呂偉良又問道：「你們為什麼要儲存各種作戰用的瓦斯？如所周知，那是可以





令人致命的毒氣。」

「你問得好極了。」陳彼德說，「相信不但閣下有此疑問，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也不禁要這樣問：『美國既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為什麼又要儲存這種可怕的瓦斯武器？』呂偉良先生，相信你也知道，核子武器是可以毀滅人類，但為什麼我們還要製造？那就是因為與我們自由陣綫對壘的人也有同樣可怕的武器，如果我們沒有的話，便顯然處於下風，那就更危險了。所以，為了保持均勢起見，我們不得不如此。」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是：你們假想中的敵人，也有同樣的東西？」

陳彼德道：「是的，甚至細菌武器他們也有，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們是自由國家，一切公開，他們却什麼都不讓人民知道。不過，無論如何也難以瞞得過我們情報局的人員。」

「政治眞是令人難明的東西！」呂偉良苦笑聳聳肩，拄杖走出了房外。

陳彼德等人也由房內走出來，他們分別與呂偉良和余宗榮告別。

余宗榮後來坐上呂偉良的車子裏，問道：「你找我有什麼事？」

「關於令妹被毒殺的事，你有什麼消息？」呂偉良反問道。

余宗榮說道：「你也知道這裏警方做事總是慢吞吞的，何況單是處理每天發生的刼案就够他們忙了，看來我妹妹的命案，到頭來還是石沉大海！」

呂偉良道：「我的意思是指你那方面有什麼消息？」

「消息？」余宗榮苦笑一下，聳聳肩說道：「我剛剛回到這裏才不久，除了靠警方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去探消息？」

「我想知道你本人的見解。」

「我有理由相信我妹妹麗媚之死，與我妹夫有關。可惜暫時又找不到證據。」

「是的，聽說他夫婦感情不大好。」

余宗榮道：「當日陳天河追求我妹妹，相信也是看見我們家裏有錢。事實上，麗媚那份豐厚的嫁妝，亦成為他事業成功的主要因素。」

「你知道這個時候，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嗎？」

「這時候他應該在辦事處吧，要不然就在家中。」

呂偉良拿起他汽車裏的電話聽筒，交給余宗榮，說道：「試找找他吧。」

余宗榮撥了陳天河辦事處的電話，對方的回答說陳天河沒有上班。於是余宗榮又打電話到陳宅去，陳家的人却說陳天河出去了。

余宗榮把聽筒擱回電話機上，說道：「這時候他可能與情婦在一起，可惜我們不知道他們躲在什麼地方。」

「我們還是到陳家去一次。」呂偉良說道：「你是陳天河的親戚，相信他們不會拒絕你入去吧！」

「到那兒去幹什麼？」

「希望可以查出他情婦之所在。」

呂偉良說着，叫阿生把車子開往陳天河的家裏去。

途中，余宗榮說道：「我覺得有人在針對我們余家一家人。可不是嗎，首先是

大哥失踪，然後是我妹妹被害，相信不久之後便會輪到我了。」

呂偉良問道：「你有什麼仇人？」

「沒有，但是，兇手的企圖似乎越來越明顯，大哥死了，法律上的當然繼承人是大嫂，大嫂死了，他們的財產該是歸我和妹妹瓜分，因爲他們尚無兒女，父母亦早亡，我和妹妹自然亦成爲繼承人之一，現在我妹妹死了，那麼——」

「那麼只有你才是最後的繼承人。」呂偉良說，「可惜由現在起，你還要等六年，說不定在這六年長的時間內，你大哥和大嫂都回來了。」

余宗榮道：「是的，據你說，本地法例規定，失踪者必須七年後才決定他是否已不在人間。那麼，由現在起，大概還要六年。」

「六年後如果你想接收你大哥的財產，你的律師還得代你登報聲明，看看有沒有人提出反對，說不定屆時你大哥仍有親人，中途殺出一個程咬金來。」

「所以，我才不會希罕那一份財產，主要還是要查明白大哥的下落。如果他是被人害死的，我一定要爲他報仇！」

車子開到桂樹道二百三十六號門外，陳天河就是住在該處的。

呂偉良示意余宗榮獨自入去查問，希望可以查出陳天河的下落。

余宗榮下車進了屋內，阿生從望後鏡中發現那邊有人向他們監視，一輛停在道旁的汽車之內，似乎坐了二名大漢。

阿生還來不及通知呂偉良，那神秘汽車已告開動，而且還是朝着他們這方向開過來！

阿生心裏暗吃一驚，忙將按鍵按下，讓防彈玻璃紛紛升起！

呂偉良這時也發覺阿生的舉止有異，回頭一看，那神秘汽車已停在他們的汽車旁邊。

阿生又迅速按下了一個按鍵，「卜察」一聲，所有的暗掣已告關上，車門無法開動。

但是，也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反而伸手至錶板之前，把玻璃的控制器按開了。同時告訴阿生：「他們是警探！」

阿生這才鬆了一口氣！

那警探認得呂偉良，探首車窗問道：「你找陳天河嗎？」

呂偉良說道：「是的，但是我知道他不在這裏。你可知道他去了那裏？」

「我們一直在此監視着，他沒有出去啊！」

「但剛才余宗榮打電話給他，他的家人說他出去了。」呂偉良道。

「可能騙你們，如果他出去，我們一定見到。因爲探長叫我們跟踪他。」

「你可知道他情婦的住址？」

那探員道：「當然知道，他的情婦也被監視。」

這時候，余宗榮由裏面出來了。他不知道另一輛汽車上的人是警探，所以呆呆地不敢說話。

呂偉良問道：「見到陳天河嗎？」

余宗榮瞪住警探道：「他出去了。」

呂偉良道：「但據這兩位警探先生說，陳天河並未出去。」

余宗榮既然知道是警探，自然放心了許多。他說道：「我入屋看過了，他確已離家外去。」

二名警探大爲吃驚，其中一個忙着推開車門下了車，跑到大廈裏面去。

據大廈管理員說，不久之前陳天河確已離家外出，不過他並非走前門，而是由後門離去的。」

探員心裏生氣，因爲他們事前不知道後門已經打開。他出示身份證明之後，說道：「後門不是經常鎖好了的嗎？」

管理員道：「陳先生是我們住戶，他要用時，我們自然要爲他打開。」

警探權力雖大，無奈事前並未知會管理處方面，因此也怪不了對方那探員只好問道：「你可知道他爲什麼要用後門？」

管理員說道：「警探先生，你也知本市治安太壞，我們爲了便於管理，所以才把後門鎖上，但陳先生說爲了方便他乘坐白牌汽車，叫我開了後門給他，我只好照辦了。」

原來那條後街平時停了不少非法的白牌汽車，專做隣近住戶的熟客生意，如果由前門出來，必須繞一大段路，但由後門則方便無比！

陳天河的自用汽車仍在着，他爲什麼不用自己的車子，而改坐白牌車？可能他早已知道被警探們監視了，於是那探員一邊吩咐他同伴通知總部，一邊跑到後街去。

呂偉良也覺得事有蹺蹊，他問余宗榮：「陳家的人說他去了那裏？」

余宗榮道：「那女傭妙姐認得我，也知道我是她女主人的二哥，所以說得很坦白，據妙姐說：陳天河是接了一個女人的電話之後才出去的。照我推測，那女人可能就是陳天河的情婦。」

呂偉良下了汽車，也跑到後街去。

那警探這時正抓住一名白牌車司機，讓他細看警員證件。

白牌車就是用非營業性的私家車載客，這當然是非法的。但是由於一般市民貪方便，車資比較街車又平，更可以充充排場，所以這一類車輛仍然大量存在。

那警探表白身份之後，說道：「你聽清楚，我現在不是抓你，只是問你一些事情，如果你合作的話，我就放你，否則，你可能被取銷駕駛執照。」

司機起初不知他是警探，還以爲他叫車，所以上前兜生意，當他知道上當時，已經太遲了。現在這情形正是肉在砧上，自然無話可說。

探員問道：「有個姓陳的，就住在那幢大廈的二樓，你可認識他？」

「是不是桂樹道二三六號？」司機又問：「是二樓那一座？」

「A座姓陳的，你有沒有接送過他？？二十分鐘之前他曾由後門來此叫車。」

「是的，那位陳先生許多時都光顧我們。」

「他自己也有汽車，爲什麼要光顧你們？」探員問道。

司機神秘地笑了笑，道：「大家都是男人，怕什麼直說，他怕被人跟踪嘛，所以去跟情人幽會時，例不用自己的汽車，這是十分聰明的。」

「然則，你當然知道他情人居處。」

「是的，不過——」

「你放心說吧！」探員說道：「你只要合作，我保證不理會你用私家車營業的事。」

司機道：「本來我也不知道，但有一次陳先生叫我送一封信去給那位女士。那時正是風雨交加，許多電話綫被水浸，陳先生可能有約在先，臨時又不能去，只好託我們送信。」

「那女人叫什麼名字？」

「她叫莉莉，住在沙灣道七十六號三樓。」

「二十分鐘左右之前，陳天河是不是乘一輛白牌車由此離去？」

「是的，我一位行家載他去的，相信又是到莉莉小姐的家中去了。」

「你行家叫什麼名存？車牌號碼呢？」探員取出了記事小册。

司機吃驚地瞪住他：「先生，你……你要怎樣？」

「別太嚕嗦好嗎？我說過的算數，不拘捕你，自然亦不會去對付你的行家，但我要查案，這件事比拉白牌車重要得多了。快說吧！」

「我的行家叫林培，他的汽車號碼是MM七一三九是一輛舊欵獲素牌房車。」

探員一一記錄下來，說了一句「謝謝你」之後，又匆匆走了。

呂偉良與他併肩走着，問道：「有頭緒嗎？」

探員很有把握地說：「當然，否則我會拘捕他們，告他們許多罪名。」

「所以說，你們警方真有辦法，只要你們存心去做一件事，憑着你們的權力，人力和財力等等，幾乎無堅不摧！問題只在乎你們肯不肯動手而已！」呂偉良會心一笑！

探員也聽出弦外之音，無奈不敢反駁，因爲他不但知道呂偉良的來頭，更知道他是夏維探長——他上司的好朋友。

二人回到大廈前面來，夏維探長已派了高級助手辛尼帶人來。

探員向辛尼報告偵查經過，同時把記事小册子遞上。

辛尼瞥了一眼，道：「無論他是否殺妻兇手，我們也要找到陳天河問個明白。現在我們到沙灣道去，你們留守在此。」

其實，自從余麗媚神秘死亡後，辛尼已查出了陳天河情婦香閨所在，一切正與探員調查所得的，完全一樣。因此，辛尼無須抄錄探員的記事小册，亦可以找到莉莉香閨之所在。

辛尼邀呂偉良師徒二人同往，但呂偉良說：「你憑什麼把陳天河逮捕？」

辛尼說道：「他逃過我們的監視，顯然是作賊心虛。如果我所料不差，他此時已與莉莉開始逃亡。」

「你的意思是：他們畏罪逃亡麼？」

「正是這樣。」

「我看未必。」呂偉良說，「你們沒有足够證據可以控告陳天河殺妻，如果我是他，我才不會自露馬脚。不過，我不反對你去找他們。但我要留下來。」

「你留下來幹嗎？他不會回來的。」

「我要陪着余宗榮，他要向陳家女傭追查他妹妹的死因！」

「好吧！我也不勉强你。」辛尼回頭又笑問道：「是不是他聘請你？」

呂偉良會心一笑，道：「金錢未必引起我興趣，但有趣的答案，誰也希望早日揭開。」

「妙姐也被我們秘密查問過了，她對男主人有偏見，你小心上當！」

「謝謝你提醒我，但是，我不妨坦白對你說，我留下來主要是不想余宗榮獨自行動。」

辛尼本來要走的，這時又回頭低聲問道：「他有可疑之處嗎？」

呂偉良笑道：「案情未大白之前，任何人也有可疑之處。何况余宗榮是余宗光的弟弟，又是余麗媚的二哥，誰曉得他是不是在等待着兄妹二人的遺產？」

辛尼道：「你說得有點道理。」

說完，辛尼便帶幾名探員開車離去！

呂偉良則帶着阿生跑進大厦裏面去！

疑兇被殺　命案頻生

辛尼來到沙灣道七十六號三樓一個住宅單位裏，一個成熟而嫵媚的女子正面對着他。

那女子身穿薄如蟬衣的睡袍，迷人胴體若隱若現，令到辛尼難免會感到尷尬。加上那陣陣幽蘭似的香水氣味，任何血氣方剛的青年也會感到飄飄然的，甚至內心會產生某種非份之想。

她，就是陳天河的情婦莉莉。

在此之前，辛尼已經見過她了。那是余麗媚被殺之後，探長令辛尼查問莉莉一些口供。因此，雙方已不是頭一次見面。

莉莉把雙臂交加胸前，微側着頭，有點不高興地說道：「警探先生，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

辛尼問道：「陳天河是不是來了你這裏？」

「陳天河？」莉莉「嘿」一聲，聳聳肩道：「告訴你，我已經好幾天未見過他。你也知道，我們的關係是見不得光的，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見面？還怕麻煩得不多麼？」

「今天你有沒有見過他，或者通過電話？」

「沒有。」

話雖如此，辛尼對莉莉的說話仍然是半信半疑，尤其是她這副神態，媚眼含春，秀髮蓬鬆，誰敢保證她的睡房裏沒有男人？

辛尼說道：「我可以進去看看嗎？」他說着就作勢要進去！

莉莉急忙把手一攔：「慢着！」

辛尼怔了一怔，道：「怎麼？裏面有人嗎？」

「裏面當然沒有人，但是，我睡覺的地方，怎麼可以隨便讓人參觀？」

「誰有空閒參觀你的香閨？不過我實在懷疑陳天河就在裏面。」

「我說他不在就不在你別闖進去。」

「既然是沒有人，你又怕什麼讓我進去？」

莉莉瞪他一眼，說道：「女人有許多私事不能讓男人開眼界的，除非你別具用心。」

辛尼回心想想：這次自己並沒有携帶入屋搜查手令，依理是不能强行搜索的，何況面對的又是一個不大正經的妖冶女人，萬一對方放蕩起來，存心靠害，高叫非禮，那就糟了。」

於是，他只好與手下們悄悄退出！

辛尼心有不甘，對一名探員道：「你留下來監視，任何男人由裏面出來，你也要找藉口盤問他！」

這時候，對戶有人出來，辛尼一邊湊上去，一邊出示他的證件，向一個家庭主婦作自我介紹：「我是警探，有點事想請問你。那邊那個單位的莉莉小姐，你可認識她嗎？」

那位主婦不屑地說道：「我才不會認識這種女人。」

辛尼知道一般家庭主婦對妖冶女人都有歧見，所以他又說道：「我想知道不久之前，是不是有個三十幾歲的男人入去？你們是對門對戶，我相信你許多時也會留心她的動靜。」

那位主婦道：「我不怕對你說，不久之前確有個男人走了進去，但我不知他多大年紀了。反正那女人又不止一個男人，有時一天兩個。總之住在這裏眞倒霉！」

「爲什麼？」

「不是嗎？那女人又冶又蕩又大胆，有時開門出來倒垃圾，穿的衣服幾乎可以看見兩個乳房。嘿！你也想像得到，我丈夫見了會怎麼樣了！」

「他一定眼睛也不眨，是不？」

「所以我一找到房子立刻就要搬！」

辛尼忍不住笑了！

他對那主婦說了一句「謝謝」，便轉到樓下！

辛尼正在借用電話向夏探長報告，派在莉莉住宅門外的探員下來了。

他走過來對辛尼說道：「莉莉家中果然有男人，我聽到宅內有男女嬉笑聲！」

辛尼打完電話之後，與那探員重新登上三樓，突然看見莉莉住所的門打開了，一個長髮青年正由屋內出來！

辛尼和那探員往梯間一閃，避過了對方的視綫，隨後又聽到大門關上，關門之前莉莉那一聲：「拜拜」，實在叫得人魂搖魄蕩！難怪那長髮青年好像骨頭也鬆了似的，吹着口哨，走到電梯前去等電梯。

辛尼和那探員迅速由梯間直落樓下，僅僅趕得及在電梯未到前落到最後一層。電梯門打開，那青年出來了！

探員趨前把手一橫，說道：「我是警探，你叫什麼名字？」

那青年一怔，隨卽冷靜下來，問道：「你有警方證件嗎？」

探員伸手去摸證件之際，那青年人突然揮拳相向，探員一個不防，跌歪了半邊身子。

青年人乘機拔足飛奔！

辛尼在那邊看得清楚，出其不意地伸出腿來，那青年登時往前仆跌開去！

辛尼一個箭步衝前，一手拉起那青年，一手讓他看自己的證件。

受襲的探員怒火衝天地走過來，舉起老拳就要毆擊下去。但是給辛尼制止了，他道：「是你自己不好，爲什麼不早些讓他看證件？這是例行手續。」然後又對青年人道：「站過一旁吧，我有話問你。」

青年人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辛尼笑道：「但我却知道你是莉莉小姐的男朋友，告訴我，你是不是剛剛由她那兒出來？」

「是的。」

「我們現在要搜身請你舉高雙手！」

「我犯了什麼罪？」

「現在市面不法之徒太多，我們覺得可疑的人，都有權搜查。」

青年人無可奈何，舉起雙手。

警探動手搜查那青年時，辛尼在旁監視，但結果並無違禁品。

青年人道：「我可以走了吧？」

「可以，不過，你要說出你的姓名和住址，同時要在我們的記事册上簽字。」辛尼說。

青年照做了。

辛尼目送他離去之後，摸着下頷道：「陳天河果然沒有來過，那麼，他去了那裏？打電話給他的女人是誰？」

辛尼迷惑地回到車子上，令駕車的探員把車子開回桂樹道去。

這時候，呂偉良師徒二人正陪伴着余宗榮在查問陳宅的女傭人。

女傭人妙姐說：「第一次電話是我聽的，所以我知道是個女人打來找陳先生的。後來我佯作不加理會，只叫了陳先生出來聽電話，便繼續工作。但是，他却在房內接聽，因爲他房內有分機。客廳的電話沒有擱上，所以給我聽到那女人約他見面。我想繼續聽下去，但是走廊那邊有步聲傳來，我担心我的同事在陳先生面前搬弄是非，故此不敢再偷聽下去。」

呂偉良插嘴問道：「是不是他的情婦的聲音？」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妙姐不敢肯定，「總之我只知道是個女人，却聽得不大清楚。不久之後，他就出去了。」

余宗榮又查問一些他未回到本市時的情形，妙姐吞吞吐吐不敢直說。

但余宗榮道：「告訴你，陳天河可能被控謀殺妻室，你必須在此時此地講眞話，任何事情由我担當，要是你不合作的話我可能會誤會你也是同謀的人。」

妙姐忙說道：「余先生，我只是個女傭，怎麼會與男主人串謀。老實說，我私底下也是同情陳太太的。」

「那你就更加要與我合作了。」

「好吧，讓我把一件事告訴你，有一次我無意中聽到陳先生和陳太太在房間裏吵架，他們曾說及財產的事。」

「什麼財產的事？」

「就是五友公司的股份，但我聽得不大清楚，似乎是什麼轉名的事。」

余宗榮喃喃地道：「轉名——嗯！大概是我妹妹在名義上，仍在五友公司佔有股份。陳天河要她在未死之前，把名下的股份轉給他！」

「也許是的。」妙姐說道：「但當時他們關上了房門，我聽得不大清楚。」

余宗榮又在余麗娟的遺物文件中搜索，希望可以發現一些什麼綫索。

不久，辛尼也回來了。

呂偉良在陳宅的窗口俯視之下，看見辛尼等人回到門外，但不見陳天河，心裏

奇怪，於是便拄杖落到樓下。

辛尼與留守現場的警探談了片刻，便將剛才的情形告訴呂偉良，一邊又與呂偉良等人穿過那幢住宅大廈，跑到後街去。

後街街邊雲集的白牌車司機老遠便認得其中有不久之前才來過的警探，紛紛離去，但是，辛尼帶來的警探却一一把他們留下來。

辛尼說道：「你們不要走，起碼今天我們不是來拉白牌車的。」

最先來過的探員又問：「誰是林培？MM七一三九號的司機。」

一名三四十歲的男子由人羣中閃出，神經有些緊張地說道：「我就是林培。」

辛尼說道：「我想知道你剛才載着陳天河到什麼地方去。」

林培已聽到同業說過，所以內心中早已有了這件事的印象，他說道：「陳先生叫我載他到雲山大酒店去，但却無須我等候。」

「只有他一個人嗎？」

「是的，坐車的只有他一個人。我看他的神色很凝重，不像以前叫我載他去沙灣道的情形。」

辛尼問道：「以前到沙灣道的情形怎樣？」

「很輕鬆，有時還吹口哨。但今天！我看見他束着雙眉，好像是有很多心事似的。」

「好吧！現在你帶路，我們要到雲山大酒店去。」

林培回頭想走上他自己的汽車，但辛尼却示意一名探員帶他到警探汽車裏去。

辛尼低聲對身旁的呂偉良說道：「想不到吧！陳天河原來還是一個大情聖呢，酒店裏必有好戲上演，你有興趣嗎？」

「好吧！我就跟你去看看那女人是誰。」呂偉良又說道：「不過，你憑什麼理由到酒店裏去驚破人家的好夢？」

辛尼說道：「你不是說過，警方最有辦法嗎？來吧，藉口大可以就地取材。」

呂偉良於是和阿生回到自己的汽車裏去，由警探陪同的白牌車司機林培，則坐在第一輛車子內，作開路先鋒，數輛汽車，浩浩蕩蕩的，駛往雲山大酒店。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辛尼爲愼重計，首先佈下一個包圍網，以防陳天河聞風先遁。但呂偉良就始終認爲，陳天河沒有理由要逃走，起碼至今爲止，警方沒有足够證據拘捕他。

當然，警方如果存心要給他一些麻煩是可以的，例如傳他到警局問話等等，但是，陳天河也會請律師保釋他出來。

現在辛尼向酒店方面表露了身份之後，便道明來意，同時把陳天河的照片讓管房的辨認。結果認得了，原來陳天河已進了二零七號房。

據侍役說，那間房事先有個女人來了。至今爲止，二人一直未見出來。

對於這些男女間的事，在酒店侍役來說，正是見怪不怪。但他們却想不到會有警探來找這對偷歡男女——起碼在此之前侍役們也以爲他們只是一般偷歡男女。

辛尼佈置妥當之後，示意侍役敲門，但是，裏面却無反應。

辛尼心裏奇怪，叫侍役用鎖匙開門。

侍役雖然不大願意，無奈對方是警方人員，他們是有權查房的。

房門終於開了，裏面靜悄悄的。

辛尼第一個率先衝入，却看見當中一個窗門打開了，他第一件事就是撲到窗前，因爲他想像到陳天河可能越窗逃去！

其他警探荷槍實彈，紛紛衝入戒備！

辛尼俯視街上，高聲問守在下面的同僚有沒有見到有人逃下？下面的人回答說沒有。

辛尼正在回轉身來的時候，一名衝到房間深處的探員，却朗聲叫了過來：「有個人暈倒了！」

辛尼大吃一驚，他以爲一定是陳天河聞風先遁，可能有人企圖制止他離去，因而遭了毒手，於是急急跑過去！

倒在床邊地上的，竟然是一個男人！

那位置足以令到走進房間來的人，因爲那張床的掩蔽而看不見地毡上的一切。除非像那探員一樣，走得較深入，才可以見得到那邊的情形。

辛尼蹲下去，發覺那個蜷縮着的男子並非別人，正是陳天河！

所有在場的人無不驚呆，尤其是當他們看見陳天河渾身肌膚瘀黑，每一個人心裏都會明白，陳天河已經死了！

陳天河衣履齊整，床上的被褥也很齊整，現場上看不出有糾纏過的跡象，到底他是怎麼樣死的？眞教人莫明其妙。

辛尼一邊下令封鎖現場，一邊通知總部派人來調查。

另一方面，辛尼則傳訊那層樓的管房侍役。據侍役說，先來的女人年約三十，身裁健美，樣子漂亮，至於陳天河是較後時間才來的，這對男女在此之前似乎未來過。

不久之後，大批偵探人員開抵現場，據初步驗屍報告，陳天河乃死於毒氣，時間只有數小時而已。

但辛尼最先入來時，窗門打開，證明不會是死於煤氣毒，因爲窗戶通風，煤氣是焗不死人的，除非大量洩出。

那麼，陳天河會不會死於另一種毒氣？就像他的妻子余麗娟一樣。

夏維探長因爲事態嚴重，很快也來了。他聽了辛尼的一連串報告，立刻分頭派出探員前往傳訊陳天河的情婦莉莉，以及她的小白臉魯尼。

呂偉良覺得這件事越來越奇，警方本來懷疑陳天河是殺妻兇手，想不到現在他不但死了，而且死得與其妻一模一樣。

夏維探長認爲莉莉必是兇手，這可能是一宗桃色三角戀愛的悲劇。

呂偉良認不住問道：「你怎麼會想到是他情婦把他殺死的？」

「因愛成恨的例子太多了。」夏維探長說道：「尤其是女人太重感情，一時神經錯亂，任何事情也會做得出來。」

呂偉良道：「但是你不要忘記，這種毒瓦斯並非一般人可以擁有的。」

「嗯！你的意思是：那是一種特殊的殺人武器。」

「這件事已經十分明顯，唇膏型的毒氣筒，曾一再被人利用去殺人。」呂偉良又說道：「探長，我以爲目前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派人去找一個女人，她就是安

妮達，也就是雷克太太。」

「你怎會想到她的身上去？」

「我當然有太多的理由，才會懷疑她與陳氏夫婦命案有關。記得第一晚我們在飛鏢俱樂部認識時，她已用毒氣把余宗榮迷倒，但前者可能是較輕微的，所以余宗榮僥倖沒有死去。」

這時候，派出去的探員已把莉莉和她的小白臉尊尼找來。

經過現場認人手續，酒店侍役證明前來開房的女人不是莉莉。

至於尊尼，他承認時常與莉莉幽會。今天較早時候，他們一直在一起，從未離開過莉莉的香閨。過去他們很少如此大胆，但近日則由於莉莉明知陳天河死了妻子，暫時不會來看莉莉，所以他們才如此明目張胆，想不到却給辛尼撞破了好事。

莉莉當然不會眞心去愛陳天河，甘心做他情婦，亦無非爲了他的錢而已。

即使如此，莉莉和尊尼還是給警探帶回總部作進一步問話。

派到使館道九十六號雷宅去找人的警探，所得的結果亦與呂偉良一樣，雷氏夫婦出去了，但僕人不知他們下落。

找不到雷克和安妮達夫婦，夏探長仍然不肯就此罷手。他一邊派人包圍雷宅，一邊申請入屋搜查令。

根據警方的資料，雷克回到本市來的日子不會很久，他的生意和他的塲面也不相襯，極可能是個私梟或毒販之類，甚至可能是替某方面工作的特務也說不定。

雷克是來自菲市的，在此之前，他經常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最近定居本市，看情形的確是大有來歷。甚至定居本市之後，雷克也經常飛往各地，名義上就是「視察業務」。

警方入屋搜查，結果毫無所獲。

夏維不會感到意外，因爲他一直沒有懷疑到雷氏夫婦，他是聽了呂偉良的建議才採取行動的。但是，呂偉良就感到意外了。

這時已是下午五時，但是雷克夫婦還未見回來。他們已經去了大半天了，到底去了那裏？沒有人知道。

警方已向機場碼頭通令，不准雷氏夫婦離境，理由就是警方要他們協助破案。

呂偉良幾乎整天陪伴着余宗榮，看來他已無可疑之處。但是，自從R國特工突然出現，先後綁架阿生和余宗榮，令到呂偉良又不由自主地把事情想得更遠。

他對他的徒兒阿生說道：「你以爲這是怎麼一回事？公事呢，還是私事？」

阿生毫不考慮地說道：「當然是私事，你怎會想到公事那方面去？」

「因爲余宗榮是美國公民，R國特工突然出現，聯邦密探橫裏閃出，令我覺得這件事更加奇怪。」呂偉良摸着下頷沉吟道：「記得嗎？聯邦密探曾與余宗榮在一起，要求我們助他們一臂之力，冀能找回失去的神經瓦斯。嗯，瓦斯……瓦斯就是一種氣體，陳天河夫婦二人同樣死于毒氣，這說明了一些什麼？」

阿生忽然拍腿叫了起來道：「我想到了！」

當時師徒二人正坐在他們的車子裏。車子就停在警局門外，他們正準備離去。但現在師徒二人却忘記了一切，集中精神在思想着這件案的性質。

阿生又說道：「這件事很明顯，多思索一下就很易明白。雷克是個壞人，他在幕後設計一個陷阱，先控制雷克太太安妮達。余宗榮也許沒有猜錯，安妮達就是他大嫂利娜……」

呂偉良接續地說下去：「雷克騙得利娜那一份感情之後，便設計陷害余宗光，讓他的遊艇在大海上發生爆炸，造成一宗意外似的事件。是不？」

阿生道：「對了，然後雷克用他預備好的快艇，將利娜救起。後來便回到本市來，作成很有錢的樣子，以掩飾老千的身份。其實他們是有個目標的……」

呂偉良又爲他續說下去：「他們的目標就是錢。當余麗媚三兄妹都先後死去，陳天河也死去之後，利娜就會以原來的身份出現，那時她便是余宗光的妻子利娜，不再是雷太太了。」

「不錯。於是她便可以順理成章地，取得她丈夫名下的遺產，甚至余宗榮的，也可能歸她所有，因爲那時候她已是余氏兄弟唯一的親人。不過，我却担心一切妥當之後，她本人也沒命去享受這些果實。因屆時雷克必會殺死她！」

「你的假設大有可能。如果這就是他們的如意算盤，的確是天衣無縫。」呂偉良又喃喃地說道：「但是，那些毒瓦斯呢？這方面又該如何解釋？」

阿生道：「很簡單，美國軍械庫失竊，只是偶然巧合的事，因爲他們失竊的神經瓦斯與芥子瓦斯是裝置在大砲砲彈內的，而雷氏夫婦用以殺人的，却是另一種瓦斯，這可能是兩回事。」

呂偉良沉思久久，苦笑搖頭道：「我從來未試過這樣迷惑。」

「我以爲這件事想通了就會變得簡單，只要找到雷克夫婦，答案就可以找出來了。」

呂偉良忽然又問道：「余宗榮呢？」

阿生說道：「他似乎仍在爲警方錄口供。」

「我們快些進去看看他！」呂偉良說着已把車門推開。

阿生急急追上他，問道：「師父，你在担心一些什麼？」

呂偉良一邊拄杖走向警局，一邊說道：「阿生，你不是說過，余氏三兄妹可能先後死去嗎？」

「是的，但警局裏不會出事吧！」

「很難說，我和你既可以自由出入於警局，其他人當然也可以。」

阿生道：「你担心有人潛入警局殺害余宗榮？」

「這個時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呂偉良又說道：「記得在食爲先酒家的事嗎？當時安妮達在逃避我的跟踪，我曾看見她進了女子洗手間，但後來我叫人入去觀看時，她却不在。爲什麼？」

「女子洗手間的通風窗，完整無損，且有鐵柵攔着，照道理，不可能遁去。」阿生夾指一彈，驚嘆道：「對了，她會化裝……」

「是的，當時她一定是化了裝，所以我買通的女侍役進入洗手間時找不到她。

」呂偉良說，「因此，她只要企圖暗算某一個人，幾乎任何地方也可以去。」

阿生道：「但有一件事我不大明白，既然她會化裝，爲什麼當晚在俱樂部出現時，又會給余宗榮認出她是利娜？我的意思是：她如果早就開始化裝，余宗榮一定不會認出她的眞面目。」

「也許她想不到余宗榮竟然會由老遠的美國回來。」

「但是，只要她以利娜的面孔出現，本市仍有許多余宗榮的親友認出她的。」

「是的。」呂偉良呆了一陣，「這件事太奇怪了。但是，她會化裝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此時師徒二人已進了警局內部。

警局裏的人都忙得團團而轉。

師徒二人找着辛尼，但辛尼說余宗榮早已離去，剛才他們是分別在不同的房間爲警方錄口供的，由於余宗榮是重要證人之一，所以呂偉良認爲他不可能這麼早就可以離開警局。

呂偉良聽了辛尼的答覆之後，心裏暗自吃驚，立刻與阿生離開警局，駕車直駛棕樹酒店。

呂偉良說：「余宗榮爲什麼不等我們？他爲什麼要獨自離去？」

「也許他以爲我們已經走了。」阿生道。

「但是我們的車子仍在警局門外。」

「嗯……」阿生想了想，又說道：「他如果有意規避我們，那問題就更大。」

「我倒希望他只是規避，現在担心的却是他會不會像他的大哥余宗光和妹妹余麗媚一樣。」

車子在棕樹酒店門外停下，呂偉良首先下車，拄杖匆匆登樓。

呂偉良問管房的：「六零六號房姓余的那位先生回來了嗎？」

管房的說道：「沒有。但不久之前，有一位小姐來找過余先生。」

「那位小姐多大的年紀？」

「二十七八歲左右。很美！」

呂偉良心裏一凜！不禁又這樣想：是她！一定是安妮達。

呂偉良又問道：「只有一個女人？有沒有一個中年男子與她回來？」

「沒有。」

「她有沒有留話？」

「也沒有。」

呂偉良覺得余宗榮的處境危險，立卽打了一個電話到警局裏去。

他本來要找夏維探長的，但夏維出去了。結果找到辛尼。

辛尼說道：「他可能躲了起來，因爲他在口供中說聯邦密探在找他，殺死他妹夫的神秘兇手也可能找他！」

「爲什麼你不派人保護他？」呂偉良在電話裏問道。

辛尼說：「我們人手不足，我勸他留下來，他却不允，那有什麼辦法？不過，照我看，他很機靈，大概不會出事。」

「希望這樣吧！萬一不幸出了事！那就是你們的責任！」

呂偉良說完就把電話掛斷。

那管房的以前也見過呂偉良來過了，現在鑑貌辨色，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過來問道：「先生，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呂偉良道：「我也不知道。不過，如果那女子再出現，你最好留住她，然後報警！」

管房的唯唯諾諾。

呂偉良回到外面的汽車裏，阿生問：「余宗榮回來了嗎？」

「沒有。」呂偉良說，「但安妮達來過了，我担心下一個目標就是他！」

「果然不出所料，安妮達不會放過他。但是，余宗榮躲到那兒去了？」

「對於他來說，只有聽天由命。但是，我們却不能放過安妮達。她可能是一連串怪事的關鍵，那包括二宗命案，以及余宗光夫婦失踪之謎。」

「但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她？」

「今晚，我們先偷進雷克的家裏去看看。」

阿生說道：「恐怕沒有用。警方不是已經去搜查過了嗎？」

「是的，但是，警方一般只是例行公事，負責搜查的人未必都是有經驗的警探。」呂偉良道：「要有答案，還是讓我們自己動手吧。現在，我們先往俱樂部去吃晚飯。」

× ×

深夜，使館道一帶靜得有如墳墓。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停好車之後，悄悄到了雷克屋旁。

屋內也很靜，甚至連狗兒的吠聲也聽不到。但阿生還是把預備好的牛肉拋了入花園的草坪上，照估計，在不久之後便可以聽到一些吠聲，然後便是悶聲不響，因爲狗兒首先以爲牛肉是小野生動物，必然吠着飛撲過來，但當牠們吃了餵藥的牛肉之後，便會悶聲不響地倒了下去。

牛肉裏所餵的只是鎭靜安眠劑，狗兒睡醒一覺就會沒事了。

呂偉良過去用過這種方法令到不少犬隻上當，除非是非常有靈性的狗兒，否則必然會貪婪。

師徒二人傾耳細聽，在極度迷濛光綫底下，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阿生還沒有想到應該怎樣做，他已經看見呂偉良舉起了手中的萬能枴杖來。

「卡察」一聲，銀光一閃，鋼綫直射牆頭之上，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那就是連貫在萬能枴杖中的一條不銹鋼製成的軟索。這是用特製的合金造成的，漫步太空的太空人，就是用同一類金屬製成的鋼索把太空人與太空船之間連繫着。

阿生担心地低聲說道：「會不會是一個陷阱？爲什麼不聽到狗兒的吠聲？」

呂偉良道：「先上去看看，說不定他們已將狗兒困入狗屋中去了。」

「小心啊！」

阿生話猶未完，呂偉良已沿住鋼索爬了上去！

呂偉良本來可以一躍而上，但牆頭上不但鑲了碎玻璃，也圍上了鐵蒺藜。還是用鋼索比較安全。

阿生站在牆角下把風。

呂偉良越過鐵蒺藜，躍入花園的草坪上，那兒又黑又靜，看來狗兒也睡了。

呂偉良繞過花徑，進入屋內去。

屋內也靜得像一座巨大的墓穴。所有

的人都在熟睡中。

呂偉良拄杖繞過走廊，只見一間房門打開着，他立刻戒備。

但是，很快他就發現那是主人房。梳粧枱上滿是女人用的花花綠綠的化粧品，還有一幀彩色的半身照片鑲在座枱式的玻璃相架之內。

照片中人正是雷太太——安妮達。但呂偉良覺得，她的眞人比起照片更美得動人！

奇怪！房間中沒有人，爲什麼枱頭燈亮了。

雷克夫婦不在家，爲什麼房門又會打開？

呂偉良小心翼翼地摸了進去，房內的確沒有人。

一陣陣香水的氣味，那正是安妮達常用的一種牌子——紫羅蘭五號，法國巴黎出品的名貴牌子，價錢很貴。

呂偉良被這種似曾相識的香味引着，但警惕性極高的他，在這一刹那間，他也吃驚不少。

這雖然是安妮達和雷克的臥室，但如此名貴的香水照理只是出外時才用的，在這麼大的房間裏，又怎麼會如此濃郁？

呂偉良正想迅速退出那間睡房之際，突然視綫接觸到化粧枱之上一瓶香水的瓶蓋打開了，香味大概就是因此而變成如此濃郁吧！

呂偉良走過去細看，果然是名貴的「紫羅蘭五號」，但只有半瓶，如果這樣打開瓶蓋到天亮，可能變得點滴無存。

呂偉良正想伸手把瓶蓋蓋好，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他從化粧枱的玻璃屏之內發覺那邊一幅直垂至地面的簾布在幌動。

呂偉良心裏一凜，立刻回過頭來，舉杖欲待揮擊之際，窗幃後面已有一條人影飛撲而出，來勢又急又勁，呂偉良登時被他撲倒！

呂偉良與那人在地毡上糾纏打滾之際，又有另外一名男子由外面入來。

那人站在房門口處高聲喝道：「不要打了，都給我站起來！」

呂偉良看得淸楚，那人手中有槍！而且槍咀正對準他！

他乖乖的站了起來，與他糾纏的人也跟着站直了身子。

「原來是你！」那人瞥了呂偉良一眼，隨即把手槍收回。

呂偉良也認得了——其實當他與那人糾纏時已有了一些印象，無奈對方來勢太急，他們之間根本沒有時間說話。

這兩個男子正是呂偉良一再見過的聯邦密探。

呂偉良一時之間弄得十分糊塗，所以嘴裏也就不期而然地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持槍趕來增援的聯邦密探，正是陳彼德——一位美籍華僑。

陳彼德向呂偉良道歉，他說：「我的同事大概不認得你你怎會跑到這裏來？」

「我正想問你！」呂偉良說道：「你們是雷先生的人客呢，還是這間屋裏的主人？」

陳德彼道：「兩樣都不是。」

「那麼，你像我一樣吧？」

「我想是的。」

「目的呢？」

陳彼德故作神秘地笑了笑：「何不猜猜看？」

呂偉良眞想不明白，他們既不是這裏的主人，爲什麼還如此輕鬆？難道眞不怕人家醒來發覺麼？尤其是經過剛才一場短暫的打鬥，雷家的下人們極有可能已被驚醒了。

呂偉良說道：「現在可不是猜謎時候，你以爲現在正在拍攝占士邦影片麼？」

「告訴你，我們是來找證據的。」陳彼德說。

呂偉良一怔，說道：「證據？什麼證據？」

「雷克可能就是盜竊神經瓦斯的主謀人。」

「有證據嗎？」

「暫時未找到，但理由却充份。他的生意不大，但享受却是第一流，錢從那裏來？」

「神經瓦斯可以換錢麼？」

「當然！」陳彼德說，「這是國際間諜中心，雷克不一定要把瓦斯賣給R國，許多大國也須要，作爲研究的對象。例如C國就是付得起大筆金錢的國家之一。」

「可是，雷克夫婦，現在又在什麼地方？」

「極有可能逃到C國國境去了。我們在這裏搜了半晚，却無法找到他夫婦二人的護照。看情形，他們不會再回來。」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然則，他們爲什麼要用毒氣殺死陳天河夫婦？」

陳彼德道：「那可能是私人恩怨，但我們注意的却是國際間的大事。」

「換句話說，你肯定雷克是毒氣大盜，也認定陳天河夫婦，是他們殺害的，是不？」

「雖然一切只不過是推測，但却是頗有根據的。」

「你有什麼根據？」

「根據我們的資料，雷克在菲市很喜歡駕駛遊艇出海遨遊，有時一去半月，甚至一兩個月也不出奇。而在我們失去那批毒氣的時間內，他的遊艇亦已出海將近一個月了。」

呂偉良曉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遍佈世界各地，對於他們搜集到的資料，自然不會懷疑。

呂偉良又問道：「那麼，雷克太太的身份，你們可查到了沒有？」

「來自菲市的資料，證明雷克沒有妻子，但自那次出海回去之後，遊艇上就多了一個女子，她就是現在這位雷太太安妮達。」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陳彼德道：「差不多一年前。」

「差不多一年前？那麼，那麼，她可能就是余榮宗的大嫂利娜。」

「菲市許多人都知道，雷太太是被雷克自公海上救起的，但不知怎的，不久之後雷克就偕同安妮達離開菲市，回到這兒來定居。」

「你們的確有點材料，可惜余宗榮還未知道，否則，如果他知道安妮達的眞正身份之後，一定高興得叫起來！」呂偉良

又問：「你們還要搜索一下嗎？」

「我們已經搜了大半晚，相信搜下去也沒有什麼結果。」

「你們來了那麼久，屋內的人呢？」

陳彼德笑道：「都熟睡了。」他又看看腕錶：「大約明天早上六七點之間，才會陸續醒來。」

呂偉良從他的神色中可以看得出，他們可能用了蒙汗藥之類，怪不得屋外的狗兒哼也不哼一聲了。

呂偉良道：「想不到聯邦密探也是我的行家，而且手段比我更辣。」

陳彼德已從當地警方那裏知道呂偉良的來頭，所以呂偉良說什麼「行家」，陳彼德也明白他的意思是什麼。

陳彼德解釋說道：「我們用的是最新噴霧劑，對人畜無害的。」

「什麼噴霧器？」

陳彼德指指化粧枱上一支噴髮膠，道：「像這支東西一樣，但更小型，我們叫它做：化學噴射槍。本來是要來對付暴徒用的，它可以噴出一些化學氣體，令人失去知覺，但二三十分鐘之後，醒來又恢復原狀，對身體無害。」

「但是，你們不是來了很久麼？」

「是的，我們來了大半晚，我們今晚用的是計時式的噴霧裝置，而且是加强劑所以他們短時間之內，不會甦醒過來。」

「什麼計時噴霧裝置？」

「很簡單，就像計時炸彈一樣，到了預定時間，它便打開開關，噴出化學劑，那些東西無色無味，但不論人畜嗅到，都會昏昏欲睡，而且一覺睡到明天早上才醒來。」

呂偉良不禁又問：「你們怎麼樣混入來的？」

陳彼德指指鼻子：「我日間扮成修理電話的工人，相信無須我解釋，你也知道如何可以令到宅內的電話失靈。」

呂偉良心裏想：這班人，果然名不虛傳！

呂偉良又道：「你們走吧！」

陳彼德道：「那麼你呢？」

「我還要留下來。」

「留下來幹什麼？」

「再搜索一下。」

「沒有用的，雷克很聰明，一切證據也找不到。」

「但我仍然要試一試。」

陳彼德想了想，說道：「好吧！那麼，我們也留下來陪陪你。」

「我看不必了，你們有你們走，我自己留下來不是一樣嗎？」

「不！屋內的人雖然不會突然醒來，但雷克夫婦却可能突然由外面回來。」

呂偉良說道：「好吧！既然你要留下，我也不反對。」

呂偉良說完，便動手在房內展開一連串的搜索。

陳彼德和他的同伴們，有人留在房內監視着呂偉良，也有人在其他地方展開最後搜查行動。

但是，聯邦密探們既無所獲，呂偉良也一些結果都沒有。

不過，呂偉良也總算不枉此行，起碼他從這班人口中知道雷克過去一些往事。

離開雷宅時，已是凌晨三時了。

呂偉良和阿生回到他們的車子裏，陳彼德也和他的同伴們開車離去。

阿生聽了呂偉良的述說，也認爲雷克是個問題人物，而安妮達，也可能就是利娜。

阿生一邊開車返家，呂偉良一邊撥動汽車內的無綫電話。

電話是打到棕樹酒店去給余宗榮的，但是，接綫生却說他未回來。

呂偉良心裏不禁又是大吃一驚！

他一邊把聽筒放下，一邊對阿生說：「把車子開往警局！」

阿生也聽到了剛才的電話。他說：「余宗榮雖然不在酒店房間裏，但我想他也不會在警局裏吧？」

呂偉良道：「但是，萬一他出了事，警局却是唯一可以查到的地方。」

阿生再無意見，把車子開往警局。

警探部之內，燈火通亮。這是罕見的事，除非有什麼特別事故發生。師徒二人走進來時，心裏便已感到有點不妙。

一名守門的警員認得師徒二人，當然讓他們進去，但却循例問道：「這麼深夜了，兩位還有些什麼貴幹？」

呂偉良却反問道：「夏探長在嗎？」

「他在裏面，但忙得很。」

「發生了什麼事？」

「又有一個人被毒殺！」

呂偉良嚇得一跳！如果對方說又有人被殺，呂偉良就不會感到驚奇！因爲他也了解到這個時代的人有點近乎瘋狂，動輒殺人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不過，他說有人被「毒殺」，那又不同了。

呂偉良也沒有再追問下去，便往裏面走！

他已想到警員所講的「毒殺」，極有可能像陳天河夫婦的死法一樣——被毒瓦斯所殺！但是，他仍然希望死者不是余宗榮。

師徒二人正擬走進探長室之際，想不到却又遇上了陳彼德他們。

陳彼德笑道：「這世界，越來越細小了。」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們到這裏來幹嗎？」

陳彼德道：「拜託夏探長一件事。我們在雷家取了一套指紋，那是從化粧品上印取的女人指紋，希望他們拿去跟利娜的對照一下。」

呂偉良想起了，那些香水所以被打開，可能是他們在印取指紋時，忍不住誘惑，揭開瓶子的蓋嗅了一下，想不到呂偉良就在那時候闖了入去。那位正在印取指紋的密探，被迫躲了起來，所以未及把香水的瓶蓋蓋好。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做法都是非常聰明的。屋內雖則到處均有雷氏夫婦的指紋留下，但要找雷太太的指紋最好莫如在化粧品上面找，因爲臥室中的化粧品幾乎全是雷太太的專用品，自然在那裏找到的指紋也全是她的了。

呂偉良笑道：「想不到你們的行動也獲得警方的默許。」

陳彼德道：「這是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事，他們應該支持我們的。」

師徒二人進入探長室，夏維探長招呼他們說：「你們消息眞靈通，這麼深夜了，怎麼會知道有事發生？」

呂偉良道：「本來就不知道，但我們打電話找不到余宗榮，所以跑來看看。」

「你當然找不到他。」夏維又故作神秘地問：「你可知道他去了那裏？」

呂偉良心裏暗叫不好，口裏却說道：

「他出了事嗎？」

「是的。」

「他……他被人殺害了？」

「不！不是他被人殺害，是他殺害了別人。」夏維又說道：「你一定想不到他殺了誰。」

「……」呂偉良呆在一旁。他完全說不出話來，因爲他聽到的全是意料之外的事。

夏維探長道：「他三更半夜，摸入一位商人的家中去，那商人正是『五友公司』的股東之一，他叫陸森。可惜他不及你機靈，殺了陸森之後，失手被捕。如果他具有你那種身手，那末，他今晚大可以逍遙法外！」

呂偉良心裏想：余宗榮爲什麼要殺人？死者旣是五友公司的五個股東之一，這件事似乎有可能會發生。

呂偉良又道：「他現在什麼地方？」

「在隔離問訊室。」夏維說道：「我看你最好還是置身於事外，否則很容易就會惹禍上身。」

呂偉良却不理會探長的勸告，問道：

「我可以見見他嗎？」

「讓他錄完口供再說。」

「還要等多少時候？」

「差不多了，你何必着急？」夏維說道：「其實我們早就懷疑他的身份，可惜不能時刻派人監視他，結果就出了事。」

「陸森多大年紀了？」

夏維說道：「四十歲左右。」

「他怎樣死的？」

「被毒瓦斯弄死的。」

呂偉良一怔：「毒瓦斯？」

「是的。奇怪嗎？」夏維輕輕一笑，「陸森的死法與陳天河夫婦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毒氣儲藏在一支墨水筆型的噴射器裏。」

「找到了兇器嗎？」

「當然找到了，而且上面還有余宗榮的指紋。」夏維探長說，「這傢伙可能有個錯誤的想法，他以爲五友公司的其他四個股東合謀殺死他的兄長余宗光，所以便回來報仇，把這四個股東逐一殺死！」

「其他四個股東是什麼名字？」

「一個是胡子亭，一個是郭彪，其他二個，就是先後死於毒瓦斯的陸森與陳天河。」

呂偉良想了一會兒，說道：「如果你說其他毒瓦斯命案也是他幹的，他爲什麼要殺害自己的胞妹？」

「也許他本來的意思，是要殺陳天河，但却錯殺了陳太太余麗媚。」

這時候，一名探目由隣室過來，對探長說道：「他不承認殺人。」

夏維探長說道：「人贓並獲，怎到他抵賴？」

呂偉良說道：「讓我過去跟他談談好嗎？」

夏維愼重地想了想，終於答允了呂偉良的要求，讓他到隣室去見余宗榮。

余宗榮面色蒼白，見了呂偉良之後，像個呆子一樣，久久也說不出話來。

呂偉良問道：「爲什麼你不回到酒店去？」

余宗榮道：「我怕他們找到我。」

「他們？」呂偉良問道：「你指的他們是誰？」

「就是殺死陳天河和我妹妹的人。」

「你以爲他們是誰？」

「我也不知道。」余宗榮又說道：「我爲了想搜集證據，便偷進了陸森的家中去。」

「你要搜集什麼證據？」

「殺害我大哥的證據。」

「爲什麼你會懷疑陸森？」

「因爲他是五友公司的總經理。五友公司是五個人合股的，但那份古怪的合約，却令到大哥失踪後，變成他們四個人的生意，等到陳天河一死，又再由四個人變成三個人。」

「現在陸森也死了，豈不是又由三個人變爲兩個人的？」呂偉良說。

「是，事實就是這樣。」余宗榮嘆了一口氣，「可惜警方不相信我的說話，否則，這個時候應該去拘捕五友公司的另外二名股東——郭彪和胡子亭二人。」

「你的意思是：他們二人之中有一人殺害陸森，是不？」

「是的，即使不是他們，也不可能是我。」

「但是，他們在兇器之上，找到你的指紋。」

「什麼兇器？你是指那支墨水筆麼？」余宗榮道，「當時我摸黑偷入陸森的家中，原是要吵醒他問個明白。我雖然不懂得開保險箱，但我可以要脅他將保險箱打開，讓我看看他收藏的文件裏，是否可以找出破綻。因爲我始終認爲合約太古怪，大哥爲人耿直，說不定給他們哄着，糊裏糊塗的簽了字。所以，我便去吵醒陸森，豈料他已經死了。」

呂偉良道：「你是說，你一進去打算把他叫醒，就發覺他已經死了，是不？」

「是的。當我發覺他的死狀與陳天河和我妹妹相似，我就想到那是怎麼一回事，當時我發現「支墨水筆墮在他的枕畔，順手檢起看了一眼。但我想不到那就是殺人兇器。」

「那是儲藏了毒瓦斯的管子，外型像一支墨水筆，你檢起它的時候，裏面的毒氣大概亦已散盡，否則，你可能也會被毒死！」

余宗榮嘆氣說：「總之是我倒霉，我上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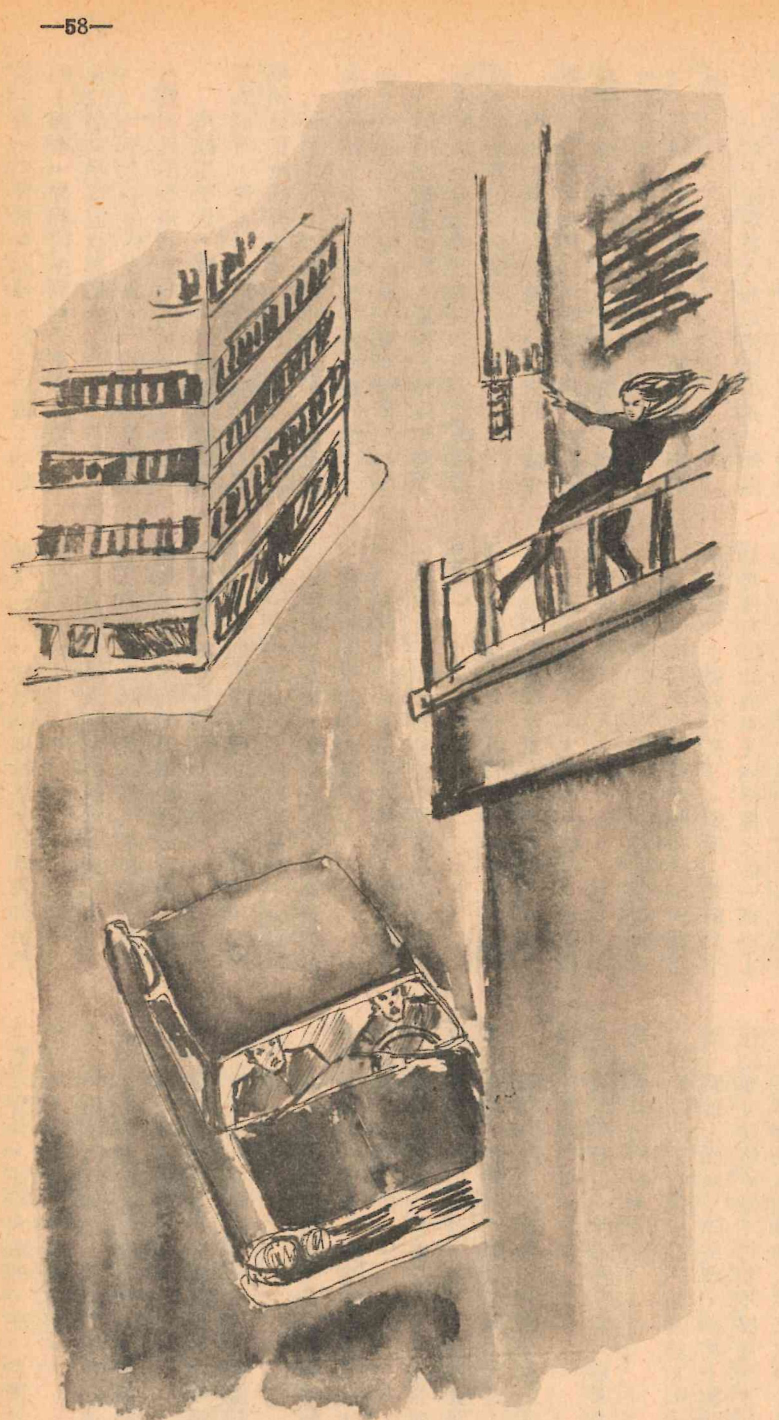
「這也好，你留在這裏相信比任何地方更爲安全得多！」

「但是，我大哥的事，就會永遠石沉海底，我也會含寃莫白！」

呂偉良道：「只要你眞的未有殺過人，一切事情交由我去理吧！」

「你也未必有辦法。你瞧吧！他們殺了一個又一個，完全不當作一回事！」

「剛才你對我說的話，有沒有對警方說出來？」



余宗榮道：「說是說了，但他們不會相信，我叫他們迅速採取行動，逮捕郭彪與胡子亭。」

「你安心的在這裏等着吧！最重要的，就是要跟警方合作。」呂偉良又說：「我不妨告訴你一件事，就是這裏的警方人員良莠不齊，不知道有沒有人對你動粗，但如果你不合作，後果就難預料了。」

余宗榮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道：「好吧！現在我唯有把一切寄望於你。」

呂偉良走出那間房，一名警探入來監視着余宗榮。

回到探長辦公室，呂偉良正要把剛才跟余宗榮的談話轉告夏維，但夏維却說道：「剛才你們的說話我已經聽到了。」

原來探長的辦公室內裝了一套秘密電視，因此，呂偉良與余宗榮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談，盡現眼底像看電視節目一樣。

呂偉良心裏雖然不大高興，但這是人家的地方，也沒有辦法。

夏維道：「你相信他的話嗎？」

呂偉良說道：「他的說法極有可能，起碼陳天河夫婦不會是他殺死的。探長，我以爲你不妨派人到郭彪和胡子亭的家中去看看。」

「三更半夜，到那兒去幹什麼。」

「警方有權這樣做的，因爲那兩個人也是五友公司的股東，現在他們合夥人又一個被殺，在情在理上絕對說得過去。」

夏維沉吟一會，說道：「你以爲有用嗎？」

「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叫你找他們，是對他們有益無害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呂偉良說道：「我與余宗榮的見解不同，我覺得郭彪和胡子亭不是兇手，相反，他們却可能被兇手追殺。」

「什麼？」夏維探長吃驚地瞪住呂偉良：「你說他們可能也會被殺？」

「是的。如果你相信我的話，就趕緊派人去保護他們。」

「你有理由支持你的見解嗎？」

「當然有，但要詳細解釋，恐怕阻去太多的時間。」呂偉良看看腕表，說道：「你打算採取行動嗎？」

「我先要查明那兩個人的住址！」夏維探長的態度有了改變。

呂偉良道：「不必查了，只要過去問余宗榮，他一定知道的。」

夏維探長於是派人到隣室去，余宗榮果然知道二人的住址，探員把它記錄下來，交給夏維。

夏維探長說道：「這個時候探員都回去睡覺了，只有我幾名助手留下來，你有興趣跟我去一趟嗎？」

「好極了。」呂偉良說，「你也知道我們師徒二人經常是不請自來的。」

於是呂偉良與夏維等人，總共是五個人一齊離開了警局。

呂偉良在登車之前，忽然又回頭對夏維建議：「我想我們五個人應該分作兩組，同時往二個不同地點，這樣可能會節省一點時間。」

夏維探長只偕二名助手同行，其他探員則留在警局裏當班。他聽了呂偉良的建

識之後，也覺得有道理，於是說道：「好吧！那麼，你和阿生到胡子亭那兒去，我和二名助手則去找郭彪。」

「不！」呂偉良說，「我們不是警方人員，只怕不得其門而入。」

夏維想了想，惟有叫一名助手陪師徒二人同行，他自己則只偕同一名助手，駕車開往東區找郭彪。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一名探員依址前往北區找胡子亭，根據余宗榮所給的地址，胡子亭是住在樹堤大道一幢洋樓裏的。

照地理環境估計，夏探長和他的助手到東區去，會比較呂偉良等人到北區去爲近，因爲警局非常接近東區。

因此，夏維探長很快已經來到一幢住宅大廈門外。豈料二人剛剛下車，立即就發覺那邊人聲哄動，大廈上面許多住宅單位紛紛亮了燈。

夏維心裏一凛，立刻偕同助手飛奔過去！

一名大廈看更人匆匆跑出街外，聲聲要找警察，有人問他發生了什麼事？看更人說道：「我們這裏發生了命案，一個男子無緣無故的死了。」

夏維心裏一凛，走過去問：「你可知道死者是什麼人？」同時掏出証件。「我是警方的夏維探長。」

看更人說道：「他就是住在十一樓B座的郭先生。」

「是不是郭彪？」夏維立刻就問。

看更人詫異地瞪住夏維：「對了，就是郭先生，你怎麼知道？」

夏維探長沒有回答他，只匆匆對他的助手說：「快些通知總部，同時轉知呂偉良他們，快！……」

夏維話猶未完，已衝進了屋內！

那名探員回頭走回到汽車裏去，利用探長座駕車中的無線電話通知總部，然後打電話到呂偉良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這時候還未到達目的地，他聽到又一名「五友公司」股東被殺，知道自已的推測沒有錯，立刻叫阿生把速度加快，希望能及時趕到北區去！

夏維那位助手由衷地佩服，他問道：「呂先生，你怎麼會想到還有兩個人會被殺？」

呂偉良道：「很簡單，因爲有人認爲五友公司那四個股東都該死有餘。」

探長的助手不大明白。他說：「然則，兇手又是什麼人？」

「當然是雷克夫婦。」呂偉良說。

阿生提到開快車就精神百倍，何況這是深夜——將近天亮了。街道上車輛幾乎絕無僅有因此他車子開得像火箭一樣快！

到了北區，阿生突然在望後鏡中發現一輛警察巡邏車在後面風馳電掣地追來。

阿生對那探員說：「怎麼辦？是你叫我開快車的，看來我又要破財了。」

探員道：「放心吧，一切有探長爲你出頭，何況這個時候，我們正要人手幫助，他們來得正好！」

車子的速度沒有減慢！後面的警車拉響了警號，越開越快！

阿生按照呂偉良的吩咐，把車子停在一幢大廈的門外。

轉眼之間，警車也接踵而至，車上跳下數名警員，如臨大敵的，在一名警長的指揮下，採取行動，封鎖現場。

阿生這時才知道，警車只是在巡邏中接到了總部無綫電台的命令，趕來這裏佈防，而並非追逐開快車。

警長與探長助手交談幾句，立刻照會大廈管理處。這時候，大廈大門的鐵閘鎖上了。

看更人從夢中驚醒，其實這個時候是人類最熟睡的時候，但警車的嗚嗚聲，却把隣近住宅都吵醒了。

看更人看見一名警長和一名探員向他表露身份，心知不妙，但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睜着惺忪睡眼把閘門打開了。

閘門之內是停車場，沿住水泥通道可以直達電梯門口。

閘門旁邊是一所單層建築，是專供看更人居停之用的。

與閘門平行處，是一幅高達十呎的圍牆，圍牆上面嵌了碎玻璃，再加上數呎的鐵蒺藜，防盜設備不可謂不够周到了。

正當警長與探員進入閘口之際，呂偉良與阿生這師徒二人因爲在車外仰首往上望，並未跟了進去；想不到竟然給他們看見了一些驚心動魄的鏡頭。

原來一個住宅單住外的露台上，正有一條人影飄然而下！

師徒二人當初只是因爲閘門未打開，他們又非警方人員，反正明知看更人不會隨便開閘所以才索性讓探員與警長先行。

在那一段時間內，呂偉良不難想到郭彪既已被害，那麼胡子亭又如何？他們會不會來遲一步？再想到地址上面寫的胡子亭居住的單位位於六樓，師徒二人也就不約而同的翹首上望！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一條人影輕如飄絮，首先由六樓露台攀住往下緣，一躍落入五樓的露台，再又以同一方法逐層躍下！身形優美，動作敏捷！

師徒二人的身手已是不凡，但現在他們在灰暗天色之下看見這情形，也好像參觀一場馬戲班的精彩表演一樣，看得口呆目瞪，爲之驚嘆不已！

他們差一點兒就忘記了此行的目的，等到驚覺過來時，那人影已疾如閃電般到了二樓。由於二樓以上街燈照射不到，大廈看更人與探員似乎一無所覺；但阿生這時候却有如從夢中驚醒揚聲高叫起來！

呂偉良一聲不响，拄杖急縱狂跳，三步併作兩步轉眼已搶到了六厦閘口之前！

呂偉良估計那人影必然會躍落樓下停車平台上，所以正想衝入去！

此刻那探員已偕同那名武裝的警長到了電梯門口。

就在這一刹那間，二樓露台上的人影彷彿馬戲班中人表演空中飛人一般。人站在露台的欄杆之上，雙手伸前，雙膝一屈，立時飛身彈起；只見一條人影撲向前面，眼看就要撞斃在圍牆牆頭上的碎玻璃之上。豈料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那人的雙手已攀住鐵蒺藜上面無刺的部份，借力反彈，打了一個筋斗，整個軀體就像裝上了彈簧一樣，登時凌空彈起，反身飛出街外，輕飄飄地落在街上！

街上有燈光，在這眨眼之間，呂偉良已看出她是一個女人。

呂偉良當然不會再衝入屋內，反身拄杖，急縱而上，啣尾直追！

那女人去勢如箭，呂偉良差點兒也追不上她！

這時候，街上的警員以及屋中的探員，均聞聲趕來，無奈他們都距離得太遠。只有那邊路口有二名奉命封鎖這條街道的警員，攔在前面！

呂偉良運杖如飛，單足急跳，轉眼已經追貼了那個女子！

只見她渾身黑色打扮，雙手戴上了手套，看不見她帶有任何武器！

呂偉良很快已越過了她，把手一橫，冷然喝道：「不要走了！你逃不了的，何必浪費氣力？」

那女人在路燈之下站了下來，一陣香風撲鼻——呂偉良未曾辨認她是誰，已嗅出了那是「紫羅蘭五號」香水。

不錯，她就是常用這種高貴香水的安妮達。

安妮達氣喘喘地說道：「你果然厲害，我服輸了！」

她嘆了一口氣，然後摸出了一包香烟，一個打火機！

呂偉良想起殺人瓦斯的厲害，立刻提高警惕，喝道：「別要花樣！你已殺了不少人，放下你的殺人武器吧！」

安妮達呆了一呆，明知詭計已被識穿，却垂死掙扎！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她已舉起手中的打火機，朝住呂偉良噴射一種化學氣體！

呂偉良早已有了戒心，迅速掏出手帕掩鼻，一邊已揮杖出擊！

那鐵杖疾如行雷閃電，直點向安妮達的手腕部位；只聽得她嬌呼一聲，打火機已應聲墮地！

呂偉良仍然不敢怠慢，揮杖擊向地上，就像打高爾夫球一樣，打火機被杖端擊中，凌空飛起，墮出數丈以外！

路口二名警員持槍衝到，探長助手與那位警長亦聞訊由屋內走了出來！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一輛汽車也不知從那一處路邊衝出，只見此刻它快得有如火箭一般，朝着呂偉良直撞過來！

阿生正由那邊飛馳而至，見狀爲之大驚不已！

眼看呂偉良這一回可能變成肉醬，豈料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鐵杖就地一點，一條人影彷若旱地拔葱一般，頓然昇高逾丈！

車子「察」地一聲停了下來！

呂偉良凌空打一個筋斗，落下街上的時候，那位置則剛剛在汽車後面，不足數碼之處。

電光石火之間，車門迅即打開，安妮達立刻攢入車內。

車門也未關上，車子又告開動！

二名警員看得呆了，其中一名立即開槍射擊，另一名也想到事態危急，開槍擊向胎輪下面！一時槍聲卜卜，驚險萬狀！

汽車玻璃粉碎，輪胎爆裂，一時失去了控制，「轟隆」一聲，撞向一間店舖的大門！

幸而店舖已告關門，閘門還算堅固，車子未能將它撞倒；但車內的安妮達和駕車的雷克，則告雙雙暈倒！

毒氣大盜　毒計難逞

是早上了。

醫院裏佈滿了警探，因爲雷克與安妮達二人正在接受急救手術。

醫院外面，擠滿了報界和電台的採訪人員；正如擠在警局外邊的一樣，他們都希望獲悉一連串命案的內幕消息。

警局裏面，除了余宗榮之外，還有驚魂未定的胡子亭——他是唯一死裏逃生的「五友公司」的股東。

原來凌晨時份，安妮達潛入郭彪家中，利用毒瓦斯殺害了郭彪之後，又迅速趕到胡宅去。

當時大廈的大閘門雖已關閉，但安妮達高來高去的身手，連看更人亦給她瞞過了。

當她進入胡宅時，正待下毒手之際，却被一陣陣警車聲驚呆了。而這時候，胡子亭亦已醒來，看見有個黑影在室內，心知不妙，高聲大叫！

胡家家人被吵醒，以爲有賊入屋，紛紛持刀棒趕來。

安妮達看見勢色不對，立即撤退，想不到結果還是遲了一步！

現在，安妮達在醫院中首先被救醒；雷克因爲坐在駕駛位，給呔盤壓傷了胸部，傷得很重，醫生仍在急救中。

夏維探長因爲案情嚴重，親自進入特別病房向安妮達問話。

安妮達黯然神傷，淚如雨下。

夏維探長首先向她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想不到安妮達答道：「我叫利娜。」然後又淚汪汪地問：「我丈夫怎麼樣？」

夏維因爲她自稱利娜，所以說道：「你是問余宗光嗎？」

利娜哽咽道：「不！我只是問雷克。他怎麼樣了？」

夏維答道：「醫生正設法救回他的性命。」

「可以讓我見見他嗎？」

「暫時不可以，不過，你和我們警方合作的話，也許你很快就可以見到他。」

利娜嘆氣說：「到了這時候，我看我也不必隱瞞了。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你以前那個丈夫余宗光呢？他現在什麼地方？」夏維問道。

「我不知道。」

「你與他一年前一同出海，怎麼你生存着，他却不知下落？」

「我是給雷克救起的，但我患了失憶症，以前的事都忘得一乾二淨。爲了感恩圖報，後來我嫁了雷克，豈料他在菲市時時遭人恫嚇勒索，所以帶我住到這兒來。想不到在飛鏢俱樂部裏，却給我遇上了我前夫的弟弟余宗榮，他一再叫我大嫂利娜，使我已經忘懷的一些模糊印象，又一一重現……」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不遇上余宗榮，你可能永遠也無法記憶起做余太太時代的往事，是不？」

利娜怔怔地說：「是的，是余宗榮提醒了我，使我那晚回去之後，極力回憶和思索。印象雖則很模糊，但總算想起了一

些斷斷續續的往事來。爲了明白眞相，我決定瞞住雷克，約了余宗榮出來，他也懷疑我患上了失憶症，所以逐樣提醒我，還帶我返家，讓我記得更多。」

夏維說道：「你既是利娜，爲什麼却要在人前一再否認？」

「起初我是記不起來，後來却是故意的。」

「故意的？是因爲雷克的緣故嗎？」

「不！」利娜說，「雷克已逐漸知道了我的身世，起初他妬忌，後來却變爲同情。坦白說，他對我有救命大恩，我固然愛他；但是，想起我前夫無緣無故的失踪，我却不能不理。於是，我開始秘密偵查——由一年前報章刊載遊艇發生爆炸的新聞開始，以至深入五友公司中偵查，結果給我發現了一項驚人的陰謀。那就是：五友公司的其他四個股東，串謀害死我和余宗光等人。遊艇中給他們事先安置了一枚計時炸彈，讓遊艇在公海爆炸……」

「你怎麼知道的？」

利娜說道：「我偷入五友公司，閱讀過一些秘密文件，那是五個股東在律師樓簽訂的合約。五友公司是由五個志同合道的友人合資經營的，合約中規定五位股東中，任何一人死了，他的家屬只可按月支取一筆生活費。如果死者遺屬要退股，必須生存的股東超過半數同意才可以。你想想吧，探長，這樣的一張合約，還不是一種預謀是什麼？」

夏維問道：「你所根據的，就是這些了？」

「是的，這還不够嗎？一間規模頗大的股份公司，由五份變作四份，受益者自然是那四個人。再加上當年一些報章揣測，認爲遊艇不可能無故發生爆炸，其中可能另有原因。我閱讀了在圖書館找到的這些舊報紙，再加上余宗榮的語氣中也表示他大哥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更加肯定這四個人就是兇手！」

「那你爲什麼不報警？」

「報警？那有什麼用？」利娜聳肩苦笑，「時間過去了，一切已沉入海底；如果警方要拉人，早已拉，何必我報警？」

「當時我們的確找不到任何証據，但是，你如果投訴，警方一定會重新檢討這件事。」

利娜瞪了夏維一眼，說道：「別打官腔了，告訴我，余宗榮呢？」

「你差點兒害死了他，我們以爲他是兇手，把他扣留起來。」夏維又問：「你爲什麼要殺死你小姑余麗娟？」

「當時在那間酒家的女子洗手間，我被呂偉良追踪，躲了入去，想不到麗娟也在裏面，她自然認得我，於是苦苦糾纏住，後來我無法擺脫她，想到她是陳天河的妻子，陳天河等人的陰謀她準會知道的，她不該幫住丈夫，瞞住我們。於是我便把心一橫，故作神秘地對她說，我被壞人追踪，所以沒有多餘的時間解釋，一切秘密都放在那支唇膏之內，叫她依照唇膏內所儎的辦法行事，然後就可以見到我了。最後我才匆匆離開了洗手間。」

夏維說道：「那麼，爲什麼呂偉良見不到？」

「我當時已經戴上棕色的假髮，外套也反轉了，色澤不同，髮型又不同，所以聰明如呂偉良，也一樣給我騙過。」

「那麼，那支毒唇膏，又是怎樣殺人的？」

利娜說道：「很簡單，那不過是一種自動噴霧器的裝置而已，毒瓦斯就儲藏在空心的唇膏空殼之內，只要給人旋開了，毒瓦斯就會由內洩出。由於它無色無味，上當的人很難發覺，因此，只是她吸入肺部，很少很少份量亦足以致命。何況，余麗娟當時無意中遇上我，雖然我已稍爲化裝，但面部輪廓不變，她既然認識我，我又神色匆匆的，她自然充滿了好奇心，所以那支儲了毒瓦斯的唇膏，她爲了找尋答案所在，必然是左右翻看不已，想不死也難了。」

「你太心狠手辣了，其實，你不該殺她。」

利娜嘆氣道：「我也不想。但是，當時剛好是雷克剛剛爲我製成這種殺人的毒瓦斯我必須找個對象試一試是否靈驗。」

「是雷克製造的？」

「是的。」

「那麼，你們也就是盜窃神經瓦斯的人了。」

「什麼神經瓦斯？」

夏維說：「一個小島上的軍火庫在一場狂風過後，發覺失去了一批作戰用的神經瓦斯。雷克看來與此事絕對有關。」

「不，據我所知，他沒有做過這些事。不過，他懂得利用一些化學原料，配製成毒瓦斯，這却是眞的。最初只是用以自衞，所以我用以令到余宗榮在俱樂部外面昏倒的，並沒有劇毒，只是痲醉而已。但是，後來我決心要報仇時，雷克就爲我秘密製成了這種帶有劇毒的瓦斯，只要任何人吸入呼吸系統之內，少許份量亦足以置人於死地。」

「他在什麼地方製造的？」

「一間天台木屋，一切工具及化學原料都沒有搬返家中。那間天台木屋就在流星街九十號五樓的天台上。」

「怪不得我們在雷家之內什麼都搜不到了。」

「那些東西十分危險，雷克每次製造或試驗，都戴面罩和手套。」

夏維又問道：「那麼，陳天河當然也是你殺的吧？」

「是的，陳天河妻子死後，我也覺得有點內疚，但後來我想想，覺得這也是一種殺鷄儆猴的手法，大概這一回，陳天河總要承認他們的陰謀了吧？於是我那天就打電話約他出來。我當時僞裝是他情婦莉莉的女朋友，我說我知道一些關於莉莉的秘密，約他到酒店去會面，詳告一切。如果他不來，將可能受到更大的損失。果然，他眞的來了。」

「你很聰明！可惜做法不對。」夏維問道：「他後來承認那項陰謀嗎？」

「不！他不承認，只追查莉莉的事，看來，他好像在懷疑莉莉殺死他妻子似的。當時因爲我戴了假髮，眼鏡等等，房間內光綫又昏暗，他當初認不出我。後來我讓他看清眞面目時，他非常吃驚，我知道他作賊心虛，結果把他也置諸死地。」

夏維嘆了一口說：「你太笨，如果你

與我們連絡，你的收穫更大。至於陸森和郭彪，自然也是你害死他們的，是不？」

「是的，他們死有餘辜，要不是警車聲越來越近，我担心失手被擒，相信胡子亭現在也跟他們同一命運。」利娜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又說：「到了這個時候，我也無話可說了，我只希望你們讓我見見我的丈夫雷克，因爲他爲了我，犧牲太大了。當他知道警方四處找我的時候，我們一直躲起來；他因爲太愛我，決定滿足我復仇的慾望。我們計劃在今天之後，便設法離開這裏，所以我趕緊在昨天晚上把所有要殺的人，都一一殺死！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好吧！謝謝你的合作，現在你可以好好地休息一會兒了。」

夏維探長一邊說着，一邊已將錄音機關上了。然後示意一名女探員好好的看管着她，才帶同助手離去。

夏維探長一邊派人按址找到流星街九十號五樓的天台去，一邊又趕返警局去。

一名聯邦密探裝成他的助手一樣，一直在夏維身畔，因爲聯邦密探不是當地警方人員，如果公然與警方高級人員在一起，會引起某一方面的六事抨擊。當地環境複雜，他們不得不如此掩人耳目。

事後那名聯邦密探感到無限迷惑地對夏維探長說：「我以爲這一次我們會得到滿意的答案，想不到又失敗了，看來這件事還未了結。」

夏維對他說：「讓我們檢查利娜口中所講的製毒氣的地方之後，再決定她的說話的眞實性。」

那位聯邦密探說：「她能說得如此詳盡，我看她也不會是假的。」

當夏維探長由醫院出來時，一大羣記者包圍他；他早已料到有此一着，所以簡單報導了一些案情，以及破案經過等等，但却沒有提及「神經瓦斯」失窃的事，以免引起世界性的恐慌，造成更大的混亂。

回到警局門外，又是一大批包括外國通訊社記者在內的記者羣，包圍着夏維探長問長問短。

夏維好容易才打發過去。入到警探部，他的高級助手辛尼對他報告說：「胡子亭否認他們的陰謀，我們問了很久亦無結果。」

「把他帶到我的辦公室來吧！」夏維說。

辛尼吩咐一名探目去帶胡子亭過來，回頭又對夏維探長說：「安妮達已經承認一切了吧？」

夏維道：「只承認她是利娜，以及殺了人，却不承認盜窃『神經瓦斯』的事。她原來患上了失憶症，正如許多受了創傷的人一樣，所以把這件事弄得更加令人迷惑不已。」

胡子亭帶來了，他對夏維探長說道：「探長先生，我要講的都講完了，吃驚也吃驚够了，你們還要查問一些什麼？」

夏維說道：「我有權問你，但你有權不答我，不過我有件事要忠告你，就是如果你不說實情，就算我們不追究，把你送走，你的生命仍會受到威脅，因爲利娜既然未死，她的丈夫余宗光也有可能一樣未死。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胡子亭說，「我知道利娜誤會的起因。不過，事實上我們五個是好朋友，只差在沒有像古人一樣結爲兄弟而已。當年我們組織五友公司的目的，是由於我們相信『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三人便成一個諸葛亮』的原則。但是，我們又明白到人類自私的弱點，那就有可能見利忘義，或者見利思遷等等，於是我們同意簽訂一份合約，那就是規定五友公司乃一永久性組織，目的無非希望它賺了大錢之後不會解體，讓我們的兒孫及家人可以永享成果，故此才有『只分紅利，不准退股』的硬性規定。想不到，却發生了這種種不幸的事，眞是始料所不及！」

夏維雖然對他的說法不能盡信，但是，看胡子亭的態度也極之誠懇。

夏維代表警方要求取得五友公司的組織法，以便仔細審查。胡子亭於是立即致電律師，叫他把當日五個人所簽訂的一切細則取來，以供警方研究。態度非常之合作。

至於余宗榮，他雖則被証實未殺害陸森，但是，他未經許可，擅自闖入私人住宅，一樣是有罪的，所以他雖被起訴，也准予保釋出外。

由於這件案牽涉範圍廣大，同時更將一年前遊艇神秘爆炸的舊事重提，因此轟動一時，消息幾乎傳達世界每一個角落。

因此之故，余宗榮，利娜以友五友公司等等名詞亦登載於世界各地報章之上。

還有雷克，他的傷勢嚴重，還未渡過危險期，但據菲市警方的資料，此人是一名私梟，歷年來從事走私活動，無奈沒有足够証據可以控告他。不過，知道他底子的人可不少，於是年前開始，不斷有一些黑道中人向他勒索，令到他不能不悄悄離開了菲市，而跑到本市來定居。想不到事情會弄得更糟！

雷克既然只是一名私梟，並非「毒氣大盜」，那麼，「神經瓦斯」失窃的案子，也未了結。因此，美國與他們的盟邦，就不能不繼續偵查，力圖阻止那批毒氣落入別國手中。

「鐵枴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雖然急公好義，樂於助人，但是，想到某些國家的見利忘義，以及政治家的僞善欺詐，他們就不想插手這件事。

反正利娜已告落網，雷克的身份亦已揭破，相信余宗光也早已死去，這件事大概也了結了。至於余宗榮，即使罪名成立，相信也不會判刑，最多罰欵了事。因爲他根本就不是存心盜竊，但夏維却偏偏控他意圖盜竊及夜盜等等罪名，這大概正是爲了方便他的律師爲他脫罪的伏綫。

警方如果要找證據控你一個罪名，未必會順順利利，但是，如果他們存心饒恕你，即使表面功夫做足，儼然鐵面無私，但也易如反掌。這就是法律奧妙之所在。

當利娜落網後，這件事進入最高潮的時候，呂偉良師徒二人正作元龍高臥。那是由於他們整夜未睡，疲勞過度之故。

呂偉良同意夏維探長的看法，就是利娜既然能够生存，余宗光也有可能未死。不過，如果他眞的未死，爲什麼他不返回本市？所以，深入研究，他可能已經不生存在人世間。

但無論如何，事情到了這裏，總算告一段落了。

利娜既已認罪，她的謀殺罪名亦告成立；反而胡子亭等人串謀令到遊艇爆炸這一點，却因爲罪無佐證不爲各方所接納。

不過，胡子亭既是目前爲止唯一的「五友公司」的股東，他爲表淸白，要尋求法律途徑，將公司解散，把一切利益分作五份，交還給五個股東的遺屬，讓他們自行處理。

雷克終於在醫院中傷重斃命，也是罪有應得。

就在法院判罪那一天，市長辦公室裏接到了一個匿名電話。

打電話的是一個男人，接電話的却是市長的秘書。

那個男子希望市長親自接聽，但秘書說他正在開會，而且市長例不接來歷不明的電話，除非淸楚了對方的企圖。

那男子說：「好吧！那就請你告訴他三天之內釋放利娜，否則，神經瓦斯就會在本市傳散，屆時將有不少市民受害！」

市長秘書呆了一陣，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就是盜竊神經瓦斯那個集團的人，如果你還不明白，請你的上司去跟美國政府聯絡吧！」

電話說完立刻掛斷了綫。

那位秘書，以事態嚴重，立刻通知市長。

市長聞訊，便傳來警察局長，查問這事件的來龍去脈；於是這件事自然而然就牽涉到美國那幾名聯邦密探的身上去。

那數名密探的任務是爲了追查「毒氣大盜」而來的，他們本來打算放棄了這個地區，想不到正要飛往東京之際，利娜使用毒瓦斯殺人的事，又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只好又再留下來。瓦斯是一種氣體，二次大戰時期已有人使用毒瓦斯作戰；如今各大城市警方專門用以對付暴徒的，就是其中一種催淚瓦斯。

不過，最危險的還是作戰用的神經瓦斯和芥子瓦斯。那些東西經過一再改進後，據說效果驚人，但眞正效能始終屬於軍事秘密。外人是很難知道的。

據說：神經瓦斯是一種對人類神經系統有極大破壞力的毒氣，但後來具有人道主義的科學家，却把它改良成爲痲醉性極高的氣體，儲在炮彈裏射進敵陣地之上，會令到敵方士兵失去抗抵力，但經過若干時限之後又會復原。

至於「芥子瓦斯」，却是軍用瓦斯中毒性最巨大的一種，有人稱它爲「毒氣之王」，學名爲「二氯乙硫醚」。

二次大戰時期，納粹德國首先使用於戰場上的，就是這一種「芥子瓦斯」。主要原料爲「乙烯」，沸點二一七度，具有持久性，可令沾者肌肉糜爛，且能透過衣服，侵入皮膚，眼膜以及呼吸器官等。

凡被「芥子瓦斯」侵襲者，當時似無所覺，但數小時後便告因傷致命。最顯著者就是皮膚起泡，呼吸困難等等病徵。中毒者往往無法救治。

至於目前某等國家所存儲的，是否屬於這一類「芥子瓦斯」則不得而知。但這種化學武器之可怖，則是人盡皆知的事。

無論美國如何解釋，這一類化學武器早已成爲國內反戰份子的藉口之一。因此，這一次失竊的事，國防部一直隱瞞着。

目前那數名密探已被秘密召至市長辦公室去。他們只不過是大批被派往外國的聯邦密探之小部份而已。

這數名密探之中自然也包括了陳彼德在內。市長把接到神秘電話的事說出，要求他們合作，把失竊前後經過詳述。

密探說道：「那些東西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可怕，它已經過改良，目前失去的一批，只能令人神經中樞產生痲醉作用，放棄抵抗，甚至昏迷二十四小時，對人體並無多大傷害。但我國政府一定要找回這批東西，一則怕它落入歹徒手中，二則不想它落入R國手中以免漏洩軍事上秘密。」

市長聽了這番解釋之後，放心了許多。現在他們只等待那個神秘人物再出現。

聯邦密探們本來在利娜這件案結束之後，就要離去，想不到這一次又被迫再度留下來。

不過，這一次却充滿了希望，因爲那神秘人物說不定就是偷進毒氣庫的歹徒之一。但是，他們爲什麼迫市長放了利娜？

他們揣測對方必是雷克的手下。

但無論如何，一次周密的圍捕計劃，已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展開。聯邦密探，當地警方携手合作，佈下了圈套，只要那神秘人物下一次再打電話到市長辦公室來，周密的偵察設備，就可在極短時間之內查出對方之所在，於是警方的無綫電台，就可以通知全市的警方巡邏車加以圍捕的。

看來他們的計劃萬無一失，現在只等着魚兒上鈎。

市長辦公室的電話又再度响起來，打電話來的，還是那一男子的聲音。

由於電話局和警局的充份合作，很快便查出了電話的來源。

那是一條繁盛街道的路邊電話亭！

所有接近十字大道的警方巡邏車輛，俱奉命開往該處執行封鎖任務。但是，由於十字大道位於交通要道，人多車擠，要完全封鎖，却不是一件易事。還好那人一直喋喋不休尚未將電話掛斷，也就表示他仍未離去。

市長本來要盡量拖延時間，以利警方進行圍捕工作。但是，對方既然說個不停，那當然省回他不少氣力。

十字大道上車多人擠，夏維探長的一組人員已開到現場。

警察局長爲了茲事體大，也親自趕來指揮一切。電話亭一段路已被封閉，車輛必須改道，行人不准接近。

奇怪的却是：電話亭內那男子一無所覺。電話亭是四周鑲了玻璃的，照理他也該看到街上突然沒有行人和車輛，有的只是數名身披避彈衣的探員。

這批探員扮成各式各樣人物，逐步接近電話亭，但那男子喋喋不休，電話聽筒並未擱下，甚至探員一衝湧入時，他亦毫無所動。

二名精悍的探員拉開電話亭的門，撲了入去，一人持槍戒備，一人施展了可能學自「箍頸黨」的箍頸絕技，將那男子制服！

可是，剎那之間，圍在電話亭外的警

方人員都可以見到倒下來的是三個人影。

那是說：二名探員也倒地不起！

局長下令各人衝上去，但是，經驗豐富的夏維探長，却高聲喝住：「大家不要動！」

局長在衆下屬面前，覺得夏維這樣做法很令他丟臉，心裏在生氣。但所有探員聽了夏維的一聲呼喚之後，都不敢昂然衝上！只有數名武裝警長，爲了在局長面前爭取表現，不顧一切的飛撲過去！

但是，他們只撲到電話亭不足三碼外，已告紛紛倒了下去！

這情形令到在場的人無不驚駭！一時之間，大家都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但夏維却想到了，他連忙下令各人往後撤退！

顧全性命要緊，於是各警員和探員們紛紛已急忙後退。

局長現在多少也有點明白了，那必然是毒氣作怪；因此他不敢責備夏維，只怪自己不够經驗！

夏維探長的高聲警告，令到所有在場的人紛紛掏出手帕掩鼻。

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訊員，立刻通知總部。消防人員亦奉召趕到現場，戴上防毒面罩，過去把倒地的人救起，送院急救！

這時候，他們才知道那個落網的「歹徒」原來是一個充氣橡皮假人；電話機旁邊，有一架袖珍盒式錄音機模樣的儀器。

仔細看淸楚，那當然不是錄音機，只是一副半導體的超短波對講機。

剛才與市長講電話的，就是這副傳音儀器。由此可以看出那神秘人物很聰明。

他早已看出警方有此一着，所以安排這個陷阱，反引警方中計。

局長在聯邦密探面前，感到顏面無光，一怒之下，就要把那對講機摔破；幸好及時被夏維探長所制止。

就在這時，對講機又傳出了訊號，一陣「嗡嗡」怪聲過去了，便傳來一陣男子的格格大笑聲：「哈哈……聽明的警察先生們，怎麼樣啦？捉到了什麼可疑人物？你們當然捉不到眞正犯罪的人，就像平時一樣，你們只能抓着一些替死鬼……」

局長面色通紅，呱呱大叫！

但是，對方却又說道：「告訴你們，我們是個有組織的團體，還有兩天光景，四十八小時內，如果你們不放利娜，殺傷力更大的毒氣就會出現在每個角落，到時只怕你們會疲於奔命，莫謂言之不先！」

局長沉住氣問：「你到底是誰？」

「我是誰你暫時不要管，但我手上擁有大量毒氣，你們大概不再有疑問了。」

那男子又說：「告訴你吧，那些毒氣就是美國失去的一批，你不信可以打個電報去問問他們。」

「不必問了，我們已知道這件事。」

局長又說：「你肯派人跟我們談談嗎？」

「有什麼好談？」

「我們希望找到那一批毒氣，你只要不再傷害其他人，我們可以考慮釋放利娜；你一定也知道，她雖則定了罪，但市長有權放人的。」

「先放了人再說。」

「那太不公平了。」

對方生氣地說：「這不是買賣，別跟我討價還價，否則我手上毒氣的數量可以令到半數以上的市民受害！」

局長額上的汗珠在青藍色的頭筋上滑過，滴在衣襟之上！

他抖聲說道：「是不是放了利娜，你就派人跟我們談判？」

「當然，你們越快放了她，我就越快跟你們接觸。但是，你們休想再施詭計，否則，下一次不會那麼輕易把我的怒火降低。」

「卡察」一聲，對方不再說話了。對講的開關顯然已告關閉。

局長這時才發現不見了夏維探長和他的一批得力助手們，咕咕嚕嚕的大叫大罵起來。

這也難怪他生氣的，他做了警局局長這久，從未試過這樣難下台，尤其是在那幾個外國人的面前，更是無地自容。

夏維探長原來是與他的下屬到附近街道觀察和搜查。

他看見了那副袖珍對講儀器之後，知道這種半導體發電的對講機，能够傳出如此淸楚的聲浪，不會超出半哩圓周以外。

因此，夏維探長希望在隣近地區能找到那可疑人物。但是，結果却一無所獲。一則由於街上聚集的人羣太多，二則這通衢大道，再加上到處是高達十多二十層的大厦，別說半哩範圍，即使明知對方藏在那一幢大厦，亦未必找出他的正確位置。

市長又要召警局局長，夏維却分配人手到電話亭一帶明查暗訪，看看把充氣橡皮人帶入電話亭內的是個怎樣子的人。

由於充氣橡皮人可以收藏，事前不會引人注意，所以夏維這項調查亦無結果。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本來已置身於事外，但收音機內的一項特別新聞報告，又令到他們感到忐忑不安。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開到公共醫院去，他要知道那些中了毒氣的人有沒有生命危險。這時候，剛好夏維也帶同助手們來了。

夏維什麼都沒有說，進了醫院去。

呂偉良和阿生在醫院的大堂上，聽取辛尼的口述，知道夏維原來受了滿肚子的烏氣！

呂偉良說道：「我以爲這件事已經了結，想不到還有更可怕的結局！」

辛尼也担心地說：「是的，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對方把莊士頓島失去的毒氣運回本市，而他們又不肯就範的話，後果確是不堪設想。」

「奇怪！他們爲什麼偏偏要求釋放利娜呢？」呂偉良喃喃地說。

辛尼道：「很簡單，因爲他們是雷克的下屬，爲了雷克，他們必須救出女主人，大概要重張旗鼓。」

阿生却說：「不對不對，走私與竊去毒氣是兩回事。」

辛尼道：「別太天眞，凡事不能想得太過直綫。走私爲的是什麼？」

「錢。」阿生說。

「對了，所以現在他們大可不必走私了，有了這批毒氣，還怕沒有錢麼？」

「這是說，他們可以向美國勒索。」

「是的，同時也可以在國際間諜市場上，討價還價；除了美國之外，還有許多人可以出得起高價的。可不是嗎？」

阿生當然明白辛尼的眞意。他說：「這麽看來，即使利娜被釋放，他們也不會把失去的毒氣交還，仍須討價還價。」

「那當然，所以局長立刻就要去見市長；但我們的探長，最重要還是人命要緊，什麽也不管，先看看這班弟兄怎樣。」

辛尼剛說到這裏，夏維探長已由走廊那邊走了過來！

呂偉良走過去迎着他問道：「中了毒氣的人怎麽樣了？」

「還未醒來。」夏維緊束着雙眉說，「看情形都是凶多吉少了。」

呂偉良內心雖然同情，但也不知道，說些什麽話才好。

他們併肩走了幾步，呂偉良又問：「對方是什麽來頭？」

「毫無頭緒，但聽他口音，好像是本地人。」夏維答道。

「聯邦密探有什麽意見？」

「他們已通知本國政府，但我以爲他們對我們未够坦白。」

「何以見得？」

夏維道：「歹徒可能已向他們勒索，但他們不肯付錢，却派人四處打聽。結果，歹徒無路可走，却走到法律最寬大的本市來。」

「如果你的推測不錯，他們也眞該死。不過，爲什麽會有本地人？」

「如果是你和我，也會在此時此地僱用本地人，因爲如此一來，言語可以不成問題，對本地環境也更爲熟悉。何樂而不爲？」

夏維雖然這樣說，而且聽來亦頗有道理。但是，呂偉良却不以爲然。

呂偉良覺得：歹徒能够幹下一宗如此驚人的大盜竊案，絕非鷄鳴狗盜之流。既然得手了，向美國政府敲一筆是不出奇的！但是，爲什麽會藉此去救利娜呢？

呂偉良向夏維探長告別之後，偕同阿生到棕樹酒店去。

棕樹酒店一度非常熱鬧，那是因爲有不少記者到此訪問余宗榮的結果。但是，現在一切似乎已經事過情遷了。

阿生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就是余宗榮此刻可能已經離去了。

他提醒呂偉良說：「師父，我記得余宗榮過這一兩天走的，他這時候可能已經返回舊金山去了。」

「是的，我當然記得昨天我們才見過他。」呂偉良說，「但希望來得及再見他一面。」

阿生停好了，車又問：「你覺得他有可疑之處麽？」

「不！他絕無可疑之處。否則，警方亦不會對他網開一面，法官也不會如此仁慈了。我相信他很懷念他大哥，所以才會千里迢迢回到本市來偵查這件事。但現在一切似乎明朗化了，他大嫂亦已定罪，他自然要回到他所熟悉的地方去生活。」

「那麽，我們又何必找他？」

「慢慢再告訴你吧！」

呂偉良說着，已經下了車。

阿生又問：「要我陪你嗎？」

「不！你留在車子裏。」

呂偉良獨自進了酒店。

六樓一名侍應生因爲他來了不少次，而且呂偉良也給了不少賞錢給他，所以雙方十分熟絡。

這時候只有這名侍應生在。他笑口盈盈地說：「呂先生好！找余先生嗎？」

「是的。」呂偉良說道，「他可在着嗎？」

「在房間裏。」

「有件事，我想請問你。」呂偉良把他拉過一旁，低聲問道：「他今天出過去嗎？」

「一早出去，不久之前才回來。」

「回來多久了？」

「半小時左右。」

呂偉良想了想，又問：「這一兩天，有沒有人來找過他？」

「有，但我認得是警探。」

「沒有陌生人嗎？」

「也許有的，但我當班的時候就未見過。」

呂偉良又給了賞錢給對方。他知道這些錢是很難節省的。

侍應生忽然又說：「有件事不知對你有沒有用。」

「什麽事？」

「他本來要在今天退房的，但忽然通知我們，打消了原意。」

呂偉良怔了一怔：「那就是說，他還要住下去，是不？」

侍應生點點頭道：「據我所知，他連訂下的機票也退了，當然要住下去吧？」

呂偉良道：「謝謝你！」

說完，呂偉良正要走向「六零六」號房，豈料就在這刹那間，房門開了。

呂偉良迅速往旁一閃，閃進了彎角的另一邊。他所以要這樣，是担心由房內出來的是另有其人，想不到却是余宗榮。

余宗榮要出去了，這時候呂偉良反而不好意思再過去跟他招呼。

呂偉良在這眨眼之間，忽然又改變了主意，他要知道的，都已經從酒店侍應生口中知道了，似乎無須再見余宗榮。

於是呂偉良立刻打開他那支萬能枴杖中的無綫電對講機。

阿生收訊號之後，打開汽車的接收儀器，問道：「師父，發生了什麽事？」

呂偉良說道：「快把車子開走或變色，不要讓余宗榮認出，他正離開房間，看來要出去，我們要跟踪他，明白嗎？」

阿生答了一句，立刻將車子開走。

不久，果然看見余宗榮離開了棕樹酒店，召來一輛街車匆匆離去。

呂偉良也在不到幾秒鐘之後，由酒店內拄杖走了出來！

阿生一邊把車子開去接他，一邊留意前面一輛街車的行踪！

跟了幾條街，街車開始登山！

呂偉良道：「要不是上山頂，就是回到半山道他大哥的住宅去。」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他要去見誰？」

「他突然改變主意留下來，當然有原因。」

「我明白了，毒氣大盜就是他！」

「不！如果他有這一張皇牌在手，早已不必處處求助於我們。」

「那麽，毒氣大盜是誰？」

「你想想吧，誰對利娜如此關懷？」

「雷克的手下。」

「不可能的，雷克的手下不會笨到這田地，如果雷克的手下仍未解散，早就出現了，還怎麽會等到現在？」

「那麽……難道是余宗光？」

「對了！」呂偉良說，「除了他之外，我想不出有第二個，更希望利娜得到自由。」

「但是，如果他未死，何故現在才出現？」

「一切只不過是推測，但我這推測是非常合理的。至於眞正答案，看來也快要揭曉了。」

車子轉眼已駛上了山頂。

余宗榮由街車走出，進了餐室。呂偉良下了車之後，却沒有進去。

他繞到露天餐室的籬笆旁邊，偷偷透過了花間，望向樹陰之下。在那邊一張桌子旁邊坐了兩個人，除了余宗榮之外，還有一個女人。

奇怪，怎會是女人？

呂偉良正在滿腹疑團之際，突然有人輕輕拍了一下他的肩膊。呂偉良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赫然是夏維探長。

夏維得意洋洋地笑道：「奇怪吧！有你的地方就有我！」

呂偉良打個眼色，叫他別吵，但夏維說：「放心好了，他逃不了的。其實，我早已懷疑他，所以吩咐截聽余宗榮房間的電話，果然給我找出答案了；你猜猜裏面那女人是誰？」

「她是誰？」呂偉良問。

「余宗光。」夏維說道：「我一接到消息，就由醫院裏趕來，想不到竟然見到你的。」

這時候，一批探員已由花園內，把余宗榮和那個「女人」帶走！

那女人果然是余宗光，他化了裝，扮成女人志在掩人耳目，但他在電話的聲音始終是個男人。他是前幾天才偷渡回本市的，想不到第一次約晤他久別的弟弟時就落網。

余宗光當然沒有死。

一年前，他們夫婦參加一宗國際性的大陰謀，那就是盜竊莊士頓島上的毒氣。因此他們便與其他二名同謀者，製造了一宗「遊艇意外爆炸」的事件。其實艇上四個人都沒有死！

余宗光所以這樣做，是炒股票失敗了，偏偏合約上的束縛，使到他不能退出「五友公司」。於是在外地友人的慫恿下，參加了這宗國際陰謀。以爲得手之後，便可以躲到外國去，安享下半世。

可是，想不到毒氣偷到了，却只是其中一種——這種「神秘瓦斯」只能令人昏睡二十四小時，對人體無害。但另一種「芥子瓦斯」則十分可怕，可惜在風雨交加中，他們沒有太多的時間去選擇。

原來余宗光的外地朋友有了十分準確的情報，每當有颱風來襲時，莊士頓島上的人就撤退，因此，他們在「遊艇失事」後，一直躲在隣近一小島上等機會。

那次「遊艇失事」之前，他的外地朋友已開來一艘快艇在附近海面等候，四人過了快艇才引爆遊艇，如此一來，在海上又怎會有屍體浮出呢？

一切似乎非常順利，他們眼看得手之後，就可以向美國政府大大敲一筆。即使美國不就範，也有許多人——如R國等肯收購這些東西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在撤退時，風浪太太，他們的快艇這一回却眞的失事了。

後來，余宗光也不知道他妻子已被雷克救去，但他自己則漂流到一處小島，一直寄居在在一處漁家之內，直至最近潛回本市，但他却無勇氣向警方自首，才把心一橫，想出「毒氣大盜」這方法來要脅政府放出利娜。

其實，他藏在充氣橡皮人體內的，只是自製毒氣而已，當時他用車子載到路旁，揀着無人注意之際，抱入電話亭內的。

莊士頓島所失去的那批毒氣，當然是沉入大海底下去了。　（全文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壤王郎王岩在酒樓邂逅武林異人金鈎李，王岩前往攀交，後來發現那金鈎李竟是卞紅娘所僞扮，遂將計就計，把卞紅娘誘往山徑，下手點了她的穴道，那時天色已將暗，遂找到一處洞穴暫棲，詎爲栗子追踪到來，以蛇陣困住洞口，時適萬飄萍主婢三人路過，爲栗子發覺，驅遣蛇群將萬飄萍主婢困住，王岩獲知後，以搜魂手制住卞紅娘，要脅她驅走蛇群，然後爲她解穴縱之使去。萬飄萍問他怎會識穿卞紅娘的化裝而將她制住，王岩解釋女人絕不能扮男人的原因——

何物金鈎李　鴛鴦困寒泉

王岩道：「女人多半喜愛以花粉香料打扮自己，她雖然改扮男裝，一時之間，還無法除盡脂粉的氣息。」

蕭巧巧撇撇嘴道：「有道理，不過除了整天在女人堆中打滾的天壤王郎，誰還能對女人相知如此之深！」

蕭巧巧平時很少說話，一旦說起話來，就有點令人忍受不了。

萬飄萍怕王岩下不了台，連忙喝止蕭巧巧，並歉然一笑道：「小婢出言無狀，請王大俠不要介意。」

王岩道：「姑娘放心，在下還不致這麼小家子氣。」

一頓接道：「那般行跡可疑之人呢？姑娘可曾查出他們的底細？」

萬飄萍道：「他們並未跟來山區，我不放心你，只好放棄對那般人的監視。」

王岩道：「姑娘不是黑衣帮的左護法麼？」

萬萍飄道：「是的，我已派人釘住他們，明天可能會有收穫。」

這位侯門千金，此時仍以黑紗蒙面，令人無法窺見她那廬山眞面目，但那雙明如秋月的眸子，却時常向卞紅娘逃走之處投下一瞥，目光流轉，顯出一股焦灼不安之色。

王岩知道她的心意，遂安慰着道：「不要急，萬姑娘，卡綠珠雖然被擄，那般

人並沒有得到羽林箭，咱們雖是暫居下風，前途仍然大有可爲。」

萬飄萍一嘆道：「都怪小妹，我不該貿然的闖上山來的，如非小妹被栗子驅蛇所困，我想，王大俠必能問出卡綠珠的下落。」

王岩道：「不，姑娘縱然未被毒蛇所困，在下一樣問不出結果，因爲卞紅娘只是一個傀儡，她不過聽命行事罷了。」

蕭玲玲接道：「據說卡綠珠與羽林箭寸步不離，無論在何等情況之下，她都是貼身收藏的，她既被擄，羽林箭怎麼能够保全？」

王岩道：「話是不錯，可是姑娘別忘了卡綠珠是一個極爲不凡的女人，她能爲萬侯爺平定邊亂，又能策劃幾乎無懈可擊的殺人嫁禍之事，魄力機智，均非常人所及，她偶然失算是有的，絕不會就這麼一敗塗地。」

萬飄萍道：「王大俠說的是，如若羽林箭已被對方所獲，京師就不會這麼平靜了。」

一頓又接道：「夜深寒重，咱們回去吧。」

王岩道：「回那兒去？」

萬飄萍道：「太原城外我已備有落脚之處，王大俠如果不嫌棄，就暫時委屈一下。」

王岩道：「姑娘太客套了，走江湖隨遇如安，只要能够聊避風雨就行。」

萬飄萍的臨時落脚之處，何止是聊避風雨，論氣派，簡眞是雄霸一方的當代豪門。

那是一幢別墅式的樓房，依山面水，景物極爲清幽。

由樓房百尺之外起，更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這幢別墅的戒備，森嚴得像鐵桶一般。

樓房裏面住的人還眞箇不少，宜城侯府的班底，幾乎全部搬來。

其實除了總管蒙眞，黑衣婆婆，四婢八駿之外，還有不少面目陌生之人，萬飄萍既是黑衣帮的左護法，這般人自然是黑衣帮的帮衆了。

王岩被安置在一間客房之內，由萬飄萍的侍婢畢露露侍候，這位姑娘濃眉大眼，貌僅中姿，但動作細膩，服侍得絲絲入扣，勿怪萬飄萍要派她來服侍王岩這位貴客了。

翌晨天剛破曉，畢露露即捧來盥洗用具，她輕輕叩着房門道：「公子……」

王岩披衣起床道：「門沒有關，進來吧。」

畢露露推開房門，嫣然一笑道：「小姐有事要跟公子相商，小婢只得打擾公子的睡眠。」

王岩啊了一聲道：「姑娘知道是什麼事麼？」

畢露露道：「是回來了人，也許有什麼重要消息吧。」

王岩匆匆漱洗之後，跟着畢露露來到客廳，萬飄萍起身相迎道：「昨晚睡得好麼？王大俠。」

王岩說道：「謝謝姑娘，在下睡得很好。」

萬飄萍指着一名年約五旬，面目冷肅

的老者道：「這位是本幫見龍堂堂主郭家齊，兩位多親近親近。」

王岩心頭一震，暗忖：「四海神判郭家齊不是排教教主麼？怎樣當起黑衣幫的見龍堂主來了？此人一身大力鷹爪及混元一炁功，均已超凡入聖，爲當代有數頂尖高手之一，黑衣幫能網羅此等人物，決非一般幫會可比。」

他心中轉着念頭，但絲毫沒有形之於色，雙拳一抱，向四海神判郭家齊拱手一禮道：「原來是郭堂主，幸會，幸會。」

四海神判郭家齊淡淡道：「彼此彼此，少俠勿須客套。」

萬飄萍道：「兩位請坐，咱們隨便聊聊。」

在這般時辰相會，必然不是閒聊，王岩身在客位，出言相詢自然有些不便，於是，他坐了下去，靜靜的等待下文發展。

果然，一名黑衣大漢，在萬飄萍示意下走進客廳。

他年約三旬，神色驃悍，但面目顯得十分疲乏。

尤其他負了傷，左肩及右胸血漬殷然，如非他體魄健壯，在那沉重的傷勢之下，只怕早已不支了。

他向萬飄萍及四海神判躬身一禮：「參見左護法，堂主。」

萬飄萍道：「不必多禮，你將昨晚的事仔細的說說。」

黑衣大漢道：「屬下與趙祖恭，陳星泉二人跟踪五名形跡可疑之人，出振武門至白家莊以西的山區……」

四海神判郭家齊哼了一聲道：「他們途中未作停留？」

黑衣大漢道：「沒有。」

四海神判道：「那五人必然發現你們了。」

黑衣大漢道：「屬下等十分小心，相信他們並未發現。」

四海神判冷冷道：「未被發現你們怎會受到攻擊的？」

黑衣大漢訥訥道：「這個……」

萬飄萍道：「到達山區以後呢？說下去。」

黑衣大漢道：「在一個山坳轉角之處，那五人突然失踪，屬下三人找遍附近森林溝渠，也沒有發現半絲人影……」

四海神判冷冷道：「蠢材！」

黑衣大漢目光一垂，說道：「屬下無能……」

萬飄萍道：「說下去。」

黑衣大漢道：「咱們正待返回之際，突然被十餘人所包圍，這般人一言不發，立即向屬下等展開圍攻，咱們殺了他們四人，傷了他們兩人，終因寡不敵衆，趙陳二人不幸喪命……」

萬飄萍道：「還記得遇伏之處麼？」

黑衣大漢道：「記得。」

萬飄萍道：「好，你歇息去吧。」

黑衣大漢道：「多謝左護法。」

待黑衣大漢退走，萬飄萍才轉身向王岩道：「他名叫飛蝗秦無畏，對收發暗器具有獨到的火候，那般人能格斃趙陳二人，並使秦無畏受傷如此之重，他們實力之強，實在不可輕侮。」

王岩道：「秦無畏衆寡不敵，他能逃得活命，已是難能可貴了。」

萬飄萍道：「那般人忽隱忽現的，白家莊以西的山區，說不定就是他們的巢穴所在，咱們如若輕騎掩襲，可能會有所收穫。」

王岩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在下認爲先摸清了他們的底，再大舉動手不遲。」

四海神判道：「這叫做書生之見，你還沒有摸清他們的底，只怕他們早已遷往別處了。」

王岩道：「那般人只轉過一個山坳便忽然消失，可見那山峯之內多有利用機關開啓的洞府，此等設置，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除非形勢所迫，他們怎肯輕易放棄，再說，他們究竟是不是咱們要找的對象還不敢斷言，如若不是，豈不打草驚蛇。」

萬飄萍道：「王大俠說的是，咱們先派人摸清他們的底再作打算。」

四海神判道：「那麼老夫討令一行，我倒要瞧瞧他們是何方神聖。」

萬飄萍道：「獨探虎穴，郭堂主確屬上上之選，不過你忘了幫主的交待了，洛陽之行已刻不容緩。」

王岩道：「由在下去怎樣？」

萬飄萍道：「小妹正想借重王大俠，只是你一人過於孤單，還是由小妹陪你做個幫手吧。」

王岩道：「姑娘是黑衣幫的主帥，怎能輕身涉險。」

萬飄萍道：「不要緊，此地由蒙總管及七婆照應一下就行。」

四海神判也相勸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姑娘身膺幫主重寄，希望能多多珍惜。」

萬飄萍微微一笑道：「我知道，郭老時限緊迫，你先啓程吧。」

四海神判不便多言，只好以期望的目光向王岩瞥了一眼，雙拳微拱，便起身急馳而去。

王岩立起身形道：「姑娘如無別事，在下想去拾奪一下。」

萬飄萍道：「別忙，王大俠，咱們吃過早餐再慢慢研究。」

不容王岩推辭，她已擊掌叫來四名侍婢，道：「將早餐擺在這裏，我還有事跟王大俠商談。」

這位天生麗質的侯門閨秀，論容貌，固然艷冠羣芳，但最令人心醉之處，還是她那聖潔溫婉，柔若春風的氣質。

王岩原本是一個多情的風流人物，他打從第一眼瞧到萬飄萍起，就從心眼裏生出喜愛之意。

其實像萬飄萍如此美麗，聖潔，溫柔的女性，任是何等心腸之人，也不願意違抝她的意旨，王岩是一塊鐵，在一頓早餐之後，就自然而然的變爲繞指柔了。

「王大俠……」

「姑娘有什麼指教？」

「你當眞不願帶我去麼？」

「這個……」

「你聽我說，王大俠。」

「在下在聽着。」

「我猜想那些隱藏山洞之人，可能與刦持卞絲珠的人有關，爲了我爹，冒點險

是值得的。」

「姑娘說的是，不過……」

「咳，王大俠，你還信不過小妹嗎？論武功機智，小妹固然及不上你，但比較我那些部屬，小妹自信還不致成爲你的累贅。」

「這個我知道。」

「還有，王大俠不是最擅長化裝麼？咱們只要改扮一下，我想不會出什麼漏子的。」

「唉，姑娘執意要如此，在下也無奈何。」

×　　×

萬里晴空之上，掛着一輪熱力四射的驕陽。

兩名背負弓箭，手持鐵叉的獵人，在雲中山區聯袂奔馳着。

他們是一男一女，好像是夫婦似的，夫婦行獵雖是一件少見之事，但並非絕對沒有，他倆如果都會幾手拳脚功夫，共同行獵自然不算出奇。

現在驕陽如火，太陽晒得他倆混身發汗，在一片樹蔭下，獵婦可有點撒賴了。

「我說大哥，半天奔波你應該有點累了，這兒涼爽得很，咱們歇一口氣兒。」

「不行啦，妹子，咱們連一個兔崽子也沒有找到，儘歇着往後吃什麼？」

「咳，不要急嘛，大哥，老天爺不會餓死咱們的，說不定，兔崽子會送到這兒來。」

她說的不錯，草叢嘩的一响，果然有兩條身影竄了出來，不過他們不是兔崽子，而是兩個大活人。

這兩人一高一矮，兇霸霸的像要吃人似的。

矮的掂掂掌中的刀，瞅着獵戶夫婦叱喝道：「你們適才說些什麼？」

獵人道：「咱們沒有說什麼，只是想捉幾個兔子充充饑罷了。」

高的一哼道：「這兒不准打獵，你們到別的地方去。」

獵婦道：「爲什麼？這些荒山是你們的？」

高的道：「妳說對了，這些山正是咱們的。」

獵人道：「我不信，咱們夫婦成天打獵，這山是誰的你可騙咱們不倒。」

矮的叱道：「不管是誰的，不准打獵就是不准，要不信你不妨向閻王問問。」

獵人啊了一聲道：「甚麼？你要咱們去見閻王？」

矮的道：「不錯，你們如果不識相，只好請你們去見閻王了。」

獵人慢吞吞的站了起來，說道：「好死不如惡活，妹子，咱們還是去捉兔崽子吧。」

獵婦道：「好的，大哥，咱們比比看誰捉的快。」

獵婦剛剛立起，一陣脚步之聲忽然遙遙傳來。

高矮兩名大漢互相瞧看一眼，便轉身向來路快步迎去。

獵人向獵婦悄聲說道：「來人似乎不少。」

獵婦道：「大概有五六個吧。」

獵人道：「嗯，六個。」

獵婦道：「怎麼辦？」

獵人道：「瞧瞧再說。」

此時迎上去的兩人已經與對方答上了話，聽口吻，蛇鼠一窩，敢情他們是一夥的。

「參見副教主。」

「免了。」

「稟副教主……」

「什麼事？」

「這兒來了兩名獵人。」

「哦，帶他們過來。」

「是。」

高矮兩名大漢返身奔了回來，道：「走，跟咱們去見副教主。」

獵人訝道：「副教主？他是一個大官麼？」

高個子道：「差不多。」

獵人說道：「咱們又沒有犯法，我不去。」

高個子一哼道：「那可由你不得，識相一點，朋友。」

獵人無可奈何的道：「好吧，咱們可不是土包子，見官就見官。」

走出一截山道，他們見到那位副教主了，他雖然不是一個大官，獵人夫婦却瞧得心頭一震。

因爲他是金鈎李，曾經由卡紅娘僞裝改扮，在太原天香酒樓出現的前輩高人。

不過現在的金鈎李，絕不是卡紅娘所裝扮。

因爲卡紅娘正依在他的身側，施展着她那撩人的媚態。

金鈎李目光如電，向獵人夫婦打量一陣道：「你們是誰？」

獵人道：「小的石山，是一個靠打獵爲生的獵人，這位是小的妻子。」

金鈎李道：「你走錯地方了，咱們這兒從來就沒有野獸。」

獵人道：「只要有山有林，就有野獸出沒，你說這兒沒有野獸，八成是欺騙咱們的。」

金鈎李道：「縱然有野獸你們也不能打獵，因爲這是一個禁區。」

獵人道：「禁區？這就怪了，咱們爲什麼沒有瞧到禁獵的招示？」

金鈎李道：「這個禁區相沿已久，只要是打獵之人，可以說無人不知。」

獵人道：「這麼說是咱們疏忽了，好吧，咱們不在這兒打獵就是。」

金鈎李道：「來不及了，你們既已犯禁，就得接受一點懲罰。」

他說話之際，突然雙手疾分，兩縷指風分別點向獵人夫婦的「雲門」穴道。

這兩縷指風來得快如閃電，分明瞧見他出手點穴，獵人夫婦却閃避不開。

然後，金鈎李回顧身後的一名猴形老者道：「盛使者將他們押進寒泉，待有空我再來審問他們。」

盛使者道聲「遵命」，趨前幾步，衝着獵人夫婦舉手一揮道：「走吧，跟老夫去歇歇。」

獵人面色一變道：「做什麼？你們難道目無王法，要私設法庭不成？」

盛使者冷冷道：「少囉嗦，否則老夫就不客氣了。」

獵人夫婦無可奈何，只得跟隨盛使者

走向一座挺拔秀麗的山峯，在一塊大石之後，有一扇藉機簧開啓的暗門，門外怪石如林，犬牙交錯，如非熟知，任何人也不易察覺那些石林之後，會有一座偌大的洞府。

進門是一條甬道，壁間插着很多油脂做成的火把。

沿途每隔十丈，就有一對懷抱兵刃的大漢防守着，戒備之嚴，連飛鳥也無法進入。

甬道長約百丈，最後連着一間巨室，除接通甬道的門戶外，另有三個門戶通往三條方位不同的甬道。

每一門戶均有一人看管，通行之人必須繳驗號牌，檢查之嚴，由此可見一斑。

盛使者帶着獵人夫婦走的左側一條岔道，其中道路門戶間星羅棋佈，像蛛網一樣的密接。

那些房間之內大都燃着燈光，但靜悄悄的聽不到半點聲息。

最後在一個較爲清冷的所在，盛使者停了下來，他拉開一排三間靠裏的一道石門，立卽湧出來一陣寒風。

盛使者回頭對獵人夫婦道：「這兒是你們的臨時住所，進去。」

獵人夫婦還沒有拿定主意，他忽然雙掌一兜，一股剛陽無比的掌風，猛向獵人夫婦撞了過來。

獵人面色一變，右掌一提，意欲回敬盛使者一掌，誰知獵婦一聲驚呼，已被掌風掃跌進寒氣逼人的石門之內。

獵人大吃一驚，只好放棄抵抗，彈身躍入石門，爲了獵婦的安危，石門之內縱然是一座煉魂地獄，他也顧不得許多了。

砰的一聲，石門關了起來，同時一股令人牙齦打戰的冷氣，立卽襲上了他們的全身。

獵人一把扯起倒在地上的獵婦，只見她面色慘白，身如篩糠，不由愕然道：「妳怎麼啦？萬姑娘。」

原來這雙獵人夫婦是王岩及萬飄萍所改扮，他們深入虎穴的目的是達到了，估不到却跌進了寒冰地獄。

萬飄萍幽幽一嘆道：「這是什麼地方？冷得令人忍受不了。」

王岩說道：「這房間實在有點古怪，可能就是金鈎李所說的寒泉吧，不過，咱們只要運功相抗，這點寒氣，還難不倒咱們。」

萬飄萍道：「這個小妹知道，可是咱們的穴道已然被制，怎能運功禦寒呢？」

王岩啊了一聲道：「對不起，這是在下的疏忽。」伸掌一揮，立卽拍開萬飄萍的穴道。

萬飄萍詫異的道：「王大俠何時衝開穴道的？小妹竟絲毫沒有查覺。」

王岩道：「當金鈎李指風點來之時，我已經將穴道暗中移開，如果不是妳被那姓盛的推跌進來，我在門外，就將他解決了。」

萬飄萍輕吁口氣，道：「這是小妹連累你了……」

王岩道：「不要這麼說，適才我如果當眞跟姓盛的動手，說不定探險之舉前功盡棄，還會立招殺身之禍呢。」

他們說話之際，感到寒氣逾來逾重，萬飄萍不敢再開口講話，雙目一闔，全力運起功來。

王岩向萬飄萍瞥了一眼，暗忖：「女人體質較弱，難以長時拒抗這凌厲的寒氣，如若時間過久，後果實在堪慮，這寒氣必有來處，我倒要瞧瞧是什麼原因。

他立起身形繞室巡視，終於在牆角發現一個五寸大小的洞口，陣陣奇寒，正由洞口不斷湧出。

洞內深不見底，隱約間可以聽到十分微弱的水聲，王岩恍然大悟，勿怪金鈎李說將他們關進寒泉了。

如果堵住洞口，使寒氣無法湧出，那麼這間石室必可恢復正常氣溫，不管能不能逃出石室，最起碼可以免去奇寒侵肌的痛苦。

可是四壁蕭條，連一根草也尋找不到，他躊躇半晌，依然束手無策。

最後他只得將獵人的衣衫脫下，勉强堵住洞口，寒氣雖然小了一點，仍不是常人可以忍受的。

好在他們不是常人，還不致怎樣的難堪。

時間在悄悄的溜走，約莫一個時辰已經過去了，壁間的幾顆寶石在石室中閃着淡淡的光輝，這是一個日夜不分，難以計算時辰的所在。

王岩在沉思着，偶爾向四週打量一眼，他們陷身虎穴，他不得不對未來做全盤的檢討。

忽然，兩塊淡淡的紅光，由室頂照射下來，他心頭一動，立卽趨至萬飄萍趺坐之處，猿臂一伸，將她緊緊的摟了起來。

「對不起，萬姑娘，有人在瞧咱們，不這樣就無法隱蔽咱們的行藏。」

萬飄萍被王岩這突然的行動弄得吃了一驚，但她只是嬌軀微微扭了一下，就未再作掙扎。

不過，他認爲王岩是故作驚人之言，以達到某一願望，雖然她私心深處是喜愛他的，只是這等手法太過幼稚，也太過無賴了。

因此，她哼了一聲，說道：「我原以爲天壤王郞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君子，誰知道……」

王岩微微一笑道：「誰知道是一個笨蛋，是一個無賴。」

「總算你還有點自知之明。」

「好說，其實在下一點也不明白。」

「哼，你忘了這是一間石室了，連蒼蠅也無法飛進，誰能暗中瞧着咱們？」

「妳當眞如此想法麼？」

「難道不是？」

「妳有沒有注意這石室的光綫？」

「注意了，青濛濛的，但能够明察秋毫。」

「妳再瞧瞧，現在有什麼不對？」

「啊……」

「瞧到了那兩點紅光了？」

「是的。」

「妳知道那紅光是什麼？」

「不知道。」

「那是燈光，咱們石室之上，另有居住之人。」

「可是……」

「妳聽我說，萬姑娘……」

「我在聽着，你說。」

「這間石室不是散佈着奇寒麼？人處奇寒之中，應該有什麼表現？」

萬飄萍道：「如果衣不勝寒，必然會瑟縮戰抖。」

「如若是一對夫婦呢？」

「那……」

「他們就會互相擁抱，藉體温以抵禦寒氣了，是麼？」

「你怎麼能够斷定，那紅光是瞧着咱們？」

「我想那是一種特製的透視鏡，咱們只能見到一片紅光，他們却可以瞧清楚咱們。」

「他瞧咱們做什麼？」

「這就難說了，譬如，瞧咱們是不是身懷武功，是不是假扮夫婦，心存異圖之人，甚至……咳，不管怎樣，他要察看咱們是不會錯的了。」

「那……咱們該怎麼辦？」

「咱們不是一對獵人夫婦麼？妳說該怎麼辦？」

「唉……」

一聲輕輕的嘆息，她不再說什麼了，那蘭香四射的嬌軀，却緊緊的貼了上來。

一個身份高貴的侯門千金，等閒男子，連瞧她一眼也不可得，不要說肌膚之親了。

現在她居然躺在一個江湖浪子的懷抱之內，不管她是否喜愛於他，這不能說不是一項奇蹟。

因此，在奇妙，興奮，恐懼的複雜情緒中，她像一隻待宰的羔羊，全身上下都在不停的戰慄。

良久，王岩鬆開雙臂，長長一吁道：「起來吧，妹子，咱們總算渡過一次難關了。」

萬飄萍坐了起來，無限嬌羞的瞟他一眼道：「他們沒有瞧看了麼？」

王岩道：「我想是的，因爲紅光隱去了。」

萬飄萍道：「大哥……」

王岩道：「什麼事？妹子。」

萬飄萍道：「你不老實……」

王岩嘻嘻一笑道：「這可不能怪我，誰叫妳那麼動人的，再說，爲了表演逼眞，我不得不……咳，那個一點。」

萬飄萍撇撇嘴道：「我才不信呢。」

王岩道：「我說的是實話，因爲只有忍受不了寒氣之人才會像妳那麼……」

萬飄萍面色一紅，嬌叱道：「不許你說。」

王岩微微一笑道：「不說就不說，咳，妹子，咱們可要小心一點，又怕還有下文。」

萬飄萍道：「你說他們會怎樣？」

王岩道：「誰知道呢，咱們只得以不變應萬變了，在必要之時，可以擒着賊首當人質，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王岩猜的不錯，他們在觀察之後，果然另有下文。

石門敞開了，進來的是兩名彪形大漢，他們向王岩等打量一眼，其中一人道：「副教主有請，兩位跟我來。」

既然有個請字，情形可能不會太壞，王岩向萬飄萍拋了一瞥眼色，便着上獵裝，和萬飄萍隨着來人走出石室。

在一間陳設精美的房間之內，他們再度見到了金鈎李，這位名震武林的老怪物，倒是十分懂得享受。

他坐在一張擺滿山珍海味的方桌之前，兩名嬌小玲瓏的侍女，持着翡翠壺，捧着鴛鴦巾，在左右侍候着。

桌前五名輕紗籠體，肌膚如雪的美人兒，在跳着霓裳羽衣之舞。

左側五音齊鳴，右側是曼妙動人的靡靡之音，那些歌喉婉轉及吹奏樂器的女郞，同樣只披着一件輕紗，使這個石室籠罩着一片迷人的春色。

萬飄萍幾曾見過這等陣仗，目光只瞥了一眼，便羞得抬不起頭來。

金鈎李哈哈一笑道：「怎麼啦？姑娘，瞧不順眼？」

萬飄萍心頭一凜，她知道自己的失態引起了金鈎李的疑心，立卽螓首一抬，淡淡道：「小婦人長年生活在山野之中，沒有見識過這等豪華的場面。」

金鈎李哦了一聲，目光轉向王岩，說道：「朋友功力不凡呀，你是那一門派的呢？」

王岩道：「小的姓石，單名一個山字，家師法號普秋，是一個無門無派的遊方僧人，小的只習了半年的武功，怎敢當那不凡二字。」

金鈎李哼了一聲，突然雙掌一抖，兩股凌厲的掌風，分向王岩及萬飄萍撞來。

王岩一時之間還猜不透金鈎李忽然出掌的用意，但他知道如若運功相拒，可能會引來更多的麻煩，因而急忙傳音道：「運功保護內腑，不可抗拒。」

語音甫落，掌力已然及身，他倆一聲悶哼，便連翻帶滾的跌向一丈之外，所幸地氈十分之厚，摔一下也算不了什麼。

王岩故作痛苦之色，扶着萬飄萍緩緩立起，面色一整，道：「你這是做什麼？希望你欺人不要太甚！」

金鈎李道：「老夫替你們解開穴道，你竟然不知好歹！老夫如果不看你是一條漢子，豈止是欺人太甚。」

王岩道：「就算這樣吧，你該放咱們走了。」

金鈎李道：「走？那有這麼便宜？」

王岩道：「咱們又沒有惹着你，你還要怎樣？」

金鈎李道：「不怎樣，只要你說明白你的目的。」

王岩道：「目的？你這人眞怪，咱們除了打獵還會有什麼目的？」

金鈎李冷冷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姓石的，你知道老夫是誰？」

王岩道：「我當然知道了，你不是這兒的副教主麼？」

金鈎李道：「你不知老夫的名號？」

王岩道：「一個人自然有姓了，但咱們素昧平生，我怎能知道你是誰？」

金鈎李面色一沉道：「你小子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來人呀。」

適才到石室呼叫王岩的兩名彪形大漢應聲奔入道：「副教主有什麼吩咐？」

金鈎李道：「姓石的能抵抗石室的寒氣，內力必然不凡。曹宣過來，替老夫掂掂他的斤兩。」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得七王爺之重，言聽計從，岳秀也爲了報知遇之恩，甘冒萬死，串通應天府尹胡正光，假傳聖旨，逕入王府晉見王爺，由岳秀說明當前情勢異常危急，迫的出此下策冀能面謁，七王爺俯允岳秀所擬計劃，孤身隨同胡正光返回應天府，又由岳秀派人假扮王爺出金陵公幹，然後引七王爺到楊晉家中，要七王爺接見譚雲、胆叟、頑童等，傾心納交，以結死士。那晚，楊晉又約來江湖浪子歐陽俊及墨龍王召，二更天後，歐陽俊，王召奉約到來，驚異楊晉竟擺酒相宴，楊晉忙稱另有主人——

****

降貴迂尊納豪士　赴湯蹈火護龍軀

岳秀緩步行入廳中，身後隨着譚雲，和胆叟，頑童。

抱抱拳，岳秀笑道：「驚動了兩位，在下是深感抱疚，今夜是兄弟和譚二公子聯合作東。」

對這位武功高不可測，智計絕世的年輕人，王召，歐陽俊，心中是又怕又敬。

兩個人齊齊抱拳，道：「這就不敢當了，岳少俠有事吩咐一聲就是，咱們還欠岳少俠一次救命恩情？」

岳秀道：「兄弟想替諸位引見一位朋友……」

王召接道：「什麼人？」

譚雲早已知曉了大部內情，和岳秀的計劃，淡淡一笑，接道：「那人身份尊貴，不過，他不是江湖中人。」

江湖浪子歐陽俊笑一笑，道：「能在楊大人家中宴客的人，身份自非凡響。」

譚雲笑一笑，道：「歐陽兄，岳兄本是行空天馬，飄然世外的人物，這一番被譚某留住，答允爲武林道上事，盡一些心力……」

王召接道：「那是最好不過了，不過，在下還不太明白，金陵道上發生了什麼事。」

譚雲微微一笑，道：「王兄的口氣好緊，不過，兄弟覺着諸位已無勾心門角的必要，事實上，諸位恐早心裏明白，一股強大，神秘的勢力，已幾乎控制了整個的金陵。」

王召微微一笑道：「二公子指教！」

譚雲笑一笑道：「王兄好謙虛……」

語聲一頓，接道：「至少，一向活躍於江湖的丐帮，在金陵地面上，突然消聲匿跡。」

王召道：「看來，二公子確然很留心江湖事物？」

歐陽俊微微一笑，道：「譚二少，湘西譚家寨在江湖上的威望，聲譽，人人敬佩，二少很可能是奉了譚老寨主之命，來金陵調查內情，咱們自然是希望和你譚兄合作，不過，你這請客的地方，却選的有些不妥了，咱們在應天府總捕頭的家中，大談江湖事，未免叫人有些顧慮了。」

譚雲微微一笑，道：「這個自然難怪

，所以，兄弟不惜多費口舌，爲諸位解說清楚了。」

歐陽俊道：「譚兄，這些時日中查出了什麼事？」

譚雲道：「兄弟發現了一椿很奇怪的事，因此，特地奉告了楊總捕頭，楊大人也是大大的訝異，所以，才請諸位過府一叙！」

歐陽俊道：「這麼說來，譚兄也和官府搭上關係？」

譚雲未理會聽歐陽俊的話，却接着說道：「兄弟發覺，一部份神秘的夜行人，出入於王府之中……」

王召一掌拍在大腿上，道：「不錯啊！在下也發覺了這件事！」

楊晉突然接口說道：「王兄，譚二公子告訴過在下這件事，在下不信，譚二公子才安排了這樣一個聚會，他說，兩位也可能知道，要兩位來証明一下，不過，有件事，在下要作說明，那就是七王爺也發覺近日金陵地面，高來高去的黑道人物太多，而且，又有一個金衣人，神出鬼沒的常在金陵出現，特地把侍衞宮中派住在濟南的部份人手調入王府，他們自然也有活動，諸位發覺的徵象，很可能是他們。」

歐陽俊微微一笑，道：「大內侍衞宮中，除了你楊總捕頭，不認識之外，江南道上的人，那個不認識他們，他們唯恐人家不知他們身份，經常和官府中人來往酬酢，金陵城是因有七王府，他們不敢正面活動，江南幾大州府，那裏沒有他們留下的惡跡。」

這是個很精密的設計，七王爺就緊靠大廳的一間小室內坐着，早經過一番佈置，幾人談話的聲音，七王爺聽得很清楚。

譚雲抱拳作禮，把羣豪讓入座中，緩緩說道：「諸位，咱們雖然在江湖上行走，但總不能正面和王府作對。」

王召道：「那是自然，七王爺素有賢聲，咱們不能和王府作對，何況，他手綰江南數省兵馬大權，咱們也惹不起他。」

譚雲回顧了岳秀一眼，道：「兄弟和這位岳兄一番懇談，總算把這位岳兄說動了，已答允全力相助咱們……」

一直未開口的岳秀，突然開口說道：「譚兄，慢點，在下想先問明一件事。」

譚雲道：「岳兄請說。」

岳秀道：「你們究竟在尋找什麼，由四鳳舫中開始，兄弟一直不太明瞭諸位的用心，如果，你們只是江湖中一般的奪名爭利，要兄弟也捲入漩渦，那就有些非我之願了。」

譚雲道：「在下已和岳兄談過……」

岳秀接道：「我知道，譚兄，你最好別開口，兄弟想先問問歐陽兄和王兄，看他們的說法，是否和你譚兄一樣了。」

譚雲微微一笑，道：「歐陽兄，王兄，岳兄人很精明，最好是實話實說，免得咱們前言不對後語。」

歐陽俊望了岳秀一眼，道：「金陵城發現了金鳳寶剪，咱們到此的用心，完全爲了追查金剪的下落？」

岳秀道：「王兄呢？」

王召道：「不瞞兩位說，在下也是爲了查明金鳳寶剪而來。」

岳秀道：「金鳳剪既稱寶剪，想來，定是一件很名貴的東西了。」

歐陽俊微微一怔，道：「怎麼？譚雲兄沒有告訴你麼？」

譚雲苦笑一下，道：「在下並非爲金鳳寶剪而來，也沒有聽到過這個傳說。」

岳秀笑一笑，道：「歐陽兄，那金鳳寶剪的下落，可查出一點眉目了麼？」

歐陽俊道：「眉目倒有一點，但却使人很爲難，兄弟正和王兄商量，不知是不是應該去查看一下。」

岳秀道：「可是那金鳳剪落入了七王爺的府中。」

歐陽俊道：「岳兄高見，不但金鳳剪落在王府之中，四鳳舫中四個丫頭，竟也可以出入王府。」

楊晉道：「歐陽老弟，這話可不能信口開河啊！」

歐陽俊道：「江湖浪子的潛踪追人之術，在江湖還小有名氣，楊大人沒有聽說過麼？」

楊晉尷尬一笑，道：「這個，我倒一時忘懷了，你是天下第一追踪高手。」

岳秀道：「照歐陽兄的說法，四鳳舫中四個丫頭，現仍然在王府中了？」

歐陽俊道：「她們現在是否仍在王府中，在下不敢斷言，但她們出入王府，却是有如家常便飯一樣。」

岳秀點點頭，未再接口多言。

譚雲却歎口氣，道：「歐陽兄，咱們是不是應該到王府中去瞧瞧呢？」

歐陽俊說道：「這個麼？兄弟就難說了。」

譚雲道：「歐陽兄不用顧慮，有話但請說出不妨，我譚雲也是江湖中人。」

歐陽俊道：「照道理，咱們自然是應該去王府搜查，但誰能惹得起七王爺？」

譚雲道：「兄弟約諸位到楊總捕頭這裏，一方面是和諸位共商大計，一方面也是想借楊總捕頭之口，把咱們探得消息，呈報應天府……」

歐陽俊接道：「七王爺是什麼身份，應天府敢把這樣的事，告訴七王爺。」

譚雲點點頭，道：「歐陽兄說的有理，兄弟有幾句話，不知是當不當說？」

歐陽俊道：「二公子要咱們眞言眞語，自己似乎是也用不着轉彎了。」

譚雲道：「歐陽兄，目的只存取得金鳳剪呢？還是……」

歐陽俊怔了一怔，接道：「譚兄，在下不太懂你的意思？」

譚雲笑道：「兄弟的意思是，歐陽兄對江湖上的變化，是否也有些關心呢？」

歐陽俊道：「江湖浪子，一向是獨來獨往，從不和人勾結聯手……」

譚雲接道：「傾巢之下無完卵，歐陽兄自己難道眞的能獨善其身麼？」

歐陽俊笑一笑，道：「譚兄，這話是越說越離譜了，兄弟已經完全無法瞭然譚兄言中之意了。」

譚雲微微一笑，道：「歐陽兄稍坐片刻，兄弟請一位朋友來和諸位見見。」

歐陽俊霍然站起身子，說道：「甚麼人？」

譚雲笑道：「諸位不是想到七王爺府中去麼？他是唯一能够帮咱們進入七王爺府中的人？」

歐陽俊道：「江湖中誰有這能耐？」

譚雲道：「歐陽兄見過再說。」

起身離位而去。

岳秀一直坐着未動，譚雲反而成了主人。

片刻後，譚雲帶着一個身着青衫，頭戴方巾，白面無鬚的文士緩步行了過來。

那人氣度高華，步履從容，行近席位之後，舉手一拱，道：「小弟朱毅，見過諸位英雄。」

歐陽俊怔了一怔，道：「朱毅，朱七王爺。」

岳秀，胆叟，頑童，楊晉，全都站起了身子，王召，歐陽俊也跟着站了起來，齊齊抱拳作禮。

七王爺行了一個羅圈揖，笑一笑，道：「諸位，適才的談話，小弟聽到不少，想不到，竟有人敢借王府，爲害江湖。」

歐陽俊道：「譚兄，這是故意安排的吧。」

譚雲微微一笑，道：「不錯，兄弟也是和七王爺初見不久，但却爲七王爺的氣度折服，七王爺支持咱們進入王府查明那一股江湖邪惡勢力，就算咱們投桃報李，也應該帮七王爺追查出那眞正殺害蘭妃的兇手。」

七王爺抱了抱拳，道：「諸位，小弟今日和諸位相見，完全拋開了七王爺的身份，咱們是布衣論交，江湖英雄！義氣干雲，只要你們做的是爲國殺賊，爲民除害，我就以王子的身份支持你們，但小弟也不敢强人所難，借諸位爲我助力。」

王召道：「久聞七王爺的賢名，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單是這一份虛懷若谷的氣度，就叫人甘爲効命，我王召願聽驅差，死而無憾。」

歐陽俊微微一笑，道：「王爺，咱們爲王爺辦事，不知是甚麼身份？」

七王爺道：「王府中有十二侍衞的名額，諸位如願屈就，小王先可任用，然後，奏明當今，實授品銜。」

歐陽俊道：「譚兄，岳兄怎麼說？」

譚雲笑道：「岳兄已和七王爺結作金蘭之交。」

歐陽俊歎口氣，道：「如非七王爺的賢德，怎能用得住岳兄天馬行空般的人才，兄弟也要効命，恭候命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事情至此，岳秀才起身說道：「七王爺早已發覺了金陵城有一股武林高人在暗中活動，所以，把侍衞宮中一部份，調入王府，但七王爺又發覺了這股力量未必可靠，所以，才希望借重諸位之力。」

譚雲道：「江湖子弟江湖老，無非是俠義爲懷，剷除人間不平事，但如能投入王府，以七王爺的權位之重，比咱們一人之力，强大何止百倍。」

七王爺一拱手，道：「小王只是受封南域，開府應天，我不是當今天子，我不能對諸位有過份的承諾，不過，我將盡力支持諸位。」

譚雲道：「這已經很够了。」

岳秀道：「諸位，眼下就有一件十分緊要的事，此事雖然和七王府有關，但也和諸位有關。」

歐陽俊道：「甚麼事，但請岳兄吩咐，我等全力以赴。」

岳秀簡畧的說明了王府中的內情，然後，又說出了一番計劃。

這一番計劃完美精密，無懈可擊，只聽的在場人，個個點頭。

七王爺也忍不住讚了一聲，道：「這等才華，如是用之於國家，必是一位統軍百萬的大將之才。」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誇獎，咱們既然決定了，咱們就該分頭行事。」

歐陽俊和王召霍然站起身子，道：「咱們先走一步了。」

七王爺站起身子，說道：「兄弟不送了。」

也許是七王爺禮賢下士的虛懷，使他們太過感動，歐陽俊一撩長衫，屈下一膝，道：「不敢有勞王爺。」

王召，歐陽俊兩人去後，胆叟朱奇，頑童唐嘯，也低聲對岳秀說道：「公子，我們也該去了。」

岳秀點頭一笑，道：「你們去吧！記着，非不得已，不可和他們正面衝突。」

大廳中只餘下了譚雲，岳秀，七王爺和楊晉。

人影一閃，衝進來了一身青衣的楊玉燕。

楊晉一鎖眉頭，道：「燕丫頭，怎能如此放肆，七王爺大駕在此……」

一聽口氣，七王爺已知道燕姑娘的身份！搖搖頭，道：「別怪她，我說過，今晚上，咱們是布衣論交。」

楊玉燕手提羅裙，就要拜伏於地，却被七王爺兩手攔住，溫聲說道：「姑娘，不可以。」

其實，楊玉燕也沒眞的想拜，七王爺這一攔，就借勢下台，說道：「謝王爺恩典？」

七王爺道：「姑娘，別拘束，有甚麼話只管講說。」

楊玉燕道：「我要和岳大哥，說幾句話？」

對這位美麗，刁蠻，又聰明的燕姑娘，岳秀實在是有些頭痛，微微一笑，說道：「甚麼事，只管說，我能辦到的一定遵辦。」

眼看岳兄弟對姑娘的小心謹愼，七王爺心中忽有所悟。笑道：「楊姑娘，岳兄弟有甚麼對不住你的地方，告訴我這個作大哥的，我替妳出氣就是。」

岳秀暗裏直皺眉頭，心中有苦難言，表面上還得裝出一副笑容。

楊玉燕却一揚柳眉兒，道：「你，七王爺叫他兄弟。」

七王爺說道：「不錯啊！我們是焚香告天的八拜金蘭之交，禍福與共，患難相扶。」

楊玉燕哦了一聲，道：「我說呢，岳大哥不再把我小丫頭放在心上，原來是升了官啦！」

好厲害的一張口，岳秀辯駁也不是，不辯也不是，只好笑一笑，道：「我再大胆，也不敢忘記小妹妹呀！」

楊玉燕道：「哼！你沒有忘記我，分派我的甚麼事？」

岳秀道：「自然是最重要的工作。」

楊玉燕道：「說說看甚麼工作？」

岳秀道：「你和頑童唐嘯，負責保護七王爺。」

原本是沒有算上楊姑娘，一個女孩子混在男人羣中，有很多不便，但楊姑娘這一質問，岳秀只好把她加上。

楊晉呆了一呆，道：「玉燕刁蠻慣了，守在王爺身側，豈不要王爺生氣。」

七王爺道：「不要緊，咱們決定了就這麼辦，不過玉燕姑娘，跟小王身側，是否方便？」

楊玉燕已轉悲爲喜，笑一笑道：「有甚麼不方便的，我改扮成男子就是！」

七王爺道：「行，怎麼調度，由岳兄弟安排，小王照着安排辦法。」

楊玉燕很滿意這個結果，微微一笑，跟了下去。

楊晉却是有些大感緊張的說道：「岳老弟，你眞要她去？」

岳秀微微一笑，道：「老前輩，你有甚麼辦法能够勸阻她呢？」

畧一沉吟，接道：「再說七王爺已經當眞答應了，就算玉燕以後有甚麼頂撞到他的地方，也完全和你無關。」

七王爺微微一笑道：「對，楊總捕頭，這件事你盡管放心，不論發生甚麼事，都不會找上你呢。」

楊晉道：「兩位這樣屈容小女，我楊某人是感激不盡。」

一切都按排定計劃進行。

三天後，岳秀和七王爺等，悄然離開了金陵，在一個約好的路口上走馬換將。

假冒出巡，由胡大人陪同的僞扮七王爺，換了貨眞價實的七王爺朱毅。

胆叟朱奇，頑童唐嘯，江湖浪子歐陽俊，墨龍王召，岳秀，譚雲，再加改着男裝的楊玉燕，全都混入行列。

早些安排好的步驟，各人都按身份，衣着易容，環繞在七王爺的身側。

唐嘯和楊玉燕，扮成了七王爺身側的隨侍的書童，歐陽俊，王召，朱奇，扮作了三大侍衞，譚雲，岳秀一扮文案，一扮隨行管事，七個人，有如七劍客，隨七王爺回府的轎子，進入了王府。

一切設計的都很精細，胡正光，隨同着七王爺，進了王府之後，才告辭回府。

二百驍騎，也被胡正光帶回府中。

七王爺帶了七個陌生人回到王府，雖引起了水總管的懷疑，但他却不敢多問。

回到了荷花軒，七王爺立刻召來了侍衞宮中的侍衞，道：「我把你們調入王府，就誤了你們本身的職伺，這一點，只怕是有所不便，所以，我想你們還應該回到原位上去，近日內侍衞宮可能有事。」

淡淡幾句話，把調入王府的侍衞，又給遣離王府。

過去，七王爺確未想到，問題會出在王府內部，所以，對府中的人人事事，並不怎麼樣留心，現在，他開始留心了所有的事務。

荷花軒是七王爺安宿的地方，整個的敞軒，築建在荷花池上，朱欄環繞，曲折回廊，原本是賞荷迎賓的所在，但因七王爺太過喜愛這個地方，把它變成了書室臥房。

荷花軒很寬大，原本有四個丫頭，兩個書童照顧王爺的起居生活。

七王爺遣走了兩個書童，留下了四個打掃敞軒的丫頭，楊玉燕和唐嘯，不但可在書房中常伴七王爺，他們的住處，也就在七王爺臥室外面，兩個房間中。

自然，這是爲了便於保護。

唐嘯和楊玉燕也自知責任重大，兩人暗裏商量了保護七王爺的法子，又看過荷花軒四週的形勢。

七王爺住在最後一層，三面都是有七八丈以上的水域，只有一條路通入軒中。

歐陽俊，王召，和朱奇等三大從衞，也都住在軒中。

這荷花軒太廣大了，有兩個大廳，兩個小廳，十二個可供人住的臥室。

整個的荷花軒，構成了一片獨立的天地。

岳秀扮文案，譚雲管所有外務雜事。

第一天沒有事，第二天，水總管先來求見七王爺。

王召高大魁梧的身軀，擋在荷花軒大門前，有如半截鐵塔一樣，冷冷的望了水總管一眼，道：「你是……」

水總管一皺眉頭，道：「我是這王府的總管，內內外外，大大小小的事，都得問我一聲。」

王召笑一笑，說道：「原來是總管大人。」

水總管說道：「不錯，王府總管四品銜……」

王召冷冷接道：「幾品銜，不關我事，我來問你，這王府之中，是你最大？還是七王爺大？」

水總管怒道：「胡言亂語，七王爺金枝玉葉，我怎能比得。」

王召一舉海碗般的拳頭，道：「你記着，我是王爺的近身從衞，只知道保護王爺的安全，不知道別的，你要見王爺，那就按規矩辦事，等在這裏，我叫人給你通報。」

水總管只聽得七竅冒火，但他眼看王召那大拳頭，心裏又有些發毛，忍下一口氣，道：「好吧！你去通報一聲。」

王召招呼過頑童唐嘯，替水總管通報進去。

不大工夫，唐嘯去而復返，帶着水總管直入書房。

七王爺很客氣，笑着讓水總管坐下，道：「甚麼事？」

水總管一欠身，道：「王爺，這些從衞，怎麼奴才都不認識……」

七王爺微微一笑，接道：「侍衞宮中，不能再在王府中停留，所以，我新選了一批侍衞，從人。」

水總管哦了一聲，說道：「王爺乃萬金之軀，這些人來歷不明，如何能用作侍衞。」

楊玉燕和唐嘯，穿着青衣，分站在七王爺的身側。

七王爺輕輕咳了一聲，道：「這些人，都很可靠，你不用担心了。」

水總管道：「王爺，府中侍衞，一向都屬奴才管轄，這些侍衞，新入王府，奴才一個都不認識，日後管轄起來，只怕是不太方便？」

七王爺沉吟了一陣，道：「這一批侍衞，有人推介給我，所以不用多慮了。」

水總管道：「啊！甚麼人推荐給王爺的？」

七王爺說道：「這個，你就不用多問了？」

水總管道：「王爺的意思，這些人，不列入奴才的管轄了。」

七王爺道：「這些人很特殊，由我直接管理吧！」

水總管皺皺眉頭，道：「王爺，還有甚麼吩咐？」

七王爺笑一笑，說道：「沒有甚麼事了？」

水總管道：「那麼奴才告辭了。」

七王爺道：「慢一點，我還有幾句話問問你。」

水總管一欠身，道：「王爺吩咐！」

七王爺道：「我離開了王府三日，王府中，可有什麼事故？」

水總管道：「沒有事。」

七王爺道：「夫人沒有問過我麼？」

水總管道：「夫人遣一名女婢，問過七王爺到那裏去了……」

七王爺道：「你怎麼回答？」

水總管道：「奴才據實而言，說王爺奉了秘旨外出。」

七王爺道：「以後呢？」

水總管道：「以後，夫人就未再有問過！」

七王爺道：「好！沒有事了，你出去吧！」

水總管欠欠身，退了下去。

目睹水總管離去之後，岳秀由一座書架後轉了出來，笑道：「這位水總管，管的事情太多了。」

七王爺道：「過去府中的大小事務，都由他管理，養成他一種無事不問的習慣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兄弟，你瞧這位水總管是否可疑？」

岳秀道：「可疑。」

七王爺怔了一怔，道：「那裏可疑，小兄怎麼一點也瞧不出來。」

岳秀笑一笑，道：「第一，他應該明白，你要見他，自然遣人召來，用不着這麼快來荷花軒拜訪。」

七王爺沉吟了一陣，道：「只有這一點麼？」

岳秀笑一笑道：「他來到荷花軒之後，只管問這些從衞的來歷，是否納入他的管轄？對你去後數日，王府發生些什麼事務，並未提出報告，等到你問到，他才簡畧的說出了一些內情，這是可疑之二。」

七王爺啊了一聲，道：「兄弟，這雖是一件很微小的事情，但如不是你兄弟提起來，我就忽畧了這件事情。」

岳秀微微一笑，道：「大哥，如是小弟沒有猜錯，水總管來過之後，事情就可能開始有變化了。」

七王爺道：「什麼變化？」

岳秀道：「他們已瞭解你有了準備，時間拖久了對他們愈是不利！」

七王爺道：「兄弟，你看，他們以後，會有什麼樣的舉動？」

岳秀道：「這個，很難說了，不過，定有舉動就是。」

談話之間，室門外已傳來王召的大喝之聲，道：「妳這毛丫頭，怎麼這樣大的架子，要見王爺，也不能這麼兇啊。」

岳秀微微一笑，道：「來了，玉燕，你去瞧瞧什麼人？」

楊玉燕穿着一身青衣，完全書童裝扮，而且，臉上也經過一番易容掩去了本來的面目。

七王爺道：「來的大概是你嫂子兩個貼身的女婢之一，要不然，不會很兇。」

岳秀起身隱入幕後，道：「大哥，什麼事，都可以答應她，不過，不要立刻行動。」

七王爺一點頭，道：「我明白。」

片刻之後，楊玉燕帶着一個全身水綠衣裙的女婢，行了進來。

七王爺站着書案之後，唐嘯垂手站在旁側。

抬眼看去，只見那綠衣女婢，約有二十二三的年紀，當丫頭，如此歲數，那是千眞萬確的老丫頭了。

七王爺放下手中的公文，還未來及開口。

那綠衣女婢已急行一步，拜伏於地，道：「婢子娟娟，叩見王爺。」

七王爺點點頭，道：「妳起來，夫人好麼？」

娟娟道：「夫人聽說王爺奉了密旨外出，心中惦念的很，特命婢子請王爺內宅晚餐。」

七王爺道：「眞要謝謝她了，妳回去奉告夫人，就說我準時而到。」

娟娟生的很美，而且有一種很成熟的風韻，目光轉動，四顧一眼，道：「王爺，你的書童，從衞，全都換了人？」

七王爺道：「是的，這都是皇上賜給我的！」

娟娟怔了一怔，說道：「皇上賜給你的……」

七王爺接道：「當今皇上眷顧手足，賜給我書童從衞，這有什麼不對？」

娟娟微微一笑，道：「當今聖明，婢子多口了。」

七王爺話題一轉，道：「夫人的身體好一些麼？」

娟娟道：「託王爺的福，夫人身體正逐漸好轉。」

七王爺道：「年來，我事務很繁忙，沒有去探望她的病勢。」

娟娟一欠身，道：「小婢告退了。」欠身一禮，退了出去。

七王爺目睹娟娟離去之後，立時回顧叫道：「兄弟，快出來。」

其實，用不着七王爺叫，岳秀已快步行了出來。

七王爺揮一揮手，對唐嘯和楊玉燕說道：「你們先出去一下，我要和岳兄弟談談！」

楊玉燕和唐嘯互相望了一眼，悄然退了出去。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可是還有很多事，沒有告訴兄弟麼？」

七王爺道：「過去，我覺着，家務事，並不太重要，但看兄弟，處置很多事務，大多是由小處着手，這使小兄，得到了不少的經驗，不能忽畧了一個小節。」

岳秀笑一笑，並未追問。（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勾通了紅石堡主秦天祥的徒弟雙飛劍常洛，與郝金堂訂下三條條件，才答允偕他一同逃離紅石堡，郝金堂雖蹩着一肚子悶氣，但逃命要緊，只好含忿答允下來，那晚，郭長風把林元暉、羅老夫子裝入蔴袋，與郝金堂各揹一袋，乘着粮倉起火，混入運粮的武士行列中，混出紅石堡外，竄入吊橋的鐵架上，安頓下來，靜候紅石堡放落吊橋的時候，硬闖出去，翌日晌午，仍未見紅石堡有放落吊橋的迹象，差幸郭長風在逃出紅石堡前，曾預備了一大包食物和一罈酒——

＊＊＊＊＊＊＊＊＊＊＊＊＊＊＊＊＊

計巧功高脫死地　心慈義重挽危難

有酒有菜，時間就容易打發了。

吊橋下雖然不是舒適的居所，好在風景絕佳，臨崖遠眺，極目皆是奇景，倒也令人心胸開闊，塵慮淡泊。

第一天在平靜中渡過，紅石堡除了頻頻以旗號通訊外，並沒進一步行動。

第二天，旗號通訊漸漸疏少，吊橋仍然屹立如故。

從第三天起，兩堡之間連通訊也完全停止了。

第四天，第五天……

直到第六天，吊橋毫無放落跡象，食物却已告罄。

郭長風不禁焦急起來，喃喃道：「這就奇了，難道秦天祥在吃人肉過日子？」

郝金堂道：「依我看，事情一定有意外變化，咱們不能傻等，得另作打算才行了。」

郭長風道：「若有變化，常洛該會設法來通知咱們，怎會一點消息也沒有？」

郝金堂道：「或許咱們就是被常洛坑了。」

郭長風道：「不會的，他要坑咱們，更不會毫無動靜。且耐心再等一天，入夜以後仍舊沒有消息，咱們再商議對策。」

郝金堂道：「等到入夜以後，咱們索性攀上堡門，把守衞的武士殺了，劈開機關樞鈕，放落吊橋。」

郭長風搖頭道：「這不是上策，卽使能放落吊橋，也難免引起一場血戰，那時候腹背受敵，反爲不妙。」

郝金堂道：「除此之外，我看是別無善策了。」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先等等再說吧，這是一次比賽耐力的決鬥，誰撐得久，誰就是羸家……」

正說着，忽然一聲號角，由對崖傳送過來。

兩人忙探頭望去，只見外堡旗桿上，飛快地昇起一面三角形的紅色旗號。

郭長風大喜道：「如何？咱們終於羸了！」

郝金堂緊張起來，急道：「現在是白天，吊橋縱然放落，咱們怎麼過去？」

郭長風道：「不要性急，咱們先將人

質綁在背上，等吊橋開始放落的時候，我自會告訴你過橋的方法。」

郝金堂點點頭，連忙解下布帶，把羅老夫子緊緊綁在背上。

郭長風也揹起林元暉，又將長劍交還郝金堂，却留下了暗器鏢囊。

剛結紮妥當，內堡旗桿頂也昇起一面紅色號旗，機關響動，吊橋已開始緩緩向下放落。

這時恰值正午，紅日當空，萬里無雲，兩崖之間的情景，都清晰可見。

內堡堡門啓開，秦天祥疾服佩劍，屹立門前，裏面是應長老和雙飛劍常洛分立左右。

再往內看，則是一列列全身勁裝的武士，每列約十人，共達十餘列之多。

這百餘武士，幾乎是全部內堡武士的總數，如今都齊集在堡門一處。

奇怪的是，武士們雖然刀出鞘，弓上弦，嚴陣以待，如臨大敵，却人人面向內堡，背對着堡門。

連秦天祥師徒和應長老也不例外，俱是臉朝堡內，背部朝着吊橋。

顯然，秦天祥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下令放落吊橋，但爲了防範郭長風趁機突圍，因此調集全堡武士，團護堡門，準備隨時攔截郭長風。

他當然萬萬也想不到，郭長風早在六天前，就已經偷偷越出堡門了。

郝金堂看見這番佈置，不禁大感欣喜，奮然道：「吊橋一放妥，咱們就衝過去吧？」

郭長風却道：「不行，決不硬衝，咱們必須先由橋底攀行一些距離，至少要到接近橋中心時，才能發動。」

郝金堂道：「你是說，背上揹着一個人，由橋樑下面反仰着攀行？」

郭長風道：「正是。」

郝金堂冷笑道：「那眞叫『脫褲子放屁——多一此舉』，現成的橋不走，去費那種工夫？」

郭長風道：「你只看見秦天祥正全神注意堡內，便以爲可以趁機一衝而過，却沒想到由橋這一端到那一端，決非瞬間能夠飛越，只要咱們一現身，立刻會被發覺，那時候，秦天祥轉身相向，鐵門神徐奎堵住去路，準弄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郝金堂道：「我以爲，硬衝即使冒險，總比由橋下反攀省力氣，咱們還要應付徐奎和幾十名外堡武士，何必拿力氣用在爬橋架子上？」

郭長風道：「其中理由，不是三言兩語能解釋清楚，反正你照我的話做，決不會錯就是了。」

郝金堂搖頭道：「你願意爬架儘管去爬，我可要由橋上走，咱們各用各的方法，看誰先到橋頭……」

郭長風沉聲道：「不行，你必須照我的話做，否則，我寧可先殺了你！」

郝金堂斜目而笑，道：「是嗎？你以爲郝某是聽命於人的僕奴……」

話未畢，身形疾轉，腳下迅快地向後退縮，右手已搭上了劍柄。

「叮」！一聲輕響，劍柄一震，竟由郝金堂指掌下蕩了開去。

郭長風緩緩道：「你若不怕手背上穿一個洞，就再試試看！」

郝金堂心中駭然，只好笑了笑，道：「我只不過提供一點意見，大家商議而行，何必翻臉呢？」

郭長風低喝道：「現在不是商議的時候，你要想活着離開紅石堡，就只有聽我的主意。」

郝金堂道：「好！一切都照你的吩咐，這樣總行了吧？」

郭長風道：「那麼我問你，你是願意當先？還是願意斷後？」

郝金堂兩手一攤道：「我還有什麼可選擇的？你怎麼吩咐，我就怎麼遵辦。」

郭長風道：「既然如此，由我當先開路，你負責斷後，一切聽我指揮行事。」

郝金堂暗想：一旦動手，當先開路的人，只要對付徐奎，又可以搶先脫身，斷後的人，却得應付秦天祥，萬一失敗，一定會陷身重圍，豈非太危險了……

心念電轉，忙道：「郭老弟，你赤手空拳，沒有兵刃，鐵門神徐奎又是個勁敵，我想，還是由我當先開路比較好，無論如何，我是不能總讓你涉險，自己却享現成。」

郭長風道：「這可是你自己情願？」

郝金堂道：「是的，我和徐奎多少還有點交情，或許會得些方便。」

郭長風道：「好！你負責當先開路，必須注意兩件事，第一，如在橋上跟對崖的武士遭遇動手，切記不可多殺傷人，要儘量把他們逐退，利用他們作掩護，趁亂搶越吊橋。」

郝金堂道：「我理會得。」

郭長風道：「第二，在接近橋頭時，要儘快先毀去操縱吊橋起落的鋼索，以防秦天祥收起吊橋。」

郝金堂都一一點頭答應。恰好這時，吊橋已經全部放落。

郭長風揮手道：「小心攀行，別讓對崖發現了，聽我的咳嗽爲號，再翻登橋面。走！」

兩人同時行動沿着橋樑向對崖攀行。

仰面攀行，必須手腳併用，背上又綁着一個人，重量倍加，自然十分辛苦。

郭長風年輕力壯，還不太感覺疲累，郝金堂却是上了年紀的人，不多一會，已經氣喘吁吁了。

想到等一會還得先開路，跟人動手，郝金堂不禁後悔起來，一面低聲抱怨道：「放着平坦橋面不走，偏要學猴子一樣，眞他媽的倒了邪楣……」

郭長風輕喝道：「不要說話，快些爬，對崖的武士已經開始上橋了！」

郝金堂偷眼望去，果見對崖正派出一列武士，每人肩上各抗着一隻蔴袋，宛如一字長蛇陣似的，循着吊橋向內堡行來。

那些蔴袋，不用猜，準是食粮。

郭長風又叮囑道：「動作快一些，但不必性急，等他們過去一半人數的時候，再動手不遲。」

郝金堂爲了求生，只好咬緊牙齦，加速攀行……

兩人由橋下向對崖攀去，揹粮包的武士却由橋上向這邊過來，雙方漸行漸近，終於在吊橋中間，上下交錯而過。

郭長風突然低聲道：「停！趕快調息

一下，準備動手！」

郝金堂急忙靠在橋樑架上，一邊運氣調息，同時拔出了長劍。

紛亂的腳步聲從頭頂上越過，使吊橋起了一陣劇烈簸盪，由此可見，橋上運粮的武士，人數顯然不少。

郭長風屏息而待，臉色一片凝重。

郝金堂緊握着長劍，心裏更是「噗噗」狂跳，背上的羅老夫子，份量似乎越來越沉重了。

他實在不明白，如此緊要關頭，爲什麼偏偏揹着這樣一個毫無用處的包袱呢？如果不是郭長風在傍，他眞想割斷布帶，把這老傢伙丟下橋去……

心念未已，忽聽郭長風重重咳嗽了一聲，喝道：「是時候了！」

郝金堂左手一搭橋欄，一個縱身，竄上橋面，劍鋒展動，已將兩名武士劈倒。

那些運粮的武士，爲數不下三十名，正走到橋中心，突然發現橋下竄出人來，一聲驚呼，頓時大亂。

有的抛下粮包，回頭就跑，有的忙着拔取兵刃拒敵，有的仍然抗着粮包，却在橋上亂轉，進退不得……

三十名武士，被攔腰截爲兩段，剎那間，你推我擠，彼此無法相顧，兩邊城堡上，却響起刺耳的號角聲。

秦天祥親自率領內堡武士衝上吊橋接應，鐵門神徐奎也提着大錘，趕上橋來。

然而，吊橋橋面狹窄，最多僅能容兩人擦肩通過，橋上已經擠成一團，兩端的人如何衝得過去。

郭長風雙手齊揚，暗器密如劇雨，却並不向要害致命處發射，負傷的人，不是兵刃脫手，就是胳膊中鏢，都紛紛向內堡湧退，恰好擋住了秦天祥的來路。

郝金堂則驅趕着另外十餘名武士向橋頭奔去，鐵門神徐奎反被自己人衝動，立腳不住，只得退下橋去。

秦天祥見情勢不利，連忙傳令改用弓箭攢射，並且吩咐機關房準備扯起吊橋。

郭長風早料到這一着，忙叫道：「老當家，別只顧傷人先毀吊橋鋼索要緊！」

誰知郝金堂却充耳不聞，一路追殺，竟尾隨着潰退的武士們衝過了橋頭。

「隆隆」之聲入耳，吊橋已經開始昇起了。

郭長風回頭一看，不禁大驚，急忙返身向橋頭奔去。

這時，橋上只剩下他獨自一個人，兩端箭如飛蝗，齊向他密集發射，郭長風手無寸鐵，全憑空手接箭，撥打近身箭矢。

等他趕到橋頭吊橋已昇起一丈多高。

郭長風別無選擇，只好吸一口氣，飛身朝對崖躍落。

人在空中閃避自然不如腳踏實地方便，顧到前面，背上的林元暉被射中一箭。

郭長風又急又怒，一把飛石，擊倒了七八名弓箭手，奮力奪過一張弓，揮舞着直向石牌坊衝去。

外堡武士共有四十名，其中十餘人已被迫退入內堡，剩下不過二十餘名而已。

但這二十多名武士，却是紅石堡的精英，武功都不在「十八鐵衞」之下，負責把守外堡的鐵門神徐奎，更是驃悍勇猛，兩柄銅錘使得風雨不透，正將郝金堂緊緊圍住。

看情形，要想闖過這一關，絕非容易事。

郭長風忖度形勢，心知必須速戰，因爲再纏鬥下去，秦天祥必然會親自趕到，那時就無法脫身了。

心念轉動，探手向暗器革囊中一摸，這才發覺囊中空空，只賸下最後兩粒飛蝗石子。

兩粒石子，最多僅能擊倒兩名敵人，而對方人數却有十倍。

郭長風毫不猶豫，一抖手，將兩粒飛蝗石同時發出。

迎面兩名武士，一個右腕中石，長刀脫手墜地，另一個被射中鼻樑，炸了一臉鮮血，雙手掩面，哀號着踉蹌倒退……

鼻樑雖非致命傷，却痛澈心肺，令人忍不住涙水橫流，哀呼出聲。

那一聲聲驚心動魄的哀呼，往往使聞者爲之不寒而慄。

郭長風猛跨一步，拾起地上長刀，左手故意向空革囊中虛撈了一下，揚臂喝道：「不怕死的就來試試！」

武士們都被同伴的哀號聲所懾，不覺紛紛收刀後退。

郭長風並不進逼，突然一閃身，掠向左側石屋。

武士們齊聲吶喊，一齊向石屋包圍過去。

不料郭長風迅如電奔，腳尖只在石屋屋頂上輕輕一點，忽又凌空折轉，竟由屋頂飛落石牌坊下，長刀展動突圍而出……

郝金堂被徐奎的雙錘纏住，無法脫身，眼見郭長風用「聲東擊西」之法，輕易便突出了重圍，急叫道：「郭老弟，你不能走呀，你走了我怎麼辦？」

郭長風漫應道：「那是你自己的事，能否脫身，全看你們的交情深淺，我可幫不上忙了。」

口裏說着，人已越過了石牌坊。

郝金堂大感心慌，忙又叫道：「郭老弟，咱們是患難朋友，我還替你揹着羅老夫子，你就忍心撇下我不管？」

郭長風道：「既有現成的人質在身邊，你還怕脫不了身？」

郝金堂道：「這姓徐的是個粗人，他可不理這一套，求求你，郭老弟，你再不帮忙，等一會就來不及了。」

如非確屬危急，郝金堂決不會當衆如此哀求，尤其說到最後兩句，簡直急得快要哭出聲來。

郭長風聽了，忽然覺得於心不忍，再回頭一望，吊橋上人影蜂擁，秦天祥已經親率援手追過來了。

他本已破圍而出，突又大喝一聲，翻身殺入重圍。

長刀過處，宛如滾湯沃雪，武士們紛紛退讓，轉瞬已衝到橋頭。

郭長風奮起神威，揮刀接住徐奎，沉聲道：「老當家快走！」

郝金堂連忙趁機抽身，匆匆闖出重圍，如飛而去。

他一走，數十名武士立刻反身合圍，重又將郭長風困在橋頭。

這時，秦天祥業已越過吊橋中段，眼看即將抵達橋頭，徐奎却像一道鐵門般擋

住去路，銅鍾飛舞，死戰不退，四週刀光耀眼，喊聲震耳，盡是紅石堡武士……

郭長風奮力衝突，始終無法擺脫徐奎，突然急中生智，虛幌一刀，假作拿椿不穩，踉蹌倒退了兩三步，一屁股跌坐在橋頭鐵架上。

徐奎果然中計，大步趕上，雙鍾高舉，猛可擊落下來。

郭長風早已算準時刻和方向，上身一仰，下身一縮，使了一式「倒現龍尾」，竟由徐奎胯下一滑而過……

「噹」！一聲巨響。

徐奎身高力猛，雙鍾下擊，力道何止千斤，結結實實擂在鐵架上，登時將鐵架打塌了半截。

鐵架是吊橋的基座，反震之力，幾乎使整座吊橋都跳了起來。

橋上的人，險些被震落千丈懸崖，不得不停下腳步，抓緊橋欄……

郭長風翻身躍起，趁這轉瞬即逝的機會，閃電般連攻七刀，反將徐奎迫退到橋頭，緊接着，一個旋風大轉身，撇下徐奎，直闖出層層包圍，脫身而去。

這變化，只不過一瞬間事，等到秦天祥追過吊橋，郭長風已經去遠了。

衆人還想追趕，却被秦天祥揮手攔住，道：「且讓他去吧，不出三五日，他還會再來的。」

徐奎詫異地道：「堡主怎知他還會再來？」

秦天祥沒有回答，只吩咐道：「此地已經失去扼守的價值，傳令儘快趕運粮食，入夜前，外堡武士全部撤回內堡。」

徐奎等人都愕然不解，却又不便再問，只得遵命行事。

武士們正忙着搬運粮包，雙飛劍常洛突然拉住徐奎，低聲問道：「林姑娘在什麼地方？」

徐奎道：「剛才還在石屋裏，後來動手的時候，一直沒見她們出來。」

常洛道：「石屋和整個山頭我都找遍了，根本沒有人影。」

徐奎道：「那就奇怪了，難道她們會追趕郭長風去啦？」

立即傳問手下武士，不料武士們都異口同聲回答，並未見到林百合主婢，也沒有任何人發現她們下山。

常洛大急，連忙禀告了秦天祥。

誰知秦天祥却淡淡地道：「不用尋找，她們一定尾隨郭長風下山去了。」

常洛道：「她們追趕郭長風，必然是爲了想救林莊主，此去可能遇險，弟子願隨後趕去，替她們接應……」

秦天祥道：「不必！她們能跟郭長風一路結伴到紅石堡來，還怕什麼危險？女大不中留，由她們去吧。」

常洛討了個沒趣，心雖焦急，口裏却不敢多說，只得怏怏而退。

× ×

郭長風脫身後，一路飛馳疾奔，到半山腰時，見無人追趕，才停住腳步，解下背上的林元暉。

檢視傷處，那一箭由林元暉右背射入，箭簇直透前胸，貫穿肺葉，傷勢竟然十分嚴重。

郭長風不敢拔出箭桿，只好將箭尾折斷，敷上些刀創藥，然後撕破衣襟，紮住傷口，再解開他的啞穴。

林元暉呼吸短促，臉色一片蒼白，喘息着道：「水水……給我水……」

郭長風道：「莊主忍耐片刻，我這就揹你下山去，到前面村莊就有水喝了。」

林元暉無力地搖搖頭，道：「來不及了，附近三十里以內，根本沒有村莊，我的傷勢很重，不可能挨過那麼久的……」

郭長風道：「別說這種洩氣話，我能救你逃出紅石堡，就能替你治好箭傷。」

林元暉凄然嘆道：「縱能治好箭傷，我也是個無用的廢人，郭大俠，你又何苦爲我冒生命的危險？」

郭長風道：「這是我自己情願的，與你無干，咱們還是少說話，快趕路吧！」

於是，重又揹起林元暉，邁開大步，覓路下山。

他們剛離去，人影閃動，一塊突崖後跟着轉出兩人。

一個是櫻兒，另一個却是假冒林百合的神秘黑衣女。

兩人步履輕捷，行動小心翼翼，分明一直尾隨在郭長風身後。

櫻兒啞聲道：「小姐，爲什麼還不動手呢？莊主落在他手中隨時都有危險。」

黑衣女搖搖頭，道：「現在還不到時候，咱們必須暗中跟隨他，先找到他落腳的地方，是否另有幫手？」

櫻兒道：「萬一他在途中對莊主下了手，豈不糟糕。」

黑衣女道：「不會的，他若有意下手，就不會冒險救他離開紅石堡。」

櫻兒道：「那是因爲他受人僱用，準備拿莊主去向僱主請功領賞。」

黑衣女輕嘆一聲，喃喃道：「他若眞願意這樣做，那就好了……」

櫻兒詫道：「怎麼反而好了呢？」

黑衣女發覺自己說漏了嘴，忙道：「我是說，如果他去向僱主領賞，咱們跟踪着他，也可以看看他那僱主究竟是什麼人物，不是很好嗎？」

櫻兒道：「其實，不看也罷。反正是個不要臉的狐狸精，專會狐媚功夫，蠱惑男人替她賣命……」

黑衣女道：「你怎麼知道，她是個女人？」

櫻兒道：「咦！不是你自己告訴我的麼？」

黑衣女一怔道：「是我告訴你的？」

櫻兒道：「怎麼不是？你還說郭長風形容那女人的模樣跟你很像，要你和她見面？」

黑衣女暗中恍然，忙點頭道：「不錯，我是這樣說過，但我並沒有說她是不要臉的狐狸精。」

櫻兒道：「她用珠寶美色誘惑郭長風要他刺殺莊主，這不是狐狸精是什麼？」

黑衣女被她當面辱罵，却不便辯解，只得苦笑道：「櫻兒，不要用這種毒惡的話咒罵人家，爲了要報仇，當然不惜手段，就好像我爲了爭取郭長風，不惜『以身作價』一樣，難道我也是狐狸精不成？」

櫻兒道：「小姐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自然不能相提併論……」

黑衣女搖搖頭，道：「好了，不要再

說了，咱們還是趕快去追郭長風吧！」

不等櫻兒再開口，身形掠起，向山下追去。

櫻兒默默跟在後面，心底却不禁泛起一抹疑雲。

她忽然發現「林百合」不僅言行有些反常，輕身功夫也好像比平時遽然精進了不少，追隨起來，竟感到十分吃力。

而她們主婢二人，自幼作息相同，情逾姊妹，武功原是相差無幾的……

× ×

郭長風爲了怕影响林元暉的傷勢，不敢全力奔馳，到了山脚下，回頭一看，才發覺林元暉口唇乾裂，呼吸越來越急促，似乎快要支撐不住了。

看情形，林元暉對武功早已完全荒廢，身體過份孱弱，失血太多，已經瀕臨虛脫的境況。

郭長風心知再不設法獲得飲水，林元暉可能隨時會發生危險，不得已，只好折轉方向，順着山脚繞行，希望能找到山澗或水塘。

正尋覓間，迎面突然傳來衣袂飄風聲响。

郭長風急忙閃進一叢矮樹背後，輕輕放下林元暉，橫刀摒息而待。

不片刻，兩條人影如飛而至。

前面一人臉上圍着布巾，肩頭斜掛一柄金光閃閃的長索飛爪，後面一個却是身穿土布短衣的白髮老者，脅下挾着一枝鐵枴。

郭長風一眼望見那柄金光閃閃的飛爪不禁大喜，忙叫道：「小强！小强——」

兩人聞聲停步，果然正是小强和田繼烈。

郭長風從矮樹背後迎了出來，道：「你們是甚麼時候到的？還有石頭兄弟？」

小强道：「咱們在途中就誤了幾天，昨天才到，却沒見到你留下聯絡暗記，正等得心急，剛才聽見山上號角聲，準備前往查看，不料竟會在此地遇上。」

田繼烈接着道：「郭老弟，你揹的是誰？難道你已經進紅石堡去過了？」

郭長風道：「不錯，我剛從紅石堡逃出來，這位就是寂寞山莊莊主林元暉。」

小强驚喜地道：「眞的？六哥居然獨自一人將他救出來了？」

郭長風道：「救雖救出來，不幸他却受了很重的箭傷，失血過多，急需飲水，你們可知道附近何處有水源？」

田繼烈道：「前面不遠就有山泉，石頭身邊也帶着水壺，他就在那道山澗旁的洞穴中等候……」

郭長風忙道：「老前輩快請帶路，救人要緊，一切經過且待慢慢詳談。」

田繼烈招招手，道：「隨我來！」

三人放開脚步，進入一道乾涸的山澗，果見田石頭正傻楞楞坐在石壁上一個巨大洞穴門口。

那洞穴並不太深，却十分寬敞，洞中鋪着乾草樹葉，足可共七八人居住藏身。

郭長風先取了飲水，餵給林元暉解渴，待他喘息畧爲好轉，才鬆開布帶，重新檢看傷處。

田繼烈皺皺眉道：「這一箭貫穿右肺，傷得不輕，必須趕快起出箭桿才行。」

郭長風道：「我怕他身體太弱，一旦起出箭桿，血流不止，那就更危險了。」

田繼烈道：「郭老弟，我要請教你一句話，你甘冒萬險救他逃出紅石堡，究竟是希望他活下去？還是只爲了從他口中查証黑衣女尋仇的秘密？」

郭長風一怔，道：「老前輩問這話是甚麼意思？」

田繼烈道：「我對傷科醫理，還畧知一二，如果讓箭桿留在體內，他一時半刻還不至斷氣，但最多只能再活三天到七天，如果要救他性命，則必須先起箭桿，這樣做雖然有失血而死的危險，却是唯一救他的方法。」

郭長風道：「這是說，萬一箭桿起出，無法止住流血，他就必死無疑了？」

田繼烈沉重地點點頭道：「一點也不錯，所以我要把話問清楚，假如咱們目的只爲了詢問關于尋仇的秘密，大可不必冒此危險，有三五天時間，已經足够詢問了，如果要救他活命，那就只有冒險起箭桿，成功固然可喜，萬一失敗，却可能連問一句話的機會也失去了。」

郭長風毫不遲疑道：「既然如此，咱們決定冒險替他起出箭桿。」

小强道：「六哥，這件事最好仔細考慮一下，萬一他死了，你這一番心血豈非白費……」

郭長風道：「沒有甚麼可考慮的，查証尋仇秘密的機會還很多，救他活命的機會却只有一次，當然以救人爲先。」

田繼烈微笑了一下道：「郭老弟如此胸襟豪義，委實令人佩服。咱們就準備動手吧！」

於是，解開林元暉的衣服，鋪在地上，然後安排好清洗傷口的淨水，以及止血生肌的藥物……

一切都妥當後，駢指疾落，點閉了林元暉身上七處大穴。

小强忍不住問道：「老爺子，你以前做過這種事嗎？」

田繼烈含笑搖頭道：「我殺的人不少，救人倒還是平生第一遭！」

話未落，中食二指挾住箭簇，用力向外一拔……

只聽林元暉大叫一聲，整個人幾乎跟着彈跳起來，殘留在體內的箭桿應手拔出，也同時帶出大股鮮血。

田繼烈迅速向傷口倒了些酒液，用乾淨的布團塞住創孔，急急敷藥，止血，包紮……

林元暉沒有再出聲，挺然僵臥，早已昏厥，傷口上的布巾，不多一會，便被血水浸透了，人却氣若遊絲，彷彿隨時會停止呼吸。

郭長風憂慮地道：「老爺子，情形怎麼樣？」

田繼烈道：「這一箭幸虧是射中右背，如果由左背貫穿心葉，那就沒有救。」

郭長風又道：「你看他會不會血流不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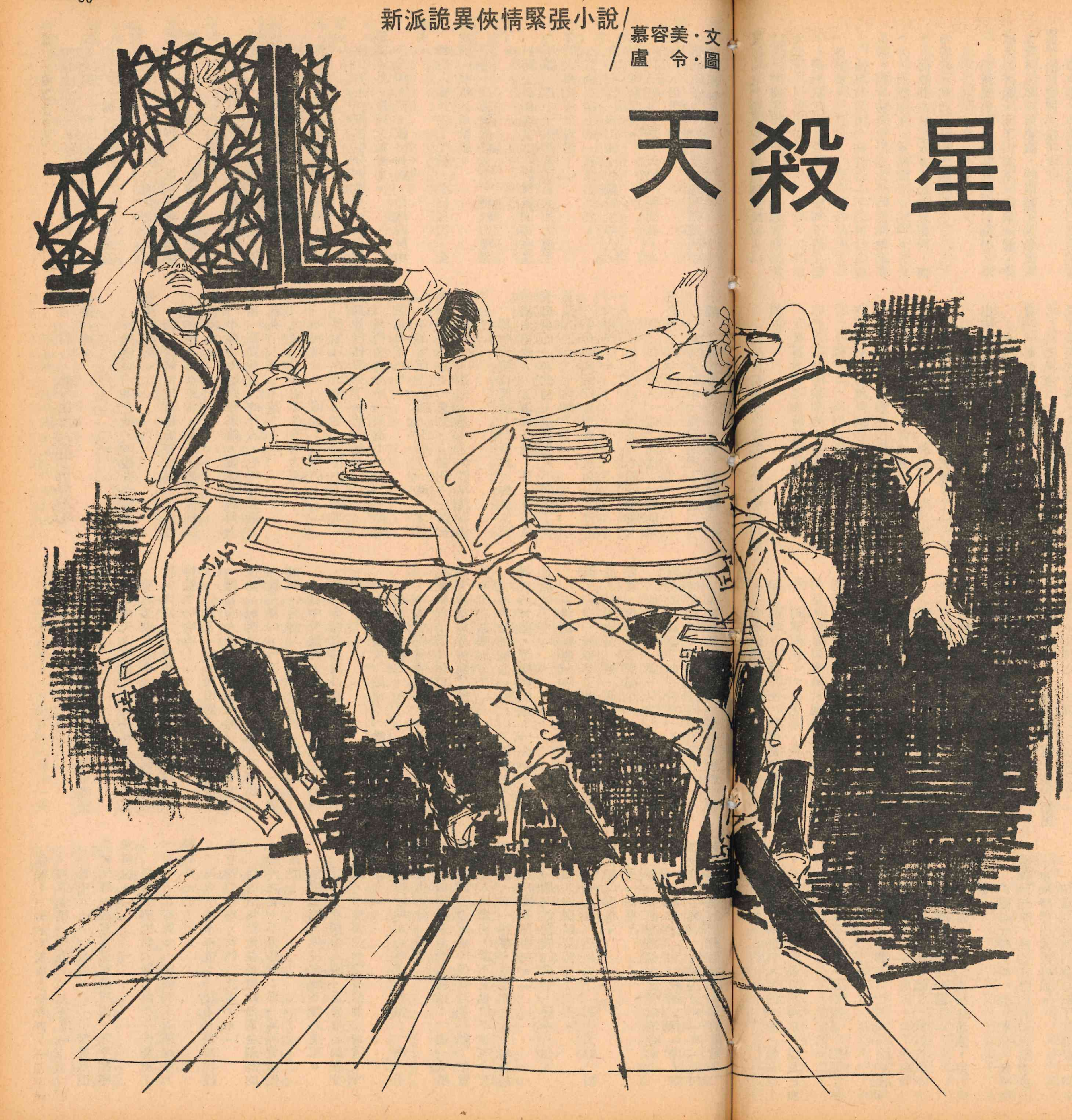
田繼烈道：「現在還很難說，但咱們能做的，只有到此爲止，一切只好盡人事，聽天命。」

郭長風嘆了一口氣道：「但願老天保佑，別讓我救他反害了他……」（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絕秀士葛中天收買了書院夥計錢四，要他在申無害酒中撒下散功散，錢四暗算成功回報後，葛中天約請到無情金劍、九疑三傑，在午夜時份，潛進書院，問知申無害在妓女桂英房中住宿，葛中天爲審愼計，獨自躡足走近房外，輕聲叫喊桂英出來，向桂英詢問申無害醉酒的經過詳情，桂英稱是錢四向申無害敬了一杯酒，那申無害喝下那杯酒後便爛醉如泥，迄今未曾醒轉過來，此時，無情金劍和九疑三傑也圍攏上去，無情金劍追問桂英申無害喝了多少酒，桂英答稱不多——

借酒詛仇敵　迷色喪殘生

無情金劍道：「多少？」

桂英道：「一壺多一點。」

無情金劍道：「多大的壺？」

桂英道：「一斤。」

無情金劍道：「喝的甚麼酒？」

桂英道：「汾酒。」

無情金劍滿意地點點頭，沒有再問下去。

天殺星的酒量，他是知道的。區區一斤多汾酒，無論如何也醉不倒這位天殺星！而今，這位天殺星竟然醉倒了，還有甚麼疑問呢？

那個又高又瘦的漢子却好像嚇了一跳似的道：「好傢伙！汾酒居然能喝一斤多，這小子的酒量不錯呀？」

誰也沒有理他。

就連他的那兩個盟兄弟，都沒有接腔。因爲大家都知道他的毛病，只要隨便應酬他一句，他的廢話就永遠也說不完！

那個面貌英俊的漢子，這時一雙眼睛正在桂英身上骨碌碌地轉個不停。眼光中充滿貪婪之色。

俗語說得好：要得俏，一身孝！這是說女人若是穿上一身孝服，往往會顯得特別悽楚動人。

其實，在迷濛夜色中，一個受了驚嚇的女人，情形也差不多。

那個叫桂英的姑娘，姿色本來就不惡，加上這時衣襟又未完全扣好，那種髮亂釵橫，羞懼交集之態，看上去的確有點惹人遐思。

從這漢子的眼色中，誰都不難看出他此刻正在轉着甚麼念頭。

至於那個大鼻小眼的漢子，自從房門打開之後，他就在那裏心無二用的側耳締聽，這時忽然點了點頭道：「小子呼吸異常，與普通酒醉不同，沒有甚麼疑問了，我們進去吧！」

無情金劍手一擺道：「等一等！」

接着，臉一仰，向屋脊上招呼道：「奕秋，你跟艾玄和孔鳴幾個下來。」

三條身形，立即應聲而下。

下來的這三名劍士，正是前幾天在及第客棧中，與另一名錦衣劍士，四人聯手圍攻方姓漢子的寒山秀士徐奕秋，玉馬劍

客艾玄和鐵笛生孔鳴！

無情金劍向三人吩咐道：「你們兩個人點亮火筒，一個人進去看看。」

他目光一轉，接着道：「艾玄，你進去！」

這種地方，正是這位大總管受人欽敬之處，艾玄是他的姪兒，這種危險的差使，他原可以交代別人，但他却一秉至公，寧可讓自己的姪兒去冒險。

葛中天摸出一張銀票，塞在桂英手上，悄聲道：「這姓田的是個江洋大盜，你快走吧，出去可千萬記住別聲張！」

桂英一見這種陣仗，早已嚇得渾身發抖，聞言如獲大赦，連忙接下銀票，稱謝而去。

寒山秀士和鐵笛生分別燃亮一支火筒，房裏房外，登時大放光明。

玉馬劍客艾玄拔出長劍，昂然向房中走去。

每個人都屏住了呼吸，手按兵刃，全神戒備，氣氛甚爲緊張。

不過，這種緊張的氣氛，很快的便過去了。

只聽玉馬劍客艾玄在屏風後面高聲道：「不錯，這小子果然着了葛大俠的道兒，你們大家快進來看看！」

無情金劍臉上第一個露出笑容。

九疑三傑，寒山秀士和鐵笛生等人，也都爲之笑逐顏開。

只有三絕秀士葛中天的一張面孔，木木板板的，仍是老樣子。

因爲這使他不由得又想起那即將到手的一萬兩黃金。

一想起那一萬兩黃金必須分成十份，他的一顆心，就有如被人用刀切成十塊，隱隱作痛。

×　×

屏風移去一邊之後，申無害也跟着慢慢清醒過來。

因爲他雖被玉馬劍客艾玄點上了穴道，但無情金劍進來後，却馬上餵了他幾顆解酒藥丸。

申無害緩緩睜開眼睛，發燙的額角上全是一顆顆黃豆大的汗珠，他呻吟着道：「桂英……茶……茶……」

九疑三兄弟忍不住哈哈大笑。

申無害目光一直道：「你們——」

但他只說出兩個字，就嚇住了話頭，因爲他已經看到了無情金劍。

無情金劍冷冷一笑道：「小子，你這下該認命了吧？」

申無害閉上眼睛，又喘了一陣，才重新睜開眼睛道：「原來……錢四……那個該死的殺才，是……是……你們早就買通了的？」

葛中天接口笑道：「是的，你這位天殺星名氣雖大，身價却不貴。買下你這位天殺星的一身武功，全部也只不過化了我葛某人二百二十兩銀子！」

申無害緊緊咬着牙齒，額角上又冒出一大片汗珠。

他顯然正在盡力抑制着心頭的激動。

隔了很久很久，他才問道：「你就是三絕秀才葛中天？」

三絕秀才葛中天得意地笑了笑道：「不錯，三絕秀才便是本大爺。怎麼樣，在你老弟的黑名單上，有沒有本大爺這一號人物？」

申無害切齒恨恨地道：「你可別得意的太早。」

葛中天大笑道：「眞是聞名不如見面，所謂天殺星者也，原來不過是個稚氣未脫的大娃娃。現在我不該得意，難道該你得意？哈哈哈！」

他笑了一陣，又指着九疑三兄弟道：「得意的人多着哩！認得這三位嗎？這三位便是湘南道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九疑三傑』，『追魂杖』林木森，『粉面太保』吳信，『毒彌陀』苗天聽！」

葛中天意猶未盡，正待繼續說下去時，無情金劍忽然插口進來道：「嗨，小子，我問你——」

申無害眼皮一閉道：「誰在說話？」

無情金劍道：「我！」

申無害睨目哂然道：「就憑你姓艾的也配喊我小子？你可知道，如果不是我這個天殺星爲你清除了那位麻師爺，你姓艾的今天在甚麼地方？」

無情金劍被他一語扎中了隱處，不由得勃然大怒，沉臉厲喝道：「你小子大概是活膩了！」

申無害輕輕一哼道：「你少來這麼一套，你這一套嚇不了誰。我就是拍盡了馬屁，結果也是一樣，假如我改口說你兩句好話，你會放了我嗎？」

他冷笑了一聲，又道：「同樣的，我現在就是罵盡了你的祖宗十八代，我想你這位大總管，大概也奈何不了我！」

無情金劍正待發作，葛中天忽然伸手一攔道：「艾老千萬別上他的當！」

無情金劍一楞道：「上當？」

葛中天道：「是的，這小子無疑是怕活着受辱，故意用這種激將法，想早點尋求解脫。」

無情金劍恍然大悟，忍不住恨聲道：「這小子花樣眞多，已經到了這種地步，還不肯安份下來。」

追魂杖林木森道：「好了，這裏已經沒有我們的事，我們也該走了。」

他這兩句話無疑是說給無情金劍聽的。絃外之音，不啻是說：那一萬兩賞金快拿來吧！

無情金劍自然沒有聽不懂的道理。

就在後者探手入懷，正想取出銀券交付之際，申無害忽然又有氣無力地道：「慢一點！」

追魂杖林木森嘻嘻一笑道：「你小子是不是也想分一份？」

申無害望着無情金劍道：「這一次雖說是由於貪盃誤事，但我若是早聽了如意嫂那女人的忠告，說不定也許不會有今天，所以，有一件事，在臨死之前，無論如何，我也要弄個明白。」

一聽到如意嫂的名字，房中八個人，有三個人的眼睛登時亮了起來。

兩個人是「三絕秀才」葛中天和「粉面太保」吳信。

另一個呢？

另一個便是那位大總管無情金劍！

「三絕秀才」和「粉面太保」兩人對如意嫂發生興趣，可說是意料中事，爲何無情金劍也突然對這女人有了興趣呢？

原來這位大總管自從當日信口一聲應諾，這些日子幾乎沒有一天不在受着天絕老魔的閑氣。

現在他聽申無害說知道那女人的下落，自然不肯放過追問的機會，於是連忙接着道：「你意思是說如意嫂那女人目下也在洛陽？」

申無害道：「是的。」

無情金劍道：「在那裏？」

申無害沒有馬上回答，他擺頭向玉馬劍客艾玄等人望了一眼道：「這幾位可是貴宮的劍士？」

無情金劍道：「是的。」

申無害道：「請他們出去一下。」

無情金劍道：「爲什麼？」

申無害輕輕哼了一聲，沒有開口，同時緩緩閉上眼皮。

無情金劍知道這位天殺星的脾氣倔強，只好向艾玄等人揮手道：「你們出去一下。」

玉馬劍客艾玄等人退出房間後，申無害緩緩睜開眼皮道：「你也出去。」

無情金劍一楞道：「我也出去？」

申無害道：「不錯。」

無情金劍面露不悅之色道：「爲什麼連老夫也要出去？」

申無害道：「你想要知道的事，等會兒我自然會告訴你。現在我要弄清楚的這件事，與劍王宮完全無關，所以我也不希望有一個劍王宮的人在場！」

無情金劍眨着眼皮道：「你小子別是又在要弄什麼花招吧？」

申無害咬咬牙，額角上汗珠滾滾而下，呼吸也跟着喘促起來，誰也不難看出他內心此刻是如何的痛苦和忿恨。

但他畢竟還是一個好勝心強的人。

他喘了一陣，才道：「是的，大總管，你猜對了，我要你出去，正是爲了使他們四個脫離你大總管的保護，好有機會對他們四個抽冷子下毒手……」

他冷笑了一下，又道：「大總管，你知道處置一個像我這樣的犯人，最安全的辦法，是什麼辦法嗎？」

無情金劍被奚落得臉色紅白不定，但又無從發作。

申無害冷笑着繼續說道：「如果你大總管不知道，我可以教給你，最安全的辦法，就是一刀兩段，或是一劍穿心，一了百了，永絕後患！只是，嘿嘿，我担心你大總管恐怕未必就敢這樣做。知道嗎？大總管，好事不能兩全。若是你還想你們那位主子見到一個活的天殺星，抱歉得很，在今後的這一段日子裏，你大總管就不能不担一點風險！」

無情金劍的臉色更難看了。

三絕秀才葛中天和粉面太保吳信急着想知道如意嫂的下落，深怕場面弄僵，無法轉圜，連忙說好說歹，將無情金劍勸出了房間。

等房間裏平靜下來之後，葛中天輕咳了一聲道：「現在，咳咳——」

申無害顯得有點疲乏地點了點頭道：「我知道，讓我先歇一會兒！」

兩人只好耐心等候。

追魂杖林木森和毒彌陀苗天聽兩人，說起來雖然也是一對色中餓鬼，但兩人頗有自知之明，他們知道，除非世上的男人統統死光，否則像如意嫂那樣的女人，將永遠也不會輪到他們兩個。

而他們也永遠不爲女人的事煩心。

他們只爲銀子煩心。

因爲他們知道，只要有銀子，就有女人。

什麼時候有銀子，什麼時候就有女人，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年輕的，漂亮的，風騷的或是文雅的，要什麼樣的女人都有，甚至現在就有——只要有銀子！

而現在，他們甚至連這個也用不着煩心了。

一千兩黃金，轉眼就可到手，有了這樣一筆財富，還担心找不到好女人？

所以，兩人對如意嫂那女人的下落，一點也不關心，落得趁此空閑，痛痛快快的享受一番。

兩人走進房間之後，就發現屋角放着一罈尚未啓封的汾酒，同時那滿滿一桌菜看，也好像還沒有動過筷子，放着這些現成的酒菜不享用，豈非傻瓜？

申無害歇過一陣，臉色漸漸好轉，這時徐徐睜開眼睛，望着炕前的葛中天和吳信兩人道：「如意嫂這女人你們認識？」

葛中天道：「不認識。」

吳信接着道：「不過，我們都對這女人聞名已久，很想見識她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你老弟剛才說這女人如今落脚在什麼地方？」

申無害就像沒有聽得似的，皺了皺眉頭，喃喃道：「這就有點奇怪了。」

葛中天道：「什麼事奇怪？」

申無害皺着眉頭道：「你說你們不認識這女人，但這女人對你們幾個，却知道得一清二楚，這不是很奇怪嗎？」

吳信大爲興奮道：「你說這女人認識我們？」

申無害道：「是的。」

吳信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申無害道：「兩三天前。」

吳信道：「當時這女人怎麼說？」

申無害停了一會兒，才道：「上次申某人栽在這女人手裏的事，兩位想必都聽人說過了吧？」

吳信點頭道：「是的，聽人提過。」

申無害道：「前兩三天，我在城裏，於無意中又碰到這女人，這女人當時自知一命難保，苦苦哀求無效之餘，忽然向我提出一個條件。」

他頓了一下，接着道：「你們猜猜看，她向我提的是個什麼條件？」

葛中天道：「什麼條件？」

申無害道：「她說：我若肯饒她一命，她將告訴我一個秘密，一個關係着我生死的秘密！」

吳信道：「你居然相信了她？」

申無害道：「她說得那樣認眞，使人不得不信。」

吳信道：「結果這女人說出來的，是個什麼秘密？」

申無害緩緩說道：「她說：金狐管四娘，穿心劍公孫俠，閃電刀辛文立，巴東蔡大烟桿子，雙鳳姐妹，以及你們四位，爲了聯手對付我申某人，目前，業已齊集洛陽……」

三絕秀才葛中天和粉面太保吳信聞言均不禁爲之微微一呆！

吳信望着葛中天，木楞楞地道：「這女人是怎麼知道的？」

申無害道：「我要弄清楚的，正是這一點。」

他嘆了口氣，又道：「我很後悔當時未把這女人的話放在心上，因爲我總以爲是這女人爲圖活命，臨時編出來的一套謊言，想不到，竟是一點不假。至於這女人是從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得來的消息，在我心中，始終是個死結。如今事已至此，申某人別無話說，就只想把這件事弄個明白！」

房間裏再度沉靜下來。

只有從林木森和苗天聽兩人那邊，偶而傳來一二聲桀桀笑聲。

三絕秀才和粉面太保兩人，均在苦苦思索。

粉面太保吳信思索了一會兒，搖搖頭道：「這事果然透着奇怪，這女人何以會對我們的秘密，打聽得如此清楚，我怎麼想也想不出其中的道理來，要如果由別人口中說出，我根本就不會相信。」

葛中天也道：「是啊！照道理說，我們才認識這女人，這女人應該也不認識我們才對。如果走成對面，這女人連我們是誰，都不認識，她又怎麼知道我們這些人已經齊集洛陽，並且還知道我們此行的目的呢？」

申無害說道：「別的人呢？你們不認識這女人，難道其他的人，也沒有一個認識？」

吳信忽然一拍大腿，道：「我想起來了！」

葛中天道：「你想起什麼？」

吳信道：「我想這一定是蔡火陽那老鬼走漏的消息！」

葛中天道：「何以見得？」

吳信道：「這老鬼前些日子一連去了好幾趟函谷關，每次都說去看一個朋友，但又不肯說出這個朋友是誰，我看這裏面一定大有文章，這老鬼看望的朋友，說不定就是這女人！」

葛中天搖搖頭，似乎很不以爲然。

申無害道：「蔡火陽是誰？」

吳信道：「就是你剛才提到的那位巴東『蔡大烟桿子』，一般人都喊作『蔡大爺』。」

申無害道：「這人多大年紀？」

吳信道：「約莫六十出頭。」

申無害道：「那麼，你們可能誤會他了！」

吳信道：「爲什麼？」

申無害道：「如意嫂那女人也不簡單，你想她會喜歡這麼大年紀的一個糟老頭子？」

吳信道：「這你老弟就不知道了。」

申無害道：「噢？」

吳信道：「我們這位蔡大爺，經過數十年來之搜刮，如今已是兩湖有數的大財主，而如意嫂這女人，除對男人有興趣之外，聽說……」

申無害插口道：「既然如此，那麼你們當初爲何不派個人，跟去這老鬼後面看看？」

吳信皺皺眉頭，欲言又止。

他本來想說，這念頭他也動過了，只可惜有人不表同意，而他之所以沒有明說出來，無疑是碍着有三絕秀才在座，因爲當初反對的人，正是這位三絕秀才！

三絕秀才葛中天顯然不願再談這個問題，這時，輕輕咳了一聲道：「你老弟說那女人……」

申無害道：「那女人如今落脚在什麼地方，是嗎？」

葛中天點點頭。

申無害道：「我若是說出那女人如今落脚的地方，你們一定大感意外。」

葛中天道：「爲什麼？」

申無害道：「因爲那女人如今落脚的地方，就是你們大夥兒經常秘密集會之處的附近！」

葛中天一楞，果然大感意外道：「你是說桑家廢園？」

申無害點頭道：「對了！」

吳信忽然道：「不對。」

申無害道：「什麼事不對？」

吳信眨着眼皮道：「既然你知道我們這一夥人經常在桑家廢園聚會，你爲什麼不抓住機會，守在廢園附近，來個先下手爲强？」

葛中天也露出迷惑之色道：「是啊，這就叫人想不透了——」

申無害輕輕嘆了口氣道：「你們要想知道原因，最好去問另一個人。」

吳信道：「問誰？」

申無害像說乏了似的，緩緩閉上眼皮，嘴唇微微動了一下，由於聲音太低，兩個人都未能聽清楚。

吳信傾身向前，湊近了些，又問了一聲道：「你說問誰？」

申無害氣息微弱地說了一個字。聽來像「尹」又像「嚴」。

吳信皺皺眉頭，同時掉頭朝葛中天望了一眼。

葛中天只好也勾着身子，湊去炕前，道：「請你老弟把聲音稍爲說得大一點好不好？」

申無害睜開一絲眼縫，一字字低低地道：「閻王爺！」

葛、吳兩人聽了，均不禁爲之一呆。

申無害低低接着又說道：「因爲，錢四那盃酒，我並沒有眞的喝下去，同時，剛才那位劍士仁兄，他點穴的手法，也欠高明——」

葛、吳兩人，魂飛胆裂！

可是，已經太遲了！

就在兩人看出情形不妙，正待奮力抽身之際，申無害的一雙手，已從被底伸出，疾若閃電一般，分別搭上兩人的肩頭！

兩人的腦袋，立即擠去一起。

沒有驚叫，也沒有呻吟。

有的只是像爆豆般的卜卜兩聲脆响，那是兩人最後所聽到的聲音——他們自己頸骨打斷的聲音！

× ×

追魂杖林木森和毒彌陀苗天聽兩人，則比較幸運得多，因爲兩人至少都已經飽啖了一頓。

當申無害飛身掠至時，兩人手上都端着一滿盃酒，正在擧盃互祝。

申無害左掌一拍，兩隻酒盃同時嵌進兩人的咽喉，正好及時蓋住兩人已經冒至咽頭一聲吆喝！

× ×

院子裏，無情金劍正在負手徘徊。

從這位大總管短促而不穩定的步伐上，不難看出這位大總管此刻的心情，無疑已因等候過久，而顯得有點煩躁不安。

就在這時候，房門忽然緩緩打開，一個人背着燈光，從房中緩緩走了出來。

無情金劍迫不及待地轉過身去道：「小子怎麼說？」

從房中走出的那人，停下脚步，笑了笑，說道：「小子要我恭禧你大總管，因爲他已經爲你大總管省下了一萬兩黃金的賞金！」

無情金劍目光一直，手按劍把道：「你——？」

他一個你字剛剛說出口，那人已於長笑聲中，身形沖天掠起，只一眨眼間，便於茫茫夜色中消失不見！

× ×

有一件事，無情金劍永遠不會忘記。

他永遠不會忘記，在今天武林中，他無情金劍其所以能成爲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甚至比當今十大門派掌門人的名頭還要來得响亮，這份榮耀是怎麼得來的！

是憑他在劍術方面的成就？

別人也許會有這種想法，只有他自己心裏清楚，如果以武功而論，遠的不說，單是在劍王宮裏面就有不少錦衣劍士，武功不比他遜色！

那麼，他是憑什麼獲得這份榮耀的呢？一句話說完：全是劍王的栽培！

這七八年來，劍王待他，可說得上是恩重如山。

他呢？

他自問他也對得他的這位恩公。

至少他對他的職位，以及他的一份俸餉，無愧於心。

說得更明白一點，他其實並不虧欠這位劍王什麼；也正因爲如此，這些年來，他方能始終堅持一個原則，決不因爲貪戀總管寶座，而盲從劍王的命令，去幹一些喪天害理的事。

還好，這七八年來，劍王從沒有下過這樣的命令！

所以，他們賓主之間，一直相處得很好。

劍王在他心目中，也一直是個完人，而他也以能追隨這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爲榮！

由於無情金劍這個外號，使很多人對他產生誤解，以爲他是一個絕情寡義的人物。

其實，他無情的，只是一口劍。

他並不是一個無情的人。

他對劍王知恩圖報，始終忠心耿耿，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上次，他因未能截下那位丐幫掌門人十方羅漢百里窮，不但被解除了總管職位，而且被當作犯人一般囚禁起來，他也沒有出過一句怨言。

因爲他認爲這是他罪有應得。

劍王早就告訴他，憑天殺星那小子一個人力量，絕對無法逃出劍王宮，一定是十位掌門人中，有人暗中動了手脚，而其中嫌疑最大的人，便是這位叫化頭兒十方羅漢！

劍王將如此重要的一件任務交給他，他却未能完成，當然怪不得劍王要大發雷霆。如果換了他是劍王，還不是一樣？

這一次的教訓使他難過了很久。

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雖然他自認罪有應得，同時他也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但每當他想起劍王當時那張鐵青的面孔，他還是有點不寒而慄。

× ×

如今，在昏黃的燈光中，他彷彿又看到了那張可怕的面孔。

這一次劍王還會原諒他嗎？

慷慨就義易，從容赴死難！

不錯，他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他也從沒有做過一件違及自己良心的事。

但這並不表示他比別人多生幾條性命，也並不表示他對這個世界已經沒有絲毫留戀。

如今迫於形勢，展開在他眼前的，已只剩下一條路。

無論他有什麼想法，已不容他另作選擇……

× ×

遠處傳來最後一陣鷄啼。

天破曉了！

曦微的曙色，已經染白窗櫺，兩盞光頭如豆的油燈，仍然閃閃縮縮的點在牆壁上。

無情金劍忽然從椅子上站起來。

他已一夜未闔眼皮。

這也許是他這一生中最漫長的一夜。

這漫長的一夜，已使他蒼老了許多，但當他下定決心，從椅子上站起來的時候，他看上去仍然神采煥發，沒一點倦容。

他必須振作起來，面對新的一天。

他向院子裏喊了一聲：「知一！」

一名錦衣劍士立即應聲走了進來。

但走進來的這名劍士，並不是他想叫的智多星方知一，而是玉馬劍客艾玄。

他的姪兒。

無情金劍微微一楞道：「是你？」

艾玄道：「是的，方知一方劍士輪的上半夜，下半夜是阿玄。」

無情金劍輕輕嘆了一口氣。

他還是老了！

他眞的老了嗎？

這種事情，以前在他身上，可說從沒有發生過，只要是他親手安排的事，任何細微末節，他都不會忘記。

無情金劍望着站在面前待命的姪兒，心頭忽然微微一動，他想錯了也好，自己的姪兒，比起外人來，總要靠得住些。

艾玄道：「叔叔有什麼吩咐？」

無情金劍擺擺手道：「不忙，讓我想想。」

他其實並沒有什麼好想的，他已想了整整一夜，什麼事情他都想過了。

這只是像他這種身份的人，自然流露出來的一種矜持，以表示處事時一絲不苟的愼重態度。

對自己的姪兒，原可不必如此，但這已是他多年來養成的習慣，就是想改，一時改不掉。

（未完）

半世英雄

揮戈掩襲懸劍峯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鶴和景慧卿被五老會判有罪，一處死，一終身監禁，就在岳鶴將被行刑之際，天外怪叟魯巴公突來到，得土地公及另七名武林高人之助，強將岳鶴及景慧卿救出，魯巴公自甘代岳鶴坐牢，以一年爲期，俾岳鶴追緝兇手。岳鶴與景慧卿在五老會山下會合了土地公及七武林高人，七武林高人允助其偵查鬼堡主人的下落，土地公則應岳鶴之請，返回五老會相陪魯巴公，免遭人暗算。岳鶴得土地公指示，持得自金旭屍體上的銀票，偕景慧卿往洛陽錢莊查詢，這日兩人抵達潼關——

潼關城中街道寬闊，商店林立，每到華燈一上，更是熱鬧非凡。

岳鶴和景慧卿兩人信步而行，不覺來到一座廟前，只見廟前好不熱鬧，有賣吃的，也有賣穿的，還有說書賣唱，獻藝售藥等等，可謂百戲雜陳，應有盡有。

岳鶴和景慧卿隨處瀏覽一番，最後走到一大簇人羣之前，聽出是一對兄妹在獻藝賣藥，乃擠入觀看。

一擠到裏面，看到了賣藥兄妹所標榜的字號，兩人均像觸電般渾身一震！

原來，這對賣藥兄妹，哥哥年約三十，身材長得十分健美，妹妹年約二十三四歲，姿色亦頗不惡，兄妹推銷的是一種「跌打萬應丸」，打的旗幟是「神拳鄧盛龍嫡傳」四個字！

那麼，那兄妹倆必是神拳鄧盛龍的弟子了！

景慧卿好像發現了寶藏，興奮得臉都紅了，渾身也起了輕微的顫抖。

十多年來，她犧牲了自己的青春，獨自潛伏於古堡中，爲的就是要找神拳鄧盛龍爲姐姐報仇，但是老奸巨滑的鄧盛龍自舉家逃離北雁蕩山之後，就一直未現踪跡，今天眞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竟在此處見到了他的門下弟子！

岳鶴感覺出她的激動，當下輕輕碰她一下，低聲道：「姐姐請勿激動，不要打草驚蛇！」

景慧卿會意，勉強壓抑了激動的情緒，道：「但……但願他們是眞的！」

岳鶴道：「嗯？」

景慧卿道：「有些走江湖的人都喜歡冒用著名人物的名號以抬高身價……」

岳鶴低聲問道：「姐姐對神拳鄧盛龍的拳路熟不熟？」

景慧卿點頭道：「熟的，以前潛伏堡中時，曾見他演練過，他那一路獨步天下的拳法，名叫『風雷十八拳』。」

岳鶴道：「那麼，等一會看他們兄妹表演，就可看出眞僞。」

景慧卿點點頭。

這時，那賣藥的兄妹正在一唱一合，吹噓「跌打萬應丸」如何靈如仙丹，但是圍觀衆人均不爲所動，大家的興趣只在等着看他們表演絕技。

那男的一看生意做不成，忽然大聲道：「我說妹妹！」

那女的答道：「嗨！」

那男的道：「咱們兄妹賣藥濟世，走過的地方也不算少了，可是有位老先生說的不錯，他說你們兄妹要想人家買你的『跌打萬應丸』，也該耍一兩套功夫讓人瞧瞧！」

那女的答道：「是呀！」

男的笑道：「妳猜那位老先生心裏在想着什麼嗎？」

女的道：「你說！」

男的道：「他想看看咱們兄妹是不是冒牌貨！」

女的道：「這話怎麼說？」

男的道：「他懷疑咱們兄妹不是『神拳鄧盛龍』的嫡傳弟子！」

女的道：「哦？」

男的道：「所以呀，咱們兄妹，不賣藥不打緊，可是却不能不耍兩套讓大家瞧瞧！」

女的一擊鼓道：「有道理！」

男的道：「來，妳下來走一趟『風雷十八拳』，讓諸位爺們觀賞觀賞！」

女的道：「好！」

她放下鼓鎚，起身走到場中，向四下一抱拳道：「諸位，敝師門的『風雷十八拳』極爲難練，小妹練了六七年仍未入流，打得不好，還望諸位多多包涵！」

說畢，拉開架式，運力貫注雙臂，然後口發一聲嬌叱，登時拳如雨出，倏進倏退的打了起來。

她打得很賣力，一點也不是花拳繡腿之流！

景慧卿注目觀察，一直看到她練完一趟「風雷十八拳」之後，才一拉岳鶴道：「咱們走吧！」

兩人退出人羣，岳鶴立刻問道：「怎麼樣？」

景慧卿道：「她打得不好，不過那的確是眞正的『風雷十八拳』！」

岳鶴道：「那麼，他們兄妹確是『神拳鄧盛龍』的門下不錯了。」

景慧卿道：「但一定不是嫡傳弟子，鄧盛龍不會讓嫡傳弟子走江湖賣藝。」

岳鶴道：「嗯，他們可能是鄧盛龍的徒弟教出來的……」

景慧卿道：「但不論怎樣，從他們身上必可探出鄧盛龍的下落。」

岳鶴道：「只怕他們不肯實說。」

景慧卿道：「我有個計策……」

說到這裏，附耳說出自己的計策。

岳鶴聽完，點頭笑道：「好，就這麼辦！」

於是，他再度鑽入人羣裏面，伺機行事。

這時，賣藝的兄妹又在推銷「跌打萬應丸」，這回生意不錯，賣出了十多瓶。

那女的手拿兩瓶藥，繞場兜售，口中不停的在說道：「剩下不多了，要買的請快……」

岳鶴等她走過來，伸手招呼道：「姑娘，我要一瓶。」

女的立刻把藥遞到他面前，大聲道：「這裏一瓶！」

岳鶴却不接藥，而一把握住她的手腕，笑嘻嘻道：「姑娘的手好嫩啊！」

女的一呆，臉上立泛紅潮，又羞又急道：「快放手，你這人好沒規矩！」

岳鶴笑道：「妳若是神拳鄧盛龍的嫡傳弟子，掙也掙得開！」

女的使勁一掙，叱道：「放手！」

她這一掙，用的力氣不小，滿以爲可以掙脫岳鶴的掌握，誰知岳鶴却像生了根一般，動都沒動一下！

女的臉更紅，又驚又怒道：「狂徒，你存心找碴是不是！」

岳鶴笑道：「是啊！」

男的發覺有人調戲妹妹，連忙放下手中的兩瓶藥，走過來一抱拳道：「這位朋友有話好說，何故抓着舍妹不放手？」

岳鶴笑道：「我要試試『神拳鄧盛龍』嫡傳弟子的能耐，看看是不是經得起考驗！」

男的冷笑道：「既然如此，何不衝着我來？」

岳鶴道：「好啊！」

右手眞力陡發，將女的震退數步，隨即舉步走入場中。

男的一看就知碰上了扎手人物，面色微微一變，再抱拳道：「敢問朋友貴姓大名？」

岳鶴傲慢地道：「你還不配知道！」

男的光火了，嘿嘿冷笑道：「在下走了幾年江湖，今天是首次遇見不知死活的傻小子！」

話聲未了，陡然一拳直擊而出！

岳鶴身形一偏，讓開來勢，右掌跟着切出，攻擊他腰部章門穴。

男的反應亦快，右脚猛抬，迎着岳鶴的手腕踢去。

岳鶴喝聲「來得好！」上身畧仰，切出的手掌忽然中途變招，一沉一抬，一招「借花獻佛」托着了他的後脚跟部。

男的收脚不及，登時被托得身子倒仰而起，跌了個倒栽葱！

岳鶴哈哈一笑道：「瞧，我只道眞是『神拳鄧盛龍』的嫡傳弟子，原來是個冒牌貨！」

男的羞憤已極，跳起大吼一聲，猛撲而上，似是要拚命了。

岳鶴右袖一揮，朗笑道：「滾開，你不够資格跟我動手了！」

男的頓時如遇狂飈，身子在空中打了一個筋斗，反跌出數步外。

岳鶴摸摸鼻子，轉身便欲離去。

「等一下！」

景慧卿排衆而出，攔住了他的去路。

岳鶴假裝出花花公子遇見絕色美女的表情，眼睛一亮，輕佻的笑問道：「姑娘在叫我麼？」

景慧卿冷冷道：「不錯。」

岳鶴拱手一揖，含笑道：「姑娘有何指教？」

景慧卿一指賣藥的兄妹倆，道：「他們跟你有何仇恨，你要這樣拆他們台？」

岳鶴搖頭笑道：「沒有什麼仇恨，我聽說『神拳鄧盛龍』如何如何了不起，今天碰上他的嫡傳弟子，見獵心喜，是以下來討教兩手罷了，却不道所謂『神拳鄧盛龍』嫡傳弟子竟是個銀樣蠟槍頭！」

景慧卿道：「滿瓶不動半瓶搖，你自以爲很了不起是不是？」

岳鶴笑嘻嘻道：「好說，好說。」

景慧卿臉色一沉道：「練武之人，應知虛懷若谷，像你這般夜郎自大，實該教訓一番！」

岳鶴眉毛一垂，失笑道：「哦，姑娘妳想教訓我？」

景慧卿道：「對了！」

岳鶴大笑道：「好啊，我長了這麼大，還不曾被女人教訓過，我想被女人教訓一定很新鮮，請啊！請啊！」

景慧卿道：「來了！」

話聲甫落，玉手倏揚！

「拍！」

竟然掌無虛發，一下就摑中了岳鶴的面頰！

岳鶴佯作一呆，繼之勃然大怒道：「好賤婢，竟敢對本少爺無禮，看我不揍死妳才怪！」

喝聲中，搶前直逼，雙掌齊揚，猛攻上去。

景慧卿「哼！」的冷笑一聲，揚手一抄，抓住他的左手腕，繼之猛力一旋，喝道：「去！」

岳鶴「哎喲！」叫了一聲，登時直跌出去，摔倒在場邊上，半晌爬不起來。

圍觀衆人都不齒岳鶴的爲人，看見他落敗，不禁紛紛叫好。

岳鶴羞愧難當，掙扎爬起，戟指景慧

卿罵道：「醜丫頭，妳有胆報上名來，本少爺將來要找妳算帳！」

景慧卿道：「眞的麼？」

岳鶴暴聲喝道：「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景慧卿冷笑道：「好，姑娘就先打死你，看你將來怎麼找我算帳！」

說着，移步欲上。

岳鶴似已怕了她，一看她又要動手，大吃一驚，慌忙頓足疾起，飛越人牆，抱頭鼠竄而去。

圍觀衆人哈哈大笑起來。

景慧卿微微一笑，轉對那賣藥的男的問道：「你受傷了沒有？」

男的忙的抱拳答道：「沒有，多謝姑娘出手相助，在下兄妹感激不盡！」

景慧卿一笑道：「別客氣，舉手之勞罷了。」

說畢，轉身欲行。

男的急道：「姑娘慢走！」

景慧卿住足回頭，問道：「有什麼事呀？」

男的陪笑道：「在下可否請教姑娘的貴姓芳名？」

景慧卿抿唇一笑道：「你若懂得禮貌，就不該在大庭廣衆之間問我姓名！」

男的面上一紅，忙道：「是是，請恕在下魯莽無知，那麼姑娘且等我們一等，讓在下收拾收拾，然後大家找個地方去談談。」

景慧卿轉望那女的笑道：「假如是令妹邀請，我倒可接受。」

那女的羞答答一笑道：「小妹請姐姐吃飯，姐姐肯賞光麼？」

景慧卿眼睛一流轉，笑道：「也罷，對面不遠有一家華山酒樓，我在那裏面等候！」語畢，向人羣外走去。

衆人已知她是個身懷絕技的姑娘，看見她要走，連忙讓開出路。

景慧卿走出人羣，一逕來到華山酒樓，在堂倌的招呼之下，登上二樓，揀了個座頭坐下來。

堂倌閱人極多，見她舉止大方，知非普通姑娘，故不敢怠慢，連忙爲她上茶遞巾，然後滿面堆笑道：「這位姑娘，妳吃些什麼？」

景慧卿說道：「等一下，還有兩位要來。」

堂倌哈腰道：「是是……」就退了下去。

一會之後，賣藥的兄妹也在堂倌的招呼下登上二樓，他們走到座前，一齊向她施禮道：「抱歉，讓姑娘久等了。」

景慧卿笑道：「不用客氣，請坐。」

男的落座，取過菜牌看了看，笑問道：「姑娘吃些什麼？」

景慧卿道：「我其實已吃過飯了，隨便來一些吧。」

男的又笑問道：「姑娘喝酒麼？」

景慧卿說道：「酒是穿腸毒，我不喝酒。」

男的於是點了幾樣菜，吩咐堂倌快辦，然後回對景慧卿再作出感激的笑容道：「剛才若非姑娘出手解危，在下兄妹可慘了。」

景慧卿一笑道：「江湖上就有那麼許多喜歡惹事生非的狂徒，眞叫人厭惡。」

女的問道：「姐姐認識他麼？」

景慧卿搖頭道：「不認識。」

女的道：「他自稱爲『本少爺』，想必是本城某大官的兒子，練了一些功夫就想耀武揚威欺負人，姐姐剛才應該重重的懲罰他一下。」

景慧卿笑道：「在大庭廣衆之間，傷人實有不便，若是在城外，我非打斷他的狗腿不可。」

男的笑道：「姑娘，現在在下可以請問芳名了吧？」

景慧卿道：「我姓解，小名語鳳。」

男的道：「原來是解姑娘，姑娘身手非凡，想必身出名門？」

景慧卿道：「不敢當，我是靑蓮派的俗家女弟子。」

男的道：「靑蓮派爲當今武林五大門派之一，難怪姑娘武功如此高明，在下兄妹有緣得識姑娘，眞是榮幸之至。」

景慧卿微笑道：「不要客氣了，你們兄妹的出身也不低，神拳鄧盛龍拳法天下無雙，他的名氣，還在敝師門之上呢！」

男的微窘道：「那裏，實不相瞞，在下兄妹並非神拳鄧盛龍的嫡傳弟子……」

景慧卿注目一哦道：「那麼，你們兄妹是？」

男的道：「家師才是神拳鄧盛龍的嫡傳弟子，而在下兄妹，因智慧不高，始終未能登堂入室，只好半途而廢，以賣藥爲生。」

景慧卿道：「貴姓大名？」

男的道：「敝姓温，賤名吉慶，舍妹小名月容。」

景慧卿道：「令師大名如何稱呼？」

温吉慶答道：「家師歐陽長風，江湖上人稱『霹靂大俠』的便是。」

景慧卿道：「原來兩位是『霹靂大俠』的門下，令師大名，大江南北婦孺皆知，我十來歲就聽人說過了。」

温月容羞愧地道：「我們只跟家師練了兩三年，因進境遲緩，終被除名，這次爲生活所迫，不得已冒用神拳鄧盛龍之名在外賣藥，還望解姐姐勿見笑。」

景慧卿道：「那裏，賣藥救世，誠屬善事，卽使神拳鄧盛龍知道了，相信也不會責怪你們的。」

温吉慶道：「在下兄妹雖非神拳嫡傳，但賣的『跌打萬應丸』却是不假，這是敝師門的治傷靈藥。」

景慧卿問道：「兩位可曾見過令師祖沒有？」

温吉慶道：「見過一次。」

景慧卿道：「他老人家，現隱居在何處？」

温吉慶道：「這個……」

景慧卿笑道：「怎麼啦？」

温吉慶面有難色道：「對不起，家師一再告誡在下不可說出師祖隱居的住所，所以……」

景慧卿插口說道：「那就算了，交淺不言深，咱們剛剛見面，確實不宜談起這些！」

温吉慶聽了大感歉疚，吶吶的答不上話來。

適於此時，堂倌已將飯菜端到，爲他

冲淡了尷尬的場面，他立刻舉箸笑道：「來來，大家不要客氣。」

景慧卿淡淡地道：「我吃過飯了，兩位吃吧。」

温月容說道：「不吃飯，吃點菜也行呀！」

景慧卿道：「好的，我就陪兩位吃一些。」

三人於是舉箸吃了起來。

温吉慶一邊吃一邊問道：「解姑娘今天是路過此地，還是到此辦事？」

景慧卿仍以淡淡的語氣答道：「路過此地。」

温吉卿道：「欲赴何處？」

景慧卿道：「洛陽。」

温吉慶道：「一個人？」

景慧卿道：「嗯。」

温吉慶道：「去洛陽幹麼？」

景慧慶道：「探親。」

温吉慶道：「姑娘何方人氏？」

景慧卿道：「對不起，未便奉告。」

温吉慶窘笑道：「哦，在下不知姑娘也有難言之隱……」

景慧卿道：「我沒甚麼難言之隱。」

温吉慶發怔道：「那……」

景慧卿一笑道：「你這個人不誠實，我又何必每問必答？」

温吉慶窘紅着臉，道：「在下那點不誠實？」

景慧卿道：「你自己心中明白！」

温吉慶呆了片刻，才擠出一絲笑容道：「姑娘爲何一定要知道神拳鄧盛龍的隱居之處？」

景慧卿道：「我並不一定要知道，剛才只是隨口問問罷了。」

温吉慶笑道：「但在下不說，姑娘却生氣啦！」

景慧卿道：「誰說我生氣？」

温吉慶道：「在下看得出來。」

景慧卿道：「我不是生氣，我只是有點感慨，感慨人與人不易相處，一般動物，只要是同類的，碰在一起很快就能和平相處，而人却辦不到。兩個生人相識時，彼此存着戒心，不敢坦誠相見，這太可悲了。」

温吉慶苦笑道：「姑娘這樣一說，更令在下感到慚愧了——也罷，姑娘一定要知道神拳鄧盛龍的住處的話，在下說出便了，只是姑娘先得答應在下一個要求。」

景慧卿道：「什麼？」

温吉慶道：「絕對不可說給第三人知道。」

景慧卿微笑道：「你看我像個長舌婦麼？」

温吉慶道：「神拳鄧盛龍之隱居不出，倒不是因爲樹敵太多，而是想拜他爲師的人太多，使他有應接不暇之苦，因此便覓地隱居起來。」

景慧卿道：「我是靑蓮派的門下，殺了我也不會改投他派。」

温吉慶笑道：「姑娘武功驚人，當然不必再拜師學藝，在下是怕姑娘與人談話時，無意間透露出去。」

景慧卿道：「你若有顧忌，最好不要說出來。」

温吉慶道：「不，在下已知姑娘性情坦爽正直，所以——咳，廢話少說，在下就把神拳鄧盛龍的住處告訴妳好了，他隱居在湖北棗陽縣南方百里處的大洪山中，化名爲丁臥麟。」

景慧卿淡淡一笑道：「眞是人怕出名猪怕肥，一個人太出名了也不好，爲了求得一個安靜，竟要隱姓埋名！」

温吉慶道：「可不是。」

景慧卿道：「聽說他以前住在北雁蕩山的一座古堡中是麼？」

温吉慶道：「是的，後來那座古堡竟傳鬧鬼，他才舉家遷出北雁蕩山的。」

景慧卿笑道：「鄧盛龍武功蓋世，居然也怕鬼，眞叫人意外。」

温吉慶笑道：「鬼是人人都怕的，難道姑娘就不怕麼？」

景慧卿道：「我不怕。」

温月容好奇的問道：「解姐姐爲何不怕鬼？」

景慧卿道：「因爲鬼不會找我。」

温月容道：「鬼爲何不會找妳？」

景慧卿道：「因爲我行得正立得直，一個人只要不做虧心事，鬼便不上門。」

温月容點點頭，若有所悟地道：「這樣說來，鄧盛龍莫非做了什麼虧心事，因此才惹鬼上門？」

景慧卿道：「也許。」

温吉慶正色道：「妹妹不要胡說，鄧盛龍一生光明磊落，濟困救危不遺餘力，他才不會幹出什麼傷天害理的罪惡。」

温月容道：「既如此，當年那座古堡爲何鬧鬼？」

温吉慶道：「鬼，有好有壞，有些鬼是爲了報仇，有些則只想無理取鬧。」

景慧卿忽然岔開話題，問道：「你們兄妹要在這潼關停留多久？」

温吉慶道：「剛才被那小子一鬧，生意做不成了，我們打算明日離開此地。」

景慧卿道：「那裏去？」

温吉慶道：「洛陽。」

温月容詫異道：「哥哥，你說要去長安的啊！」

温吉慶笑道：「長安是京師之地，生意雖然好，但也容易碰上師門之人，所以我想來想去，還是不去爲妙，萬一碰上師門之人，咱們兄妹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温月容道：「不去長安也行，但咱們上個月才在洛陽賣過藥，何必再去？」

温吉慶面上忽泛紅色，吶吶地道：「那……那地方生意好做嘛！」

温月容看他面露羞色，登時明白了，轉望景慧卿笑道：「解姐姐，妳也要去洛陽，是不？」

景慧卿點頭道：「是。」

温月容道：「那麼，我們兄妹跟妳一道走好麼？」

景慧卿笑道：「好呀！」

温月容以爲景慧卿也對哥哥有意，心中好不高興，又道：「解姐姐可不許騙人哪！」

景慧卿道：「不會。」

温月容雀躍道：「好極了，姐姐住在那家客棧？」

景慧卿道：「福天客棧。」

温月容道：「我們住在榮安客棧，那麼明天一早我們就去福天客棧找姐姐，好

麼？」

景慧卿道：「好。」

溫月容道：「姐姐說去洛陽探親，不知是什麼親戚？」

景慧卿道：「姑媽，聽說她生病了，我娘叫我去看看她。」

溫月容道：「妳姑媽有兒子沒有？」

景慧卿心裏暗笑，點頭答道：「有呀，我姑媽有三個兒子。」

溫月容緊張起來，問道：「他們成親了沒有？」

景慧卿道：「兩個已成家，一個還沒有，他眼高於頂，想找個又漂亮又賢慧的，結果一拖再拖，如今已二十五歲了——對了，溫姑娘芳齡幾何？」

溫月容登時臊紅了臉，低頭羞笑：「不告訴妳！」

景慧卿笑道：「到了洛陽，我介紹那位表兄與溫姑娘認識認識，說不定——」

溫月容連忙掩耳道：「姐姐快不要亂講，我不要聽這些！」

溫吉慶哈哈笑道：「妹妹！人家解姑娘說的不錯！妳年紀已不小也該找個婆家了，不能老是跟隨哥哥在外拋頭露面。」

溫月容啐他一口道：「你也亂講，我担心的是你，不是我自己！」

景慧卿一笑而起，道：「好了，兩位慢慢吃，我要先回客棧歇息，咱們明日再見吧！」

× ×

她回到客棧時，岳鶴已在房中等候多時，一見她回來，立刻問道：「姐姐！怎麼樣？」

景慧卿含笑道：「問出來了！」

岳鶴道：「住在哪裏？」

景慧卿道：「大洪山中，化名為丁臥麟。」

岳鶴道：「可靠麼？」

景慧卿道：「應該可靠，他起初不肯說，後來我拿話刺激他，他才說出來。」

當下，將與溫吉慶兄妹見面的經過說了出來。

岳鶴道：「他自承曾拜『霹靂大俠歐陽長風』為師，後因成就有限而離開師門，這倒十分合理，不過他不會騙妳麼？」

景慧卿道：「騙我什麼？」

岳鶴道：「他怕妳不高興，所以胡亂扯了一個地點。」

景慧卿道：「我想不會，我從他眼神裏看出了一種東西……」

岳鶴道：「什麼？」

景慧卿道：「他對我一見生情了。」

岳鶴笑道：「哦？」

景慧卿道：「為了想多和我接近，因此他本想去長安，現在改變主意要去洛陽，當一個男人喜歡上一個女人時，他多半不會胡說八道的。」

岳鶴微笑問道：「姐姐對他的印象如何？」

景慧卿微微一笑道：「我沒有任何印象！」

岳鶴道：「姐姐實在也該找個對象了，不能為了要報仇而耽誤了青春。」

景慧卿惱笑道：「你要我嫁給他？」

岳鶴道：「他雖是鄧盛龍不成器的徒孫，但人似甚忠厚，小弟以為忠厚比什麼都可貴——」

景慧卿搖頭道：「得了，別說到三十三天外去，咱們談正經事要緊。」

岳鶴道：「姐姐打算怎樣？」

景慧卿道：「咱們今晚就走！」

岳鶴道：「洛陽還是大洪山？」

景慧卿道：「大洪山！」

岳鶴道：「不去洛陽了？」

景慧卿道：「如今既知鄧盛龍匿居在大洪山，再去洛陽豈非捨本逐末？」

岳鶴道：「但鄧盛龍不一定是殺害五老的兇手呀！」

景慧卿道：「他即使不是元兇，也必是幫兇！」

岳鶴道：「也罷，由此去大洪山和去洛陽，路程都差不多，咱們先去大洪山一探，如無收穫，再赴洛陽不遲。」

景慧卿道：「你回房收拾收拾，咱們馬上就走……」

半個時辰後，兩人已驅騎出了潼關，連夜東行，朝湖北疾進。

第五天午後兩人已趕抵大洪山西麓。

大洪山，為鄂北有名的大山，盤基所跨，廣達一百餘里，有峯名曰「懸劍」，為諸峯之秀，山多鐘乳，滴瀝不斷，時人以涓水所導，故亦名涓山。

兩人在山麓下馬，仰望綿延不絕的峯巒，岳鶴輕吁一聲道：「這座大洪山眞夠大的，但不知鄧盛龍住在山中何處？」

景慧卿道：「我原想問詳細一些，又怕那姓溫的生疑，故此沒有再問下去，但不管怎樣，只要是在這山中，一定找得到的。」

岳鶴道：「咱們找一戶人家打聽一下如何？」

景慧卿道：「好。」

於是，兩人牽着坐騎，沿山麓而行。走了一里許，迎面碰見一個中年樵夫挑柴而來，岳鶴乃住足拱手道：「這位兄台請了。」

中年樵夫停步道：「甚麼事？」

岳鶴道：「小可向兄台打聽一個人，兄台可認識一位名叫丁臥麟的老人？」

中年樵夫點頭道：「認識的，他就住在這山上，二位要去找他麼！」

岳鶴道：「正是。」

中年樵夫卸下一担柴，反手一指後面道：「二位由此一直走下去，大約走半里路，就可見到一條上山的路，由那條山路往上走，繞過一座滿是蒼松的山嶺，便可見到懸劍峯，到了懸劍峯再向右轉，走不幾步就可見到丁善人的臥麟山莊了。」

岳鶴道：「丁善人？」

中年樵夫道：「是的，他老人家樂善好施，我們這一帶的人都這樣稱呼他。」

岳鶴道：「他的臥麟山莊有多大？」

中年樵夫道：「不太大，前後二進，二十幾間房子，不過很够氣派就是了。」

岳鶴道：「人多不多？」

中年樵夫道：「不多，他的兒子都已成家各立門戶，現在莊內只住着丁善人和他的妻妾，此外就是幾個僕婢，十來個人罷了。」

岳鶴拱手道：「多謝兄台指點。」

中年樵夫道：「不謝，二位找他老人家幹麼？」

岳鶴道：「他是小可的父執，小可奉家父之命來拜望他老人家。」

中年樵夫道：「原來如此，要不要我領二位去？」

岳鶴道：「謝謝，不必了。」

中年樵夫點頭笑笑，挑起一担柴，逕自走了。

岳、景二人復牽騎前行，走了數十步，回頭不見中年樵夫，岳鶴才開口笑道：「那姓溫的果然沒騙姐姐！」

景慧卿笑道：「他若知道我是來報仇的，一定會大吃一驚！」

岳鶴道：「姐姐打算怎麼動手？」

景慧卿道：「他功力非凡，你我二人聯手恐亦非其敵手，須得智取才行。」

岳鶴道：「如何智取？」

景慧卿道：「他的妻妾均不諳武功，咱們由他的妻妾下手如何？」

岳鶴道：「刦持他的妻妾，然後迫他就範麼？」

景慧卿道：「是的。」

岳鶴道：「這樣也好，但姐姐最好不要立刻殺死他，因為他可能與殺害家父及五老有關，咱們最好逼他的口供，然後將他交給五老會處置。」

景慧卿道：「好的。」

岳鶴微嘆道：「他眞是個老奸巨滑的東西，化名匿居於此，居然博得了一個丁善人的美譽！」

景慧卿冷笑道：「如果他是善人，天下便沒有一個壞人了！」

岳鶴道：「有一件事情，小弟到現在還想不通……」

景慧卿道：「何事？」

岳鶴道：「當初姐姐假扮令姐的鬼魂在堡中『作祟』時，他並不知你是假的，是不是？」

景慧卿道：「是，否則他也不會遷出古堡了。」

岳鶴道：「既然他以為是眞鬼，那麼上次在削壁上的題字，就不可能是他了，因為他寫出了姐姐『景慧卿』三個字。」

景慧卿道：「可能是他後來查了出來的。」

岳鶴道：「若是如此，以他的武功，要擊敗姐姐，可說綽綽有餘，為何不下手呢？」

景慧卿沉吟道：「我不知道……」

岳鶴道：「這一點有研究的必要。」

景慧卿道：「也許他自知理虧，故不敢和我見面吧？」

岳鶴笑道：「他既敢殺害令姐，就敢再殺死姐姐，哪有怕與姐姐見面之理！」

景慧卿說道：「不然，你以為是何緣故？」

岳鶴道：「小弟在想，也許他與殺害家父及五老無關，他殺害了令姐後，因見『鬼魂』出現，就舉家遷居於此，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鬼魂』是姐姐冒充的。」

景慧卿道：「但是我自離開天山去到古堡，這中間並未認識一個武林人，有誰知道我叫景慧卿呢？」

岳鶴道：「令師名頭極大，認識她的人必多，而姐姐跟隨令師數年之久，自然有人知道姐姐叫景慧卿了。」

景慧卿道：「我在天山學藝的那數年中，從無一人上山找過家師。」

岳鶴道：「哦，是這樣麼？」

景慧卿道：「是的，而鄧盛龍却極可能從我姐姐口裏獲知我這個人，因此我認為在削壁上題字之人必是鄧盛龍無疑。」

說話間，兩人已行至一處山路口。

岳鶴望望伸入山中的路，說道：「那樵夫說的，大概就這一條吧？」

景慧卿道：「沒錯，咱們上去！」

岳鶴扳鞍上馬，當先朝山路上馳去。

山路蜿蜒曲折，兩人馳行了一程，也不見一個人跡，沿途山景雖美，卻顯得極為僻靜！

復行一程，山路繞着一座滿是蒼松的山嶺而過，到得山嶺後面，視野突寬，見到了一座高大而形勢雄奇的絕峯。

絕峯細而直削，遠看頗像一把懸劍，景慧卿看了便道：「那必是樵夫所說的懸劍峯了。」

岳鶴道：「不錯。」

景慧卿道：「此處距離『臥麟山莊』諒已不遠，咱們將坐騎留在此處吧？」

岳鶴點頭稱善，當即下馬，連同景慧卿的一匹一起牽上山嶺松林，拴在一顆松樹下。

這時，日頭已漸偏西，景慧卿四顧一眼，說道：「咱們先摸到莊外窺探一下，等天黑再開始行動——走！」

嬌軀一縱，朝懸劍峯直掠過去。

岳鶴緊隨於後，兩人轉眼趕抵懸劍峯下，再依那樵夫的指示向右轉，走入一片樹林，行約數十步，已到樹林盡頭，舉目一望，果然一眼就見到了那座臥麟山莊。

山莊倚山而建，莊外四周松林如濤，呈現出一片清幽深邃之美，但莊內房舍看去卻甚破舊，不像中年樵夫說的「很够氣派」。

景慧卿住足把山莊眺望一番，冷笑說道：「這座山莊和北雁蕩山那座古堡一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岳鶴道：「他若住得太好，就不像是隱居了。」

景慧卿又看了片刻，忽然發出疑問道：「奇怪，現在應是燒晚飯的時候了，怎不見烟卣冒烟呢？」

岳鶴道：「而且也沒有人在莊中走動，莫非人已不在莊內了？」

景慧卿顰眉道：「這是不可能的，他即使不在莊中，他的妻妾也應該在的。」

岳鶴道：「掩上去仔細瞧瞧如何？」

景慧卿道：「好，但行動小心一些，千萬不可大意，咱們今天要對付的是個極狡獪可怕的人物呢！」

她說完這話，隨即彎下身子，朝臥麟山莊蛇行過去。

岳鶴仍緊隨其後，兩人好像獵人發現了獵物，小心翼翼的向前躡進，唯恐驚走了獵物似的。

迂迴掩至莊左矮牆外面，景慧卿向岳鶴打手勢，縱身跳上一棵大松樹，岳鶴跟着跳上去，兩人居高臨下一望，正好看到了莊中的天井，但仍然看不見一個人，亦不聞一點聲響，整個山莊竟似闃無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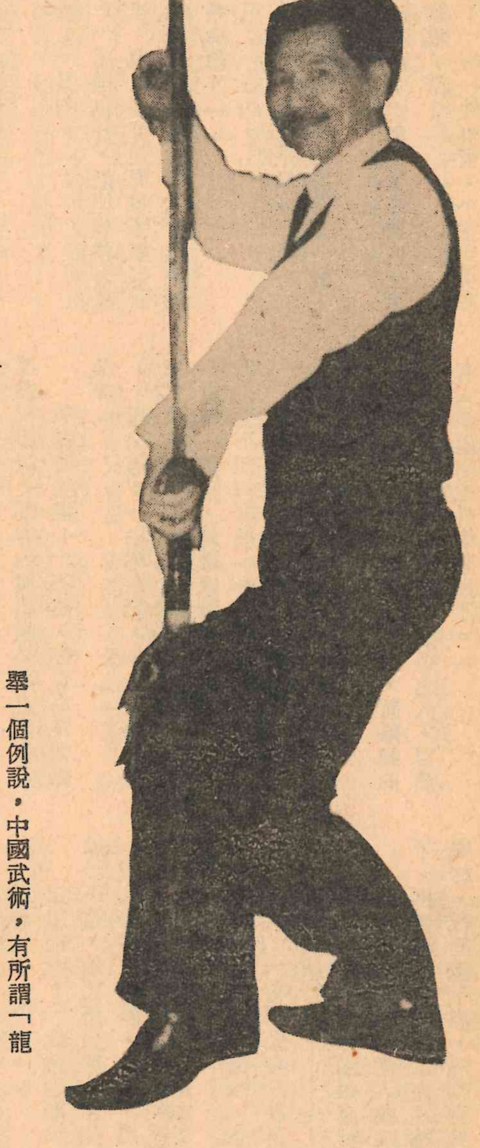
岳鶴低聲道：「怪事，怎麼會沒有人呢？」

景慧卿低聲道：「有人！」（未完）

趙竹溪師傅講述：

螳螂派之起源

螳螂武術，與其他門派之武術，其最大的差異，是螳螂武術，取法於螳螂搏擊之動作，並非取法於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等十大形象，所以螳螂武術，無論拳術，兵器，其身形步法，俱與其他門派不同。本文由該派掌門人趙竹溪師傅口述，並親自演出正宗的螳螂武術。 專欄作者：陣光


趙竹溪師傅之英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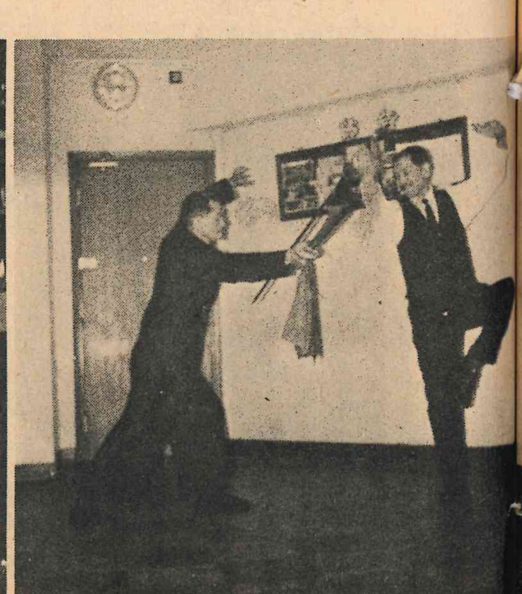
舉一個例說，中國武術，有所謂「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等十大形象，北螳螂武術，就是這十大形象之外的另一形象之武術，而且它的武術之成長是在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之後，換句話說，北螳螂武術就是採精擷華，自成一派的切合科學性的武術。

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是屬於大動物，中國武術採法於上述的十種大動物之形象，獅虎之勢，偏重於威力雄猛，龍蛇却着重靈活，但螳螂是昆虫。形體固然比龍虎獅象渺小，甚至比猴子也小得多，越細小的動物，因爲它軀體細小之故，它的搏擊法便越發講究巧妙，無論攻守躲避，動作也更加快速，何況螳螂的軀體，本身是脚長，身體長瘦，所以螳螂之攻擊方法，比任何動物都不同，它的搏擊方法是攻守合一的。北螳螂之武術，採法於螳螂，它的招式固然不同於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甚至它的身形步法也大異其趣。

鄺羣威師傅之雄姿

趙竹溪師傅，是太極螳螂第八傳宗師，也就是太極螳螂但派的掌門人，他對太極螳螂武術造詣最深，而對太極螳螂之歷史，也知之最詳。據他說，太極螳螂的開山祖師是王朗，原本是習北少林太祖門武術，後來因爲他看見兩隻螳螂搏鬥於樹枝上，充份利用牠的長爪長脚與及牠的長瘦身形，因而打得有聲有色，引起他對於螳螂之搏擊方法深感濃厚興趣。

王朗是山東人，在蟬鳴的季節，在山東地區，螳螂是最多的，小孩子常常捕捉螳螂，選其軀體雄偉的，拉牠搏鬥，這種風俗，亦同廣東人打蟋蟀，王朗因爲鑑於搏擊之方法，切合武術功夫，引起濃厚之興趣，於是捕捉了許多螳螂，選其精壯的



，放在瓦盤中，挑逗牠們搏擊，從而研究牠之搏擊動作，尤其是對於螳螂捕蟬之機智，更爲欣賞。

王朗經過兩年長之研究，並經常仿效螳螂搏鬥之方法，串連於武術之招式去。

王朗是習北少林太祖門武術的，本已對武術有湛深之造詣，經過螳螂搏擊之方法串連之後，他的武術功夫，便進入另一境界，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係經過多年之鑽研。

武藝功夫，不光是理論，必須經過實踐，方能成功，於是其始也，他便將多年來研究之螳螂搏擊方法，與同門師兄弟作切磋印證，果然得心應手，技壓同門，連他之師父——曇庵和尚也認爲他之武術，青出於藍，便查問他何以有此進境。

王朗敬師如父，便將串連螳螂搏擊之方法於武術之經過，細說一遍。曇庵和尚認爲他的確苦心孤詣，便鼓勵他揹黃包袱闖江湖，遍訪各地武林高手作觀摩印證。

據趙竹溪師傅說：「揹黃布包袱闖江湖，這是古代武士以武會友的標誌，不但明朝時代如此，清朝亦沿用這種中國武林習俗，而這種揹黃包袱闖江湖之豪舉，與武林名宿封刀或封劍歸隱之儀式，同樣隆重的，因爲前者係示武天下，後者是告老榮休。但有一點不可不知，揹黃包袱是以武會友之標誌。其足跡所到之處，當然要拜訪地方上的武林高手，作單打獨對的比武，以獲得勝利之榮譽，至於死亡，主客俱各安天命，政府亦不追究。

「中國武林人是講究我武維揚的，作爲地方上的高手，其武譽必隆，爲了保持他的不敗之聲譽，必然作殊死戰，所以揹黃包袱闖江湖的武士，能穿州過省，勝利歸來的實在不多，王朗打遍黃河流域，負盛譽重回山東，曇庵和尚便許他自立門戶，獨樹一幟，開創太極螳螂派，王朗便由此成爲太極螳螂之開山祖師。」

太極螳螂與其他門派之武術，其最大差別之處是它取法於螳螂之搏擊動作，所以太極螳螂之拳種有所謂「綳步拳」，其身法步法，便酷肖螳螂之蹦跳狀態，大異於其他門派之樁步了，至於太極螳螂之兵器武術，例如刀劍鞭鎗斧之類，由於該派之成長，歷史不很長遠，至今才傳至第十代，所以兵器之武術，大部份沿用於少林太祖門之招式，所以名稱仍舊，例如羅家鎗便是舊名，但動作方面，尤其是身法步法，却採用螳螂之動作，爲了便於讀友參考，特地敦請趙竹溪師傅與鄺羣威師傅，以他們的太極螳螂之「洛家劍」，「八卦攔門刀」作搏擊示範之演出如下：

圖一：鄺羣威以「橫掃千軍」之招式，揮刀直劈左方的趙竹溪。

圖片顯示得清楚，鄺羣威這一招橫掃千軍，右手持刀，左手直指爲掌，是中國各門各派的刀法之共同原則，但他的步法，却是太極螳螂之「蹦步」，這就說明了鄺羣威所用的「八卦攔門刀」的刀法，其



椿步是效法於螳螂之動作。同樣的，圖左之趙竹溪，往後一竄，使出洛家劍術之「太公垂釣」，其椿步是「玉環步」，其步法也是效法於螳螂之動作，所以八卦攔門刀與洛家劍，雖然本是北少林太祖門之功夫，但併入太極螳螂後，步法便與原本招式不同，由於步法不同，招式之運用便異，因爲螳螂之搏擊動作是着重蹦跳的，因此，鄺羣威一招不逞，便身形陡起，猛地一跳施展出「泰山壓頂」的刀招如圖二。

因爲鄺羣威之「泰山壓頂」刀招，以蹦步飛身躍出，趙竹溪便不能不竄到右方來。儘管趙竹溪仍然用「太公垂釣」之招式，但以武術之傳統規則，由於他們已經易位，便是第一個回合已經終結。

鄺羣威接連兩招不逞，趙竹溪乘勢騰身躍起，施展洛家劍的「倒瀉銀河」招式，反手一劍刺出如圖三。

趙竹溪這招「倒瀉銀河」，其躍起的動作也是效法螳螂搏擊之動作——蹦步。

無可否認，螳螂之蹦步動作是快速得很的。趙竹溪左腳一落，身形便往右一轉，以「弓步」化招爲「探海屠龍」，使劍疾刺鄺羣威的胯下如圖四。

趙竹溪的洛家劍術，由「倒瀉銀河」化招爲「探海屠龍」，前者是刺鄺羣威的右腕，後者是戳鄺羣威的胯下，其變化快如電光火石，祇一瞬間而已，當然是絕招煞着功夫，所以鄺羣威雖然及時的變勢爲「魁星踢斗」，身形往右一偏，右腳連隨提起，但招架得已十分狼狽了，勝負之分，就在這一刹那間敗在趙竹溪劍下。

圖五是鄺羣威師傅與鄧成寧師傅之演出，鄧成寧用「羅家鎗」法，一開始便以「回馬鎗」招式先來一個翻身蹦步，鎗尖往下一挑，疾刺鄺羣威的胯下，來勢兇猛，鄺羣威身形忙往右一偏，使出「鐵牛耕地」的招式，掄斧往下一劈，以資劈擋。

「回馬鎗」這個招式，根本是險招，祇合殺對方一個措手不及而已，現在鄺羣威既然招架得及，鄧成寧便身形一轉，左腳提起，變招爲「下提攔」如圖六。

由於對方已變招，鄺羣威便身形一挫走「玉環步」，使出「大開天門」架式。

圖七，鄺羣威因爲鄧成寧年輕力壯，而且一開始便用「回馬鎗」險招，便也先下手爲強，使出「雙龍出海」的招術，身腰一挺，兩個大斧便向鄧成寧兜頭劈去。

因爲鄺羣威這招來勢太兇，鄧成寧急忙橫鎗招架，跟住就鎗尖往下一挑變招爲「葉尾偷桃」，反擊鄺羣威胯下如圖八。

無可否認，鄧成寧招招是險，先則兩鎗都係向對方的胯下襲擊，迫得鄺羣威不能不走「玉環步」，用「海底撈月」之招術，兩個大斧往下一輾，轟然一聲，這才將對方的鎗勢架住，鏡頭驚險之極。

圖左：鄺羣威之斧法「大開天門」。

圖右：趙竹溪洛家劍「倒挽乾坤」。

圖一：鄺羣威之「橫掃千軍」招式。

圖二：鄺羣威的「泰山壓頂」刀法。

圖三：趙竹溪之「倒瀉銀河」劍招。

圖四：趙竹溪用「探海屠龍」招式。

圖五：鄧成寧之「回馬鎗」絕招。

圖六：鄧成寧的「下提攔」槍法。

圖七：鄺羣威之「雙龍出海」招式。

圖八：鄧成寧用「葉底偷桃」槍法。



據趙竹溪師傅說，中國的鞭法，固然各門各派不同，甚至鞭的型式長短也各異，而且還有軟鞭硬鞭之分，例如唐朝的名將尉遲恭所用的三稜鞭，就是硬鞭。長三尺六，鞭身是三角稜然的，因爲三稜鞭是屬於上陣交鋒在馬上用的兵器，所以它特別長，此外，步戰用的長鞭，也有三十六節蜈蚣鞭，九節鞭，七節鞭以及五節鞭，都是屬於軟鞭，三尺蜈蚣鞭爲最長，其次是二尺八的九節鞭，七節鞭二尺四，五節鞭二尺或尺八。虎尾鞭長度雖然祇有二尺，却是硬鞭。

筆者問：三稜鞭因爲用於上陣交鋒所以特別長，但其他的蜈蚣鞭，九節鞭，七節鞭，五節鞭何以長短鞭相差這麼遠？

趙師傅莞爾一笑道：「這由於各門各派之鞭法不同，長短亦異，蜈蚣鞭是關外武術，人的軀體高大，手長脚長，所以用鞭也長，九節鞭是北派的鞭法，北方人的軀體也高大，七節鞭，五節鞭，尤其是五節鞭，因爲它較短，所以將永遠適宜身材矮小的人使用。由於每一節都有鋼環，收藏容易，所以很多人喜歡用它。」

「那末，太極螳螂派用什麼鞭呢？」

趙師傅說：「用的是七節梅花鞭，因爲太極螳螂武術是攻守合一的，鞭太長，不但耗力氣，而且運用起來也有鞭長莫及之虞。太極螳螂武術，既然取法於螳螂，

圖片說明　鄺羣威師傅與鄧成寧師父，兩人對折的精采招式。

而螳螂更是體質細小的昆虫，用鞭太長是不適宜的，太短也不好，用七節是恰到好處，而且七節梅花鞭之鞭法揮舞起來，酷似五瓣梅花，這與螳螂武術攻守合一之方法，更爲脗合。

筆者問：「鞭長可以及遠，何以你說鞭長莫及呢？」

趙師傅解釋道：「長鞭揮出，當然也可以打得遠些，但使用軟鞭與硬兵器不同，用軟鞭是講究內力，換句話說，用軟鞭打要講究內勁，唯有內勁沉雄之人，才能嗶啦一聲，將軟鞭抖得筆直，但不可不知，鞭太長，將它揮得筆直，固然耗力氣，若然抽鞭回來，那就更加費力，所以鞭太長，在收鞭回來之時，由於它本身是軟洋洋的，所以在時間空間兩方面，都有鞭長莫及之虞，自然，本門太極螳螂，不乏內勁沉雄之人，可以用長鞭，但是螳螂武術，却以七節梅花鞭最適宜。」

「許多教頭都誇耀自己用鞭特長，九節鞭還嫌小，用到十三節，而你們太極螳螂却用七節。」

趙師傅見筆者對此頗有疑問，便哈哈一笑道：「鞭法之優劣，不在於鞭之長短，却在功夫是否練得精純，你認爲七節鞭太短麼，那末，你看看鄺羣威用七節鞭對鄧成寧的長纓槍吧。」他說完之後，便叫鄺師傅和鄧師傅「合手」。

鄺羣威與鄧成寧，雖然設館授徒甚久，在香港武林中，武譽甚隆，屬於名家教頭，但他二人的輩份，是太極螳螂第九代傳人，武林是講輩份的，趙師傅這麼一說，鄺羣威鄧成寧便各自從兵器架上，取出纓槍與七節軟鞭。





鄧成寧剛才和鄺羣威槍斧大戰了一個回合，祇佔上風而已，這一回他再度和鄺羣威槍鞭對壘，便求勝心切，一開始便叫一聲：「着。」槍隨聲到，以弓步紮槍，使出「翻江倒海」的槍法，不但快如閃電，而且力透槍尖疾刺鄺羣威下足如右下圖。

圖片顯示得清楚，鄺師傅的鞭法果然本領，儘管對方槍快如電，但他一提腿，使出「鳳凰展翅」招式，揮鞭煞下，將鄧成寧的槍桿接住，但鄧成寧也厲害得很，他一抖槍花，不但脫出七節鞭之羈絆，而且迅即化招爲「鎖喉槍」如左上圖。

顧名思義，鎖喉槍這一招槍法，是專門刺戳對方咽喉的，不用說，鄧成寧用到這樣的毒招，當然係志在必勝了。

鄺羣威失驚來勢，躲避已來不及，趕忙走「玉環步」，以「靈猴献杲」招式，雙手持鞭，往外一擋。

鄺羣威這一招，正如武俠小說家所謂硬接來招，顯然係十分倉忙了，但他擅能掩飾。才擋開了槍勢，便立刻翻身一轉低椿坐馬，殺出一招「毒蛇攔路」的鞭法，猛地一鞭向鄧成寧雙脚砸去。

因爲鄺羣威存心報復，所以用力甚猛速度奇快，但鄧成寧畢竟武藝高强，儘管鄺羣威奇招突出，把右脚往上一提，便使出「倒揷荷花」的槍法，用槍桿往下一插，便消解了對方的鞭勢如右下圖了。

右上圖是鄧成寧「蟠龍取穴」槍法。
右下圖：鄧成寧「翻江倒海」招式。
左上圖：鄧成寧之「鎖喉槍」絶招。
左下圖：鄧成寧「倒插荷花」招式。



精選俠情長篇連載

魔劍恩仇

林非・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四門五派掌門聯袂上承天坪，要爲霍宗堯報仇，風鈴魔劍楊君達隻字不辯，命其徒康浩下山後，從容飲鴆自戕，事後少林掌門法元大師檢查楊君達遺體，方知楊之眞氣早已渙散，靠定穴護元帶以維持行動，悟出所謂楊君達屠殺霍家父子之事實屬寃屈，遂趕往會晤康浩，說出眞情，康浩驟聞師父慘死，誓報血仇，依從其師遺命，往保定府拜謁其師生前摯交千手猿駱伯倉，說出楊君達遇害經過，駱伯倉願全力以助，但勸康浩不可輕妄行事，首須揭發事實眞相以保楊之淸白，隨命人擺酒爲康接風——

火蓮挽沉痾　銀花蘊血仇

康浩忙道：「小侄並非客人，怎敢當伯父如此破費！」

駱伯倉笑道：「這幾位都是我患難相共的結義兄弟，他們雖然出身風塵草莽，却各有絕技專長，你應該見見，或許對你將來多少皆有助益。」

飛蛇宗海東去未多久，石室底壁忽然響起一陣「軋軋」聲音，一道石門緩緩啓開，魚貫走進來幾名黑衣大漢，人人提着食盒盤盞，開始佈席安位，送酒上菜。

駱伯倉見康浩面露驚詫之色，含笑道：「賢侄覺得奇怪麼？其實這間石室的位置，已在保定城城牆內，西城一帶城牆，早被咱們挖空了，其中秘道四通八達，最遠的出口，距城遠在半里外，以後你自然就會熟悉的。」

正說着，飛蛇宗海東早已領着三個人同返石室。

最先進來的，是一位五短身材，面團團如富家翁的錦衣胖子。

駱伯倉引介道：「這位是我結拜二弟，姓韓名林，人稱『巧手』，精擅土木消息及各種機關佈置，這間石室和城牆內秘道，便是他的傑作，現爲城中『高賓閣客棧』店主。」

康浩忙以晚輩之禮相見。

巧手韓林身後，緊跟着一個反穿羊皮襖瘸老頭，康浩見了，眼中頓感一亮，原

來那人竟是自己初次詢問過的賭場管事。

駱伯倉道：「這位是我四弟黃石生，雅號『鬼臉書生』，賢侄休看他乾癟癟一副糟老頭模樣，其實他本人才四十出頭，黃四弟精研易容之術，智計百出，是咱們的智多星，故有『鬼臉』之稱。」

第三位，是個三十多歲的光頭壯漢，姓李名鐵心，外號「黑牛」，一身鐵布衫橫練童子功，已達十成火候，手中經常把玩着兩粒鵝卵般大的鋼球，爲人耿直粗豪，力大無窮，是駱伯倉的隨身護衞，排行老七。

以上三人，加上精於醫術的「瞽婆婆」孟昭容，擅長「神偷妙手」的飛蛇宗海東，還有一位以輕功著稱的「靈鼠」崔祥，都是駱伯倉最近十餘年中，網羅結交的風塵奇人異士，合稱「七義」，駱伯倉居長，「瞽婆婆」孟昭容是三妹，「靈鼠」崔祥行五，「飛蛇」宗海東是老六。

七義中，「靈鼠」崔祥外出公幹未返，其餘都全部到齊了。

男女老少七個人敍禮入座，舉杯邀飲，席間，康浩仔細觀察，只覺那「巧手」韓林沉穩幹練，「鬼臉書生」黃石生精明機智，「瞽婆婆」孟昭容熱心而謹愼，「飛蛇」宗海東沉默寡言，「黑牛」李鐵心則胸無城府，透着幾分憨直，不過，這些人都有一個相同之處，那就是對駱伯倉執禮甚恭，雖有結義之名，實存主僕之分。

大家傾聽駱伯倉引述九峯山承天坪慘變經過，人人聳然動容，鬼臉書生黃石生白眉頻皺，凝色問道：「康少俠，請答我一問，令師一向下山採辦用物，都是携帶少俠同行，爲什麼這次前往太原府，竟是單獨來去呢？」

這個問題，法元大師也問過康浩，是以他未加思索便接口回答道：「先恩師說，太原府路程較遠，來去費時，爲了怕躭誤小侄練功，所以沒有帶小侄同去。」

黃石生注目道：「令師欲購何物？必須遠赴太原府？」

康浩道：「是幾樣比較珍貴藥物。」

黃石生緊接道：「敢問藥物何名？」

康浩想了想，道：「詳細藥物種類共十幾樣，小侄只記得其中有『龍目』、『蟾精』和『犀角蕊』，而且都要二三十年以上的眞貨。」

黃石生點點頭，又問道：「這些藥物，令師有沒有說過作何用途呢？」

康浩道：「先恩師說，是用來煉製丹丸，以便小侄日後行走江湖時，作爲療傷急救之用。」

黃石生轉顧「瞽婆婆」孟昭容道：「三姐對此事有何高見？」

孟昭容正反覆審視着那條「定穴護元帶」，聞言抬起頭來，緩緩道：「龍目和蟾精，功能導氣培元，犀角蕊乃生精旺血之物，比較珍貴難尋，但却具有『燥性』，假如受了外傷，則不宜服用，因爲它會使傷口失血，不易收口。」

黃石生神色一肅，說道：「康少俠請恕黃某大胆推斷一事，如果我的猜測不錯，令師遠赴太原府，只怕並沒有買到所需藥物，對麼？」

康浩驀然一驚，脫口道：「正是！前

輩怎會知道？」

黃石生微微一笑，道：「因為令師既然定製了這條『定穴護元帶』，事實上已經不再需要那些藥物了。」

康浩愕然道：「前輩的意思是說，恩師他老人家真如法元禿賊所稱，功力業已失去？」

黃石生正色頷首，道：「不錯，這也證明令師下手太原霍家的事，純係遭人嫁禍。」

康浩一陣激動，含淚道：「可是，他老人家在承天坪上，面對四門五派掌門人，為什麼不肯為自己分辯？為什麼甘心仰毒就死呢？」

黃石生道：「那是因為令師明知嫁禍之人，但為了某種顧忌，不願加以揭露，同時自悲功力散失，生不如死——」

康浩連連搖頭，顫聲道：「不！不！他老人家縱有天大顧忌，也不會對我隱瞞，我是他老人家親手撫養長大，二十年來，他從來沒有任何事瞞過我。」

黃石生惻然道：「凡人都有私衷，雖親如父子，有時也不便吐露——當然，這僅是咱們臆測之詞，對與不對，此時尚難斷定。」

駱伯倫也柔聲安慰道：「賢侄，事已如此，徒悲無益，你且寬心在我這兒先住幾日，待我料理點私事後，咱們同往太原府走一趟，相信可以查出一些端倪來。」

康浩站起身來道：「不敢勞動駱伯父，小侄心急如焚，想明日就動身，前往太原——」

黃石生突然搖手道：「少俠千萬不可急躁，最好能在保定住過十天再去。」

康浩詫道：「為什麼呢？」

黃石生肅容道：「令師一生睥傲天下，難免原有仇家，假如此事果係有人嫁禍，那人也可能不會放過少俠。」

康浩劍眉一挑，道：「那樣正好，省得小侄再去找他——」

黃石生道：「少俠幼得名師，論武功，當然不懼，但江湖中好險萬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咱們兄弟幾個，武功方面自是談不上給少俠什麼幫助，不過，咱們還各有點不登大雅的小技，也許對少俠日後行走江湖，為師雪冤，有一些助益。」

駱伯倫撫掌道：「我也正有此意，賢侄，別的不談，單是你黃四叔的易容神術，就值得你多住十天半月了，咱們便這樣決定吧，十天以後再去太原。」

康浩既悲又喜，無限感激，雖然心急師仇，也只得依言留了下來。

第二天開始，康浩便搬進西大街「高賓閣」客棧，白天隨「鬼臉書生」黃石生學習化裝易容之法，夜晚則由「巧手」韓林講授關於機關佈置方面的知識和訣竅。

這兩種秘學，雖非精奧武功，卻是行走江湖所必需，康浩甫經涉獵，才發覺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各類行道都有它獨具的高深學問，絕不是外行人所能瞭解的。

故而，他漸漸收斂了焦急的心情，專神貫注在學習中。

日子一天天過去，不覺已近旬日。

在這十天內，康浩往來西大街客棧和長樂巷賭場，每天最少兩次，有時由秘道，有時也經過大街，但是會見駱伯倫的次數並不多，僅從黃石生口中，知道他近來很忙，甚至常常離城外出，究竟為何而忙？卻不甚了了。

而且，也一直沒有機會見到「七義」中那位以輕功著稱的「靈鼠」崔祥，只聽說崔祥回來過一次，又奉駱伯倫的急命，忽忽離去。

這天傍晚，已屆十日之期，康浩在客棧中枯坐等候，不見駱伯倫約晤的消息，心念忽然一動，暗忖道：我苦學旬日，不知易容術究有幾分成就？何不化裝去賭場試試，一則讓「鬼臉書生」驚奇驚奇，二則去見見駱伯父，他若有事不克分身，也好向他告辭，獨自動身了。

主意一定，便閉門更衣，換了一件土布短衫，下着棉袴，臉上也用「易容膏」塗成蠟黃色，描上兩道濃眉，又加貼幾撮髭鬚，把自己改扮成中年莊稼漢模樣，也不告訴「巧手」韓林和店中夥計，悄悄溜出客棧，順着大街向長樂巷賭場走去。

時值年關將近，長樂巷賭場正是生意鼎盛之際，鄉下莊稼人辛苦了整整一年，唯有年節歲尾才有閒暇，忙慣了的人閒下來，只有拿賭錢打發日子，於是莫不以「辦年貨」作藉口，紛紛湧進了長樂巷。

康浩一身土布袄袴，夾在人叢中毫不顯眼，戍正初過，便施施然走進賭場。

這時，「開場鈴」已經响過，賭場中烟霧蒸騰，滿滿擠了一屋子賭客，正在呼盧喝雉，喧囂叫笑，好不熱鬧。

康浩攏着袖口，混在人羣中繞了一圈，遊目四顧，只見「鬼臉書生」高坐櫃枱內，正捻鬚頷首，狀頗自得，其餘夥計也沒有一個認出自己的，有的還找話搭訕，招攬下注，不禁暗感好笑。

他存心再擠進櫃枱些，試試「鬼臉書生」能否獨具慧眼？誰知就在這時候，突然眼中一亮，門口進來三個少年客人。

先進來的是兩名錦衣華服公子，一個紫衣，一個白衣，年紀都在二十四五左右，從相貌看，是同胞兄弟倆，腰際各佩長劍，生的眉目軒朗，神態高傲，太陽穴雙雙墳起，分明都有一身精純武功。

兩個少年公子剛進賭場，身子向左右一分，雙臂橫舉，把附近幾名賭客向旁推開，緊跟着，棉布門簾一掀，進來一個十七八歲的紅衣少女。

那少女背插雙劍，一張臉蛋白裏透紅，像煞初熟透的小苹果，美目渾圓，黛眉似柳，一身大紅勁裝，裹着纖細的腰肢，腳下小蠻靴，靴尖綴着老大一朵紅絲絨花球。

男女三個先後進了門，只看得守門夥計張口瞪目，憑良心說，長樂巷賭場接待過的濶佬豪客雖然不少，像這般粉裝玉琢宛如金童玉女臨凡似的少年富家子弟，只怕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紅衣少女一腳跨進門來，黛眉立即緊皺，皓腕輕抬，用一條紅紗絹兒掩住了瑤鼻檀口，嬌聲道：「原來賭場中就是這麼多人？這麼臭呀？」

左邊的紫衣少年，陪笑說道：「琴妹妹——」

紅衣少女白了他一眼，截口道：「又來了，誰是你的妹妹？」

紫衣少年連忙改口，道：「啊！是的

！琴妹妹——嘿嘿，賭場嘛，本來就是這樣又擠又臭的地方，嘿嘿——所以——所以——」所以了半天，竟吶吶的吐不出下文。

右邊白衣少年立刻接道：「所以，咱們還是回去吧，表妹若要賭錢，在家裏玩兒不是一樣麼！」

紅衣少女黛眉一挑，冷聲道：「我偏要在賭場裏賭，你們不願意陪我，只管請便。」

紫衣少年急了，忙道：「誰——誰說咱們不願意的？表妹說在那兒玩，咱們就在那兒玩！」

白衣少年也附合着道：「對！要賭錢，自然應該到賭場來，何況，咱們還沒有見識過賭場呢。」

紅衣少女這才回嗔作喜，揚了揚手中絲絹道：「那你們快叫這些臭男人讓開呀，這麼擠，叫我怎麼走進去？」

兩名少年如奉綸音，四臂同舉，一齊吆喝道：「閃開！閃開！」

周圍賭客退讓不及，頓時被推倒一大片，人人惶恐閃避，讓出一條通路。

康浩看在眼裏，眉鋒微皺，默默尾隨在三人後面。

那兩名少年顧盼自雄，簇擁着紅衣少女走向場中，早有夥計上前接待，躬身問道：「公子，小姐，想玩什麼？牌九？雙單？盒子寶？」

紅衣少女故充內行，淡淡道：「別嚕嗦，先讓咱們看看再說。」

夥計連聲應諾，恭謹侍候，三四個人排衆開路，將那少年男女三個，鳳凰似的奉承着各處瀏覽。

賭客們禁不住好奇，倒有大半停止下注，伸長了脖子，目光遠遠地隨着三個人轉動。

那紅衣少女香巾掩鼻在場子裏走了半匝，最後在一張賭盒子寶的枱子前停步，指着枱上那隻方方的寶盒子問道：「這是什麼玩意兒？」

白衣少年搶着答道：「表妹，這就是盒子寶，方盒子是寶盒，枱上各門，隨意押，只要妳押的跟盒子裏裝的一樣，就算贏了。」

紅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二表哥懂的不少嘛，難怪姨媽總罵你偷着賭錢。」

白衣少年滿臉變得通紅，覥覥地說道：「我是看見莊裏那些護院們玩過，自己從來沒有賭過錢，表妹若不信，可以問大哥——」

紅衣少女笑道：「還問個啥，你們哥兒倆難兄難弟，有名的一對——」

話鋒一頓，又道：「其實，像咱們這種人家，偶而賭賭錢原也算不了什麼，只別沉緬迷陷就行了，賭錢也是一門學問，對不對？」

紫衣少年急道：「對！對極了，小兄就是這樣，偶而賭錢玩玩，決不會沉迷其中。」

紅衣少女似笑非笑掃了他一眼，轉過話題道：「咱們就押盒子寶，如何？」

紫衣少年道：「好極了，盒子寶純是莊家跟下注的人互鬥心智的玩意兒，最適合咱們武林人物玩，參不是常說行走江湖，只須三分武功卻得七分機智麼。」

紅衣少女截口道：「我是問怎麼個賭法？」

白衣少年忙又搶着道：「容易得很，表妹請看，這枱上不是畫着圖位麼，左靑龍，右白虎，這是出門，這邊是歸升，隨便押上一門，或者掛角，穿心——」

紅衣少女不耐地道：「竟有這麼許多麻煩？」

紫衣少年說道：「一點也不麻煩，表妹如果不懂，先看小兄押兩寶，立刻就懂了。」

紅衣少女冷哼道：「這是什麼話？看你押，我來幹什麼的？」

紫衣少年敢情最怕這位表妹生氣，連忙笑道：「那——那就由表妹押，咱們在旁邊看看，也是一樣——」

紅衣少女眼皮一瞬，見寶攤內站着一個中年店夥和一個十二三歲小孩，便問道：「你們兩個，誰是莊家？」

中年店夥含笑道：「回小姐，小的父子二人，共同主持這張枱子，由這孩子裝寶，小的是『寶官』，只管吃賠。」

紅衣少女凝目打量那小孩，不屑地道：「他這麼小，也會賭錢？」

旁邊一名夥計接口道：「小姐別小看了這孩子，他是保定府有名的『玄玄手』，從七歲就開始裝寶枱，到現在十三歲，整整六年，他裝的寶客人最難押中。」

「玄玄手」抬起頭來，木然朝紅衣少女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焦黃爛牙，內中還缺了兩三顆，那模樣叫人看了實在噁心。

紅衣少女哼道：「好！我倒試試這小鬼有多『玄』。」

說着，一伸纖手，向兩個少年道：「錢拿出來。」

兩個少年急忙探懷，穿白衣的手快，搶先摸出一塊碎銀，約莫二三兩重，放在掌上，輕聲說道：「琴表妹，先小小的押試他路子——」

誰知話沒說完，却被紅衣少女一聲冷哼打斷，只見她纖掌一握一張，銀塊已成了細粉，皓腕輕翻，全都洒在地上，嬌嗔道：「這點銀子，打發賞錢都不够，眞虧二表哥拿得出手。」

紫衣少年雖然遲些，却正好學了乖，大手一把抓，懷中金葉銀錠全都掏了出來，一面向紅衣少女小手裏塞，一面說道：「表妹，放手下注吧，這些要是不够，小兄還有銀票。」

那一堆銀錠金葉，少說也值千兩以上，紅衣少女這才臉色稍斂，自顧在賭枱前一張長櫈上坐了下來，望着「玄玄手」道：「說吧！咱們怎麼賭法？」

寶官偷偷掃了那大堆金葉銀錠一眼，暗自嚥一口口水，陪笑道：「寶攤上，靑龍，白虎，出門，歸升共計四門，請小姐隨意押，寶盒內共分一，二，三，四幾種點數，一點靑龍，兩點白虎，三點——」

紅衣少女螓首連搖，道：「咱們不要這些嚕嗦，你乾脆說吧，怎麼是你贏？怎麼是我贏？」

中年店夥道：「如果小姐在四門中單押一門，寶盒子打開，點數正對，就管小姐贏了，押單門一賠三，點數不對，就算小姐輸了——」

紅衣少女道：「能不能簡單些，把四

門改爲兩門，單點數算一門，雙點數算一門？」

中年店夥道：「那也使得，這叫做『單衡』，無論輸贏，都是一賠一。」

紅衣少女信手拈起一片金葉，向枱上一摔，說道：「好，我押單數，你快裝寶吧！」

紫衣少年慌忙將金葉搶了回來，低聲說道：「表妹，得等他先裝好寶盒，才能押。」

紅衣少女愕然道：「爲甚麼？」

紫衣少年道：「不然的話，妳押單，他就裝雙，不是輸定嗎？」

少女臉上一紅，嫣然道：「眞的，我竟沒想到這個。」

滿屋賭客，都爲紅衣少女嬌憨之態所引，加上那滿桌金銀耀眼生花，不覺紛紛停止下注，都圍過來觀賞這場豪賭，刹那間，便在離桌數尺處圍了厚厚一道人牆。

康浩被人羣推擠，身不由己，也到了桌邊。

玄玄手將寶盒藏在桌下布圍中，迅速裝妥，向枱面上一擱，寶官含笑道：「請小姐下注。」

紅衣少女微微一笑，擲下一張金葉，說道：「這是第一寶，一元初始，我押單數。」

寶官拉開喉嚨，吆喝一聲，道：「一賠一，獨闖單門，金葉子一張，重五兩，開啦！」

「叭」地掀開寶盒，裏面滾出一粒寶子，果然是個么。

紫衣少年鼓掌道：「表妹，妳贏了！好兆頭。」

紅衣少女揚揚黛眉，道：「我就知道這小鬼頭會裝么點，他以爲我剛才押單，這回會改押雙，却沒想到我偏偏還是押的單。」

四週一陣哄笑，寶官照賠一張五兩重的金葉，「玄玄手」摸摸索索又裝上第二寶。

紅衣少女霎霎眼，道：「鰲頭獨佔，唯我獨尊，單。」信手擲落，又是一張金葉。

唱寶聲中，寶盒子一掀，絲毫不差，是個三點。

兩個少年，喜得跳了起來，齊齊翹起大拇指，讚道：「表妹，看得準，眞有妳的！」

少女接連兩寶，輕輕易易贏了十兩金葉，與高采烈地道：「你沒注意這小鬼頭一雙眼珠子，直向咱們溜轉，他看咱們是三個人，所以就裝了個三點。」

兩個少年齊聲說道：「有道理！有道理！」

接下去，怪事來了，也不知是那紅衣少女手風太順，或是「玄玄」這回失了靈，那裝寶的男孩，竟認準了「么」和「三」，一口氣連裝了十九次「單」。

紅衣少女每次押「單」，寶寶皆中，贏來的黃金白銀滿滿堆了一桌，估計怕不有數萬之巨，只樂得眉飛色舞，忘了人擠，也顧不得汗臭，一疊聲只催快些裝寶。

「玄玄手」不動聲色，裝好第二十次寶盒，剛端上枱子，紅衣少女已雙手將面前那大堆金葉銀錠，向外一推，大聲叫道：「單！」

全場賭客驀然肅靜下來，人人屏息靜氣，幾百隻眼睛都瞪得跟銅鈴似的望着那隻寶盒。

也難怪，數萬巨金，孤注一擲，這等豪賭，只怕在長樂巷有史以來，還是第一遭。

紫衣少年悄聲道：「表妹，他已經連裝十九次老寶，這一次，恐怕會變……」

紅衣少女斬釘截鐵地道：「不！我料定了，準定還是『單』。」

寶官額上已經冒汗，望着那大堆金銀，吶吶問道：「小姐，全都押上麼？」

紅衣少女揚眉道：「不錯，全押『單』，你接受不接受？」

寶官苦笑一聲，道：「三數萬銀子，敝東還賠得起，不過，小的以爲……」

紅衣少女截口道：「既然賭得起，那就開吧！」

寶官側目瞧瞧「玄玄手」那孩子可眞沉得住氣，一臉木呆，毫無表情。

遲疑再三，「叭」地一聲響，掀開了寶盒，場中爆起一陣驚呼詫嘆，居然又是一個「么」點。

寶官氣得臉色發青，撩手就是兩記大耳括子，咒罵道：「去妳娘的玄玄手，玄個屁，除了『么』你他媽的就不會裝個別的？」

可憐那孩子，頰上腫起老高，眼眶一紅，竟哭了起來。

賭客們又嗟嘆又是議論，却不便勸解，皆因事關金錢，「玄玄手」父子受僱賭場，如今一口氣替東家輸去十數萬銀子，這數目，足夠一大家人舒舒服服過一輩子，挨兩巴掌又算得了甚麼。

賭場最重信譽，一語輸贏，縱是傾家蕩產，也得全數照賠，康浩冷眼旁觀，不禁暗暗替駱伯倫担心，假如今夜一賭慘敗，十餘年苦心經營，是否就此化爲烏有？

紅衣少女欣喜無限，笑着道：「數數看，咱們總共贏了多少？」

兩名少年匆匆計數，桌面總計，共折合銀子十一萬四千三百餘兩，帳房「鬼臉書生」毫不遲疑，立卽按數簽出銀票，翌日兌現。

紅衣少女仍將銀票擱在桌面上，催促道：「再裝寶啊，咱們還要押下去。」

衆人全都一怔，誰也沒想到，紅衣少女平空贏得十餘萬巨金，竟然意猶未足，還是要繼續下注。

按賭場規矩，客人要求下注，場方是不能拒絕的，除非場方虧賠過甚，宣告倒閉，從此關門歇業了。

寶官惡狠狠瞪了兒子一眼，低喝道：「該死的東西，裝吧！」

玄玄手可憐兮兮，一面拭淚，一面低頭裝寶，眼淚鼻涕糊滿了一臉，模樣令人好笑。

寶盒裝好，紅衣少女把面前全部現金銀票一古腦推了出去，却默然未語。

寶官心頭一寒，顫聲問道：「小姐……妳……還是押單？」

紅衣少女笑了笑，道：「別忙，先讓我想一想。」

轉眸回顧，對兩名少年說道：「贏了這寶，也該回去了，你們身上還有多少銀

票？」

兩名少年翻衣扒袋，傾囊而出，全部銀票湊起來，約有三四千兩，都交給了紅衣少女。

紅衣少女望望「玄玄手」那張紅腫的面頰，狡黠地一笑，銀票輕擲桌面，道：「這一次，我押雙。」

賭客羣中爆起一陣輕呼，許多精於此道的客人，都不期暗暗讚許，別看這少女初涉賭場，這一寶竟押在衆人心坎上，試想那「玄玄」連出二十次「單」，輸去十餘萬銀子，又挨了他爹一頓臭打，論情論理，這次寶盒中準定換上了「雙」。

如果紅衣少女這一寶押個正中，長樂巷賭場就有得熱鬧啦！

驚嘆讚佩聲中，那寶官臉上也變了顏色，豆大汗珠，一顆顆向下淌落，雙手顫抖，竟沒有勇氣去掀那隻寶盒，只顧將兩隻眼珠，死命瞪着「玄玄手」。

「玄玄手」正低頭垂泣，肩頭一聳一聳的，好像早把裝寶盒子這件事忘記了。

白衣少年催促着道：「怎麼啦，還不開？」

紫衣少年也揚眉笑道：「不開可以，只要寶官認輸，照注賠錢。」

白衣少年阿諛地道：「琴表妹今兒個眞是鴻運當頭，初試身手，就淨贏一二十萬銀子，這筆錢，眞不知該怎麼花呢！」

紫衣少年連聲道：「快開！快開！寶子裝定了，想改也沒辦法改，儘磨菇有啥用。」

那寶官被逼無奈，把心一横，用力一掀寶盒，叫道：「一賠一，獨押雙門，開啦！」

寶盒掀開，滿屋駭呼頓起，裏面的那粒寶子，赫然仍是個「么」。

千百道目光，旣驚又詫，齊注在「玄玄手」身上，可憐那孩子仍在委委屈屈，眼淚還沒乾哩。

寶官長長吁了一口氣，邊抹汗，邊放錢，金葉，銀票……都進了枱後那隻大抽屜。

紅衣少女「虎」地站了起來，粉臉煞白，凝目冷笑道：「好一個玄玄手，原來你們爺兒倆演雙簧……」

紫衣少年面色鐵青，憤憤道：「表妹，咱們上他的當了，這小鬼，眞該殺！」

白衣少年怒哼一聲，右手已搭上腰際劍柄。

賭客們眼看要出事，哄然奪門四散，剛才只恨擠不進來，現在就怕擠不出去，刹那間，桌翻椅倒，亂成一片。

康浩見此情形，不禁怒起，揮掌撥開人羣，挺身而出，冷冷一哼，道：「這位公子，賭場要錢，有贏就有輸，何須如此強横？」

白衣少年身形疾旋，揚目向康浩打量了一眼，沉聲叱道：「你是甚麼人？敢出頭多管閑事？」

康浩微哂道：「在下本來是局外人，不過適逢其會，得睹這場豪賭，其實賭場勝負，雖關機智，亦有幾分運氣，方才這位姑娘連押皆捷，人家賭場淨輸十餘萬金，如數照賠，也沒有作爲，這一下，爲何三位輸了，就要拔劍殺人呢？」

白衣少年語塞，楞了楞，冷笑道：「啊！我明白了，敢情你就是賭場僱來抱枱脚的打手。今天碰上小爺，算你瞎了狗眼，你知道小爺們是甚麼人嗎？」

康浩緩緩道：「在下相勸純出善意，這跟公子的身份無關，再說，越是有來歷的人，越應該有氣度，區區二十萬兩銀子何況其中一半，還是這位姑娘贏來的。」

白衣少年勃然大怒，五指一緊，長劍已「嗆」地離鞘。「二表哥，不許動手！」紅衣少女纖臂橫伸，阻住了白衣少年，接着，冷冷一掃康浩，不屑地道：「輸贏事小，我只是不服這口氣，二表哥，你身上還有錢沒有？給我再跟那小鬼玄玄手賭一寶，我非贏了他才甘心。」

白衣少年茫然道：「可是，可是……小兄身上全部財產，剛才已經……」

紅衣少女轉問另一個紫衣少年道：「大表哥，你呢？」

紫衣少年尷尬地搖搖頭，苦笑道：「小兄也一文不名了。」

紅衣少女蠻靴一跺，道：「我不管，你們得想辦法給我弄點錢來，今天說甚麼也不能輸給這小鬼。」

兩名少年面面相覷，大感爲難，穿紫衣的陪笑道：「琴表妹，今天權且饒他一遭，咱們立刻趕回莊去，明天叫人拉車金磚來，好好跟他賭個勝負……」

紅衣少女哼道：「不行，我現在就要，你們成天吹牛，總說自已有辦法，難道千兒八百兩銀子也找不到？」一句話，漲紅了哥兒兩張臉，兩個少年搔頭抓腦，吶吶無以爲應。

康浩暗覺好笑，忍不住勸道：「這位姑娘，何太任性，俗話說得好……賭錢不賭氣，假如都讓客人贏了去，那麼賭場早就關門了……」

紅衣少女喝道：「誰跟你講話了？少在旁邊老氣橫秋教訓人。」

康浩淡淡一笑，道：「姑娘一定不信，在下願意代墊賭本，讓姑娘再押一寶，如何？」

紅衣少女聞言一怔，不禁仔細又打量康浩兩眼，却搖搖頭，冷哼道：「笑話，咱們又不認識你，誰要借你的錢。」

康浩道：「在下並不是借錢給姑娘，只是代墊賭資，由姑娘試試運氣，假如姑娘輸了儘可不必歸還。」說着，從懷中取出一錠足重五十兩銀錠，隨手擲在寶枱上，笑道：「小兄弟！裝寶吧！讓這位姑娘再試一試。」

玄玄手默不作聲，迅速塡好了寶盒。

紅衣少女遲疑地望着那隻寶盒，久久沒有說話。

兩名少年大感不忿，穿白衣的低聲道：「表妹，別押了，咱們是甚麼身份，豈能用這種鄉下人的錢……」

紅衣少女把頭一昂，道：「怕甚麼，了不起咱們將來還他就是。」

紫衣少年道：「表妹，走吧……」

紅衣少女不理，舉手一拍那隻寶盒，沉聲道：「我偏不信。雙！」

纖掌拍落，寶盒應手粉碎，盒中寶子滾出，竟然又是一個「么」點。

康浩笑道：「姑娘，如何？」

紅衣少女滿臉通紅，從腰際解下一枚翡翠玉符，一抖皓腕，拋在桌上，道：「

這枚玉符足可抵得五十兩銀子，你要是不相信，可以隨時拿到終南一劍堡來兌換。」說完，拂袖轉身，頭也不回衝出門外。

兩名少年恨恨瞪了康浩一眼，緊跟在少女身後，匆匆而去。

賭場中，適時揚起一陣鈴聲，「三光鈴」響，正是卯正天明時候。

康浩目送三人背影消失在棉布門簾外，搖頭苦笑一聲，正待拾起桌上「玉符」觀看，不想却被另一隻手搶先拈了去，同時，一個低沉聲音嘿嘿笑道：「好精緻的雙龍玉符，看來決不僅值五十兩銀子！」

不知甚麼時候「鬼臉書生」黃石生已站在康浩身後了。

康浩心念微動，拱手笑道：「請教掌櫃，這玉符眞的很值錢麼？」

黃石生點頭道：「不過，依賭場慣例，客人押質財物，應該由場方收受，以便保管，閣下是否願意轉讓這枚玉符呢？」

康浩故意道：「不知掌櫃欲出多少代價收購？」

黃石生招手，道：「請隨老漢入內一談。」轉身向內室行去。

康浩故作「土」像，一路東張西望，走進內室，黃石生跟「黑牛」李鐵心畧一頷首，筆直穿門而入。康浩心裏却在暗自得意，十日苦學易容術，總算有心得，竟然連「老師」也瞞過了。

誰知才進駱伯倫那間臥室，「鬼臉書生」反手掩門，却臉色一沉，低聲抱怨道：「少俠，你可知道今夜好險？」

康浩一怔，尷尬笑道：「原來四叔已經認出是我了。」

黃石生肅容道：「我不認出是你，剛才還替你揑着一把冷汗，你知道那三個是甚麼人麼？」

康浩搖頭道：「不知道。」

黃石生道：「那紅衣少女姓易名湘琴，是武林一君『一劍擎天』易君俠的獨生女兒，兩個男的，却是『抱陽山莊』兩位少莊主，名號『日月雙劍』，穿紫衣的是『日劍』應龍，穿白衣的是『月劍』應虎，易應兩家乃是當今武林兩大豪門，你適才強自出頭，險些跟『月劍』應虎翻臉動手，那應虎出手一向毒惡辛辣，萬一眞的鬧起來，後果不堪設想……」

康浩輕「哦」一聲，笑道：「那也沒有什麼，眞要動手，小侄未必就會輸在他劍下。」

黃石生正色道：「但你可曾想到，這一來，你的師門來歷必然發洩，今後爲令師雪冤報仇，會增加多少困難？你駱伯父這家賭場，還要不要開下去？」

康浩聽了這話，才體味出其中的嚴重，悚然頓首道：「小侄一時忘情，沒有想到牽連這麼多，難道那『日月雙劍』兄弟竟是倚恃父親勢力，常仗勢欺人麼？」

黃石生道：「豪門子弟盛氣凌人，這是常情，今夜你幸好經過易容改裝，不然，他兄弟決難罷休，咱們雖不畏懼，却須顧慮今後行走江湖，犯不上樹此強敵。」

康浩豪念又動，終於強自忍耐住沒有開口。

黃石生觀顏察色，似已看透他的心意，肅容又道：「年輕人血氣方剛，難免都有傲性，但是，少俠身負師門沉冤，這責任是何等重大，爲求洗雪師冤，勢須忍人所不能忍，倘若因一時意氣，壞了大事，豈不愧對令師，也負了學習易容術的初衷，少俠是聰明人，應當知道『大智若愚』這句話的含意，從今以後，切記不可爭意氣，露鋒芒，必須忍辱負重，天下始可去得。」

這番話，宛如醍醐灌頂，句句說在康浩心坎上，不由一陣悚然默默垂下頭去。

黃石生微微一笑，接着又道：「你的易容術，已算畧窺門徑了，除了在氣質上要隨時變換，以符合易容身份，眼神方面也要注意收斂，並且要特別小心談吐，譬如今後，你的談吐就不像個鄉下人。」

語聲微頓，復又笑道：「不過，也眞難爲你，假如不開口說話，連我也險些被你瞞過了。」

康浩赧然道：「小侄班門弄斧，自知難逃四叔法眼。」

黃石生笑道：「話也不能這麼說，總共才十天，我這獨門易容法又跟旁人不同，不屑用人皮面具，學來自是比較吃力，能夠有此進境，已經大可自慰。」說着，解開自己衣衫，取下貼身繫着的一副軟皮袋，親手替康浩繫在腰際，誠摯地道：「十日之期已屆，臨別無以壯行色，這副皮囊，內藏各種易容膏水及需用之物，是黃四叔唯一家當，你好好的收着吧！」

康浩忙欲屈膝拜謝，却被黃石生一把攙住，笑道：「自己人，不興這一套，你駱伯父有事離城，尚未回來，恐怕不能陪你同去太原他留了口訊，要你先行上路，不必等他了。」

康浩不期暗覺詫異，心忖道：「李七叔是駱伯父的隨身護衞，一向寸步不離，方才還看見他坐守門外，駱伯父必然就在下面石室中，他爲什麼要騙我，竟說尚未回城呢？」

繼而又想，或許他另有事絆身，不能遠離，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師冤大仇，端賴自己，還是早些動身的好。

一念及此，便拱手道：「小侄就此告辭，駱伯父歸來時，煩四叔代我致意，且待太原之行，訪得確訊，再來向他老人家面陳。」

黃石生叮囑道：「此去務必要隱蔽身份，暗中查訪印證，凡事須逆來順受，尤其要避免跟霍家的人碰面，你的行李已由韓二哥整理妥當，返店取了行李，便可上路，四叔也不遠送了。」

康浩唯唯應諾，告退走出臥室，經過房門外通道時，「黑牛」李鐵心微微側身，向他咧嘴一笑，竟沒有說一句告別話。

走到賭場門口，黃石生忽然疾步趕上，將那枚翡翠玉符塞還給他，低笑道：「這個吉祥玩意兒，帶在身邊吧！」

康浩正在納悶，當時也沒細看，漫應一聲，順手便放進腰際易容皮囊中。

却萬萬也想不到，這枚玉符，竟與師門沉冤，有着絕大的關係。

跨出門檻，迎面吹來一陣凛冽寒風，仰望天際，曙色猶未分明，他長吁一口氣，暫時摒絕腦中紛岐雜念，一步一步，踏着積雪，離開了長樂巷……

返回「高賓閣」客棧，剛將臉上易容藥物洗去，店中賬房已捧着一個錦布包裹

走了進來，含笑說道：「康少俠，這是咱們韓掌柜替你準備的行李，並且叫小的轉告少俠，掌櫃有事不克親送，望少俠早去早歸，一路順風。」

康浩詫道：「韓二叔在店裏麼？」

帳房搖搖頭道：「沒有，自從昨天午後出去，到現在還沒回來。」

康浩心裏一陣驚疑，不禁又問：「你知道不知道？韓二叔他究竟有什麼重要的事……」

賬房再度搖頭，笑笑道：「小的不知道。」

康浩情知再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劍眉微皺，接過包裹，道：「二叔回來，煩你替我道聲謝！」

賬房應道：「不勞少俠囑咐，小的這就去叫人替少俠備馬。」哈腰一躬，轉身退去。

康浩打開包裹，見裏面全是金塊銀錠，此外並無片紙隻字，不禁沉吟道：十天來，駱伯父待我不薄，爲什麼臨行時竟變得這麼冷淡？難道就爲了我昨夜開罪「日月雙劍」，怕惹上麻煩，連面也不見，匆匆打發我快走？世態炎涼，何至於此？

越想越不解，不覺有幾分氣悶，索性將包裹原封不動留在床頭，只帶了自己隨身行李和木劍，推門而出。

那賬房站在店門含笑相送，另一名夥計，牽着一匹褐色駿馬，鞍蹬俱全，候在雪地裏。

康浩心中不悅，冷冷一揮手，道：「在下山居太久，不慣騎馬，請轉告韓二叔，謝謝了。」

用木劍挑起小包裹，昂然洒步向前行去。

那客棧賬房急急追出店來，叫道：「康少俠，請留步！」

康浩充耳不聞，脚下反加了幾分力，身如怒箭，踏雪揚長而去。

一口氣奔出南門，方才放緩脚步，這時天色初曉，寒風刺骨，但康浩非但不覺得冷，混身熱血倒像滾湯般沸騰，似欲迸裂爆散，滿腔悶氣，沒個宣洩處。

正行間，驀地迎面蹄聲震耳，馳來一騎快馬。

康浩沒打量來人是誰，只顧低着頭趕路。

不料來騎剛到近處，突然輕「咦」一聲，勒韁頓止，出聲叫道：「那不是康賢侄麼？」

康浩聞聲停止，揚起頭來，也脫口道：「原來是三姑姑！」

瞽婆婆孟昭容一身短裝，人頭馬身，全是汗水，懷裏抱着一個似圓非圓，似方不方的木箱，周圍用棉絮緊緊封裹。

她閃目望望康浩，不禁詫道：「你……這是往那兒去？」

康浩答道：「太原府。」

孟昭容一怔，道：「就這樣走着去？連馬匹也沒有？」

康浩苦笑一聲，道：「韓二叔本來準備了馬匹，是小侄山居太久，不慣騎馬，所以……」

孟昭容截口道：「那怎麼行，從這兒去太原，長途跋涉，那要走到什麼時候，韓二哥也太糊塗，竟由着你走了去？」

說着，飄身落地，把自己坐騎的韁索向康浩一塞，又道：「我有急事，無法多留，這匹馬你騎去，路上休躭誤，早些回來！」

康浩未及推辭，孟昭容已抱着木箱，向城中飛奔而去。

此時天已大亮，路上也開始有了行人，那孟昭容竟不顧驚世駭俗，施展輕功提縱之術疾奔，不用說，必然是有十分緊急重要的事了？

康浩手握馬韁，怔在路旁，木立良久，突然一陣震顫，飛身上馬，圈轉馬頭，飛騎重回城中。

一路趕到長樂巷，遠遠望見孟昭容正抱着木箱奔進賭場大門，康浩滾鞍下馬，一長身形，飛步衝了進去。

賭場中，黃石生和孟昭容剛欲進入內室，康浩急叫道：「四叔，三姑！」

兩人聞聲回頭，齊吃一驚，不約而同道：「你怎麼又回來了？」

康浩快步奔上前去，激動地說道：「四叔，三姑！請你們告訴我，駱伯父他……他……」

黃石生沉聲道：「不是告訴過你了麼？他有事出去了，此刻不在城中。」

康浩泫然道：「四叔不用瞞我了，我知道他老人家並沒有出門，現在正在石室內，你們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實話？不肯讓我見見他老人家呢？」

黃石生語塞，不禁用責備的目光望望孟昭容。

孟昭容搖搖頭，低聲道：「我在南門外碰見他，什麼也沒說……」

康浩接道：「是小侄猜想到的，駱伯父一定出了什麼意外，否則，他老人家不會不跟小侄見面，叔叔們，也不會這麼掩飾。」

黃石生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肅容道：「事已如此，料來無法再瞞你，不過，你知道以後，却不可驚慌！」

康浩駭然道：「駱伯父他……他怎麼了？」

黃石生一擺手，說道：「鎭靜些，跟我來吧！」

三人魚貫進入內室，「黑牛」李鐵心見康浩去而復返，似乎頗感意外，但却並未阻攔。

黃石生低聲囑咐道：「緊守門戶，從現在起，任何人也不准放進來！」

李鐵心點點頭，仍然沒有開口。

黃石生掩上房門，啓開書厨暗門，領着孟昭容和康浩，拾級而下，輕步走進石室。

康浩走在最後，一入石室，心頭猛震，險些驚呼出口。

但見慘白的燈光下，滿室血腥充斥，室內桌椅都已移去，改放着兩扇門板，其中一扇門板上，躺着駱伯倫，另一扇門板，却係用白布蒙罩着，布上血漬斑斑，布下隆然有物，分明是一具屍體。

這時，駱伯倫闔目臥仰，呼吸急促，面泛淡色，嘴角掛着殷紅的血絲，顯然受了極重的內傷，「巧手」韓林正緩緩替他推宮過穴，疏導眞氣。

康浩鼻際一酸，猛跨一步，哽聲叫道：「伯父——」

聲方出口，却被黃石生一把掩住了嘴，啞然說道：「他內傷甚重，千萬不能驚擾！」

康浩會意地點點頭，兩行熱淚却奪眶滾落。

韓林揚目望望孟昭容，低問道：「三妹，東西帶來了麼？」

孟昭容一面頷首，一面拆開木箱，原來箱內竟是一隻瓦鉢，鉢中置土，種着一株高約四寸，通體血紅的小花。

那小花無枝無葉，孤另另一根莖上，開着孤另另一朵花，花分九瓣，生着一長八短九根花蕊，木箱一開，香溢全室，空際中血腥味頓被掩去。

韓林蒼白的臉上，泛起一抹欣慰的笑容，輕吁道：「三妹辛苦了，沒有碰上太大的麻煩吧？」

孟昭容低聲答道：「全靠宗六弟妙手不落空，若是硬討，火蓮觀的雜毛那會答應。」

韓林神色一動，急問道：「六弟呢？他沒回來？」

孟昭容垂首道：「他被火蓮觀的暗青子傷了右股，白天不便行動，現正隱身調養，要晚上才能回來。」

韓林道：「傷得重麼？」

孟昭容道：「不碍事，只傷了皮肉，已上過藥了。」

韓林這才點頭，說道：「這麼說，我就放心了，這兒陷着兩個，千萬別又另生枝節……」

微頓，又是一嘆，道：「三妹，快開始吧！該怎麼做？妳得告訴咱們。」

孟昭容答應着，取出一碗烈酒，低聲道：「九蕊火蓮出土卽枯，浸酒卽化，用藥時間越短，效力也就越快，初服藥時，傷者會感覺劇烈腹痛，但不能閉穴，你們先分兩人按住大哥手足，另外一人扶住他的頸部，見我拔出『九蕊火蓮』，立卽揑開他的下顎，以便餵藥。」

康浩連忙接口說道：「小侄負責扶持餵藥。」

韓林和黃石生不再多說，分站門板左右，牢牢按住駱伯傖的手脚。

孟昭容一手持酒，一手輕拈紅花莖端，低聲道：「少俠注意了。」指尖一合，摘下了「九蕊火蓮」。

說也奇怪，花朵一斷，花莖頓時枯萎，花瓣也隨卽收捲。

孟昭容飛快地將花朵投入烈酒中，只聽「嗞」地冒起一股白烟，竟如擲火入水，那朵小紅花立卽消失不見了。

康浩不敢怠慢，及時揑開駱伯傖下顎，孟昭容一掀酒碗，整碗烈酒順喉而下。

奄奄一息的駱伯傖，就像突然被燒紅的鐵塊烙了一下，混身一抖，幾乎掙脫韓黃二人按持，「哇」地大叫起來。

韓林和黃石生用力按住他的手脚，猶自制止不住，孟昭容連忙抛了酒碗，上前相助，康浩也分出左手，幫同壓抑。

老少四人合力，才算將駱伯傖身子壓住，却見他滿面扭曲，厲聲悲呼，其狀之慘，直似正熬受炮烙酷刑。

足足掙扎了半盞熱茶之久，力竭聲嘶，掙扎方始漸漸停止，駱伯傖混身衣衫，竟被大汗濕透，人也沉沉睡去。

孟昭容鬆手道：「好了！從現在起，讓他安靜睡一個時辰，內臟卽可歸位，傷勢可算痊癒一半了。」

康浩悶了許久，好容易得此機會，迫不及待地問道：「駱伯父是被什麼人打傷的？爲什麼緣故？」

韓林等三個面面相覷，都默不作答。

康浩一把拉住黃石生，哀求道：「黃四叔，求你告訴我！他老人家究竟傷在誰手中？你爲什麼不肯說話呢？」

黃石生輕輕嘆了一口氣，黯然道：「不是四叔不肯告訴你，實在說，連咱們也不知道。」

康浩瞪目道：「駱伯父被人打傷，你們會不知道？」

黃石生苦笑道：「不瞞你說，自從昨天傍晚發現他們負傷倒臥離城三里外的亂墳堆上，你駱伯父迄未清醒過，同行的崔老五早已氣絕，內情經過，叫咱們從何得知？」

康浩猛震道：「崔五叔，他——」

黃石生舉手指了指另一張門板，哽聲道：「他就躺在那兒，這些日子，你還沒有見到過他吧？」

康浩疾步趨至門板前，顫抖着掀起白布一角，觸目所及，是一張蠟黃枯槁的瘦臉，唇際，兩撇鼠鬚，怒目圓睜，睛泛赤紅。

這就是他迄未謀面的「靈鼠」崔祥？想不到第一次晤見，竟已陰陽殊途！

康浩泫然欲泣，顫抖着輕輕掩上白布，但突覺心頭一震，忙又掀起布角，駢指如戟，向崔祥左眼眶按下去。

指尖一觸眼皮，崔祥左眼眼球竟應手跳出，浩圓光凈，連一絲血水也沒有。

康浩倏忽變色，恨恨地道：「啊！是他——」

黃石生等急問道：「是甚麼？」

康浩道：「這是『太極門』的『摧心蝕骨掌』力所傷。」

黃石生等齊吃一驚，詫道：「久聞『太極門』向以雄渾力道著稱，不擅陰柔功夫，可是，這掌力……」

康浩搖搖頭，道：「據先師說，太極門分南北二支，北支專練陽剛掌力，火候精湛的，力足開碑碎石，但南支却受鷹爪門影響，故有『北剛南柔』之分，這種『摧心蝕骨掌』，中人後，肌膚分毫無損，內腑經脈已被擊破，與鷹爪門的『攝胆功』十分近似。」黃石生等三人面面相覷，都沒有接口。

康浩語聲微頓，又道：「八峯山承天坪慘變之時，太極門掌門霹靂神翁羅承武，曾經逞强恃勢，屢以言語凌辱先師，現在駱伯父和崔五叔又被『摧心蝕骨掌』所傷，分明是因小侄遠來投奔，被那羅承武老匹夫偵悉，有意斬盡殺絕，才累害了崔五叔……」

孟昭容忽然岔口道：「但是，咱們暗中踩探的那座莊子——」

鬼臉書生黃石生輕咳一聲，打斷了孟昭容的話，接着道：「這些問題，此時不必妄加揣測，且等大哥清醒，問明當時經過，再作論斷不遲，倒是康少俠師仇緊要，不能躭誤，理應早去太原……」

康浩沒等話完，斷然截口道：「不！

小侄要等駱伯父清醒，問明經過，並且尋那下手的人，替崔五叔報了仇再走。」

黃石生爲難地道：「你駱伯父一再叮嚀，要你如期動身前往太原，假如醒來時見你仍在此地，只怕會……」

康浩道：「太原之行不爭一二日遲早，但駱伯父身受重傷，崔五叔遭人毒手，血仇未報，小侄怎能安心上路。」

黃石生遲疑道：「可是——」

巧手韓林嘆道：「萬般皆前定，半點不由人。四弟不必再催他了，讓他留下來吧。」

四個人默默守候室中，足過了一個多時辰，才見駱伯傖喉頭作聲，緩緩睜開眼來。

康浩急步上前，凄然低叫道：「駱伯父——」

駱伯傖聞聲一震，霍地張目，沉聲道：「孩子，你……還沒走？」

康浩熱淚盈眶，哽咽着道：「小侄正要動身，得悉伯父受傷，臨時折返看顧伯父……」

駱伯傖截口道：「這是誰多嘴告訴你的，你師寃未雪，肩負已够沉重，豈能再分心旁鶩，躭誤了正事？」語聲一頓，立卽揚目喝道：「黃四弟！我是怎麼叮嚀你的？」

黃石生垂首道：「小弟沒敢違拗，無奈事太湊巧，康賢侄他……」

康浩接道：「這不怪黃四叔，是小侄尾隨三姑回城，才知伯父遭了意外，小侄並非外人，伯父爲甚麼要瞞着小侄呢？」

駱伯傖神情激動，喘息了一陣，含淚道：「孩子，並不是伯父當你外人，其間隱衷，一言難盡，你已經够苦，何苦再捲進這場血腥是非！」

康浩屈膝跪下道：「小侄愚昧，不敢自誇能爲伯父分憂，但先師與伯父，誼屬知己，情逾手足，倘伯父不肯賜告隱衷，小侄也不敢以師仇煩擾伯父，只好就此拜別——」

駱伯傖凄然搖頭一笑，道：「瞧你這孩子，詞鋒犀利，居然不遜你師父當年，算駱伯父說不過你，快起來吧！」說着，掙扎着撐起身子，似欲從懷中掏取甚麼東西。

韓林和黃石生急忙上前扶持，孟昭容勸阻道：「大哥內傷初癒，萬萬不宜勞動，有甚麼話，吩咐咱們就是了。」

駱伯傖一面喘息，一面頻頻用獨臂指着自己襟內，說道：「銀花……布包……替我取出來，替我取出來……」

康浩探手一摸，從他懷內取出一隻錦布小包和一枚閃閃發光的銀製襟花，問道：「駱伯父，是這些東西嗎？」

駱伯傖連連點頭，道：「解開來看看吧，孩子！」

康浩依言解開那錦布小包，「叮」地一聲，包中墜落一物，赫然又是一枚銀製小襟花。

兩枚銀花，形式質料俱都一般無二，唯一不同的是，包中那枚銀花扣鈕已經折斷，花瓣亦呈扁平，上面沾滿了污痕，看來是被人遺失後，曾遭踐踏再拾起收藏，而另外一枚却完整無損，光澤如新，花後扣鈕上，還掛着一小片布襟，顯然是剛從佩戴者衣襟上硬扯下來的。

康浩反覆細看那兩枚銀花，形如蓮狀，約有姆指般大小，乍看有些像婦女襟上飾物，仔細分辨，又覺稍嫌不够精緻，不禁困惑地問道：「駱伯父，這兩朵銀花，究竟代表甚麼意義呢？」

這句話，竟問得駱伯傖兩行熱淚奪眶而出，顫聲道：「它們是血和淚的結晶，我駱伯傖斷臂，變容，隱姓，埋名，喪妻，絕子，落得今天這般慘狀，皆出這兩朵銀花所賜。」

康浩駭然驚聲道：「伯父願意告訴小侄嗎？」

駱伯傖淚如泉湧，凄然頷首，道：「這段血淚傷心往事，我藏在心中整整二十年，連親如手足的諸位盟弟，也僅知概畧，不悉詳情，今天藉此機會，一洩胸中塊壘，二弟，給我一杯酒，讓我能一口氣說下去！」

巧手韓林望望孟昭容，見她點頭示意，才斟了一小杯酒，遞給駱伯傖。

駱伯傖舉杯一仰而盡，長長吁了一口氣，然後幽幽述說道：「提起這件恨事，應該從二十年前說起，那時，令師尚未退隱，我也正值事業巔峯，在北京城裏，開設一家規模頗大的賭場，擁嬌妻，置田產，交往豪門，儼然富紳，過着神仙一般的舒適生活。

「婚後第二年，妻子一擧得雄，替我生下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傢伙，中年得子倍感興奮，尤其孩子彌月那天，令師也欣然涖臨，親解佩物作爲見面禮，並爲孩子取名『繼德』，更面允日後收歸門下，傳授絕藝。

「那次聚面，令師好像特別高興，終日春風滿面，神采飛揚，在北京盡情歡聚了數日，臨行之時，令師一再勸我洗手江湖，專心調教孩子，以娛晚年，不必再在黑道中以賭混日子了。

「我深深體會令師規諫之意，自已也覺得應該及早金盆洗手，安享餘生，誰知心願方萌，却突然遭遇一場慘變。

「就在令師離去的第二天夜，我所開設的賭場，忽被大批蒙面高手掩襲，來人個個武功高强，我奮力迎戰，終於被砍斷一條手臂，重傷昏迷。

「及待清醒，賭場房舍早變成一堆殘磚斷瓦，全家三十餘口，盡皆慘死在血泊中，弱妻，僕婦……無一倖免。

「最可怪的是，家中細軟財物分文未少，獨獨不見了剛彌月愛子『繼德』。

「喪妻毀家和失子之痛，幾令我爲之悲憤瘋狂，當時，我忘了斷臂重傷，也顧不得收殮屍體，一路悲呼着愛子名字，狂奔追尋。

「追到城口，總算被我找到愛子下落，可是那慘狀，却不是人能够忍受的。

「可憐我那尚不解人間苦樂的孩子，竟被人卸去四肢，血淋淋棄在一隻破木箱內，小身子上寸縷俱無，只有滿口凍凝的血水……」

康浩聽到這裏，熱血沸騰，不覺切齒出聲，脫口說道：「是誰幹的？這是誰幹的？」

駱伯傖沒有回答，韓林和黃石生等人也默然無聲，石室中激盪着康浩的喝問，

字字震耳，如雷殛頂。

康浩游目四顧，才發覺自己太激動了，本來是，若知兇手是誰？駱伯倫又怎會隱忍到今天？

他黯嘆一聲，低下了頭，哽咽着說道：「伯父請說下去，對這樁血案，可有綫索？」

駱伯倫緩口氣道：「有，唯一綫索，只有一朵銀花。」

康浩猛震，道：「一朵銀花？」

駱伯倫再度頷首，輕輕拈起那朵沾滿污痕，被踐踏過的銀花，接道：「我驀見愛兒屍體，當場一痛而厥，但也正因爲這怵目驚心的慘狀，使我警惕到這場慘變，決非江湖尋仇，而是另有複雜內情，不然，來人何以獨獨擄走無辜孩子，更將他慘殺在離家頗遠的城門之外呢？

「於是，我冷靜下來，掉頭趕回廢境，清查，搜尋，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被我在亂屍血水中，發現了這枚銀花。

「銀花既非家中僕婦佩物自然是兇手失落在現場的了，這證實了我的猜測，但是，我仍然苦思不解起禍原因，萬般無奈，迫得收拾細軟，連夜逃出北京城，改名換姓，浪跡天涯，四處打聽令師的消息。

「因爲我深知力有不及，縱然查悉兇手是誰，也未必報得了血仇，唯一希望，只有投奔令師，求他仗義援手，相助追緝兇徒。

「可是，在江湖中流浪了三年多，令師音訊渺茫，竟無覓處，後來聽人傳聞，都說令師業已絕跡退隱了。

「我失望之餘，才在保定府定居下來，這些年，仗着諸位盟弟協助，慘淡經營，總算又有今天這點基礎，但對當年滅門慘禍，始終耿耿難忘，無時無刻，不在追查中。

「怎奈當年禍變時兇徒都以厚布蒙面，無法分辨相貌，唯一證物，只有這枚小小銀花，憑此查探仇人，何殊大海撈針。

「但天下竟有這般巧事，半月之前，賭城裏有位客人輸急了，一氣之下，脫下外衣準備質押賭本，就在那傢伙卸衣的刹那，被我發現他襟角閃爍，赫然佩着一朵銀花。

「當時我心神震撼，幾乎無法自持，却又怕是一時眼花未曾看清，事後，即囑宗五弟暗中尾隨那人，踩探他落脚之處，結果，竟查出那傢伙匿居在西淀湖畔一座巨大莊院之內，而且，那傢伙一身武功，頗稱不弱。

「我不動聲色，一面監視那座莊院，一面打聽那莊院主人姓名，更獲悉屋主新近將莊院賣給一個姓尤的外鄉人，那姓尤的來歷十分可疑，莊中經常有武林高手出入，益增疑竇，於是，前天夜晚，我決心親往一探……」

說到這裏，駱伯倫微微一頓，無限悲傷的又道：「探查的結果，已經不用我再贅述了，崔五弟失手被害，我也挨了一記重手，但是，咱們也傷了莊中三個人，而最重要的是，又奪得一枚銀花。」

康浩奮然道：「這麼說，那姓尤的八成就是當年殺害伯父滿門的兇手了。」

駱伯倫道：「雖不能斷言他必是元兇，至少，這姓尤的與當年行兇的人可能有某種關係，或許他們同屬於某一個秘密帮會組織，而這個帮會的人，都以銀花作爲標記。」

康浩點頭道：「這就够了，伯父請賜告那莊院所在，待小侄去會會他。」

駱伯倫沉吟道：「賢侄技出名門，武功自是去得，但咱們的身份必須隱密，縱然要去，也得等到夜晚之後，易容前往，比較妥當，而且，那莊中頗不乏高人，賢侄武功再好，終是雙拳難敵四手，也該事先預作安排才行。」

鬼臉書生黃石生接口道：「東家所慮極是，且待入夜，由小弟陪康賢侄同走一遭。」

駱伯倫道：「能得四弟前往，我就放心了，康賢侄師冤未雪，切忌樹敵太多，去時絕不可擅用鳳鈴劍，寧可忍耐待機，千萬別打草驚蛇，二十年都忍耐過去了，咱們不急在一朝一夕，這一點，務必要牢記。」

康浩少年氣傲，口雖未說，心裏已暗暗決定，只等夜晚探莊時，少不得要盡展二十年來荒山苦學絕藝，好好鬥一鬥那位姓尤的神秘人物。

午後，黃石生易容更衣，改扮成一個眉鬚俱白的傴僂老人，康浩也化裝成粗眉大眼的中年漢子，暗藏兵刃，準備動身。

駱伯倫又特意叮囑道：「非不得已，切勿傷人，如能探悉對方來歷，務必及早抽身，不要暴露了形迹。」

黃石生躬身應諾，帶着康浩由城牆空腹甬道出了保定府。

甬道出口，是西門外一片土崗，崗頭密林掩蔽着一座頹敗的古墓，甬道出入門戶，便設在墓碑之後。

兩人跨出甬道，天色尚未傍晚，土崗上靜悄悄的，舉目四眺，崗下阡陌縱橫，炊烟裊裊，蜿蜒的山道上，積雪盈尺，闃無人踪。

黃石生塞給康浩一隻籐籃，自己則一手拄拐，一隻手搭在康浩肩上，巍顫顫向崗下行去。

籐籃中，放着祭奠供品及殘紙剩香，使人乍看之下，必然直覺這是父子二人，剛由戚友墳前掃祭完畢，相偕歸去。

康浩心裏好笑，忍不住問道：「這兒又沒有第三個人，何不索性走得快些，却這般做作則甚？」

黃石生正色道：「易容之道，並非幻術，最重要的，就在隨時牢記自己所扮身份，雖處暗室，亦不可稍懈，你別以爲此地無人，待發覺有人時，再扮，就來不及了。」

康浩道：「但像這樣走法，要幾時才能走到西淀啊？」

黃石生微笑道：「儘可放心，決不會誤事就是了。」

「父子」倆邊談邊行，從土崗頂走到崗下小道，足足走了半個時辰，康浩蹩得混身難受，黃石生却「累」得直喘氣，以袖掩口，咳嗽不已。

咳聲未落，崗後車輛轔轔，緩緩駛來一輛單套馬車，車轅上坐着一個青衣漢子，長鞭斜插轅頭，懶洋洋攏着袖子，口裏哼着小曲，一派悠閒。

黃石生揚手叫道：「趕車的老大，車

子空麼？」

那青衣漢子懶懶答道：「空是空，只是今兒收車了，不帶客。」

黃石生道：「老太家住在那兒？」

青衣漢子道：「鄭家溝。」

黃石生道：「那該出東門，眞是巧極了，咱們回安新，正好順路，老大行個方便如何？」

青衣漢子閃目向二人打量了一遍，問道：「老大爺是安新縣的人？」

黃石生笑道：「誰說不是，安新北街萬壽堂藥號，就是我女婿開的，我姓陳，我女婿姓蔡。」

青衣漢子「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陳老太爺，隣街隣縣的，不是外人，請上車吧！」

黃石生連聲道謝，和康浩相繼登車，青衣漢子一抖轠索，馬車繞城向東駛去。

車中，康浩滿肚子驚疑，悄聲道：「四叔，那趕車的把式好面熟……」

黃石生揚目說道：「是嗎？你看他像誰？」

康浩道：「小侄看他有些像高賓閣客棧那個燒飯的大師傅。」

黃石生仰面輕笑道：「一點不錯，就是他。」

康浩詫道：「那麼，四叔剛才……」

黃石生笑道：「剛才那些對答，是他和咱們連繫的暗語。」

只見康浩滿臉迷惘之色，黃石生微笑又道：「再告訴你明白些吧！他只是奉命駕車守候在這兒，事先並不知會遇見甚麼人？要去甚麼地方？一切都按預定的暗語連絡行事，任務一完，掉頭便走，事後也不必知道此行的目的是甚麼？」

康浩驚道：「這麼說，他到現在也不知道咱們是誰了？」

黃石生含笑頷首道：「正是如此。」

康浩搖搖頭，道：「小侄不明白，爲甚麼連自己人也要隱瞞呢？」

黃石生正色說道：「這是爲防萬一，以免他遭遇意外時，洩露了咱們的全盤計劃。」

康浩心頭一震，默然未再開口，刹那間，他忽然覺得這位「鬼臉書生」精明得有些近乎「冷酷」，只是這感覺不便說出口來。

黃石生好像看透他的心事，淡淡一笑，又道：「江湖險詐，人心莫測，爲了在這鬼城魍魎的塵世求生，有時候，你不能不『冷酷』一些，只要咱們的本意不在害人就够了，你說是不是？」

康浩懍然垂首，輕應道：「是的，小侄懂了。」

抵達安新縣城，時已入夜。

那青衣漢子在城外僻靜處停了車，問道：「陳老太爺，安新到了，要我送二位進城嗎？」

黃石生探頭望了望天色，說道：「不用啦，咱們就在這兒下車，別躭誤了老大回家。」

兩人相繼下車，那青衣大漢果然沒再多說，圈轉車頭，揚鞭自去。

黃石生欠身伸個懶腰，指着路旁一塊大石道：「上了年紀的人，坐車也不舒服，這一路，顛得我骨頭都快散了，咱們先去那邊歇歇再走吧。」

康浩不知他又弄甚麼玄虛，只得攙扶他走到大石邊坐下。

黃石生歇了盞茶之久，仍無起身的意思，反而好整以暇，從腰際摸出旱烟筒和火煤子，悠閒地吸起烟來。

這時，曠野寥寂，夜色如墨，那火煤子的光亮一閃一滅，顯得格外刺眼。

康浩好奇地注視着黃石生，見他一口一口吸着旱烟，時而深吸，時而淺吸，火光明滅，長短有緻，再回頭向安新城一望，這才恍然頓悟，原來，城頭上也有一點火光在閃閃滅滅，分明正和黃石生互通訊息。

黃石生連吸了兩袋烟，神色忽然轉趨凝重，不住搖頭，自語說道：「奇怪！奇怪！」

康浩忙問道：「四叔，奇怪甚麼？」

黃石生喃喃道：「據報，那座莊院已整日未見炊烟，但入夜之前，却有人送去兩具棺木。」

康浩駭然一驚，急道：「四叔，您猜那姓尤的會不會連夜逃走了？」

黃石生沉吟說道：「如果爲了昨夜變故，使那姓尤的生出警覺，連夜撤走，並非不可能，可是，那兩具棺木，又代表甚麼意義呢？」

康浩道：「或許駱伯父昨夜探莊時，也傷了他們的人，那棺木是用來盛殮死者的。」

黃石生搖搖頭：「事情恐怕不會這麼簡單，依我猜測，那兩具棺木必然包含着詭計，很可能是個陷阱。」

康浩傲然道：「區區兩口棺木，何足疑懼？四叔，咱們走吧！」

黃石生站起身來，却斂容說道：「既然來了，少不得去查個明白，但咱們務必特別謹愼，今夜之行，八成大有凶險。」

康浩應道：「知道了。」掂一掂肩後木劍，大步向前走去。

西淀湖在安新城正東方，轉過城角，大片湖光已在脚下，黃石生畧一度量方向，便領着康浩繞湖向南而行。

走了里許，折入一叢竹林，然後蜿蜒登上一座瀕湖小山。

小山雖不甚高，但因背城面水，湖濱一帶景物皆可盡收眼底，山下竹林環繞，亂石簇擁，確是個隱匿窺望的絕佳之所。

黃石生揚手下指，低聲道：「就是這座莊院了。」

那莊院緊隣着山脚，正對湖面，三面都是高牆，僅西南方一條石板路可通，房舍佔地不大，庭院却極寬廣，院內林木掩蔽，濃蔭擁翠，臨湖的一面，建着一條木板浮橋，筆直伸入湖中，橋傍泊着兩三艘梭形小艇，却俱已底漏舷折，半浮半沉，不堪使用了。

康浩凝目須臾，突然輕咦道：「四叔您看，那棟樓房裏還有燈光呢！」

黃石生點頭道：「我正在奇怪，爲甚麼全莊一片漆黑，單單那小樓上，會有燈火。」

康浩說道：「既有燈火，便有人居住，四叔請在這兒守望應援，待小侄入莊一探。」

黃石生並未攔阻，祇叮囑道：「行動

小心些，設遇意外，不可戀戰，先求脫身要緊。」

康浩口裏答應，身形已動，人如怒矢破空，逕向山脚飛落。

黃石生看得連連搖頭，却沒有出聲，自顧在山頂盤膝趺坐下來。

康浩自離九峯山承天坪，今夜才得機會初展身手，祇知抖擻精神，施展二十年荒山苦學，那兒還想得到隱蔽行迹，身形飛落山下，毫未停留，微一墊步，便掠身上了牆頭。

站在牆上運目環掃一匝，院子裏靜悄悄不聞半點聲音，林中荒草沒脛，寒氣森森，直如鬼域。

康浩藝高胆大，不覺暗笑忖道，黃四叔未免多疑，看來那姓尤的早走了，却故佈疑陣，留下空宅燈光，叫人不敢入內搜查罷了。

想想自覺有理，喚了一口氣，二次騰身，竟由牆頭凌空跨步，施展「逐電追風」絕頂身法，人在空中虛跨兩大步，脚不沾地，飛越寬達十餘丈一段草坪，飄然落在樓房左側滴水簾下。

身甫落實，陡聽「吱」地一聲怪叫，一團黑忽忽的東西迎面撲了過來。

康浩一驚，脚下飛旋，手探處，木劍已電掣而出。

劍鋒捲過，洒落幾滴涼血，一隻小小蝙蝠，竟被木劍劈爲兩半。

康浩定過神來，不期啞然失笑，暗道：幸虧黃四叔沒有同來，被他看見，一定又說我太沉不住氣了。

仰目上望，祇見樓中燈火搖曳，昏昏欲滅，樓下大門上，却掛着一把大銅鎖，這情形，分明已經人去屋空，跟自己的推測十分巧合。

他正想上樓去看看燈火由來，驀然間牆外傳來一陣衣袂飄風聲響。

康浩耳目甚靈，一聽便知來人已到牆外，而且不止一人，連忙吸氣縮身，退入一棵矮樹暗影中，摒息而待。

不片刻，西面牆頭上，一字兒出現三條人影。

康浩雙目一亮，險些驚噫出聲，敢情那三人衣分紅，紫，白三色，正是昨天在賭塲大輸的表兄妹三個。

穿紅衣的易湘琴背揷雙劍，站在中間，兩位「抱陽山莊」少莊主分立左右，三個人也跟康浩一樣，毫不掩蔽形迹，傲然綽立牆頭，六道目光遊顧不止。

易湘琴首先說了話，一開口，語氣就充滿了不悅，道：「叫你們早些來，你們不信，現在好了，果然來晚了吧？」

日劍應龍接口道：「表妹，一點也不晚，妳沒看見那樓上還亮着燈光？」

易湘琴眨眨眼，道：「樓上有燈，幹嗎院子裏不見人呢？」

月劍應虎傲笑道：「就算有人，諒他們也不敢露面，江湖中人豈能不知道『一劍堡』和『抱陽山莊』的威名。」

易湘琴冷嗤道：「二表哥就知道吹牛，反正我話說在前面，假如找不到那兩口棺木，你們兩個都等着倒霉就是了。」

日劍應龍一拍胸膛，道：「放心，少不了，少了我賠。」

易湘琴道：「你怎麼賠？」

應龍道：「我翻遍這座莊宅，非把它找出不可。」

易湘琴忽然掩口「噗哧」一笑，道：「啊！原來這樣，我還以爲你們另外去買兩具棺木，自己躺進裏面作爲賠償哩。」

應龍臉上一紅，尷尬笑道：「表妹眞是，這時候還說笑話！」

易湘琴笑容倏歛，道：「誰說笑話？找不到棺木，我眞要你們——」

月劍應虎擺手道：「現在別拌嘴，先搜了再說吧！」

三人由牆頭飄身而下，大刺刺踏過花磚走道，向小樓行來，一路從容不迫，倒像在自己家裏散步似的。

走到樓門前，易湘琴一頓脚步，跺脚道：「可不是來晚了，你們看，門上一把鎖，人家早就溜啦！」

日劍應龍仰頭望了望小樓，皺眉道：「奇怪，樓門下鎖，樓上却有燈光，這是甚麼意思？」

月劍應虎突然發出一聲驚噫，一俯腰，從地上拾起那隻被康浩木劍斬落的死蝙蝠，反覆看了許久，駭然道：「不對，這莊子裏隱藏着高人！」

易湘琴道：「甚麼高人矮人？我怎麼沒有看見？」

應虎道：「表妹妳看，這隻蝙蝠被人中分兩半，血猶未凝，鋒刃由頭頂直貫全身，裂口正而不斜，足見那出手的人，劍術已達上乘境界。」

易湘琴冷冷一掃蝙蝠屍體，不屑的道：「你怎麼知道是用劍的，難道用刀就不行嗎？」

應虎道：「不管是用刀用劍，這蝙蝠必定是被人凌空斬落，而且，時間不會太久……」

易湘琴道：「好啦！劈死一隻蝙蝠，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驚人武功，咱們沒有工夫扯這些閒話，還是快些找那兩口棺木要緊。」

應虎沒有再爭辯，一雙精芒閃爍的眼睛，却不住四下掃視，顯然，他對這陰森詭異的莊院，已經頗有戒心。

日劍應龍總是迎合表妹的意見，連忙大步跨上台階，舉手叩門，叫道：「喂！有人沒有？開門啦！」

說來奇怪，叩門之聲才起，那小樓上的燈光，忽然一閃而滅。

康浩藏身樹後，看得心頭微震，劍眉連皺。

日月雙劍和易湘琴則因站在樓簷下，被簷瓦遮斷視綫，並未發覺樓上異狀。

易湘琴兀自笑罵道：「笨蛋！門都鎖了，還叫個甚麼鬼！」

日劍應龍哦了一聲，赧然道：「是我太胡塗，竟忘了屋裏沒有人。」

說着，伸手握住銅鎖，微一用力，連鎖帶扣一齊擰斷，順手推開了樓門。

門扉「依呀」打開，台階上三人却不約而同失聲驚呼，踉蹌倒退了五六步。

祇見樓門口，赫然挺立着一個混身孝服的瘦削男子，頭戴蔴巾，手提哭喪棒，慘白的臉上，淚痕斑斑，隱泛着怒容。

當時誰也想不到這重門深鎖的屋內還有人居住，甚至躲在樹後的康浩，也被那孝服男子突然出現嚇了一大跳，易湘琴早

已花容失色，不住用小手拍着胸口，日月雙劍兄弟更是驚駭萬分，幾乎忍不住要探手拔劍。

那孝服男子怒目掃了三人一眼，沉聲喝問道：「你們都是幹甚麼的？深夜闖入喪宅，毀鎖破門，是何居心？」

日月雙劍驚魂甫定，聽他出聲責問，語氣不類鬼物，才慢慢定過神來，月劍應虎挑了挑眉，反問道：「朋友，你反鎖樓門，鬼鬼祟祟躲在裏面，又是打算弄甚麼玄虛？」

那孝服男子冷笑一聲道：「這是我的家產，我高興把自己反鎖在屋內，難道犯法了？」

應虎道：「雖不犯法，却犯了咱們的疑心，你頭上又沒有刻字，誰知道你是不是這兒的主人。」

孝服男子怒道：「這是甚麼話？誰不知道安新劉家花園，是劉家祖產。」

應虎冷然道：「據咱們打聽，這園子的主人姓尤，並不姓劉。」

孝服男子哼道：「那是因爲咱們舉家在外經商，曾把園子租給一個姓尤的客人暫住半年，現在租期已經屆滿，姓尤的早就搬家走了，我雙親不幸棄養，奉靈返籍，昨天才抵家門，這有甚麼不對？」

康浩聽了，不禁暗罵道：「姓尤的前夜還在此地打傷我駱伯父和崔五叔，誰說他早已搬家了？你這匹夫滿嘴胡謅，想必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心念轉動間，却見易湘琴接口道：「我來問問你，你的父母在甚麼地方去世的？得的甚麼病？去世已有多久……」

孝服男子怫然道：「姑娘這些話，是甚麼意思？」

易湘琴揚了揚黛眉，道：「當然有意思哪，我是奇怪你父母怎會死得那麼巧，不早不晚，不先不後，倒像是兩人約好了一塊兒死似的。」

孝服男子神色微變沉聲道：「姑娘年紀輕輕，怎可出言無狀，辱人尊親——」

易湘琴一副蠻不講理的姿態，冷哂道：「誰知道棺木裏是不是躺着你的父母？說不定你把人家的屍體偸來，硬說是自己的父母……」

孝服男子氣得跺脚，連聲道：「反了！反了！世上竟有這種上門撳人的事，斯可忍，孰不可忍，明天我非去安新衙門擊鼓控告不可，這簡直太豈有此理了！」

易湘琴却不生氣，聳聳香肩道：「你先別跳脚，老實告訴你吧，要不是爲了那兩具棺木，你就是下帖子磕响頭，請咱們來欺侮你，咱們還嫌路遠，懶得來呢。」

那孝服男子聞言一怔，道：「兩具棺木怎麼樣？」

易湘琴雙眸連轉，含笑道：「我問你，河間府有兩位武林名宿，人稱『奪命雙環』袁氏昆仲，你認不認識？」

孝服男子搖頭道：「我不會武功，從不與武林人物交往，不認識。」

易湘琴道：「最近河間府袁家，發生了一件事，奪命雙環袁氏昆仲，突然雙雙暴卒，袁家正停柩設奠，竟發現棺中屍體被盜，改塡上兩截石塊……」

那孝服男子聽到這裏，臉上已泛現驚駭之色，截口道：「這跟我有甚相干？」

易湘琴笑道：「別急呀，聽我說下去，慢慢就會有干係了。」

孝服男子冷哼一聲，悻然未再開口。

易湘琴微頓之後，繼續說道：「我和兩位表哥，跟袁家小一輩的姊妹都很熟，這次專程前去弔祭，適巧遇上這檔子事，當時，袁家爲了聲譽攸關，沒敢聲張，仍將兩塊石頭當人埋葬了，暗地裏，却分派高手，四出查訪屍體下落。

「這件事本來不用咱們操心，誰知道昨天咱們偶遊西淀，無意中看見有人舁運兩具嶄新棺木到這莊院裏來，來路正是河間府方面，而且，那載運棺木的馬車，咱們也曾在河間府見過，細想起來，不能無疑……」

孝服男子似已忍無可忍，冷笑道：「說了半天，原來三位是疑心我偸盜那袁家兄弟的屍體？」

易湘琴拊掌笑道：「你眞聰明，舉一反三，猜的一點都不錯。」

孝服男子仰面向天，嘿嘿笑道：「這倒是奇聞，世上祇有偸竊殉葬財物的盜墓賊，却沒有聽說還有偸盜屍體的事，不知盜得屍體，拿來作何用途？」

易湘琴側目輕笑道：「咱們正要問你呢，你把兩具屍體偸來，作何用途？」

孝服男子沉聲道：「無憑無據，你們怎能血口噴人？」

易湘琴哂道：「要證據那還不容易，你父母的棺木放在哪兒？」

孝服男子道：「就在樓中。」

易湘琴道：「打開來，讓咱們看看，不就明白了麼？」

孝服男子勃然大怒道：「胡說！父母遺骸，豈容暴露。」

易湘琴道：「祇看一眼，立刻再釘上，有甚麼要緊，」

孝服男子厲吼道：「不行，說甚麼也不行！」

易湘琴笑道：「我說行就行，你還是點頭答應的好。」

孝服男子手橫哭喪棒，怒聲道：「殺了我也不行！」

易湘琴黛眉一挑，斜睨日劍應龍道：「看來這件事很難談攏，大表哥有甚麼主意？」

應龍哼了一聲，道：「好！表妹妳看我的。」右臂一探，已握住了劍柄。

易湘琴漫聲道：「大表哥，咱們可不作興隨便傷人啊！」

應龍點點頭，目注那孝服男子問道：「剛才你說你姓甚麼？」

孝服男子道：「我姓劉，怎麼樣？」

應龍傲然笑道：「看在你這姓氏份上，就『留』你一道左眉。」

說落，龍吟乍起，長劍已應手拔出。

日月雙劍不愧出身名門，驚虹閃處，但見寒芒耀眼，劍氣飛漩，吞吐之間，長劍業已還鞘。

那孝服男子駭然連退三四步，手中哭喪棒只剩半截棒尾，頭皮眉際冷颼颼的有些異樣，舉手一摸，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敢情頭上蔴冠早已不翼而飛，甚至髮髻和一道右眉，也都被應龍劍鋒削去，變得牛山濯濯，殘眉歪歪，非僧非俗，不成模樣了。

（未完）

傳奇故事之四

小平·文
盧令·圖

薔薇公主（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鰲漁村中，失踪案件迭起，梁晶奉起義軍之命，到來聘請鑄炮工匠，詎知來遲一步，工匠方大通父子及孔四金等已全告失踪，梁晶經多日的訪查，將失踪者的身世及嫌疑人的舉動加以分析，悟出是方大通等早獲悉奸細們的企圖，自告失踪，而奸細們在忿怒之下，竟用卑鄙手段刼擄走方大通之孫及孟津兒子，梁晶忖料奸細必會留函通知方大通他們前往接談，恐他們跌入奸細陷阱，立趕往方大通他們隱居之處，奈遲來一步，方大通他們已往唔奸細，此時，方大通他們正和奸細們苦鬥——

滄茫大海逃無路　逐步追尋自有方

方大通他們一邊跟匪徒戰鬥，一邊還要抽出一點空閒，對危岩上兩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孩子看上一二眼。

方大通施出渾身功夫，一刀連一刀，一刀緊一刀，不停地向對方砍劈過去。山思爾從容不迫地只用刀招架，却不還手。嘴裏還在跟老方講話：「方大哥，幹麼生這麼大的氣？你自己約我在半個月內，邀集其他工匠，在樂清翁坪附近的茜村，與我相見後，一同登舟北去的。我在那兒呆了半月，却不見你的影踪。我上了你這一個大當，我不生氣，倒惹你生氣，豈非笑話奇談嗎？」

「喲喲呸，」方老頭怒吼着說，「我怎麼對你說的？我說，我不能一走了事，我也必須用失蹤的方式，才能離開故鄉，在半個月內，我能邀集其他工匠，我就在茜村和你相見，一同登舟北去。可是這樣說的嗎？」

「對啊，你是這樣說的，」山思爾說，「這意思就是你能够在半個月內邀集其他工匠，到樂清茜村和我相見，一同登舟北去啊！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怎麼能失信於人呢？」

「你像煞一個人，連人話也聽不懂，」方大通怒容滿臉地說，「我說得很清楚，在半個月內，我能邀集其他工匠的話，那末，我就在茜村和你相見，一同登舟北去。倘然，我在半個月內不能邀集其他工匠，那末，我就不在茜村和你見面，也不登舟北去。難道我還說得不够明白嗎？」

「喔，老方，你在言語的語氣中跟我耍花招，佩服，佩服！這算我愚蠢，上了你的當，但是，眼前，你們來時有路，去時無門，你却上了我的當了。」山思爾說着開始採取攻勢了。

方大通的武藝，並不怎麼精通，當匪首山思爾反守為攻後，他就手忙脚亂，難以招架了。

老二方仁的武藝比方大通還不行，開始時，一刀來，一刀去，戰得還算激烈。然而戰到後來，他亂劈亂砍了一陣，把氣力浪費殆盡，於是，被女匪裘思依的刀尖劃破了左臂，倒在地上，生擒活捉去了。

老三方偉從孟律那兒學來的幾路出色的刀法，居然使他敵住了武藝高超的施眉壽。但是，好景不常，沒有多久，他只有招架，而不能還手了。就在這種劣勢之下，他也被施眉壽擒住了。

力大無窮的尤六根却打了勝仗，打得易劍樹忘命而逃，他就在後窮追。

林績的武藝壞透，匪徒柏先固的本領也不過爾爾，誰也勝不了誰，誰也不能擊敗誰。施眉壽一個箭步走進戰圈，霎眼間，就把林績擒住了。

老大方信碰到的對手韓沐汾又是一個北派武藝好手，所以交鋒不多片刻，方信右腿受傷，倒在地上，被俘擄去了。

孟律與戚典柏的戰鬥，可以說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了，兩人激戰多時，始終不分勝敗。孟律忽然靈計一動，左足向前移動一步右手一刀直向匪徒胸部挑去。這是一個大破綻，戚典柏向左邊一閃，人已在孟律左肩之後，揮刀砍劈對方的脖子。

孟律瞧得眞切，身體往下一蹲，重心完全移在左足尖上，戚典柏的刀在他頭頂掠過時，他用左足尖做軸心，右腿迅捷地劃了個大圓圈，旋掃過來，戚典柏避讓不[illegible]掃倒在地上。孟律一刀砍去，戚典[illegible]分危急的情況下，使勁一滾，才在孟律的刀下滾了出去。

他一躍而起，撒開雙腿就逃。孟律豈肯放他逃走，跟踪就追。

現在，山地上只剩下方大通與匪首山思爾繼續還在戰鬥。方老頭氣喘噓噓，咬緊牙齒，陷在苦戰中。山思爾却輕描淡寫，高興嘛，就劈幾刀，劈膩了，就讓方大通還劈幾刀。

隔不了多久，追趕易劍樹的尤六根掉在陷坑裏，跌傷了右足踝，被易劍樹擒住了。追逐戚典柏的孟律掉在另一個陷坑裏，跌傷了右手腕，也被戚典柏擒住了。

匪首山思爾看見對方的戰士都已成了俘虜，微笑着說：「方大哥，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話可以慢慢講，何必動刀動槍，我們也可以住手了。」

「喲喲呸，誰跟你是自己人，看刀！」方大通說着，一刀朝山思爾的腰部攔腰劈去。

山思爾用刀背擋開對方的攻勢，滿臉堆笑地說：「方大哥，別這麼固執不化，你看看，你的手下戰士，都已成了俘虜。你也可以歸順了啊！」

方大通的眼睛週圍掃視了一下，只見自己的三個兒子，一個徒弟，兩個朋友果眞都已成了繩綑索綁的俘虜了。他咬牙切齒地說：「我方某不是懦夫，寧死不降，看刀！」他拚性捨命，用足全身所有氣力，一刀向匪首的腦門上劈去。

山思爾稍微用點功勁，把刀背往上一抬，只聽噹的一響，方大通手中的刀，就脫手飛出去了。

「方大哥，現在總可以投降了吧！」

方大通失去了刀後，就用拳頭繼續戰鬥。山思爾東躲西閃，倏的縱到他的背後，在他臀部輕輕踢了一脚，方大通身不由

主地栽倒在地上了。戚典柏走上去，用繩索一綑，於是，方大通也成了俘虜。

不久，七個俘虜被匪徒們送到一個大岩洞裏，副匪首施眉壽指揮匪徒鬆開俘虜們身上的繩索，給每個人換上了一條鑌鐵腰帶。每一條鑌鐵腰帶之間，還有一根短短的粗鐵鍊連繫着。

岩洞出口處，有一扇用樹幹做成的大門，攔住了他們的出路，門外還有匪徒守衛着。

「委屈你們在這兒躭待半日吧！」施眉壽說完，轉身走了。

中午時分，匪徒送來了乾粮與茶水。大伙兒心境沉重，都無意飲食。唯獨林續用一種樂觀的聲調說：「我們還要跟匪徒鬥爭下去，不吃東西那裏有氣力繼續鬥爭呢？」

大家聽他講得有理，勉强吃了一些東西下去。

飯後，匪首山恩爾、施眉壽，匪徒易劍樹與戚典柏都來了。

山恩爾裝着一副僞善的神態，向大家道歉，說：「請各位兄長原諒，我用這種粗暴的方式來招待你們。實在因爲諸位不肯與我合作，我不得不出此下策。我原是抱着十二萬分的誠意，並用重金禮聘各位到敝地去担任造炮和修炮工作……」

「你所說的敝地在什麼地方？」方大通怒容滿臉地說。

「方大哥，現在我們已成了一家人了，我也不必瞞你們了。我是大清皇太極的全權代表，山王爺邀聘你們到關外去做官……」山恩爾的言語被方大通截斷了。

「閉住你的狗嘴，」方大通怒吼，「我們絕不降敵做漢奸，也決不爲敵人効勞。你給我們滾出去！」

「滾出去！」大伙兒一齊怒吼。

山恩爾等待憤怒的吼聲靜下去後，繼續厚顏無恥地微笑着說：「方大哥與各位世兄，你們何必這樣頑固呢？你們請想一想，你們爲大清効忠，將來統一中原，你們就是開國功臣。高官厚祿，榮華富貴，何樂而不爲呢？況且明廷把你們視爲草芥，把你們丟棄在窮鄉僻壤中……」

「滾出去，滾出去，滾出去！」怒吼的聲音，又像雷一般地響起來了。

「山王爺，這般不識抬舉的莽夫，無可理喻，」漢奸易劍樹建議，「他們答應，就答應。不答應就把他們的兩個孩子扔下山谷去。」

「我贊成，」施眉壽說，「不可理喻之人，只有用這種手段來對付。」

「沒有這個必要，沒有這個必要，」山恩爾裝得像一個非常講仁義道德的人似的，雙手亂搖着說，「沒有這個必要。」他從袋裏取出一張契約，又拿了一支狼毫筆，蘸飽了墨汁，緩緩地走到方大通身邊，用一種非常誠懇的聲調說：「方大哥，只要你在這聘書上簽一個字，我立刻命手下，把兩位可愛的小寶寶送回家去。另外，預付每位俸金一百兩，同時送到各位的家裏去。你們的自由也立刻可以恢復，成爲我的座上佳賓。方大哥啊，你就簽一個字吧！」

方大通雖有三個兒子，但只有一個孫子。老大方信結婚已近十載，未有子嗣，老三方偉尚未完婚，至少在眼前，這一個孫子，是方家無價之寶。平日捧在手裏怕冷，含在嘴裏怕融，愛護得無微不至。然而，在今日這種情況下，方大通寧願絕子絕孫，也不向敵人投降，所以，他把眼睛閉了起來，給他一個不理不睬。

山恩爾對易劍樹與戚典柏，遞了一個眼色。

易劍樹與戚典柏抽身就走。不久，他們拿着瑰寶與銀寶走進岩洞來了。兩個孩童看見自己的父親，又大哭大喊起來：

「阿爸，阿爸！」

但是，易劍樹與戚典柏又把兩個孩子拉出洞外去了。

山恩爾走到方仁身邊，拉了一張半桌過去，把契約平攤在桌上，把狼毫筆塞到方仁手中，用懇求的聲調說：「二世兄，你先簽上一個字吧，早點把這件事弄妥當，早點可以把孩子送回家去。我知道令堂與尊夫人都在盼望小寶寶能够安然無恙，重回母親的懷抱。現在，孩子的生與死，孩子能否重返母親的懷抱，都由你自己來決定了。簽吧，簽一個字，不費吹灰之力，你快簽吧！」

匪首說話的語氣，好像孩子的生殺權，操在方仁的手中，而不是操在他的手裏一樣。這是一個多麼惡毒的詭計啊！

方仁握着那支狼毫筆，手在那兒劇烈地顫抖，腦子裏簽字不簽字的思想，在那兒熾熱地交戰。其他六個俘虜的十二隻眼睛對方仁凝視着，可一句話也沒說。

岩洞中肅靜無聲，一片死寂。洞外孩子的悲哀哭聲與喊聲，像刀一樣地劃破了父親的心坎。兩顆豆大的淚珠，從方仁的眼眶中滾出來，他使勁把筆扔向遠處。不屈服的思想戰勝了屈服思想。他寧願失去親生的孩子，而不願失去自己的氣節。

「先把瑰寶扔下山谷去！」施眉壽走到洞口發出了命令。

「是，」洞外的易劍樹答應一聲，抓起瑰寶就跑。

瑰寶發出的悲哭聲音與匪徒的脚步聲，由近而遠，愈去愈遠。

山恩爾從地上拾起筆來，再一次塞到方仁的手裏，說：「二世兄，快簽吧，還來得及救你孩子的性命。快簽，快簽，還來得及救你孩子，那孩子哭得多麼悽慘啊！只有你可以救他的小性命。難道你忍心看他墮下山谷，粉身碎骨嗎？」

匪徒這個惡毒透頂的威脅，特別是對一個父親來說，具有一種無法估計的力量。方仁的心，再也硬不起來，臉色變得像白紙一樣。他那顫悠悠握着筆的手，漸漸落下去，漸漸走近那張契約。當筆和紙正要接觸時，他又突然咬緊牙關，把筆狠命一丟，丟向遠處去了。

「啊，多麼殘忍的父親啊！」山恩爾惡毒地咕囉着，把半桌拉到另一個父親——孟律身旁。

「孟世兄，你看在你那個可憐的孩子身上，在這聘書上簽一個字吧！」

孟律刷地攫起那張契約，三把兩把撕得粉碎，朝地上一拋：「去你媽的蛋！」

「把銀寶也丟下山谷去！」施眉壽又發出了殘酷的命令。

洞外的戚典柏，抓起那孩子，朝遠處奔去。

「唉！我眞佩服你們都是硬漢，」山恩爾長嘆一聲，說道：「但這對你們毫無益處。」

「把他們一個個倒懸起來，用皮鞭來抽，」施眉壽惡狠狠地說，「非要把他們打屈服不可。如果，再打不屈服，就把他們的腿，放在沸水中泡。再不屈服，我們還有七十九種酷刑，讓他們順着次序，一一嚐嚐滋味，亦無不可！」

「那又何必呢，」山恩爾始終在扮演一個僞善的角色，想用詭詐的手段，使這幾個硬漢俯首就範。「歸根結蒂，都是一家人。眼前，他們想不透，過幾天，他們自然會回心轉意……」

談論間，女匪陸人嫵走進岩洞來了。她長得很豐滿，也很美麗，一雙彷彿浸在水裏的黑眼眸，在岩洞裏掃來掃去，掃了一陣，用着悅耳的聲音說道：「山王爺，誰叫易劍樹與戚典柏兩人把孩子丟下山谷去？」

「是我，」施眉壽說。

「噯，你怎麼竟做得出這樣辣手，這樣不友善的事來？幸虧被我撞見，所以，我已把兩個孩子救了下來。」陸人嫵埋怨着他，轉過豐滿嬝娜的身軀對山恩爾說：「山王爺，把你預備好的俸銀，連同兩個孩子，儘速送到他們家裏去。今晚，我們就要登舟北去，向古鰲鄉告別了。」

「小施的性子是比較激烈一點，但也不能全怪他的不好。反正現在我可以命易劍樹與戚典柏兩人立刻把孩子與銀子送去就是。」山恩爾自圓其說地說着，命匪徒把瑰寶與銀寶帶進岩洞，重新跟他們的父親見了一面後，又被帶出岩洞去了。施眉壽與陸人嫵也走了。

匪首山恩爾還抱歉似的向俘虜們敷衍了一番，才緩緩地走出岩洞去了。

岩洞裏，七個不屈服的俘虜，互相凝望了一會，又對各自在身上的鑌鐵腰帶與鐵鍊子察看了一番，繼續保持着一種深沉的靜寂。

年紀最輕的老三方偉，終於，忍受不住這種窒息般的靜默，用輕微而焦灼聲調說：「這般敵人非常惡毒，二哥的心腸太軟，險些兒中了他們的詭詐圈套。以後可要謹愼小心一些，堅强勇敢一些才對。」

「對敵人的確需要絕對的堅强，那末任何詭詐與威迫，都嚇不倒我們。」林續接着說：「縱然，他們用七十九種酷刑來迫害我們，我們視死如歸，也就毫無所懼了。」

「你的話是對的，我們應該視死如歸。但也該想法子，使自己能從敵人的囚禁中逃出去。」老三方偉說，「現在時間已很短促，我們必須在天黑之前，想法逃出這個岩洞。否則，將永遠跟親人跟故鄉告別了！」

「我們大家應該盡力想法子，逃出這岩洞去，」孟律說，「現在立刻就開始想辦法。」

於是，他們又靜默下來，每一個人都在腦海裏努力搜索逃出岩洞去的辦法。

在這種景況下，時光彷彿總是比任何時候消逝得快，逃出岩洞的辦法，還沒想出來，太陽倒已落下山峯去了。每一個人的心，急得好像被火烤焦了似的。

突然，嘎地一響，岩洞的門，被拉開了。

施眉壽率領着一般猙獰魁梧的匪徒，走進岩洞，不由分說，用繩索重新把他們的手足捆了起來，還在他們的嘴裏塞了木蛋。一個匪徒揹起一個俘虜下山去了。

暮色愈來愈濃，抵達山脚下時，天已完全黑暗了。匪首山恩爾在山下恭恭敬敬歡迎他們，並且還連連向他們道歉。這時，易劍樹走來，輕輕對匪首說：「孩子與銀子都很順利地送到他們的家裏去了，並且取來了信物。聽人說，炮匠高二發已從杭州鐵舖辭夥回鄉來了。我們要不要帶着高二發一起動身呢？」

「高二發回鄉來，那再好也沒有了。你和戚典柏趕快去把他邀來，我在茅舍裏等候你們。」山恩爾說。

易劍樹拿了雞毛當令箭，飛快地消失在黑暗中。

不久，七個俘虜被匪徒們帶到了海邊，登上了小艇，直往海中駛去。

在白茫茫無邊無際的波濤之上，有一艘小艇搖搖幌幌浮動着，倏而被拋起在浪峯之上，倏而被湮沒在波濤之中。天際的下弦殘月，也宛如一葉小舟，在濃厚的雲海中，時隱時現地飄浮着。

四個壯健的水手默默地用力扳動着四支木槳，使小艇繞過海中那些土墩似的小島，來到一艘停泊在那兒的大海船旁邊。小艇上四個乘客——匪首山恩爾，匪徒易劍樹與戚典柏，還有炮匠高二發，陸續攀着繩梯，登上了大船。四個水手把吊索扣住了小舟，由大船上的水手把他們連人帶舟地吊了上去。

大船的船長——侯泮濤與早些時候登船的施眉壽在甲板上迎接他們。

「方大通他們怎麼樣？」山恩爾問。

「都安然無事地上了船，」施眉壽回答。

「那就立刻開船吧！」山恩爾對船長說。

船長發出了開船的命令，水手們，起錨的起錨，揚帆的揚帆，不消片刻，這條五帆的大海船，就在滾滾的波濤中，破浪而去。

炮匠高二發在施眉壽殷勤的招待下，走進了一間佈置很精緻的小艙房。

「二發兄，這是你的艙房，你可以早些休息，明天跟你再見了！」施眉壽說着退出艙房去了。

高二發閉上艙門，往床上一躺，靜靜思索起來。

原來，他竟是梁晶，而不是炮匠高二發。

早上他和鮑明達沒有能够在玉蒼山上找到方大通等人，立即匆匆回轉古鰲鄉。經過磋商之後，他命鮑明達去跟高二發的父母接洽妥當，由他暫時喬裝改扮高二發，混進匪窟去，粉碎匪徒們的惡毒陰謀。鮑明達再配合梁晶這一個計劃，在小茶館散播高二發從杭州辭夥返家的消息。

高二發是個二十多歲，瓜子臉形的小伙子。他從未與匪徒們見過面。因此，梁晶毫無顧慮把自己的橢圓臉，畧加化裝，

就成了一個瓜子臉形的人了。他又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鐵匠，呆在高二發家裏，靜待匪徒們來邀聘他。

有許多朋友去探望他，都被高二發的婉言擋回去了。

天色黑暗後，不出梁晶所料，易劍樹果然携帶了許多禮物來拜望他了。在高二發的父親合作下，他以高二發的身份會見了他。

易劍樹老練地鼓動如簧之舌，施展出他的一見如故的手段。沒有多久，他又捧出了許多銀子。梁晶將計就計做出二目昏花的樣子來。易劍樹抓住這個機會，邀聘他到外地去做工。梁晶經過三思而接受了對方的邀請。

於是，易劍樹大獻殷勤，邀他同去喝一種延年益壽的雨酒。他欣然地跟了易劍樹就走。這一走，就走到了小鰲山的茅舍裏。匪首山思爾捧出濃香撲鼻的雨酒饗客。梁晶偷偷地把酒吐掉了，但仍裝得喝醉了似的，在聘書上簽了字。少頃，他發覺他們所謂的外地，就是敵佔區；又故意畧微顯示了一些憤怒的表情，然後，就歸順了他們。

他跳過了「四面受敵」，「五顏六色」，「六神無主」，「七顛八倒」，四個步驟，迅速地進入了「八仙過海」的階段。他隨着匪徒們一同離岸登舟，跨上了大海船，逕往關外駛去了。

梁晶沒有想到匪徒們會這樣迅速離開古鰲鄉，更沒有想到離開古鰲鄉，就直接登上大船駛往敵幇去了。因此，意識到，他已把自己投到一種非常困難的處境中去了。儘管他喜愛冒險，不怕任何危險，不過他一個人畢竟勢孤力單，若要把方大通他們從匪徒手中搶救回去，那就是一件非常艱苦，非常傷腦筋的任務了。

冷冷的月光透過船窗，洒滿在小小的艙房中。他不禁想起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詩句來了。

翌晨，早膳後，山思爾與施眉壽給高二發——梁晶送來了不少華麗的衣服，綢襖、綢褲，繡花的鸚哥綠戰袍，武生巾甚麼的。還有乾點心與二十両另碎銀子，並且還給了他一個「鑄炮參將」的官銜。

「高參將，」山思爾關切地說，「我們將在海上航行很多日子，倘若你感到寂寞，可到甲板上去隨便散步，看看海景，或者到船首那間茶廳裏去奕棋，玩紙牌、擲骰子，品茗談天，一切悉聽尊便。如有不暱意處，儘可向我們提出來。」

「是，謝謝謊言的照拂，」梁晶故意把「王爺」二字含糊其詞地唸成「謊言」聲音有點相同，意義却大不相同。「你說我的師傅和師兄弟們——方大通與林績他們都在船上，能否讓我去見見他們？」

「他們個個倔强得像蠻牛一樣，死也不肯歸順我們。」山思爾緊蹙着眉梢說，「所以暫時我把他們輭禁在船艙中。」

「我跟林績很知己。」梁晶接着說，「我可以跟他談談，也許能把他拉過來。然後，我再想辦法把方大通他們也一同拉過來。」

「好極，好極，如有適宜機會，我叫小施陪着你同去看看他們，勸導勸導他們。」山思爾兩隻狡猾的眼睛骨溜溜地轉動着說，「高參將，你把身上的鐵匠服裝卸下來，丟到海裏去。請換上這些新衣服，你已經是一位三品的參將了。」

「是，是，是。」

山思爾與施眉壽走後，梁晶換上了綢襖，綢褲，穿起了繡花戰袍，戴起了武生巾什麼的，立刻就成了一個瀟灑飄逸的武將了。

他跨出艙房，穿過走廊，向甲板上走去。

這艘五帆的大海船，平穩地在海上航行。

梁晶站在欄杆旁邊，望着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除了水和天，什麼也看不見。也不知船駛到了什麼地方。

他轉過身子，沿着船舷走過去，對這龐然大物作了仔細的觀察。只見它高大雄偉，五根大桅杆張着五面帆篷外，旁邊還有小桅杆與沒有張掛起來的小帆篷。甲板上共有三層艙房。船首隱藏着兩尊紅銅大炮。除了五六十名水手外，還有二百多名身材魁梧的便衣武裝軍兵，儘管他們打扮得像普通旅客，但還是看得出他們那種動刀動槍，殺氣騰騰的本來面目。

他隱約看見有三個年輕女子，在二層樓艙房裏對鏡梳妝。艙外甲板上有二十個便衣軍兵，担任警戒的職務。三層樓艙房，大約是船長室與匪首山思爾所居的地方。艙外甲板上也有二十個便衣軍兵在那兒站崗放哨。

不久，有一個隊長帶着四十名軍兵前來換班，把原先的軍兵換下去了。

從外表上看去，它僞裝得像一艘普通運貨客船，實際上是一艘配備着戰鬥力量的奸細船。

梁晶走到船尾，看見伙食房門口有一個金華口音的禿頂老厨師，正在淘米洗菜，他就以同鄉的鄉誼關係，跟他攀談起來。從老厨師口中獲悉：甲板下面是水手與軍兵們居住的艙房，另外還有幾間囚禁俘虜的牢房。最下一層是堆置貨物的底艙。他跟老厨師談了很久，才回轉自己的艙房去。

且說方大通他們被匪徒擄架到船上後，一直就被禁閉在甲板下的牢房裏。七個人分別被鎖在七個大鐵環上，彼此相隔很遠。他們可以坐在椅上，躺在地上，就是不能隨便走動。

鐵匠尤六根與孟律兩個人，此起彼伏地在咒罵那些匪徒。老三方偉肝火旺盛，正在大發脾氣。林績默默無言，儘望着艙壁出神。方大通閉目養神，懶得說話。老大方信右腿受傷，老二方仁左臂受傷，發炎脹痛，兩人輪流在那兒呻吟。

方偉用拳頭使勁地在地上打了一拳，不耐煩地說：「大哥，二哥，你們兩人，一點沒有英雄氣概，受了點傷，就這樣哼呀哼的，哼個不停。我的心，被你們哼得煩躁死了！」

大哥方信不悅服地說：「我們脹痛得厲害，哼哼好像能够聊解痛楚，反正我們不向敵人屈服，哼哼又何妨？」

「不是這樣講，你們哼痛，就表示你們輭弱，」方偉反駁着說，「尤大哥與大哥也跌傷了足踝與手腕。爲什麼他們不哼

，就你們兩人哼個不停，我被你們哼得簡直無法忍耐下去了。」

方大通睜開眼睛來，對兄弟三人掃了一眼。他對這個小兒子是從小就溺愛和慫恿慣的，因此漸漸養成了他唯我獨尊的惡習，他的意見，別人必須尊重；別人的意見，他可以不聽。現在方老頭還是用着一些袒護小兒子的語氣說：「阿信，阿仁，你們兩人就熬熬痛，哼得輕一些，別惹你們的小弟弟心煩意躁了！」

方信，方仁聽見父親這樣說，就忍着痛楚，不再呻吟了。

但這並未使老三方偉的心境平靜下來。現在，他感到尤六根與孟律兩人無休止的咒罵，使他頭昏腦脹了。

「喂，尤大哥與孟大哥，你們兩人從昨夜罵起，一直罵到今天，沒住過口，現在也該休息休息了！」

孟律看在方大通的臉上，沒有說什麼。但是，尤六根是個非常直率，非常莽撞的人，他豎眉瞪眼地說：「哼痛嘛，是輭弱，難道咒罵敵人也是輭弱嗎？」

「咒罵敵人有什麼用？你還是省省力氣，動動腦筋，想一個脫身之計出來，才是道理。咒罵有什麼用呢！」方偉理直氣壯地說，「你再這樣咒罵下去，我的腦子脹得要爆烈開來了。我簡直沒法再在這個斷命牢房裏呆下去了！」

「我是個莽漢，想不出什麼可以脫身之計，」尤六根冷笑着說，「你聰敏得像諸葛亮一樣，爲什麼不想一條脫身之計出來？」

「我被你們吵得頭昏腦脹，還想得出甚麼計策來！」方偉悻悻地說。

「好吧，我把嘴吧封起來，」尤六根說，「你把脫身之計想出來。」

艙房中頓時靜得聲息全無。這也沒有能緩和方偉心中的煩躁與焦急。他不停地在那兒長嘆短吁。

孟律向他投了一個譏諷的眼光。方偉立刻眼睛一瞪，把孟律的眼光擋回去，並且暗示他：哼痛，咒罵理該禁止，長嘆短吁，不在此例。

突然，施眉壽與易劍樹帶了四個軍兵，推開艙門，走了進來。

「瑰寶與銀寶都已安然無恙地送回家去了，」施眉壽說着，取出一枚銀鎖片遞給方仁，又取出一個銀鈴遞給孟律。「這是從方大嫂與孟大嫂處拿來的信物，你們可以相信兩個孩子已回到母親懷抱裏去了。現在，你們經過一夜的考慮，總可以回心轉意，歸順我們了吧？」

「要殺要剮，隨你們的便，」方大通威嚴不屈地說，「要我們投降，除非西天出太陽，大海水乾。否則你還是少說幾句，給我滾出去！」

易劍樹站在方偉的身邊，他輕輕地拍拍他的肩膀，說：「你父親年邁，腦子頑固，但是你年輕英俊，頭腦靈敏，事實擺在面前，你該看出，除了歸順大清之外，是絕對沒有其他道路可走……」

方偉的肝火，本來旺得使他渾身發燒，聽了這漢奸厚顏無恥的言語後，肝火更旺盛了。使勁地在易劍樹臉上，打了二記耳光。

易劍樹被打得老羞成怒，欲想還手，但被施眉壽攔住了。

他們用鑰匙，開啓了方信與方仁身上的鐐鐵鍊條，挾持着兄弟兩人，走出牢房去了。

方偉等待走廊裏的足步聲去遠之後，用着焦慮的聲調說：「他們把大哥，二哥帶去幹什麼？」

「左右不過用酷刑拷打，强迫他們投降罷了，」尤六根說，「拚死無大事，要我們投降，簡直是夢想。」

「强迫我們投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林績慢吞吞地說，「不過，除了酷刑之外，他們也懂得用別種惡毒的手段來對付我們。因此，我們的意志要堅定，不管他們用那一種手段，我們絕不能有絲毫動搖之心。」

「絕對不能動搖，誓死不降。」孟律說。

「我就是替大哥，二哥担心，他們太輭弱了！」老三方偉嘆着氣說。

時間像水一般地流去，轉瞬又是黃昏了。

方信與方仁始終沒有回來。大家也猜不透他們遭遇了什麼樣的命運。

這時，艙門又開了，施眉壽帶了一個穿鸚哥綠繡花戰袍的小伙子走進來了。

「師傅，師兄們，我高二發來拜訪你們了，」梁晶說着對大家拱手，同時拚命對他們霎眼睛。

「你，高二發？眞活……。」方偉看見這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自稱是高二發，詫異得叫喊起來，幸而最後「見鬼」兩字，還沒說出口，就被林績響亮的聲音截斷了。

「二發兄，你怎麼也在船上？」

「高二發，你不在杭州，到這船上來幹什麼？」方大通畢竟是飽經世故之人，知道其中必有緣故，立刻附和着說。

「小高，你做了官啦？還是怎麼的？」孟律也附和着。

尤六根對梁晶凝視着，有點莫名其妙，但他沒有開口。

這一個喬裝打扮的假高二發，險些兒被方偉揭穿眞相。但是方偉總究也不是笨蛋，立刻轉變語調：「高二發，你眞活像一個漢奸！」

「唉，師弟，別見面就出口傷人。天下的事情並不都像二二得四，三三得九那樣簡單。它總是錯綜複雜的。且聽我從頭至尾慢慢講來……」

「高二發，如果你來做說客，勸我們投降，那你就免開尊口，還是給我滾出去爲妙。」方大通嚴厲地。

「做說客？不，不，不，我是來望望你們，談談家常的，」梁晶從容不迫地說着，轉過身子去，對施眉壽說：「壽兄，你有事，請先走吧，我在這兒跟師傅他們談談家常吧。」

施眉壽走了之後，梁晶用嘴對門外噘了一噘，暗示門外還有兩個衛兵在那兒竊聽。隨後，一本正經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在杭州鐵鋪裏受盡老闆辱罵與毆打的故事。同時却把預先寫好的一張字片，放在胸前叫方大通觀看。

那紙片簡潔扼要地敍述了梁晶的眞實身份，以及他和鮑明達追究這件案子的情

況，還向他們說明，他冒充高二發混入敵船，預備設法援救他們的意圖，並叫他們堅持下去，千萬別向敵人屈服。最後，告訴他們，門外有衞兵窃聽，談話須要謹愼小心。

「那天追到玉蒼山去的，原來就是你啊！」方大通用極輕微的嗓音說。

梁晶一邊微微點頭，一邊囉裏囉嗦還在講述鐵舖老闆和他的糾紛故事。當他的故事講述完畢，牢房裏所有的人，除了尤六根不識字外，也都看完了他那張紙片，用感激的眼光注視着他。

梁晶故意響亮地告訴俘虜們，他已歸順了他們，並且做了三品參將，得到很優異的待遇。隨後，又大大方方問起他們被擄的情況。方大通依實在告之。

「嗯，你們七個人中，倒有四個受了傷，」梁晶邊說邊察看了尤六根與孟律的傷勢。「這是傷了筋絡，傷勢雖然不重，要它痊癒，倒也很費時日。我去弄點藥來給你們搽搽吧。」

梁晶從這俘虜艙裏走出來，又走進了另一間俘虜艙。艙裏四個俘虜，跟方大通他們一樣，被鐵鍊鎖住在鐵環上。不過，這兒的戒備比較鬆弛，門外也沒有衞兵守衞了。

木匠邢金虎，程超云，裴阿梧，銅匠孔四全身上都鞭痕纍纍，而且還正在發炎，傷勢相當沉重。梁晶用很輕的聲音，向他們講述了自己的身份，來意與各種有關消息後，這四個被傷勢折磨得昏昏沉沉的硬漢，立刻振奮起來了。

孔四全敘述了他們被俘後的經過情形。這跟梁晶所臆斷的，幾乎沒有什麼大出入。只有一件事是梁晶未曾料到的，那就是他們簽過字的契約，被申有基乘匪徒們不防之時，奪回來撕成了碎片。因此匪徒用酷刑，作爲報復。

梁晶問他們四人有無武藝時，他們都搖頭表示歉意。

「申有基的武藝很好，所以他能衝出敵人的包圍逃下小鰲山去，」孔四全說，「他臨走之時，答應我們邀集鄉民攻上山來。把我們援救出去。可惜，他受傷太重，逃到山下，就死去了。否則，局面不會糟到如此地步。」

「是啊，他帶着重傷逃回家去，只把兒子的名字喊了幾聲，就昏厥過去了。後來，又說了『喝……雨……』兩個字就嚥氣了。」梁晶說，「申有基既是一個武藝高強之人，他對匪徒們的實力，有沒有什麼意見？」

「申有基曾對我說過：九個主要的匪徒中，匪首山思爾的武藝最好，他是滿洲部落的酋長。匪徒們有時稱他爲山貝勒（貝勒——滿語卽酋長也），有時喚他爲山王爺。韓沐汾與施眉壽的武藝也非常高強，可與山思爾並駕齊驅。戚典柏也相當好，至於易劍樹與女匪裘思依就很平常。柏先固的武藝最壞。還有兩個女匪鄔綠艷與陸人嫵是沒有什麼武藝的。秦福生在未發瘋前，曾把九個匪徒的名字，湊上了九句成語，刻劃在他的足趾甲上。他說：『這樣做，旣記錄了我們的遭遇，又把匪徒們永遠踏在脚下。』這倒是怪有趣的。」孔四全低聲地講給梁晶聽。「還有誆騙我們兄妹的老總管是易劍樹扮演的，那位公子爺是施眉壽扮演的，婢女是裘思依扮演，僮兒是柏先固扮演的。薔薇公主是鄔艷綠扮演的。這個鄔艷綠長得眞像天仙一樣美麗。她雖沒有武藝，但幾乎人人要被她的美麗與嫵媚所醉倒。你碰見她，就要特別謹愼小心啊！」

「沒什麼大不了……」梁晶說着又習慣地捻起他的手指來了。「我先去弄點藥，給你們敷敷。逃走也需要健康的身體。你們耐心一點，等我的好消息吧！」

梁晶回到自己的小艙房裏後，倚在床上沉思。

他估計了自己方面的力量，與敵人方面的力量。十一個被俘的難友中，有八個是受傷的。倘然跟敵人展開搏鬥，他就是主要的戰鬥力。他一個人能抵敵這許多武藝高強的人嗎？他一個人能擊敗這許多敵人，把十一個被俘之人都救出去嗎？倘然，他一個人要從這艘船上逃走，那末敵人再多一倍，也不能攔阻他的去路。可是，帶了十一個俘虜一同逃走，他有這種能力嗎？

艙門上有人輕輕敲了三記。梁晶從床上跳起來開門。施眉壽從容地跨了進來。

「高參將，你跟方大通他們談得怎麼樣？」他問。

「成績不算錯，至少，他們已不再罵我了。這些人都像頑石一樣堅硬，不能操之過急。」梁晶笑吟吟地說，「要逐步用軟功去纏住他們的心。若用硬功，保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認爲不能操之過急，欲速則不達，要慢慢地來。要把他們的心拉過來。」

「孔四全他們呢？」施眉壽問。

「也一樣，要慢慢地來。」

「好吧，勞神你高參將慢慢地把他們的心拉過來吧！」

「壽兒，船上有無治傷，止痛的藥物？」梁晶說，「我認爲應該先把他們的傷痛治治好，這是包括在輭功中的。這叫做：如欲取之，必須與之。」

「高參將，你言之有理。我命人把藥送來，你去給他們治傷吧。」施眉壽說着跨出艙房去了。

不久，施眉壽命水手送來了一小箱常用藥物。梁晶立卽到厨房去，向那個禿老厨子——周阿東討來了一碗高粱酒與一碗麻油，熟練地調製了幾種藥膏與油膏。配製了幾種藥丸，親自到孔四全的艙房中去，給他們敷上了油膏。又給他們服了藥丸。又到方大通的艙房中去，治療其他幾個受傷之人。

方信與方仁已被送回牢房來了。他們正在講述這一天的遭遇。

「那個叫陸人嫵與那個叫裘思依的女匪，她們兩人分別用車載斗量的甜言蜜語，用世所稀有的美饌佳餚，用瓊漿玉液般的美酒，甚至用她們的花容月貌來迷惑我們，要我們歸順他們，爲滿淸効忠。可是，我們兄弟兩人不約而同，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她們這些蠱惑。」方信一邊講，一邊用手擦去額上冷汗。他的傷口正脹痛得叫他難以忍受。「唉喲，痛啊！」

「那兩個女魔還說，只要我們肯歸順，立刻就叫醫生來給我們治療創傷。」方

仁補充地說，「但是，我們兄弟兩人，忍着無比的痛楚，拒絕了她們的誘惑，連一聲痛也沒在她們面前哼出來。喔，唷唷唷，痛啊！」老二方仁的創口也發炎得非常厲害。

「好，你們兩人不愧爲是我的兒子，」方大通的臉上，閃爍着自豪與光榮的神色。

「好雖好，但還美中不足，」老三方偉吹毛求疵地說，「你們兩人還是比較輭弱。要是我，根本就沒有這樣好的胃口去聽她們那一套甜言蜜語。乾脆，伸出手去，砰砰二記，把她們的臉蛋打歪了事，就像我打易劍樹那樣，豈不爽快？」

「也許我們沒有你那樣的勇敢堅強，」老大方信說，「反正我們也沒有向敵人屈服。」

他們的談論，正在繼續下去。

梁晶一邊聽，一邊精細地給方信，方仁洗滌創口敷上油膏，給他們服下了丸藥。又給孟律，尤六根搽上藥膏後，才返歸自己的艙房中去。

晚膳後，梁晶到甲板上去散步，其實是去察看敵人們的動靜。

彎彎的殘月，朦朦朧朧照亮了茫茫的大海。

海是那麼遼濶，望去無邊無際，船是這樣渺小，一覽盡入眼底。渺小的船，航行在大海中，彷彿永遠停留在原處，一步也沒移動過似的。前前後後，遠遠近近，除了翻騰奔馳的波濤外，還是翻騰奔馳的波濤。

梁晶心事重重，對茫茫的大海出了一會兒神，悵惘地走向船尾。

禿頂老厨子周阿東，正在把一隻繫着繩索的葫蘆形藤簍子丟下海去，繩的一端緊繫住在船欄杆上。藤簍跟着船在海中飄浮着。

「老伯伯，這藤簍有什麼用啊？」梁晶問。

「這是我創造的捕魚簍子，」老厨子臉上泛起一陣得色。「只要把它拋在海中，魚兒進入了葫蘆形狹口就逃不出來了。第二天早晨，把它拉起來，就有許多新鮮魚兒到手了。」

「妙極妙極，」梁晶誇讚着跟周阿東隨便聊了一會天，然後，返艙歇息。

艙中那盞明亮燈裏的火光在幌動着，遮着船窗的天藍窗帘在幌動着，船在幌動着，梁晶的身體在幌動着，一個重要的念頭也在他腦子裏幌動着：

「怎樣才能從敵人的勢力控制下，救出十一個被俘的人來？」

他的心在幌動，一切都在幌動。

篤，篤，篤，三響輕微而又溫和的敲門聲，在梁晶的耳邊繚繞。

「誰啊？」他問。

「是我，」那聲音細弱得幾乎不可聽辨。

梁晶把艙門拉開，只見一個娉婷嬝娜，美麗得使人眼花繚亂的年輕公主，不待邀請，自動地走進了他艙房，而且還把艙門關了起來。

「還認識我嗎？」

梁晶凝神對她端詳，立刻認出她不是別人，正是他名義上的妻子——鄔仙姑。（請參看蛇丐彎喇叭故事：「姣妻的媚眼」）數月不見，她的美麗與天賦的嫵媚，依然未有絲毫變化。多麼奪目的美麗啊！多麼誘人的嫵媚啊！

「官人，你還認得我嗎？」聲音柔輭悅耳，好像滲着蜂蜜一樣甜潤。

「啊？噢，」梁晶楞了半晌，才緩緩的說：「我不認識你，請問貴公主從何處來？」

「不認識我？」那位公主嫵媚地笑起來。她用極輕微的聲音說：「官人，我們是夫妻啊，夫妻是最親的親人，你何必瞞我呢？」

梁晶想：「夫妻倒是夫妻，可是，恰恰像冰炭一樣，存在着不可協調的矛盾。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承認自己就是梁晶。」

他故意現出一種詫異萬分的神態，說道：「我的確不認識你。你這位貴公主是誰？」

「噯喲，官人，你別再這樣詐痴假呆好了，」她始終用柔和而又輕微的聲音說，「你既要冒充炮匠高二發，反正他們誰也沒有跟高二發見過面，你隨便化裝甚麼臉形都可以。譬如說：長方臉，扁圓臉，他們還是會把你當高二發看待的。然而，你偏偏化裝成一個瓜子臉形的高二發。官人，我想，你還沒忘記吧，你過去扮演的測字先生張鐵口，與窮書生王定岩，不都是瓜子臉嗎？跟我拜堂成親的新郞，不是瓜子臉嗎？今晨，你以高參將的身份，在甲板上出現時，我在二層艙房中看見了你後，我的心情是多麼激動啊！官人啊，你想，夫妻失散了這麼久，忽然，在一艘航行於大海中的船上重逢，豈能叫我不歡欣若狂嗎？」

「請貴公主多多原諒，我是一個粗魯的炮匠，我聽不懂你那些深奧的言語。」梁晶矢口否認，同時習慣着不停地在捻他的手指。

「噯喲，官人啊，我的言語既不深奧，你也不是粗魯的炮匠，你要我拿出更多証據來，証明你是我的丈夫嗎？証明你是被明廷懸賞紋銀五千兩通緝的『造反叛逆』——梁晶嗎？好吧，我再給你一些証據：你向施眉壽索取藥物，爲那些炮匠治療創傷，還說什麼『如欲取之，必先與之』。這豈不是跟你過去在鄧和次官邸中，用什麼『臥龍精神法』，援救起義軍將領史固的手法，如出一轍嗎？還有，你的捻手習慣，迄今還未戒除，你不是梁晶。又是誰呢？」

這位年輕的佳人——山思爾王爺的寄女兒鄔艷綠公主含着微笑，娓娓地說着，取出一面小小的靑銅鏡，遞給梁晶，「官人，你用鏡子照一照你自己的臉，你是不是我親愛的丈夫？」

梁晶對着鏡子端詳自己的臉蛋：這個臉蛋，果然跟過去扮演過的測字先生張鐵口或窮書生王定岩一模一樣。他沒料到會在這條船上，遇見這個寃家對頭。

他曾經兩次設法使她落入明廷的官兵手中，可是，不知怎麼，她又能在這條船上出現。現在他冒充炮匠高二發，被她看破了其中的底細。這就是說，他不能再在這條船上就擱下去。既然不能再在這條船上就擱下去，他怎麼能救出那十一個重要

人物呢？

梁晶心裏很緊張，也十分激動。臉上還竭力保持一種相當鎮靜的神色，現着一絲鄙夷的微笑，對她說：「那你何不向你的主子——山謊言（指山王爺）去告密，這樣，你豈非又可得一大功了？」

梁晶在講述這幾句話的時候，曾想突然用手去攫住她，就像他平日在山上突然攫住一條蟒蛇一樣。

那個美麗的公主向他瞟了一個非常嫵媚的眼神，並且輕輕地警告他：「親愛的官人，放聰敏一點，休得動手動脚，我只要稍微提高一點嗓子，喊叫一聲，門外的衞兵立刻就可以衝進來逮住你。」

梁晶對她凝視着。

她也對他注視着。

好久，好久，她對他嫣然一笑說：「官人，自從我和你失散後，我沒有一天不在懷念你。坐下來，爲妻的要盡情地跟你叙叙離情別緒！」

「現在你不用懷念了，」梁晶在床沿上坐了下來。「我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命你的衞兵進來擒住我，去掉換你的榮華富貴。」

「你倒硬得起心腸，一點也不顧念夫妻之情義，兩次使我落入明朝軍隊的手中，就像曹操借劉表之刀，殺死禰衡一樣；要明朝的軍兵，代你置我於死地。」她臉上掠過一陣怨恨，委屈，傷感的表情，「我却沒有這種狠毒心腸，在山王爺面前告發你不是高二發，而是起義軍的偵察人員——梁晶……」

「你儘可以這樣做的啊，爲什麼不去告發？」梁晶的眼睛裏，閃耀着藐視的光彩。

「爲什麼不做？嗳，你這薄倖的寃家啊！說來話去，爲了你總究是我的丈夫，拜過天地，拜過堂的合法丈夫，而我也熱愛着我的丈夫。難道這一點，你都不明白嗎？如果，你要看我的心，你用刀子來拿，我死也情願。」

「接受你的熱愛，我願意去接受一條毒蛇的愛。看你的心，我寧願看蝎子的心，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我永遠不會愛你的。」

「嘿，你說謊話，我在你的眼睛中看得出，你像我熱愛你一樣地熱愛着我。你說，是也不是？」她的眼光死死地盯住他的臉。

「何以見得？」梁晶的背上，冒出了冷汗。

「因爲你沒有直接置我於死地的勇氣，就像我沒有勇氣揭破你的秘密一樣。」

「一派胡言亂語，」梁晶的思想很亂，不停地捻着手指。

「我再給你說得透徹一些，你這樣矜持着，把你自己扮成了一個柳下惠，這是因爲我們之間，存在着一個微妙的矛盾。只要把這一個矛盾拿掉，譬如說，我反正過來，幫着你消滅山思爾這般匪徒們。那你立刻就會把我擁抱在你的懷中，可是也不是？」

梁晶竭力使自己的頭腦冷靜下來，搖了搖頭說：「少說一些廢話吧，這等於希望大海變成陸地一樣不可能。你別在我的身上繞着圈子，施用這種蠱惑技倆。你始終想把我拉過去，跟着你一起走賣國的道路。呸，這也像希望大海變成陸地一樣不會成功的。你死了這條心吧！」

「唉，官人啊，我把你拉過來，不是一樣可以消除我們之間的矛盾嗎？況且你瞧瞧眼前你自己的處境，你不走這條路，你還有什麼路可以走？你一個人孤單單在敵人在船上，你能幹些甚麼出來啊？就說你們的起義軍吧，最近高迎祥與李自成率領的義軍，在陝西車廂峽裏被明朝的總督陳奇瑜的軍隊圍困得水泄不通，覆滅在即。請問你有什麼前途？」

「這不用你代我操心。我想，你我所要談的，已盡於此了。請貴公主回宮回殿去吧！」梁晶說着站起來，把艙門拉開，「再見，鄔艷綠公主，再見，薔薇公主！」

鄔艷綠冷笑一聲，從椅上站起來輕輕地說：「官人，我給你四天考慮時間，你仔仔細細考慮考慮你自己的處境吧，船上跟陸地不同，你也無處可逃。歸根結蒂，你非投降不可，至少非投降我不可！」她說完，像一陣輕烟似的離去了。

梁晶關上艙門，擦去額上的冷汗。這是一場比動刀動槍更激烈的戰鬥。

這一夜，梁晶整夜思考着怎樣跟敵人展開肉搏戰鬥的計劃。他身邊沒有稱手的重武器，僅僅帶着一柄師傅龐甫傳給他的短劍，儘管這短劍削鐵如泥，但在以寡敵衆的搏鬥中，它的威力是不大的。他左思右想，只覺得困難重重。

時間像閃電般逝去，黑暗的天空裏，又吐出魚白色來了。

第三天早晨，梁晶用過早膳後，開始踏進船首那間茶廳，跟匪徒們鬼混去了。他跟他們擲骰子，玩紙牌，玩得興高采烈，好像什麼都忘懷了似的。

當梁晶在茶廳中跟匪徒們鬼混時，俘虜艙裏的方偉被施眉壽帶到二層艙一間陳設精緻的起坐室裏去了。

女匪陸人嫵殷勤地接待他，說：「山王爺的寄女——艷綠公主欽佩你是一位威武不屈的愛國勇士，感謝你救了她的生命，所以特地請你到這兒來，她要當面向你致敬，並感謝救命之恩。請隨我來！」

方偉隨着她，跨進一間無比華麗，無比旖旎的內房。只見一位稀世少有的絕色佳人，先用那雙晶瑩發亮的眸子，對他瞅了一眼，又用傾國傾城的笑容，對他微微一笑，隨後用一種蜜餞過的銀鈴似的聲調說道：「方勇士，請坐，昨宵多蒙奮勇相救，使我化險爲夷，得慶更生，這都是勇士所賜，今日邀君前來，並無他意，祗是聊表我的寸心……」

她那少有少見的美麗，已使方偉有點神魂顛倒，她那幾句莫名其妙的言語，也使方偉墮入了五里霧中。所以他既未砰砰兩記耳光，把鄔艷綠的臉蛋打歪，也未表示任何不耐煩的態度。相反地還彬彬有禮地說：「小姐，我不明白你那些言語的意義，可否請你解釋解釋？」

「是，我不解釋，你難以明白，我將此事……此事的始末……」鄔艷綠的臉上泛起微微一陣紅暈，似乎有點怕羞，似乎又非解釋不可。

這時，裘思依以婢女的姿態，送上了

香茗與精細的糖菓點心。鄔艷綠對裘思依遞了一個眼色。裘思依與陸人嫵都悄悄地退出內房去了。

鄔艷綠熱情地，親自把一些糖菓送到他的嘴裏，彷彿方偉沒有手，自己不會拿取似的。

「……事情呢，是發生在昨夜將近三更時分……」鄔艷綠開始用一種最有魅力的聲調，叙述她的經歷。

方偉含着滿嘴糖菓，凝神傾聽。

「……我因艙中氣悶，到甲板上去散步，」鄔艷綠說，「我沿着船舷緩緩地走着，欣賞着海上的夜景。忽然，有條大鯊魚從海裏跳到了船上，這條大鯊魚背上有六個方框，它搖身一變，變成了參將高二發，粗暴無禮地攫住我的臂膀，要把我拖下海去。我用全力掙扎，可是，高二發力大無窮，我怎樣掙扎，也掙不脫身。

「正在危急之際，有一團方正偉大的瑞氣從船艙下層升起來，飛馳到我身旁，轉瞬，變成了一位英俊漂亮，風流倜儻的少年將軍，他手執寶劍，跟高二發激烈地搏鬥起來。

「不久，高二發被那位美少年斬斷了一條腿，高二發大吼一聲，就顯出原形，仍舊變成一條鯊魚，跟美少年繼續戰鬥。那位美少年左手摟住我，保護我，右手用劍抵抗鯊魚的攻擊。結果，鯊魚又被削去了一片魚鰭，這才連連吼叫着，跳下海去，逃遁了。甲板上遺下了半截魚尾與一片魚鰭。

「我對那位美少年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你方勇士。你在我臉上親了三親，說你要去了。我哪裏肯放你去，緊緊抱住你。但是你又變成一團瑞氣，隱沒到船艙底層去了。

「我悵悵若有所失，臉上掛滿一長串淚珠，對着你隱沒的地方發獃。驀然，空中落下了一位白髮仙翁，他點化我說：『今夜，你雖逃過了一個危險，但危險並未消除。那條可惡的大鯊魚始終追隨在這條船的旁邊，除非把你的終身許配給那位美貌的少年將軍，在他的保護之下，方能解除鯊魚侵犯的危險。而那位少年將軍也必須與一位公主結爲秦晉之好，才能擊敗鯊魚精，成爲一個藩王。否則，你與那美少年都將爲鯊魚的果腹佳餚。』仙翁言畢，化成一陣清風而去……

「我醒來時，耳邊正好響起三更的梆聲與鑼聲。原來，這是南柯一夢。我尋思夢中情景，船上既有高二發，又有少年將軍方偉。這就說明此夢並非等閑。難道高二發果眞是鯊魚變成的嗎？魚背上六個方框又表示什麼呢？我想來想去，想不出其中的吉凶。反正昨夜永遠不忘你的救命之恩。今晨，我已要求父王把你們全體送回古鰲鄉去。父王答應我，讓他考慮考慮再作決定……」

鄔艷綠講述這段揑造出來的夢境時，非但有聲有色，而且還有各種身段與姿勢，表演得維妙維肖，特別在表演少年將軍，表演她所講的故事中每一個細節，包括在她臉上親三親的細節，也在其中。

當她講完這段故事，方偉早已像喝了十斤高粱酒那樣醉醺醺了。

「你沒有看錯鯊魚身上確有六個方框嗎？」方偉感到這個夢，確實不是等閑之夢。這六個方框，不是清楚地代表着梁晶的「晶」字嗎？也就是說，這個夢，指出高二發是梁晶冒充的。只是她不知道其中秘密而已。

「我的確沒有看錯，一共是六個方框。你知道這六個方框的意義嗎？」鄔艷綠接着問。

「很難懂它的意義，要化些心血去思考。」方偉在醉醺醺中還有一點清醒。

接着，她要求方偉留在她艙房中保護她，不讓鯊魚再來侵犯她。她又焚香操琴。她彈得那麼曼妙動聽，扣人心弦，重新把方偉拖入那個離奇的夢境中去。

午膳時，方偉又享受着世間最精美的酒筵。這不僅是最精美的酒筵，還混和着鄔艷綠的溫馨輭語和她的嬌媚巧笑。方偉開始感到他不願意離開她了。離開她，就像離開空氣一樣難以生存下去。

但他終於在傍晚時，被施眉壽送回俘虜艙去了。

臨走時，鄔艷綠依依不捨地對他說：「在我父王還未作出送你們回古鰲鄉去之前，你千萬別把這消息告訴任何一個人。你答應我嗎？」

「我答應你，不告訴任何一個人。」

當方偉回到俘虜艙後，大家問他這一天的遭遇。

他撒了一個大謊，說是他拒絕了陸人嫵的一切誘惑；還打了她二記耳光。

「你有沒有把她的臉蛋打歪？」尤六根問。

「雖沒有打歪，但是把她的臉打腫了。」他回答。

少頃，衞兵給俘虜們送來了晚飯。方偉對那些又糙又黃的碎米飯，鹽蘿蔔和臭鹹菜看了一看，肚子就飽了。上一頓他剛吃過山珍海味，下一頓却吃鹽蘿蔔與臭鹹菜，這怎麼能下咽呢？所以，他乾脆就不吃夜飯。

方信與方仁的創痛，經過接連服藥與敷藥後，正在好轉起來。因此胃口大佳，方偉認爲不堪下咽的食物，他們狼吞虎嚥，吃得非常有味。

再說梁晶吃過晚飯後，躺在自己的艙房裏，正在反復思考他即將採取的行動。

白天他在茶廳裏跟匪徒們鬼混了一天，贏了韓沐汾十幾兩銀子。韓沐汾沒有現銀，寫了幾張欠據給他。梁晶拿到這張欠據比拿到銀子更高興。此外，他在柏先固的嘴裏，探悉了這般無恥匪徒正在鬧着連環戀愛的活劇：據說，戚典柏看中了裘思依，但裘思依却在單戀韓沐汾。韓沐汾呢，正狂戀陸人嫵。陸人嫵扳起面孔，拒絕了他，一心一意追求施眉壽。那個風度翩翩的施眉壽，一直未把陸人嫵放在心上，却如醉如痴地正在向鄔艷綠大献殷勤。誰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鄔艷綠直截了當地告訴施眉壽，她已是羅敷有夫之婦，雖與丈夫離散，但她深信遲早能與她丈夫重圓好夢。

梁晶從這些消息中，訂出了一個初步計劃。

將近三更時分，他先往甲板去窺探一下，回進艙來，穿過走廊到韓沐汾那間房艙門前輕輕地敲了幾下門。（未完）

三期完中篇俠義小說

醉仙樓主・文
盧　令・圖

攝魂鈴（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陰山鬼峽中的風月場所的紅辣椒、醋罎子、甜姐兒，把攝魂鈴走方郎中、追魂尺冬烘先生、喪魂鑼江湖術士三人，引進斷腸院中，設酒欵待，席中，院主親自把盞，向三人敬酒，酒中下有迷藥，冬烘先生、江湖術士、走方郎中均被迷倒，被送進一間石牢中，這石牢並不大，僅能容得下三人躺身，裏面不但潮濕，還不時發出一股怪味道，乍嗅起來，令人欲嘔，冬烘先生與走方郎中嘴角泛着白沫，只江湖術士不知用何手法避過酒菜之毒，他掏出解毒丸，將兩人救醒過來——

香消斷腸院　雲聚白馬關

江湖術士冷板板的道：「這酒中雖然有毒，但如果是失眠睡不着覺時，吃上一些倒也無妨。」

冬烘先生道：「你為什麼不吃。」

江湖術士道：「因為我不想睡覺。」

冬烘先生大怒道：「你以為我想睡覺麼？」

江湖術士道：「你既不想睡覺，為什麼又要吃那杯酒？」

冬烘先生嘆道：「因為我不知道那杯酒中有毒。」

江湖術士道：「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你就那麼粗心大意的。」

冬烘先生突然笑了起來，他這一笑，到反使江湖術士與走方郎中都楞住了。

一個人在身作階下囚的時候，居然還能笑得出來，此非天下奇聞麼？

走方郎中道：「你笑什麼？」

冬烘先生道：「我笑我們三個老不死的生不同辰，死却同地。」

江湖術士冷板板的道：「你怎知道我們一定要死？」

冬烘先生道：「因為我們已被別人俘擄。」

江湖術士道：「怎麼你們都喜歡說錯話，我問你，我們有萬貫家財麼？」

冬烘先生道：「沒有！」

「我們有奇珍異寶麼？」

「沒有！」

「我們有巨宅大廈麼？」

「沒有！」

「既然是什麼都沒有，她憑什麼要害我？」

冬烘先生道：「她既不想害死我們，又為什麼要讓我們昏迷？」

江湖術士道：「正因為他讓我們昏迷，才不會害我們，要不然那杯斷腸散早讓你喝了下去，菜中放着的更不是昏迷藥，應該是斷腸散才對。」

冬烘先生道：「有道理，可是她又為

什麼要俘擄我們？」

江湖術士道：「她們是另有目的。」

冬烘先生道：「我就不相信，她們難道真的是為了我們的人？」

江湖術士道：「是為了我們的人。」

冬烘先生道：「難道她們真的會看上我們這三個糟老頭子？」

江湖術士飄了他一眼道：「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她是在想利用我們。」

走方郎中道：「兩個走江湖的伴着一個窮酸有什麼好利用的？」

江湖術士道：「攝魂鈴！追魂尺！喪魂鑼！這三塊招牌還不够响亮的麼？」

冬烘先生道：「够响亮！」

江湖術士道：「還不能加以利用？」

冬烘先生道：「能！當然能！」

江湖術士道：「所以說她是想利用我們。」

走方郎中道：「難道我們就不能利用她！」

江湖術士道：「我們這不叫利用，而是將計就計。」

冬烘先生道：「怎麼說？」

江湖術士道：「消滅這邪道組織。」

走方郎中道：「那還不簡單，用我的攝魂鈴。」

江湖術士道：「鈴聲一起，衆生喪魂，皂白不分，豈不有傷天和。」

走方郎中道：「依你呢？」

江湖術士道：「待機行事。」此際有一陣極輕微的脚步聲，在逐漸接近石牢。

走方郎中一搖串鈴叫道：「打卦！算命！看氣色，推流年，掌相面相，不靈免費。」

窗外突然伸進一張美麗的面孔，這張面孔雖然很美，但却冷板板的，她說：「這裏不是通衢大邑，你在向誰兜生意？」

這是甜姐兒。

冬烘先生笑道：「奇怪！甜姐兒怎麼不甜了。」

甜姐兒道：「不但甜的不甜了，酸的也不酸了，辣的也不辣了。」

冬烘先生道：「為什麼？」

江湖術士道：「這有什麼好問的，現在的女孩子，每個人都有十八張面孔。」

甜姐兒道：「你說錯了，我們這兒每個人都有三十六張面孔。」

冬烘先生道：「像妳今天的面孔，不配做甜姐兒，應該叫冷面無情。」

甜姐兒道：「莫道無情却有情。」

冬烘先生道：「情在何處？」

甜姐兒一笑道：「祇要肯跟我合作，包管你溫情比酒還濃。」

冬烘先生道：「妳要我合作做什？」

甜姐兒道：「做一件大買賣。」

冬烘先生道：「我們不是做買賣的人，妳要跟我合作，保險賠本。」

甜姐兒道：「買賣各有不同，這件買賣包你們能够勝任愉快。」

冬烘先生眉頭一皺道：「妳能先說出來大家聽聽麼？」

甜姐兒道：「對不住，時辰未到，無可奉告！」小臉兒向後一縮人已不見了。

冬烘先生摸摸發紅的酒糟鼻子，罵了一聲：「這個丫頭片子。」

江湖術士道：「你知道她要合作做什

麼買賣麼？」

多烘先生搖搖頭說：「不知道。」

江湖術士道：「這些邪道中人，除去殺人越貨而外，尙有什麼好買賣可做。」

走方郎中嘆道：「看來這件買賣我們是非答應不可了。」

多烘先生雙眼一瞪，怒聲說道：「爲什麼？」

走方郎中道：「將計就計。」

江湖術士道：「你以爲這斷腸院主是怎麼樣一個人，她豈能輕易的就上了別人的當。」

走方郎中冷冷一哼道，道：「大不了她是女人！」

江湖術士道：「不錯！但女人有很多種。」

走方郎中道：「你以爲她是那種？」

江湖術士道：「她是個極工心計的女人。」

走方郎中道：「何以見得？」

江湖術士冷冷道：「你看見她那張臉麼？」

走方郎中道：「見到了，是一張小巧玲瓏粉白嬌嫩，人見人愛的臉。」

江湖術士道：「難道你沒有看她臉色不大正常。」

走方郎中道：「見到了，白中帶黃，恐怕患有五勞七傷之症。」

江湖術士道：「你說錯了，她沒有害病，是戴着人皮面具。」

走方郎中道：「就算是吧，這又有什麼關係？」

江湖術士道：「愛美者人之天性，猶其是女人更愛美，如果她的面容很美，絕不會戴着人皮面具見人。」

走方郎中道：「你說她長得很醜？」

江湖術士道：「不錯！你該知道，愈是醜陋的女人，也愈工心計，愈工心計的女人，也愈難對付。」

多烘先生點點頭道：「有道理，看來我們今後得更加小心才是！」

江湖術士道：「當然！因爲現在不是你在三家村教書的時候，說一句話沒有人敢不聽，現在我們是階下之囚，今後的命運，祇操縱在兩個字上。」

多烘先生道：「那兩個字？」

江湖術士道：「機智！多一分機智，多一分保障。」

多烘先生道：「不錯！三個臭皮匠賽個諸葛亮，今後遇事我們商量！商量！就不會吃虧了。」

江湖術士道：「現在我就同下圍棋一樣，我們三個人代表長龍，如今全被對方困殺，唯一脫險的法子，就是將我三條龍連成一條龍，這樣就會氣勢磅礴，四面俱利，也更不會怕對方了。」

走方郎中道：「有道理！」

江湖術士道：「要想將三條龍連成一條龍，就要各個人屏除己見，同心協力，共度難關。」

多烘先生道：「話是不錯，但如今我這三條龍全被人家困在石牢之中，縱有良策，也難施展。」

江湖術士道：「所以說我們第一步就得先出這石牢。」

走方郎中道：「可是這石牢堅硬無比，如何出去。」

江湖術士道：「力足時用力，力不足時用智，如果我們假裝答允他們的條件，她們必定會將我們放出去。」

多烘先生道：「出去之後呢？」

江湖術士道：「在我們目前的情形而言，算得上是步步荆棘，祇有斬荆割草，走一步算一步。」

多烘先生道：「再等甜姐兒來此，我就答應她。」

江湖術士道：「不成！如果我們答應得太爽快了，她們必然不會相信，因此我們必須假作考慮之後，才能答應她。」

多烘先生道：「看來動頭腦的事情，我的確不如你。」

× ×

這間石牢雖然很潮濕，但如果不在裏面睡上一覺，還感覺不到其嚴重的程度，這三人不但在這裏睡了，而且還整整的睡上一夜，第二天直感到全身都不自在。

多烘先生直叫腰酸。

走方郎中直呼背痛。

江湖術士道：「如果現在有酒，我必會好好的大醉一場。」

多烘先生道：「爲什麼？」

走方郎中代答道：「因爲，酒可以去濕。」

江湖術士嘆道：「只是可惜得很，這裏沒有酒。」

窗外有人酸溜溜的笑道：「誰說沒有酒，酒不是來了麼？」一隻玉手，從窗外面遞進一大壺酒來，又說道：「放心吃吧，這酒裏既沒有放迷昏藥，也沒有放斷腸散。」

江湖術士冷冷的說：「就算是有斷腸散，我也得喝上幾杯。」一伸手將酒接了過來。

多烘先生衝着走方郎中一笑道：「這是你的老相好，醋罈子。」

走方郎中搖頭苦笑道：「這是要命相好，老朽我不敢領情。」

醋罈子將頭伸進來向他一笑說：「喲！你以爲我捨得要你的命麼？」

走方郎中道：「妳這三十六張面孔已現過兩張了，不知還有三十四張是什麼樣的面孔。」

醋罈子面孔一冷，哼了一聲，返身便走，走方郎中道：「又現了一張。」

這酒的確是好酒，不獨沒有斷腸散與迷昏藥，而且酒味醇馥，芳香可口。

江湖術士一口吃了半壺才道：「這斷腸院中竟藏着這樣的好酒，這些女人也眞會享受。」

多烘先生與走方郎中各自吃了點，不住點頭讚美。

走方郎中道：「這裏的女人不但美！狠！毒！而且個個武功都不錯。」

多烘先生道：「豈但武功不錯，同時她還掌握了一個原則。」

走方郎中道：「什麼原則？」

多烘先生道：「現實！爲了現實的需求她們不擇任何手段，都要達成目的。」

走方郎中道：「本來嘛！人生苦短，在世的時候，當然應該多享受一下，可是她們却忘了一件事情。」

多烘先生道：「什麼事情？」

走方郎中：「人性！」

多烘先生道：「不錯！毒蛇祇會咬人，猛虎祇會吃人，黃蜂祇會刺人，鱷魚祇會呑人，但一個人如果失去人性，花樣就更多了，可能連這些禽獸都不如。」

江湖術士道：「沒有人性的人，就好像沒有人駕禦的馬車，雖然會對別人造成很多驚險，但結果總是要失敗的。」

走方郎中道：「不錯！一個人沒有了人性，心術就會不正，心術不正的人，當然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此際窗外嬌聲道：「喲！你們說誰沒有人性。」

江湖術士道：「院主！」門外說話的，正是斷腸院的院主。

院主道：「奴家把你們請到斷腸院來，待爲上賓，你們還說我沒有人性。」

江湖術士冷冷的道：「妳是指這間石牢？」

院主道：「石牢有什麼不好！我們有猛獸獄！毒蛇坑，那滋味可更不好受。」

江湖術士道：「先說說妳的來意？」

院主脆聲道：「跟我們合作，做一件買賣。」

江湖術士道：「既是合作，我們在貴處應該是客卿身份，那有做爲客卿的還住在石牢之中。」

院主道：「可是，你還未答應我的條件。」

江湖術士道：「這是一件大事，得有個像樣的地方才能好好商談。」

院主道：「好！奴家在起鳳閣，接待三位。」

× ×

甜的又甜了，辣的又辣了，酸的又酸了，她們三人加上院主，在陪着江湖術士，多烘先生，走方郎中，在起鳳閣中把杯暢飲，這起鳳閣傍山臨水，風色幽雅，左角邊有一株垂柳，千絲萬縷，淡淡的垂向水面。

江湖術士手持金杯在向着那株垂柳出神半晌道：「說吧！那是件什麼買賣。」

院主道：「十萬兩黃金的大買賣，殺人！刼鏢。」

江湖術士道：「那一家鏢局，誰是鏢主？」

院主道：「鏢主是張百萬，鏢局是龍虎鏢局。這趟鏢由總鏢頭鐵掌金刀萬山重押隊，路綫是由長安到金陵。」

江湖術士道：「好長的路線。」

院主道：「怎麼樣？」

江湖術士道：「我們得有時間考慮一下。」

院主說道：「三位仍回到石牢中去考慮。」

江湖術士道：「據我的感覺，我們身體內已中慢性毒藥，院主難道還怕我們跑了不成。」

院主吃了一驚說：「你已經知道。」

江湖術士道：「毒是放在送進石牢的那壺酒中。」

院主道：「不錯！」

江湖術士道：「所以說妳不必怕我們逃走，應該有個舒適的地方，讓我們好好的想想才是。」

院主道：「好！本院主破例優容，喜歡甜的，到甜的房中，喜歡酸的，到酸的房中，喜歡辣的，到辣的房中。」

江湖術士道：「如果我喜歡院主？」

院主道：「那麼，你就到我房中去，不過，我先得警告你，我那房中並不比石牢好！」

江湖術士嘆了口氣，道：「我雖然不是多情種子，但總不能爲了高攀院主，就忘了辣的，我還是到紅辣椒房中去吧。」

紅辣椒是住在彩鳳樓，這座樓雖然祇有兩層，但却是飛角廻廊，朱欄曲折，從外表看起來，極爲講究，猶其是那些格扇的門窗，皆鑲着彩色琉璃，五光十色，極爲耀目，但裏面的佈置，反而異常簡陋，除去一張木床，一座妝台而外，只有一張圓桌，兩張坐椅。

江湖術士道：「姑娘的繡樓就是這樣的簡單麼？」

紅辣椒嬌軀急轉，素手一揚，發出拍！地一聲大響。

江湖術士撫着面頰道：「是我說錯話了麼？」

紅辣椒冷冷道：「你沒有說錯話。」

江湖術士道：「那爲何突然出手？」

紅辣椒道：「奴家這座彩鳳樓你是第一次來對不對？」

江湖術士道：「不錯！」

紅辣椒道：「這是見面禮。」

江湖術士道：「這種見面禮到是很別緻，老朽行道江湖數十年，今兒還是第一次領受到。」

紅辣椒道：「你沒有領受過的東西還多着呢，你先給我坐下來。」

江湖術士向椅子一坐，紅辣椒道：「你知道進入我這房間的規矩麼？」

江湖術士搖頭道：「老朽不知道。」

紅辣椒道：「任何人進入奴家房間先要接受奴家的三堂課。」

江湖術士道：「不知是那三堂課…」

紅辣椒道：「第一堂課是先讓我背背你的家譜。」

江湖術士道：「看來老朽的來龍去脈你們早已打探清楚了。」

紅辣椒道：「不但你一個人的來龍去脈，就連那多烘先生與走方郎中，我們也打聽得清清楚楚。」

江湖術士面色一寒說：「看來妳們是早有預謀了？」

紅辣椒道：「不錯！凡是能進入斷腸院的人，我們對他都有目的。」

江湖術士嘆道：「看來我們這一次是在陰溝中翻了船了。」

紅辣椒道：「這裏不是陰溝，而是大海。」

江湖術士道：「大海能納百川，能容萬物不知姑娘這斷腸院中能不能容物？」

紅辣椒道：「能！如不能的話，就不會讓你們這三個老不死的進入斷腸院。」

江湖術士道：「那石牢之中，難道也是容物之所麼？」

紅辣椒道：「爲求目的，不擇手段，現在我們先上第一課。」

江湖術士道：「在下洗耳恭聽。」

紅辣椒尖咳一聲道：「你是江西南昌萬壽宮的人。」

江湖術士道：「不錯！」

紅辣椒道：「你叫做余承運，你父是一個武擧出身，母親王氏，右手有六個手指。」

江湖術士道：「不錯！」

紅辣椒道：「你共有兄弟三人，祇有你一個人習武，但你的武功不是父親傳授，而是小時在山谷中玩耍，遇上一個老道士，傳授給你。」

江湖術士搖頭嘆道：「想不到你們對老朽的身世，打探得如此清楚。」

紅辣椒道：「還有！」

江湖術士冷板板的道：「請說！」

紅辣椒道：「你是十五歲時，就離家出走，開始闖蕩江湖，但你並不是眞正的江湖術士，祇是以此掩飾身份，而做一些行俠仗義的事情。」

江湖術士道：「不錯！」

紅辣椒道：「在你二十歲的那一年，曾遇上一位紅粉知己，叫丁愛蓮的女人，她的武功雖然不高，但是人却生得小巧溫柔，後來因爲一點小小誤會，才使你與她分了手。」

江湖術士道：「不錯！」

紅辣椒道：「後來你心灰意冷，從此不敢接近女性人物，但四十五歲的時候，你又很自然的遇上一個女孩，這女孩雖然年紀很輕，但你對她是出於一片至誠，只有愛護，不想獲得，因而也使她不忍心與你斷絕往來。」

江湖術士嘆道：「也不錯。」

紅辣椒道：「你武功最突出的地方就是那面報君知，如果運用內力敲打起來，可使人神魂顚倒，江湖人叫它喪魂鑼。」

江湖術士道：「你不用再說下去，老朽確信妳們對老朽的已往，已調查得非常清楚。」

紅辣椒冷哼一聲道：「你不想聽也不行，因爲其中尙有連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江湖術士嘆道：「你說吧。」

紅辣椒道：「你知道，你那第一個女友丁愛蓮在什麼地方麼？」

江湖術士搖頭說：「不知道。」

紅辣椒道：「她就在這斷腸院中。」

江湖術士聽得全身一震道：「妳！妳說什麼？」

紅辣椒道：「我是說那丁愛蓮就在這斷腸院中。」

江湖術士嘆道：「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猶來總需醒，如今事隔多年，老朽還想她做什麼，管她住在那裏。」

紅辣椒道：「這是眞心話麼？」

江湖術士道：「當然是眞心話。」

紅辣椒道：「果眞不再想她了？」

江湖術士冷冷的說道：「果眞的不想她。」

紅椒辣道：「假如，我就是那丁愛蓮呢？」

江湖術士身形又是一震，旋又嘆口氣道：「不可能！」

紅辣椒逼着問道：「你說，爲什麼不可能？」

江湖術士道：「因爲妳的年紀太靑，那丁愛蓮如果還在人世的話，至少也該有四十以上了。」

紅辣椒說道：「如果我戴着人皮面具呢？」

江湖術士抬頭向她看去，果見她面色有些死板板的樣子，隨道：「那妳就拿下來給我看看。」

紅辣椒道：「當然要給你看，因爲這就是我所說的第二課。」右手輕擧，先在鬢角上輕輕按揉一陣，然後掀下一面薄薄的人皮來，含笑而立。

江湖術士吃驚的站了起來說：「妳！妳眞是丁愛蓮？」

紅辣椒道：「你看我像不像？」

江湖術士道：「像！像極了。」

紅辣椒道：「你是不是還想我呢？」

江湖術士道：「春蠶到老絲方盡，巨燭成灰淚始乾。」

紅辣椒道：「祇要你相信就行了，現在我們開始第三課。」

江湖術士激動的道：「愛蓮，那第三課是什麼？」

紅辣椒道：「這第三課就是你從前想要而沒有得着的。」

江湖術士詫異道：「我從前想得到什麼？」

紅辣椒道：「濃雲密雨罩巫峯。」說着！她笑了，她現在已不像是紅辣椒，而是活生生的丁愛蓮，江湖術士的舊情侶，那眉毛，那眼睛，那鼻子，那身材，沒有一處不像。

江湖術士嘆道：「難怪妳們對我的一切那麼清楚，原來都是妳說出來的。」

紅辣椒道：「不錯！不但你的一切是我說出來的，就連冬烘先生與走方郎中的一切，也是他們的舊情侶說出來的。」

江湖術士道：「怎麼？他們從前也交過女友？」

紅辣椒道：「假如一個男人一生中都交不上一個女友，這生命，不是太灰暗了麼？」

江湖術士道：「他們的女友也在這斷腸院中？」

紅辣椒道：「不錯！」

江湖術士道：「誰？」

紅辣椒道：「甜姐兒與醋罈子。」

「想來他們也是戴着人皮面具的？」

「不錯！」

「妳們三個人怎麼會這樣巧，都在斷腸院中？」

紅辣椒一笑道：「如果我們三個不在斷腸院中，也就找不上你們三個人了。」

江湖術士道：「看來交女朋友，的確是一件很險的事情。」

紅辣椒道：「不錯！」

江湖術士道：「妳知道走方郎中與冬烘先生姓什麼？叫什麼？」

紅辣椒道：「冬烘先生是江都人，姓展名柏，隱身斯文，他成名的武器是追魂尺，七步斷人魂，走方郎中叫丁冲，金陵人氏，成名武器是攝魂鈴，鈴聲響起，震魂蕩魄。」

能追人魂魄的東西，當然很厲害，因爲它超出了武功範圍，而進入神功境界。

江湖術士道：「除此而外妳還知道什麼？」

紅辣椒，不！應該叫她丁愛蓮了，丁愛蓮道：「我還知道走方郎中的攝魂鈴並不是眞攝魂鈴。」

江湖術士微微一驚道：「妳是說這江湖上，武林中，除去走方郎中而外，還有一個攝魂鈴？」

丁愛蓮道：「不錯！而且那個攝魂鈴是一個無惡不作的邪道人物，假如站在我們立場而言，那才是志同道合之士。」

江湖術士冷冷的道：「那你們就應該找他合作才是。」

丁愛蓮道：「我們不是沒有找過。」

江湖術士道：「是他不答應？」

丁愛蓮道：「也不是不答應，是他索的酬勞太高。」

江湖術士道：「他要多少？」

丁愛蓮道：「五萬兩黃金。」

江湖術士道：「對折對開。」

丁愛蓮道：「不錯！我們這麼多人，才得了五萬兩，他一個人却獨吞五萬兩，因此我們不願意。」

江湖術士道：「妳們也可以用毒控制他。」

丁愛蓮嬌笑道：「那是一頭老狐狸，誰能在他身上下毒。」

江湖術士嘆道：「看來我們是該倒霉的了。」

丁愛蓮道：「你並沒有倒霉，從前想不到手的事情，現在給你想到了，現在我們上第三課。」

如果說這也是一堂課的話，這個世界將成了什麼世界，你看丁愛蓮，她不但外衣脫了，內衣也脫了，露出了周身的羊脂白，雖然年紀大了些，但由於保養得法，令人看起來仍是二十郎噹歲。

江湖術士冷冷的道：「這第三課我不想上了。」

丁愛蓮笑道：「你不喜歡？」

江湖術士道：「我不喜歡。」

丁愛蓮道：「人就是賤東西，愈是得不着的東西，他愈是想，現在很容易的給了他，他反而拿架子了。」

江湖術士道：「這不是拿架子。」

丁愛蓮道：「那是爲了什麼？」

江湖術士道：「一個人的美與醜，不在肉身，而在靈魂，從前我愛妳的，是妳的人品，如今妳這樣亂七八糟，我已沒有興趣。」

丁愛蓮道：「你不要將我當作丁愛蓮，將我當作逢場作戲的女人，這不就成了麼？」

江湖術士道：「不成！」

丁愛蓮道：「爲什麼？」

江湖術士道：「我現在體蘊巨毒，那有心情去逢場作戲。」

丁愛蓮道：「說來說去你是要我替你解毒？」

江湖術士道：「不錯！」

丁愛蓮嘆道：「如照以往的情感，我的確應該替你解毒，只是你不知道我們院子裏的規矩。」

江湖術士冷板板的道：「妳們院子裏有什麼規矩？」

丁愛蓮道：「如果有誰背叛了院主，將被十隻狗熊輪姦而死。」

江湖術士聽得一楞，說道：「當眞如此？」

丁愛蓮道：「我何必騙你，我們這兒現設有一座狗熊獄，那就是專門對付叛院的人。」

江湖術士搖頭道：「想不到妳的院主竟然如此的兇狠。」

丁愛蓮有些泫然欲淚的道：「承運！你還喜歡我麼？」

江湖術士道：「祇要妳能脫離斷腸院，我仍跟從前一樣的待妳。」

丁愛蓮沉默半晌，才毅然點點頭。

江湖術士道：「妳答應了？」

丁愛蓮道：「我答應了，你知道我們從前的誤會，既不是你的錯，是斷腸院製造出來的。」

江湖術士道：「那個男人是誰？」

丁愛蓮道：「是斷腸院中女子所喬扮的。」

江湖術士恨道：「我眞該死，當初我祇見到男人身形，從妳房中出來，我就以爲妳不貞，而鬧出這樣大的誤會。」

丁愛蓮道：「這不怪你怪斷腸院。」

江湖術士道：「以後妳又怎樣才加入了斷腸院。」

丁愛蓮道：「她們派了一個男子，假裝與我半途邂逅，運用各種技巧，騙我加入了斷腸院。」

江湖術士恨道：「這該死的院主，可是妳既知受騙，爲什麼不及早抽身？」

丁愛蓮道：「當我知道受騙之時，已經身蘊巨毒，無力反抗，後來就這樣糊裏糊塗的呆下來了。」

江湖術士嘆道：「我們本來是一對很好的姻緣，爲了一個斷腸院，使我們得到這樣悲慘的結果，想起來令人可恨。」

丁愛蓮道：「現在還來得及麼？」

江湖術士毅然道：「還來得及。」

丁愛蓮道：「我替你拿解藥。」嬌軀急轉，走向床前，伸手在床角取出一隻藍瓷小瓶，正待轉身，忽然發出一聲慘叫，背心上被插上一支三寸左右的鋼鏢，鏢身呈烏色，顯然是染有巨毒。

江湖術士大吃一驚，急叫兩聲：「愛蓮！愛蓮！」

丁愛蓮微聲道：「解……解藥……拿去……速……離此……地。」

江湖術士道：「愛蓮我們一起走。」

丁愛蓮搖搖頭道：「不！不成了，這……毒鏢……無……藥……藥可救。」

江湖術士正待伸手去扶，丁愛蓮頭一歪已斷了氣。

江湖術士余承運急步出彩鳳樓，直向紫薇堂走去，這紫薇堂乃是甜姐兒住的地方，屋門是開着，冬烘先生展柏正在低頭看着脚下的一具女屍，那是甜姐兒，甜姐兒也被殺了，不用說，她們遭遇到的命運，與江湖術士余承運一樣，兩對舊情侶，硬被活生生的拆散了，如今生離死別，陰陽分居，這是多麼慘酷的局面。

余承運沉聲道：「展兄！」

冬烘先生展柏抬頭看了他兩眼說：「余兄有何見敎？」

余承運道：「我們都中了別人奸計，此地多留無益，我們走吧。」

展柏道：「這筆血債！」

余承運道：「他們跑不了。」

展柏右脚一墊，身形恍如閃電般的穿了出來說：「走方郎中丁冲呢？」

身後有人答道：「我在這兒。」

丁冲面色黯然，不用說，他可能也遭遇到了同樣的命運。

余承運道：「我們先離開這裏，一切以後再說。」三人身形急起，向斷腸院外飛竄。忽然倩影一閃，那院主已攔在前面說：「三位就這樣走了麼？」

余承運冷冷的道：「不錯！我們是該走，不過這三條人命，妳可得要償還。」

院主道：「三位身中巨毒未解，自身難保，還想爲別人索命麼？」

丁冲怒道：「這個麼？不勞費心。」

追魂尺泛起一片紫光，向院主罩去。

追魂尺七步斷魂，果然名不虛傳，那院主以絕頂身法，連閃了七次，才堪堪讓過。

三人身形急起，越過院牆，落荒而去，身後還傳來那院主的聲音：「三位不怕毒發身死，儘管請便。」

× ×

這地方叫白馬關，位近蒙山區域，並不是十分重要的道路，往返客商少之又少，偏偏這一天來了三個人。

一個是冬烘先生展柏，一個是走方郎中丁冲，一個是江湖術士余承運。

江湖上人不歇脚則已，一歇脚就得找酒店，這白馬關沒有大酒店，祇有一家小小的「太白居」，外帶着十數間客房，算是酒店兼旅館，三個人也就在這旅館中歇了脚。

江湖術士余承運把着酒杯嘆道：「一個身爲江湖人，他的一生際遇已經是够奇够苦的了，想不到這一次我們所遭遇的，却是更奇，更苦！」

走方郎中丁冲道：「我們三個人喪失了三個紅顏知己，更同時惹了一身巨毒，看來我們的老運欠佳。」

冬烘先生展柏嘆道：「想不到多年未見的女友，竟成了斷腸院中敗柳殘花。」

江湖術士道：「閣下的女友是怎麼死的？」

展柏道：「她答應我改邪歸正，正要替我取解藥的時候，被人暗中用毒鏢擊中而死。」

余承運轉問丁冲道：「你呢？」

丁冲道：「我與他是同病相憐。」

余承運道：「這一說你們兩人都未取到解藥？」

丁冲道：「她們如果讓我們取到解藥，以後再也沒有法子控制我們了。」

余承運道：「看來我的運氣比你們好得多，我取到了解藥。」

丁冲展柏同聲道：「你取得解藥？」

余承運嘆道：「我以一個昔日情侶的生命，換取了一瓶解藥，雖然吃虧了些，但她總算是沒有白死。」

展柏道：「有解藥你爲什麼不早說，讓我們就地解了毒，在斷腸院中殺他個痛快。」

余承運道：「你怎麼總是喜歡說錯話，那斷腸院會跟我們眞刀眞槍的硬拚一場麼？」

展柏道：「不是她們找我，是我們找她。」

余承運道：「我知道，但你必須認清一件事情。」

展柏道：「什麼事情？」

余承運道：「凡是我們增了一個對頭，就必需先將那對頭的來龍去脈以及整人的方法摸清楚，然後才能對症下藥。」

展柏道：「你是說我對斷腸院的情形，還不太清楚。」

余承運道：「不是不太清楚，而是你根本就不清楚。」

柏展道：「一個以風月誘人的江湖組織，有什麼不清楚的。」

余承運道：「你又說錯了，那祇是她們的表面，骨子裏却專門以陰謀計算別人，手段之毒辣，無所不用其極。」

丁冲點頭道：「有道理。」

余承運道：「像這一類的人，從不肯跟別人打硬仗，就是你找上她，她也會避開正面，然後用陰謀鬼計算於你。」

丁冲道：「不錯。」

余承運嘆道：「說實在的，那斷腸院中佈滿了機關，我們這次能够安全脫離，已經很僥倖的了。」

展柏道：「依你這麼說，咱們這筆賬就不用再算啦。」

余承運道：「算，當然要算，但事情有急緩之分，我們現在第一步工作，先得保護那輛鏢車。」

余承運道：「當然！凡是這種人想做一件事情，不達目的，絕不會罷手。」邊講邊從懷中掏出隻藍瓷小瓶，拔開瓶塞，從裏面傾出三粒紅色藥丸，三人每人分了一粒，用酒送入腹中。

丁冲嘆道：「看來我們得感謝你那位女友了，不知她叫什麼名字？」

余承運神色一黯道：「叫丁愛蓮。」

展柏道：「是不是有神女之稱的那個丁愛蓮？」

余承運道：「不錯！」

展柏道：「老朽會牢牢記着，每逢此日，必定替她燒些紙錢。」

余承運嘆道：「未相逢，恩相逢，那知相逢成異路。」

展柏丁冲兩人同時一陣黯然。

此際突有一陣喝道的聲音，隱隱傳來，那是有人在唱鏢。

余承運道：「想不到他們鏢車來得這樣快。」

展柏道：「我們該怎麼辦？」

余承運道：「白馬關地近蒙山，也是這裏往金陵必經之路，對方如果要刦鏢的話，必定在蒙山下手，那地方比較荒僻，行人又少，我們要保護鏢車，最好搶先到那邊躲起來，待機而動。」

丁冲道：「不錯！」

余承運道：「目前我們最好不要與他們朝面，我們將酒菜拿到房中去吃。」

丁冲，余承運，展柏，他們三人同佔了一個大房間，那房間與店堂祇隔着一層板壁，從板壁的縫中，可以看清楚店堂的一切，他們進房不久，便聽到一陣急促的蹄聲，至店門而止，有人拉長了嗓子在叫：「店家！店家！」

店家笑着迎出去說：「原來是達官老爺，你們是來住店的？」

那人道：「我們一共有二十個人，五四牲口，三輛車子你們這兒可住得下？」

店家道：「住不下也得擠，因爲這白馬關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那人道：「你得趕快準備一下，鏢車馬上就到。」

不用說，這是開路的了。

丁冲道：「你們有誰見過鐵掌金刀萬山重？」

展柏道：「我見過！」

丁冲道：「不知他是怎樣個人物？」

展柏道：「年事雖老，但却豪氣干雲，掌中一柄金刀，九耳八環威風八面。」

丁冲道：「這到是典型鏢行人物。」

展柏道：「不錯，這個人非常講義氣，算得上是一諾千金的大丈夫。」

丁冲道：「龍虎鏢局，威震長安，沒有這樣人物，那能混得出這樣的場面。」

展柏道：「不錯！龍虎鏢局不但萬山重的本身武功很高，就是那些龍虎鏢師，也一個個身手不凡。」

余承運道：「在江湖上混，沒有幾手看家本領，當然無法打開場面。」正說話間，忽聽門外有人嬌滴滴的喚了聲：「店家！」

此際從門外走進個年輕女子，總在二十上下，着一身水紅色緊身短衣，背着個長長的包袱，向店堂門口一坐。

接着又是一陣零亂的蹄聲，在店門外止住，走進一夥人來，約有一二十個，當頭一人，白髮銀鬚，目光四射，左手倒提着九耳八環刀，刀柄刀背，全是用純金鑲成，不用說，這是鐵掌金刀萬山重了。

萬山重道：「店家，房間都準備好了麼？」

店家笑道：「回達官老爺，房間祇剩下十個，得兩位住一間才行，車馬就停在院中，小的這就去爲各位燒些熱水好洗洗臉。」

那紅衣少女此際忽地嬌聲道：「店家！還有我的呢？」

店家陪笑道：「姑娘！妳是一個人住一間，小的已替妳留下來了。」

那女子道：「敢情好！替我找些吃的來。」

余承運悄聲道：「你們看看那女子的身材，聽聽那女子的聲音。」

丁冲道：「那女子的身材好眼熟，聲音好像在那兒聽過。」

余承運道：「只是面容太陌生是麼，她是戴了人皮面具。」

丁冲道：「依你說這個女子我們原來就認識？」

余承運道：「不但原來就認識，而且我們分手尚沒有多久。」

展柏道：「你說這個女子是斷腸院裏出來的？」

余承運道：「不錯，兩位想還記得斷腸院中的苦娘娘吧？」

丁冲說道：「不錯，這人果然是苦娘娘。」

展柏道：「可是她沒有哭。」

余承運道：「哭祇是她一種身份的掩飾，但不管她哭不哭，那聲音永遠也變不了。」

丁冲道：「她這次到白馬關來，定爲了那趟鏢了。」

余承運道：「不錯！」

展柏道：「不知她這一次來此，又請了誰替他撐腰？」

余承運道：「攝魂鈴。」

丁冲吃了一驚說：「我！」

余承運搖頭道：「不是你，是另外一個攝魂鈴。」

丁冲道：「這江湖上竟然有兩個攝魂鈴？」

余承運道：「不錯！這兩個人一邪一正。」

丁冲道：「那一個人想是邪的了。斷腸院事前爲什麼不先去找他，反而來找我們？」

余承運道：「因爲他索的酬勞太高，他要十萬兩黃金的一半。」

展柏道：「五萬兩。」

余承運道：「不錯！」

丁冲道：「可是現在她們爲什麼又去找他。」

余承運道：「他既是抓不住我們三人，也祇有委屈求全了。」

展柏道：「但她們仍可以找別人。」

余承運道：「你以爲鐵掌金刀是好對付的人物麼，沒有兩下子，能動他一根汗毛。」

丁冲道：「你會過這個攝魂鈴麼？」

余承運搖搖頭道：「沒有！」

丁冲道：「那你怎麼知道？」

余承運道：「是丁愛蓮告訴我的。」

丁冲嘆道：「你提起丁愛蓮，倒使我想起了小妹妹。」

余承運道：「你還有個妹妹？」

丁冲道：「祇有那麼一個，十二歲時就離家出走，此後毫無消息。」

余承運道：「你是什麼地方人？」

丁冲道：「金陵！」

余承運道：「那丁愛蓮也是金陵人，小時離家出走，她的奶名叫小蓮。」

丁冲聽得一楞，道：「是不是蓮花的蓮？」

余承運道：「不錯！」

丁冲道：「她今年該是四十一歲。」

余承運道：「也不錯。」

丁冲道：「她的左項下有一顆黃豆大小的硃砂痣。」

余承運道：「正是，難道她就是你的妹妹？」

丁冲嘆道：「這樣說來，果然是她了，我落拓江湖，一半也是爲了找她，想不到見面不相識，知時已成異路。」

展柏道：「看來我們不但要保護鏢車，還要替你妹妹報仇。」

丁冲道：「此仇不報，我心何安。」

此際一陣串鈴聲響，從店門外又走進一個走方郎中，藥箱，串鈴，虎撐，年紀，身材，與丁冲極爲相似。

余承運悄聲道：「如果我猜得不錯，此人就是斷腸院請來的攝魂鈴。」

丁冲道：「可能。」

那走方郎中一進門便叫：「專醫疑難雜症，莫不藥到病除，着手成春。」

那紅衣少女招招手道：「先生請這邊坐。」

走方郎中到她身邊坐下道：「姑娘玉體那裏違和？」

紅衣女子道：「小奴得的是窮病。」

走方郎中道：「窮病必須窮藥醫，只是這窮藥太過難尋。」（下期續完）

兩期完中篇故事

李漳鴻·文
盧令·圖

辟邪劍（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辟邪劍杜仲元應迴龍堡主乾坤一劍唐宗耀之約，往大巴山一茅亭會晤，詎這一約晤，鑄下滔天大錯，緣杜赴約途中爲五方幽靈所算，身中巨毒，待至茅亭已感眞氣渙散，吞下解藥運功療傷之際，唐宗耀來到喝令拔劍決鬥，杜無法應戰，又不願說出身中巨毒，致惹唐怒，一劍向杜刺去，爲杜護身鋼盒所發星芒所傷，終爲暗中跟踪歹徒殺死嫁禍於杜，時杜已昏迷，爲唐之女小翠救往秘洞逃躲，三日後傷癒擬暗助唐府以拒仇者，時値唐家各方仇人雲集，一老者正向唐夫人强提小翠婚事——

血雨橫飛聲震野　情天長恨苦無邊

本來，唐夫人大可以用任何理由拒絕接見這些登門拜訪的人，可是，這幾批訪客却都是武林中頗有勢力的大豪，當眞是一個也開罪不得，是以她祗好盡量按捺住不斷上升的肝火，勉强接待，施盡各種手段來應付過去。

這一天的下午，堡中第二進大花廳上，唐夫人正接待着第四批訪客。

大花廳上，正中主位端坐着唐夫人，她身後侍立着兩名丫環，左側下首，陪坐着一名身穿藍綢長衣，相貌頗爲英俊而臉色略嫌蒼白，年約二十六七的年靑人。

右側的客位上，坐着兩名老者和一名年約廿四五，英悍之色直透眉梢，身穿月白紡綢長衫的少年。

此際，那坐於首位的老者正雙手抱拳，面對唐夫人，朗聲說道：「在下已將事情分析得十分淸楚，這絕對雙方有利之事，還望夫人俯允！」

唐夫人柳眉微鎖，搖頭道：「妾身亦已再三言明，關於小女婚事，在這段期間以內，的確是不便談及尙祈吳老諒察！」

那位被稱爲吳老的老者神色一整，又復朗聲道：「夫人之見，在下頗不以爲然，須知，正因爲唐堡主仙去，貴堡今後事故必多，若夫人俯允了敝公子的婚事，將可獲得敝寨全力支援，在下敢保證貴堡上下必可高枕無憂！」

唐夫人仍是搖頭道：「吳老的這一段分析已是第三次提出，個中利害，妾身豈有不知之理！」話聲微頓，神色也是一整，續道：「不瞞吳老說，諸位蒞臨敝堡，從昨日起，已是第四批了，前三批賓客的身份恐也不低於諸位，但都被妾身婉謝了他們的盛意，故此，還望吳老多多担待才好！」

吳姓老者咳了一聲，方待開口，唐夫人身側的那位年靑人却突然搶先沉聲道：

「堡主夫人堅不允諸位提親之議，還有個最大的原因，吳前輩是否知道？」

吳姓老者一愕道：「這個，老夫就不淸楚了！」說着，眼光却朝唐夫人望去。

唐夫人似乎也有些莫名其妙的轉臉望着那年靑人。

那年靑人咳了一聲！一字一頓的說道：「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爲唐小姐早已有了婆家！」

此言一出，主客雙方，均感意外地一楞！

吳姓老者更是急不及待的，搶着問道：「唐小姐已有了婆家？她的未婚夫婿是誰？」

年靑人微一欠身，沉聲道：「不敢！乃是區區在下！」

此言一出，衆人又是一震！尤其是唐夫人更是一臉惑然的神色，但這神色祗不過一顯卽逝，極難令人覺察出來。

這時，那個坐在客座末位的白衫少年忽然站起身來，對年靑人一抱拳，肅容道：「方才堡主夫人介紹之際，祗說兄台是她的內親，未曾見示尊姓大名，如今小弟斗胆，恭請兄台賜示！」

年靑人微微一笑，尙未開口，唐夫人已接着說道：「周少寨主請恕老身疏忽之罪，老身這位內親，乃是老身妹夫『八臂天王』謝天的令郞，名叫逸虹，在江湖上頗有薄名，人稱『射星手』！」

唐夫人這一番詳細的介紹，頓將兩老一少三位來賓聽的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誰不知道那「八臂天王」謝天乃是獨霸西南五省的黑道巨梟，一身能耐傲視武林，手下人多勢衆江湖上輕易無人敢惹。

至於這位「射星手」謝逸虹，本身雖無過人之能，但扛着乃父的招牌到處惹事招非，倒也在人人側目之下，闖出了一個不大响亮的名號。

但他另有個江湖上無人不知的响亮名號，就是「摧花公子」！

半晌，那白衫少年才訕訕的道：「唐小姐旣已許字這位謝兄，夫人爲何不及早見告！」

唐夫人面露尷尬之色，正待開口解釋，那謝逸虹又搶先說道：「現在說出來也是一樣，周少寨主難道……」

那吳姓老者已「呵呵」一笑，截口道：「那裏那裏，當然一樣，當然一樣！」笑語之聲一頓，轉對唐夫人抱拳道：「令千金配謝少俠，當眞是郞才女貌，門當戶對，在下謹此致賀，請恕冒昧打擾之罪，在下等這就告辭了！」

唐夫人勉强一笑，欠一欠身道：「寒家還有許多要事待辦，請恕接待不週，他日再行補過，恕妾身不留諸位了。」話聲一落，側顧廳外高聲道：「二總管！」

廳外有人朗應一聲，大步走進一名貌相英悍的中年人來，他行近唐夫人面前，躬身道：「屬下在，夫人有何吩咐？」

唐夫人一擺手道：「煩二總管代我送這三位貴賓出堡。」

二總管應了聲是，轉對吳老等三人一抱拳，恭聲道：「三位貴客請！」

吳老等三人一齊起身，朝唐夫人抱拳一禮，便轉身隨着二總管往廳外行去。

唐夫人直待他們穿過庭院，轉入第一

進大廳之後，這才臉色一寒，盯着謝逸虹，冷冷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謝逸虹雙手一攤，聳聳肩，笑道：「姪兒不那樣說，他們便肯這樣輕鬆的回去麼？」

唐夫人微露慍色道：「這樣推託固然輕鬆，但你說的那些話語若由他們傳出去，教我怎麼辦？」

謝逸虹把身子挨過來，涎着臉笑道：「我的好姨媽，妳不是一直就想把翠表妹給我的麼？讓大家都曉得了又有什麼關係，好姨媽！妳就成全了姪兒吧！」

唐夫人「哼」了一聲，板着臉道：「你倒說得輕鬆，你和小翠的事，你那死鬼姨丈生前還罵了我好幾次，根本就不贊成你做他的女婿，還有小翠這個丫頭的脾氣也一樣的倔強，說什麼也不肯……」話聲微頓，輕輕嘆了口氣道：「說句老實話，祇怪你自己太不爭氣，在外頭也實在鬧得太不像話了。」

謝逸虹聳了聳肩，尷尬笑道：「好玩嘛，又有什麼關係！」神色一整，十分正經的對唐夫人道：「如今，姨媽是一堡之主，祇要妳吩咐一句，誰敢不聽，相信表妹也……」

唐夫人連連搖手道：「好了好了！不要再說了，這一天我心裏煩，說不定還有人要來，你還是代我小心點兒，小翠的事過些日子再看吧！」

謝逸虹連聲應是，笑道：「姨媽說的很對，不過嘛，也就是因為還會有人要來生事，所以！姪兒認為不能老是把表妹藏着不讓出來……」

唐夫人不耐煩的截口道：「以你的看法又該怎樣？」

謝逸虹正容道：「姪兒認為最重妥善的辦法，是把表妹請出來，姨媽當面把眼前的情勢告訴她，要她點頭答應了姪兒的婚事，這樣一來，各方面都可以毫無顧慮，咱們就祇須專心一意的對付那些單為尋仇而來的人。」話鋒一頓，眼望着唐夫人，十分誠懇的道：「姨媽！姪兒說的話並非單為我自己，其中的利害，姨媽是有大智慧的，難道還有什麼懷疑麼？」

唐夫人靜靜聽完，低頭沉吟了一會，點點頭道：「好吧！算你有道理！」掉頭吩咐身後的一名丫環道：「你到後面去請小姐出來！」

那丫環應聲轉身，往廳後行去，不多一會工夫，領着一臉不高興神情的小翠回到廳裏來。

小翠一眼瞥見謝逸虹在座！櫻唇微微一撇，走到唐夫人身傍，滿懷委屈的叫了聲：「媽！」

唐夫人憐愛地牽着愛女的纖手，笑道：「乖女兒，媽這幾天不讓你出去，可委屈了你了！」話聲微頓，「唉」的嘆了口氣道：「其實也是沒法子，這幾天實在太亂太煩了，媽不讓你出去也是為你……」

小翠櫻唇一噘道：「媽喚女兒出來又有什麼事嘛？」

唐夫人道：「這幾天來了好些個求親的人，都被媽回絕了，這些事你是知道的，可是，情勢愈來愈壞，所以喚你出來，商量個妥善的辦法，使得那些人無法再來煩擾，你坐下來，媽有話要和你說。」

小翠頭一甩，道：「不坐了，站着說也是一樣。」

唐夫人望了望謝逸虹，轉對小翠道：「媽想來想去，最好的辦法，莫過如把你和逸虹的事……」

小翠臉色一變，冷冷截口道：「媽！女兒的事，最好不要把表哥牽在一起！」

唐夫人搖頭道：「不然，只有你和逸虹的名份定了，才能夠完全斷了那些前來求親之人的念頭，使媽能夠全心一意的應付許多即將前來尋仇之人，乖女兒，你看這樣做豈不是很妥當麼？」

小翠撇了撇嘴道：「這樣做除了對表哥大有好處之外，女兒倒看不出有什麼妥當之處。」

謝逸虹莊容道：「表妹！姨媽的主張倒不是全為小兄着想，乃是顧慮到整個『迴龍堡』今後的安危……」

小翠「哼」了一聲，冷冷道：「說得好聽！」對轉唐夫人道：「媽！女兒已經說過，爹的大仇未報以前，女兒就絕不談終身大事，難道媽在這個時候還有心談這些事？」

唐夫人沉默了一下，臉色一板沉聲道：「這件事情為娘已決定，你必須……」

說到此處，忽然傳來一陣「噹噹噹噹」的緊密鐘聲打斷了她的話鋒！

唐夫人愕然住口，抬目向廳外望去，只見那二總管已匆匆走入廳來，躬身道：「稟夫人！堡外來了一批身份不明之人，實力相當強大，連闖過堡外三道明暗樁卡，現被守護堡墻的弟兄以匣弩阻住，隱伏在護堡河對岸的草叢中，屬下特來請示如何處置。」

唐夫人皺了皺眉道：「大總管搜山去了還不曾回來麼？」

二總管道：「原定天黑以前回來，大概也差不多了。」

唐夫人一揮手道：「你先去堡墻上督率他們嚴密戒備，我隨後就來。」

唐夫人轉對小翠道：「媽的話你好好再考慮一下，回頭再說，你到後面去吧。」說着，站起身來，朝已然起身相候的謝逸虹道：「你跟我到外面瞧瞧去！」

× ×

一輪紅日斜掛山巔，黃昏影裏，偌大的「迴龍坳」內，光景已顯得有些幽暗。

矗立坳中的「迴龍堡」那高達兩丈的堡墻上，數十名精壯大漢在二總管的督率之下，個個手擎弩匣，聚精會神的注視望着堡外那一大片野地。

兩三丈寬的護莊河對岸，除了直通到吊橋頭的那條碎石子大道以外，到處都是野草雜樹叢生，幾乎到處都可以藏人。

唐夫人偕同謝逸虹匆匆登上堡墻，對迎上來行禮的二總管道：「人呢？躲在什麼地方？」

二總管伸手一指那大片野地，答道：「都躲在那邊，直到如今，仍然無動靜，不曉得他們有什麼打算！」

謝逸虹眺望了一陣，掉頭道：「二總管有跟他們搭上了話沒有？」

二總管點了點頭道：「在下曾經喝問過，但對方沒有回應……」話聲微頓，趨近唐夫人，躬身低聲道：「剛才接到游卡的訊息，山中發現了兩批來歷不明之人，一批四個，另一批有八名之多，正朝着本堡的方向而來，按距離估計，大約今晚起更後就會到達。」

唐夫人微微頷首，隱身在堡牆後面，凝目向堡外望去，但見夕暉陰影之下，野地裏靜蕩蕩的連飛鳥也絕跡不見，只有微風掠過草梢、木葉時，發出輕微的沙沙響聲。

夕陽徐徐沉落在山後，坳中的光景愈加幽暗了。

唐夫人在堡牆上到處巡視了一陣，對二總管道：「傳令下去，今晚上不准有半點燈火外洩，各處樁，卡數增加一倍，所有燈球火把集中備用，無論何處發現情況，立即集中照射。」

二總管躬身道：「夫人放心，屬下省得。」

唐夫人頓了一頓，又道：「大總管回來後，可告訴他搜山行動停止，集中力量防守本堡，將所有弩匣取出來發給弟兄們使用，凡是入侵本堡之人，一概射殺。」

二總管躬身道：「屬下遵命，夫人還有什麼吩咐？」

唐夫人想了想，道：「你去跟二位師爺說一聲，要他二位查一下全堡有多少老弱婦孺不能動手拚搏的，全數集中一起，送到堡後千丈崖下的秘道裏暫時藏起來，以免遭到驚嚇。」

二總管又應了聲：「是！」

唐夫人這才偕同謝逸虹在暮色蒼茫中回到家宅，進了花廳，她吩咐謝逸虹自行回房進食歇息，準備應付夜間或許會來臨的變化。然後帶了隨侍的丫環返入內宅。

整座「迴龍堡」在夜幕降臨之際，業已在兩位總管及武師堡丁們忙碌之下，一切準備就緒。

全堡黑沉沉地沒有一絲燈火，靜悄悄地聽不見半點人聲，但隱約中却似乎籠罩着一層殺氣！

初更過後，明月還未升起，山野間仍是一片黑暗，夜風蕭蕭，草木搖曳，發出陣陣沙沙聲響。

驀地，西側的堡墻外面，「嘓嘓！嘓嘓！嘓嘓！」響起了一串蛙鳴。

堡墻上，兩名大漢手擎弩匣倚在堡墻後面，乍聽這一串蛙鳴之聲，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名立即探頭朝堡墻外發出「咕！咕咕！咕！」幾下夜鳥的鳴聲。

鳥鳴聲音一歇，眨眼之間，一條黑影突然從堡墻外面冒了上來，緊貼着堡墻一閃便停身在兩名大漢面前。

那發出鳥鳴的大漢將這人打量了一眼，抬手向堡內一指。那條黑影順着方向掉頭望去，只見夜色暗沉之中，有一間房舍的窗戶裏，現在豆大一點紅光！

那條黑影點了點頭，身形一閃，消失無踪！

× ×

一幢花樹圍繞的書齋，裏面黑沉沉地沒有燈光，但窗台上却插着一根敬神的綫香，那豆大的火頭在黑暗中發出一點暗紅的亮光。

這時候，書齋內隱隱傳出了極輕微的人聲：「你們怎麼攪的，這樣早就來了，害我眼見就可成功的事情給打岔了！」這是謝逸虹的聲音。

一個暑帶沙啞的聲音顯得有些詫異地說：「這時候還早？已經初更過了！」

謝逸虹的聲音也顯然有些詫異：「什麼？你們不是傍晚就來了麼？」

那沙啞的聲音似乎楞了一下，道：「屬下們剛剛才到，莫非公子看錯了？」

「糟！」謝逸虹低低叫了一聲：「想不到那消息洩漏得這樣快，連眞的也引來了！」

那沙啞口音惑然的道：「公子在說什麼？」

謝逸虹道：「你不知道？來侵犯這『迴龍堡』的人，已經來了好幾撥了……」話聲微頓，沉重地又說道：「你馬上出去，告訴林師父他們，在明日午牌正，必定準時發動，但如遇上其他來尋仇的人，則要盡力將他們牽制住，不讓那些人攻入堡來，懂嗎？」

那沙啞口音道：「屬下懂得！」

謝逸虹的聲音道：「你快走吧！」

一條黑影從房門一閃而出，像鬼魅般掠上了堡墻，與那兩名大漢一打招呼，便自飄落堡墻外面而去。

這條黑影消失在野地裏，緊接着，堡墻外又響起了一串「嘓嘓！嘓嘓！嘓！」的青蛙叫聲！堡墻上的兩名大漢聽的一愣，互相看了一眼，還是由那會發鳥鳴的大漢朝墻外發出「咕，咕咕……」的鳴聲。

一條黑影應聲飛上堡牆，一晃身面對兩名大漢，雙手一抬，兩名大漢「嗯」了一聲，雙雙攤在地上！

「轟隆隆！」殷殷雷聲起自天邊，大塊烏雲湧起，瞬那遮滿了天空，另一場暴風雨就要降臨了！

那條黑影這才轉對堡墻外面，照樣發出幾下「咕！咕咕！咕！」的鳥聲！

黑影連閃，從堡墻外面飛上來三條人影！四條黑影會聚一起，待撲下堡墻……

「什麼人？」數丈外突然有人亮聲喝問，同時，一道閃亮的孔明燈光，「唰」地照了過來！

喝聲一起，燈光乍亮，頓時，無數孔明燈光刹那亮起，一齊集中朝這方向照來，將那四條黑影照得纖毫畢現！

這是四個年約五旬的老者，俱是一身黑色勁裝，黑巾包頭，一個相貌陰鷙，頦下長着一撮山羊鬍子，背上斜揷一柄護手鈎。一個臉如重棗，虬髯繞腮，身材高大，神態威猛，揹着一根兒臂粗的竹節鞭。第三個身材瘦小枯乾，生得尖嘴縮腮，唇上稀疏疏的長着幾根鼠鬚，腰懸寶劍。第四個長着一張馬臉，雙睛暴突，長鼻闊口，黑髯垂胸，腰間纏着一根鍊子槍。

「卡卡卡」！一陣繃簧亂响，弩箭似飛蝗般挾破空銳嘯，朝這四名侵入堡中之人攢射過來！

四個老者耳聽喝聲一起，身形已自齊地一挫，那數十道孔明燈光劃一照到他們身上，四條身形一竄，疾逾閃電，往堡墻下面飛落……

數十道孔明燈光「唰」地一齊跟踪照射過去，三名老者忙掀起那中箭的瘦小老者往側一掠，閃入一列馬槽後面，隱起身形。

原來，這一邊的堡墻下面，正是堡中的露天馬廐。這一吵鬧，登時驚動了馬羣

，引起了一陣揚蹄嘶叫……

這一鬧，也將整座「迴龍堡」驚動起來，到處人影晃動，已有不少人提着兵刃朝這邊奔來，那數十道孔明燈光集中在這馬廐上面，把數丈方圓的範圍，照耀得如同白晝！

「何方朋友，旣敢侵入本堡，請速出來答話，否則萬弩齊發，你們就後悔莫及了！」

一名身材魁偉，勁裝疾服的長髯老者，提着一柄金光耀目的雁翎刀，率了十多名弩箭手，包圍在馬廐外面，沉聲喝叱！

「哈哈哈哈！」馬槽後面陡地發出一陣狂笑，兩條人影疾掠而起，凌空一個翻身，猛然朝那長髯老者撲下來！

長髯老者身形微退，怒喝一聲，道：「射！」

「卡卡卡卡」繃簧聲響，十多名弩箭手當中一半應聲舉起弩匣，瞄準空中兩條人影射出一叢箭雨！

「哧哧」聲中，百十支弩箭起碼有一半射中目標，那兩條人影哼也不哼一聲，「砰砰」兩響，摔落地上！

長髯老者與衆弩箭手一瞧之下，俱不禁驚怒交迸！

原來，這兩條中箭的人影，竟是兩名本堡的堡丁！

驀地，「僻喇喇」一道强烈的閃電，自雲中直垂到地面，耀目難睜，夜風陡然增强，呼嘯着掠過這山坳！

也就在他們這一驚一楞之頃，人影連閃，那三名老者已鬼魅般飛掠出來，落在長髯老者身前！

長髯老者暴退尋丈，正待發令放箭，那三名老者已然聲大喝：「殺！」

一柄護手金鈎，兩根竹節鋼鞭，一條鍊子槍，三般兵刃如同狂風驟雨，捲入一羣弩箭手裏去，登時血肉橫飛，鬼哭神嚎，十多名弩箭手頃刻就倒了大半，剩下來的忙不及掉了弩匣，拔出兵刃招架……

這時，那二總管已率了十數名大漢趕來，將那三名老者圍住了。

也就在這一陣擾亂，所有的人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邊的時候，正面的堡墻上，黑影連閃，鬼魅般竄上來了七條人影，等那些在堡墻上防守的堡丁們發覺之時，七條人影已然翻進堡墻，展開了行動！

「噹噹噹噹」！一陣急密的警鐘狂鳴，二三十道孔明燈光「唰唰唰」地齊向這邊移射邊來，防守在這一段的弩箭手也將弩匣一舉，隨着燈光照射的方向，尋找目標……

「殺！」七條人影兩邊一分，七八道電虹疾閃，上下翻飛，四外捲掃……

「哎！啊！哇！……」一連串慘叫隨着電虹過處狂號不停，那些藏身暗處的弩箭手滿地亂滾，繃簧亂響，弩箭滿天飛射，堡墻上而頓時一場大亂！

須知，弩箭這種玩意只能利於遠攻，若到了面面相對之時便毫無用處，那七條人影撲上了堡墻，展開了一輪近身的快速猛攻，那些身手平庸的弩箭手如何抵擋得住，眨眼間就被人放翻了十多個！

那七條人影宰了十多名弩箭手，控制住了左右七八丈的地盤，當中一人陡地發出一陣震天狂笑道：「『迴龍堡』的鼠輩們聽着！太爺乃是找唐家的人算賬，與你們無關，知趣的躲在一邊，快叫唐老虔婆出來答話！」

這邊警鐘一响，馬廐那邊的長髯老者臉色一變，交待了二總管好生圍住那三名老者，便自率人匆匆奔了過來，他沒料到那就在這一眨的工夫，會被人佔了堡墻正面的一段地盤，聞言之下，凝目望去，不由脫口喝道：「『巫山七煞』！你們講不講江湖規矩？」

堡墻上狂笑發話之人乃是個貌相猙惡的中年大漢，又是一陣狂笑道：「康大總管！江湖規矩值幾文一斤？沒有你的事，快叫唐老虔婆出來還賬！」

話聲甫落，陡地東端堡墻上又是一陣大亂，慘叫連聲中，從堡墻外面飛撲上來五條人影，照樣一輪砍殺，宰了十幾名弩箭手，佔住了這東邊十數丈的地盤。

這時，除了兩邊的堡墻未被敵人佔據，尚有三幾十名堡丁擎着孔明燈和弩匣防守住之外，正面和東端兩段堡墻上已完全落入敵人手中，成了一片黑暗的地方。

長髯老者雙眉緊鎖，仰面向東端堡墻上喝道：「幾位是何方朋友？請亮名號以便接待！」

只聽東端堡墻上飄下來一聲冷笑道：「康大總管，正如巫山賀老大所說，沒有你的事，快叫唐宗輝的寡婦出來，咱們就按江湖規矩和她算賬！」

長髯老者「哼」了一聲，方待開口，忽聽「噹噹噹」！

三聲雲板脆响，堡中房舍到處燈光驟亮，堡主的大厦內傳來一陣整齊的脚步聲，直朝大門外而來……

「軋——」兩扇沉重的大門緩緩開啓，走出一隊勁裝疾服，背插長劍的精壯漢子，共有三十六名之多，出了大門，就在門口雁列兩邊。

跟着是四名手挽宮燈的丫環，引導着唐夫人緩步走出門來，她身後，左邊是唐翠湄姑娘，右邊是「射星手」謝逸虹緊緊相隨。

長髯老者轉身過來，躬身道：「屬下無能，竟讓敵人侵入，驚動夫人，屬下罪該萬死！」

唐夫人一擺手，沉聲道：「敵人入侵乃是意料中之事，大總管不用自責，請到那邊吩咐二總管把『邛崍四靈』帶到這邊來，然後你到各處看看，告誡弟兄們千萬鎭靜不可慌亂！」

長髯老者躬身道：「屬下遵命！」轉身往馬廐奔去。

唐夫人目光掄動，四下一掃，喝道：「堡門啓開，迎接貴賓入堡！」

喝聲一落，立有四名堡丁奔到堡門下面，合力抽開門拴，「軋——」的拉開了兩扇高大厚重的堡門。

唐夫人抬頭目光一掃正面及東端的堡墻上面，沉聲說道：「請堡墻上的朋友們下來，從大門進來，妾身好按江湖禮數迎接！」

正面堡牆上响起一聲狂笑，是那貌相猙獰的中年大漢的口吻：「好！唐老虔婆有你的，我們就下去從大門進來，看你如何接待！」

話聲一歇，人影連閃，翻過堡墻，往

堡外縱落………

東端堡墻上也飛起五條人影，一閃無踪。

「啊！……哎喲！……」堡門外面，突然爆出幾聲慘叫痛哼，緊接着一陣兵刃交觸之聲，連珠響起……

這一突然的變化，使得唐夫人惑然地的眉頭的一皺！

堡牆上又是人影連閃，從外面飛上來三條人影，更不停頓，齊一擰身，朝堡中廣場縱落，一面同聲狂吼道：「老虔婆竟敢在外面埋伏暗算，傷我弟兄，今晚不把你碎屍萬段，誓不干休！」

吼叫聲中，向唐夫人這邊飛掠過來！

東端堡牆上一聲「哈哈」！五條人影隱而復現，也是脚一沾堡牆，便一齊縱身落在堡中廣場，大步走了過來。

此際，已然看得淸楚，那飛掠而至的三條人影，領先之人正是那貌相猙獰的中年大漢，身後緊跟着一名身材高大的虬髯大漢和一名短小精悍的勁裝漢子。

這三人一陣風般捲到唐夫人身前，二話不說，右手兵刃齊揮，左手齊揚，十數縷寒芒閃電般當先射出！

唐夫人身形微退，一揮手，喝道：「圍住了，殺！」

兩邊雁列的三十六名精壯漢子齊地身形一展，「嗆」的一聲，長劍同時出鞘，往前一合，一陣電虹閃耀，立將那十數縷寒芒絞成粉碎！

「巫山七煞」剩下來的三煞頓時身陷重圍！

那五條人影亦已撲近，為首之人狂笑道：「賀老大休慌，『五行帮』弟兄馬上就到！」

這時，那長髯老者唐大總管剛好巡視轉來，立即率人將那五條人影截住，厲喝道：「敝堡與貴帮井河不犯，土壇主何故前來生事？」

被稱作土壇主的為首之人乃是個年約五旬，臉如淡金，黃髮黃髯，穿一件黑罩袍的老者，「哈哈」一笑道：「沒你的事，滾開！」右手一抬，揮掌朝唐大總管擊去！

唐大總管怒喝一聲，揮掌迎敵！

其餘四條人影一閃而過，直撲那三十名圍攻「巫山三煞」的精壯漢子，展開了一場混戰……

馬廐那邊殺聲大起，「邛崍四靈」也對二總管展開攻擊，雙方殺在一起！

大開的堡門外面突然響起幾聲慘叫，隨即湧進來七名大漢和一名勁裝少婦，一字排開，緩緩向大厦這邊逼近！

「轟隆隆！轟隆隆」雷聲響的愈密了，閃電一道接一道的照耀着這山區，狂風怒吼，暴風雨馬上就要來了！

「啊……」慘叫聲繼續爆發，開始有人傷亡了！

那八名最後侵入堡來的男女互相看了一眼，身形突然加快，兩邊一分，竟然繞過門場，向唐夫人這邊左右夾攻過來！

唐夫人側顧一名丫環，低聲吩咐了幾句……

「嗆」的一聲龍吟！唐翠湄三尺靑鋒出匣，「飛星逐月」，截住一名持劍少婦！謝逸虹劍眉緊鎖，手下却絲毫不敢怠慢，長劍一揮，電虹左右分張！直取兩名撲到的勁裝中年大漢！

唐夫人身形連連閃動，讓過三柄疾刺過來的長劍，厲聲喝道：「妾身已按江湖禮數接待，諸位為何不講道理？」

一名黑衫老者怪笑道：「只怪你運氣不好，死了丈夫沒人照顧，你就認命吧！」笑語聲中一柄日月金環已斜肩掃落……

唐夫人厲喝道：「匹夫欺人太甚，殺！」右手一抬，一道白虹自袖底電射而出，身形同時往側後方一閃……

「噢！」黑衫老者悶哼了半聲，右手高舉着日月金環，左手捫在胸口上，渾身如遭電殛，脚下蹌踉了兩步，「砰」然仆在地上，寂然不動。

「老虔婆好狠！併肩子上，宰了她！」四名手持長劍之人齊聲大喝，四柄長劍湧起座座劍山，四方八面向唐夫人壓到！

唐夫人左手一抬，又是一道白虹電射而出，原來是一柄三尺多長，拇指粗細，其薄如紙的軟劍，她雙手疾揮，白虹電耀，力敵四柄猛攻而來的長劍！

廣場上，殺聲震天，金鐵交鳴與錯劍之聲刺人心魄！

在這種混戰的局面中，守在堡墻上的弩箭手已無用武之地，紛紛扔去弩匣，飛縱下來揮動兵刃，加入戰團！

大約一盞熱茶工夫過去，雙方勝負已漸見端倪，「迴龍堡」雖然在人數上要佔優勢，但入侵之人個個俱是一流高手，武功兇狠毒辣，手下絕不容情，因此，慘叫連天中，倒地的盡是堡中的人！

唐夫人這時已被四柄長劍逼得施展不開，只能揮動手中軟劍結成一幢光幕，嚴密防守……

謝逸虹敵住兩名使大砍刀的中年大漢，這十幾個照面下來，已是鬢邊見汗，脚下連連後退，眼看支持不了多久。

倒是與唐翠湄斷殺的少婦，似乎對唐姑娘頗有好感，一柄長劍儘管翻閃如飛，却只是佯攻纏鬥，纏住了唐姑娘，不讓她脫身……

又過了一會，搏鬥的範圍漸漸縮小，連馬廐那邊圍攻「邛崍四靈」的二總管和手下十多名大漢也一步一步被對方逼的往大夥兒這邊退來……

就在這時候，那無人防守的西邊堡牆上，幽靈般出現了一條人影，一閃而沒。

同一時間，那大開的堡門，突然飛進來一條人影，直撲門場，凌空大喝：「住手！」

此際，廣場上雙方正殺得難解難分，那條人影的一聲大喝，根本就沒有人理會，更沒有人住手。

那條人影見雙方毫無反應，冷哼一聲，身形盤空疾起，掠過廣場，一道耀目寒虹直向唐夫人這邊一瀉而下……

那四名圍攻唐夫人的大漢及唐夫人都攪不淸楚這突然而來的人影究竟是敵是友，乍見電虹瀉下，俱覺森森劍氣直逼眉睫，忙不迭撤招自保，四柄長劍及一雙軟劍齊地舞起一幢幢綿密劍幕，往上一封……

「錚錚錚錚……」一陣急密的兵刃交擊之聲，刺人心魂地爆發出來震撼全場！

那四名大漢及唐夫人俱被震得連連倒退，腕肘一陣酸麻不由都為之駭然失色！

那條人影飄然落地，挺劍屹立，又是一聲震天大喝：「住手！」

這一次果然發生作用，喝聲一落，搏鬥雙方齊地愕然住手，百十道凜凜眼神，齊向那條人影望去……

怪！這人竟用一幅灰布包裹住頭腦，僅露出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身上穿一襲灰布袍，却用一根山籐在胸前斜繫了一個十字結，手中挺着一柄長劍，身上却不見劍鞘！

此人的怪模樣，只瞧得雙方之人俱是眉頭大皺，而謝逸虹與唐翠湄更是心頭劇震，臉色狂變！

因爲，兩人對這怪人身上的一襲灰袍是太熟悉了！

唐夫人皺着眉頭上前兩步，沉聲道：「尊駕是……」

幪面人連頭也不回，哽聲截口道：「夫人請退，所有入侵貴堡之人由我打發！」話聲微頓，也不理會唐夫人，劍尖一指四名大漢，喝聲道：「『閬中四兇』！你們一道上！」

四名大漢臉色一變，齊聲喝道：「閣下是誰，怎認得我們弟兄？」

幪面怪人啞聲道：「不用問，你們死定了，快上！」

四名大漢勃然大怒，互相看了一眼，更不答話，身形微動，立將幪面人圍在當中，四柄長劍風雷俱發，上下左右飛捲而出！

幪面人冷哼一聲，身形一旋，長劍疾揮，電虹盤空匝地繞身而起，接連吞吐了幾下！

「錚錚錚錚！」四下錯劍交鳴乍響，漫天劍氣驟斂！

幪面人挺劍屹立如山，雙目中冷電四射！

四名大漢各挺長劍定在當地，八隻眼睛睜得快要突出眶子來，各人的胸前「七坎」大穴上，現出一道創痕，鮮血狂湧而出，嘴巴張得大大的，就是叫不出半點聲音！

「轟隆隆！」又是一道强烈閃電照射下來，「噗」！

有一名大漢首先仆倒地上，緊接着「噗噗噗」！其餘三名大漢相繼倒地，氣絕身亡！

當眞是雷霆一擊！立將所有的人鎭住了！

幪面人劍尖一指那兩名夾攻謝逸虹的中年大漢，啞聲喝道：「該你兩位了！」

那兩名中年大漢被他劍尖一指，指得毛骨悚然，不由自已地蹬蹬蹬退了三步！

幪面人一聲冷笑，啞聲道：「怎麼？『西川雙傑』竟想不戰而逃？」

兩名中年大漢怒吼一聲！齊地振臂直拔而起，在空中四手齊揚，六支袖箭，十枚五虎斷魂釘破空生嘯，寒光點點，電也似地朝幪面人當頭射落！

兩人暗器出手，齊地雙臂一掄，凌空轉身，竟朝堡門方向飛去……

幪面人冷哼一聲！右手一抬，長劍疾振，在身前佈成一幢光墻，左手駢指遙向兩名中年大漢的背影疾點而出！

「叮叮叮……」脆响如聯珠迸發，凌空射來的暗器悉數化作殘鐵，跌落塵埃！

「啊！啊！！」兩聲悶哼响處，「西川雙傑」雙雙被幪面人指風擊中，「砰砰」摔在了地上，竟是動也不動！

最後入侵「迴龍堡」的七男一女，七名男的至此已悉數喪命，只剩下那名使劍的少婦，她不等幪面人找到頭上來，姍姍後退幾步，嬌笑道：「奴家素來不跟男人動手，閣下最好另找目標！」

幪面人又是一聲冷哼，將那指在少婦面前的劍尖移開，一雙冷電四射的眼睛緩緩朝左右一掃！

這時，那五名由堡墻東端侵入的人，已在那黃臉老者率領之下，聚集在一起。「巫山七煞」死剩的三煞以及「邛峽四靈」的三靈等人，也脫出了包圍，各自凝功戒備，緊靠着黃臉老者等人，大有聯手一戰之勢！

「轟隆隆……！」雷聲响得更密了！閃電像金蛇般在雲層中亂竄，狂風呼嘯，括起漫天的塵沙……

數十道孔明燈光被狂風吹得搖擺不定，顯得廣場中人影亂幌，但却是靜悄悄地沒有半點人聲！

幪面人兩道冷電般的眼神，終於緩緩落在那黃臉老者身上，啞聲道：「貴帮金，木，水，火，土五位壇主難得一齊出動，在下要領教一下諸位的五行絕學！」口中說着，脚下已徐徐舉步，朝黃臉老者五人走去！

話聲一落，脚步亦停，雙方相距只有八尺。

黃臉老者沉聲道：「本帮『五行大陣』從不對無名之輩施展，閣下如不現出眞面目及報上名號，根本就不配領教！」

幪面人冷冷道：「隨便，不過，如果諸位不施展五行陣式那就要死得快些！」

黃臉老者搖頭道：「本帮有例，素不准與無怨仇之人動手！」

幪面人重重地哼了一聲，冷喝道：「不動手，可以，你們把自己人頭留下，快滾！」

奇談！人頭留下了還能滾？除非是鬼魂滾到陰間了！

黃臉老者臉色連連變動，兩隻黃澄澄的眼睛死死盯住幪面人，半晌，突然一揮手，沉聲喝道：「亮陣！」

站在他身後的四個人立卽將身上的那件黑罩袍脫去，分別現出赤，靑，白，黑四種顏色的勁裝。

黃臉老者也將身上黑罩袍脫去，現出一身黃綢勁裝，同時在背上撤下一柄金光燦燦的降魔杵。

那赤色勁裝大漢從腰間解下一對其紅如火的流星錘，靑色勁裝老者拔出一根綠幽幽的竹杖，白色勁裝少年「嗆」的撤劍在手，黑色勁裝大漢從背上解下兩面黑黝黝的純鋼太極牌，分握左右手中。

兵刃在手，五人立時身形展動，以黃臉老者居中，其他四人散立四方，將幪面人圍在中間。

黃臉老者沉聲喝道：「閣下注意，本陣一經發動，不判生死絕不停止，你要小心了！」

幪面人冷冷說道：「廢話少說，儘管施展！」

黃臉老者一聲長嘯，身形乍展，那赤

，靑，白，黑，四人也齊聲發嘯相應，身形同時移動起來……

幪面人屹立如山，挺劍的右手堅如鐵石，眼睛裏精光四射，注視着排陣之人的一切變化……

五種顏色不同的身形，五種顏色、形式不同的兵刃，在開始移動之時還可分辨出來，但轉瞬間，五條身形愈動愈快，已然變成了一團五色交混的光華，閃幻不停的令人目眩神奪！

「迴龍堡」這邊的人，都久聞五行帮中五行壇主的「五行大陣」如何如何的厲害，此際一見之下，俱覺果然不假，尤其聽說在最後五行合運一擊之威力，根本無人可以抵擋得住，衆人都不禁聚精會神，看這幪面人如何破陣？

隨着那愈來愈見强勁，漸往四外擴張的五行眞氣逼得距離較近的觀戰之人紛紛後退，唐翠湄的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胸腔，鬢邊冷汗直冒！

這時候，五行陣法已將發展到極處，不但五色光華閃幻迷人，五行眞氣重如山岳，並且產生一陣陣刺人心魄的厲嘯，與天空中的「轟轟」雷聲，熠熠閃電交互輝映，同聲呼應，更增加無限的威勢！

此時，已然看不見那幪面人的身形，已盡爲五色光華及五行眞氣所包沒了！

驀地，一聲霹靂！一聲大喝，五色光華驟然往當中一合，重如山岳的五行眞氣突如天塌下來一般往當中一壓！

「轟隆隆！錚錚錚錚……嘶——」五行陣中爆起一陣霹靂互震，金鐵交鳴，最後，一聲悠長尖銳，刺得人神魂俱顫的裂帛之聲過處，一道電虹冲霄而起！

五色光華驟斂，刹時羣聲俱寂！

四週觀戰的人目眩神搖之餘，都忙不迭定睛的望去——

金，木，水，火，土五行壇主仍按開始列陣時的方位靜立地上，個個汗出如漿，衣衫盡濕，臉色白得像死人一般，睜着一雙無神的眼睛，各人用手中兵刃撐住地面，左手按在右肩上，鮮紅的血液緩緩從指縫中滲漏出來。

那幪面人却飛落在先前誅殺「閬中四兇」的地方，也是用右手中的長劍支撐着地面，胸前一陣劇烈起伏，那包裹頭臉的灰布靠近下頷部份，隱約的濕了一灘，顯然也受了內傷，口中出血所染。

唐翠湄瞧得心頭狂震，不由自主地舉步朝幪面人衝去，但只衝出兩步，却又突然站住了。

她這奇怪的舉動，站在一旁的唐夫人不由莫名其妙的望了愛女一眼，方欲開口詢問，但場中已有了的動靜。

那金、木、水、火、土五行壇主經過這片刻調息之後，身子都已能挪動，個個像大病初癒似地，倒拖着手中的兵刄，脚步蹣跚的朝堡門行去……

唐夫人嘴唇動了一下，似乎想說些什麼，但又忍住了。

「辟喇……」一道强烈的閃電自天際垂下，光芒耀目難睜黃豆大的雨點開始疏疏落落的打下來，觸地作响！

那道强烈的閃電迅卽消失，眼前光景驟然一暗！

陡地——

衣袂飄風之聲乍起，「錚錚錚」！三聲密似聯珠的金鐵交鳴暴响之下，接連三聲慘哼震撼着在場之人的心絃！

這時，那些散亂的孔明燈光又恢復了作用，衆人循聲凝目望去，俱不禁爲之凛然失色。

那「巫山七煞」剩下來的三名大漢，成品字形向着幪面人，正緩緩往地上癱倒下去，胸腹之間，血如泉湧！

幪面人用劍撐着地面，左腿半跪着，身子不住的顫抖，想是極力支撐着不讓自已倒下來，那一幅包裹頭腦的灰布，已幾乎被血漬滲透了！

這情形，祇瞧得唐翠湄心胆俱裂，驀叫一聲，飛身朝幪面人撲去……

「不准動！」一聲斷喝，一條人影疾逾閃電，越過唐翠湄，飛落幪面人身前，電虹一閃，冷森森的劍尖已指在幪面人咽喉要害之處！

唐翠湄駭然却步，定睛看時，發現出劍指着幪面人的人，赫然竟是謝逸虹，不由驚怒交迸地叫道：「表哥你……你這是幹什麼？」

唐夫人也惑然皺眉問道：「逸虹！你是怎麼了？」

謝逸虹一陣狂笑道：「姨媽！妳知道這位大英雄是誰？」

唐夫人皺眉道：「是誰？」

謝逸虹右手微微往前一送，沉聲道：「不許亂動，否則，要你立時送命！」說着，劍尖挑着那幪面的灰布，緩緩往上劃去——

唐翠湄剛才是心胆俱裂，此刻一見謝逸虹的舉動，更是魄散魂飛，狂叫一聲：「表哥你不……」人已騰身飛撲過來。

謝逸虹冷笑一聲，右腕加快一抖，「嘶」的一聲，那一幅幪面灰布登時一分爲二，飛飄落地上，露出一張毫無血色但却被鮮血染紅了下半部的臉龐！

唐翠湄尖叫一聲，脚步一窒，幾乎昏倒地上！

唐夫人却發出一聲凄厲的怒吼：「杜仲元！」吼叫聲中，人已化作一陣狂風，捲到幪面人身前！

謝逸虹知趣地一閃讓開，讓唐夫人的一雙軟劍塡補了他那柄長劍的位置。

這幪面人正是杜仲元，此際，他的左腿仍是半跪着，無法支撐起來，仰着血漬斑斑，白得像死人一般的臉，睜着一雙無神的鳳目，凝視着唐夫人。

「嘩喇喇」！一陣狂風刮過，黃豆大的雨點由疏而密，接着就傾盆而下，場中之人，衣衫刹時盡濕，但都沒有人移動一步！

唐夫人一雙軟劍點在杜仲元的胸膛上，嘶聲叫道：「杜仲元！你以爲這樣做我就會不恨你不殺你？呸！你做夢！老娘要剖開你的胸膛，剜出你的心肝來看看是什麼顏色，然後將你碎屍萬段！」

唐翠湄疾撲上前，雙手攀住唐夫人的手腕，尖叫道：「媽！不是他！爹不是他殺的，你不能……」

唐夫人陡地一脚踢出，把翠湄蹬的倒飛出去，「砰」然摔跌在泥漿地裏，嘶聲罵道：「都是你這賤人，你還有臉帮他說話！」

話聲一落，掉頭對謝逸虹喝道：「過來！把這狗東西揪跪下去，我要親自剜出他的心肝五臟來！」

謝逸虹高興地應了一聲，正待舉步…

「桀桀桀」！一陣凜人心魄的森森怪笑，在狂風暴雨聲中破空傳來，只刺的在場之人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謝逸虹不由凜然地縮回腳步，循聲望去……

只見一團拳頭大小的綠色火光，正隨着怪笑聲從大廈的大門裏冉冉飛了出來，在狂風中僅僅輕微的搖曳着，却沒有被雨水澌滅！

「幽靈鬼火！」唐夫人情不自禁地低叫了一聲。

這一團「幽靈鬼火」看似冉冉而飛，但來勢却是神速已極，眨眼工夫便已飄過環立大門外的精壯劍手，停在杜仲元的背後！

綠幽幽的光芒照映下，現出一個貌相猙獰，長髮披肩，身穿黑色長袍的怪人！

謝逸虹疾跨上前，大喝一聲，道：「什麼……」

他話方出口，黑袍怪人一聲刺耳的冷哼，兩道冷森森的目光朝他一轉，登時令他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不但把話咽了回去，連腳下也後退了三步！

黑袍怪人隨卽大袍一翻，連唐夫人也未看清楚，袖中已伸出一隻枯骨般的手掌，按在杜仲元的「命門」穴上！

唐夫人勉强一定心神，沉聲喝道：「『五方幽靈』！本堡與你們毫無過節，閣下這是什麼意思？」

黑袍怪人「桀桀」一笑，道：「沒有什麼，請唐夫人賞臉，讓老夫把杜大俠帶走。」

唐夫人「咦」了一聲，詫道：「你們『五方幽靈』什麼時候與這姓杜有了交情了？」

黑袍怪人冷冷道：「正相反，老夫的四位兄弟都死在他的劍下！」

唐夫人惑然說道：「那閣下爲何要救他？」

黑袍怪人冷然道：「因爲他不該死於夫人的劍下。」

唐夫人大怒道：「拙夫被他害死，他爲何不該死在我的劍下？」

黑袍怪人搖搖頭，沉聲道：「夫人錯了，杜大俠並沒有殺死唐堡主！」

唐夫人怒道：「胡說！拙夫咽喉上的兩粒『星芒珠』明明是姓杜的暗器……」

黑袍怪人搖搖頭，截口道：「不錯，『星芒珠』共有三顆，但只有一顆射中唐堡主咽喉的側部，至於咽喉正中致命的那一顆，却是另外有人用手指硬刺進去的！」

此言一出，謝逸虹登時渾身一震！

唐夫人脫口問道：「那是什麼人？」

黑袍怪人目光一轉，落在謝逸虹身上，桀桀怪笑道：「就是這位年青人！」

此言一出，在場之人俱不禁心頭劇震，謝逸虹更是驚怒交迸，大喝道：「老匹夫胡說八道，少爺宰了你！」身劍合一，疾朝黑袍怪人刺去……

「錚」的一聲，從斜裏飛來一劍，將謝逸虹的長劍架住，只聽唐翠湄冷然道：

「表哥何必衝動，且聽聽這位老人家還有什麼解釋，然後再動手不遲。」

唐夫人也揮手阻擋道：「逸虹！你冷靜點，待我把事情問淸楚再說。」語落，轉對黑袍怪人，冷冷道：「閣下如此信口開河，莫非是親眼看見？」

黑袍怪人點頭道：「不錯，唐堡主被害之時老夫正隱伏在茅亭外面窺看……」

謝逸虹冷笑一聲，截口叱道：「好啊！原來你這老匹夫早就和姓杜的勾結了來謀害……」

黑袍怪人重重地哼了一聲，打斷謝逸虹的話聲，陰森森的道：「老夫如果和杜大俠有所勾結，嘿嘿！你這小輩還跑得掉麼！」

唐夫人也哼了一聲，道：「閣下雖說沒有和姓杜的勾結，但爲何在一旁隱伏窺探？」

黑袍怪人沉聲道：「老夫跟踪杜大俠乃是想覓機殺他，爲死去的兄弟報仇！」

唐夫人也沉聲說道：「你爲何又不殺他？」

黑袍怪人說道：「那時候，杜大俠已無動手的能力，同時，唐堡主也來了，所以……」

「慢着！」唐大人截口道：「閣下說這姓杜的已無動手之能力，這話是什麼意思？」

黑袍怪人沉聲道：「這事必須從頭說起，請諸位暫忍風雨吹襲之苦，聽老夫道來！」

於是，在風雨交加之下，黑袍怪人遂將「五方幽靈」如何接到密函，齊聚落魄谷中埋伏截擊杜仲元，直到唐堡主被害，唐夫人率人來到茅亭之前爲止，詳細的敘說出來……

這時，杜仲元得黑袍怪人輸入眞力之助，已將內臟傷勢勉强穩住，緩緩站直了身子，臉色也有了些生氣……

四週疏落的孔明燈光已全數被暴雨淋熄，只剩下黑袍怪人頭上那一團綠幽幽的火燄，散放着陰森森的光芒！

黑袍怪人一口氣把所經歷的事情說完，沉沉地嘆了口氣道：「老夫對此事本想不管，但因杜大俠這種重信守諾的精神，犧牲一己，視死如歸的胸懷，實令老夫深爲感動，故而拋棄了對他的仇恨，助他一臂，還他的情的！」

唐夫人靜聽完畢，狠瞪了唐翠湄一眼，恨聲道：「怪不得找不到他！原來是你這賤人把他藏起來了！」

唐翠湄無限委屈的道：「媽！女兒如果不這樣做，他豈不是死得寃枉了麼！」

唐夫人哼了一聲！轉對謝逸虹厲聲喝道：「有沒有這回事？你說！」

謝逸虹聽黑袍怪人說到在茅亭中所發生的事情之際，就已臉色連變，眼光亂轉，這時聽唐夫人一喝問，禁不住渾身一震，慌忙道：「姨媽不要聽這老匹夫胡說八道含血噴人，甥兒怎會幹出這種事來！」

黑袍怪人冷冷道：「唐夫人如果能將他那晚上穿的那套衣服找出來，看看衣上是否被撕下一塊，不就什麼都解決！」

唐夫人略一沉思，忽地一咬牙道：「對！對了！難怪他手裏抓住的那小塊碎布，怎樣也拿不下來[illegible]話聲一頓，霍地目

射厲芒，盯住謝逸虹，厲聲道：「你那晚上穿的衣服呢？快拿來我看看！」

謝逸虹恐懼的退了兩步，訥訥道：「這……那……那套衣服……因爲……因爲被雨水淋濕，已經……已經丢掉了！」話聲微頓，胸脯一挺，大聲道：「姨媽！妳怎能相信這老匹夫的一派胡言，說不定姨丈就是他下的毒手害死的！却反過來編出這一套謊話，用心不是很明顯麼！」

黑袍怪人桀桀怪笑道：「你小子唱做俱佳，表情眞不錯！」笑語之聲一頓，目注唐夫人，沉聲道：「另外還有兩點，夫人不妨多想想，第一，寫給老夫弟兄的密函必是出於唐堡主最親近的人之手，不然就不會知道得這樣淸楚。第二，唐堡主去世的消息如此迅速洩漏出去，這洩漏消息的必是堡中之人，其目的何在？有何好處？夫人仔細研究，就不難明白了。」

唐夫人低頭想了一下，咬牙切齒地猛一抬頭，死盯着謝逸虹，厲聲道：「不錯！的確是你！你爲什麼要這樣做？你爲什麼？你說！」

謝逸虹被她的凄厲的目光逼視的連連倒退，慌亂地叫道：「不！不！不是我……不是……是……」

「哈哈……」突然一陣震天狂笑，衝破暴風雨，震撼全場！同時，數十道强烈的孔明燈光，從堡牆上照射下來，照耀的衆人眼睛一花！

狂笑聲中，從堡門外大踏步走進一個身材偉岸，手長過膝，長相嚴厲的青袍老者，在他身後，跟着兩名勁裝疾服的彪形大漢。

青袍老者剛一現身便止住笑聲，朗朗說道：「姨姐不要錯怪逸虹，是我敎他這樣做的！」

唐夫人渾身一震，失聲道：「謝天！是你……」

謝逸虹這時已不再慌亂，威風凜凜地挺胸屹立。

黑袍怪人悄悄塞了一顆丹丸進杜仲元的口中，低聲道：「快吞下去，立卽行動消化了，準備應變！」

杜仲元丹丸入口，祗覺一股辛辣之氣直衝腦門，忙用力咽下，頓感一股熱流竄佈四肢百骸，體內那微弱的眞氣立時蓬勃起來……

這時，唐夫人已然定過神來，大喝道：「康總管列陣，嚴禁來人擅近一步！」

康大總管和二總管已不待吩咐，一聲號令，將散落四週的弩箭手集會攏來，成一半環形拱衞在外圍嚴陣以待！

杜仲元暗自一運眞力，竟覺較平時更勝兩分，不由大爲詫異，但此時亦無暇多想，忙用「傳音入密」功夫對唐翠湄道：「小翠，快將我的『辟邪劍』拿來快！」

青袍老者正是謝逸虹之父，「八臂天王」謝天，他率了兩名部下停在弩陣外面，赫然大笑道：「姨姐何必如此相待，你看……」說時，舉手一指四週的壁牆，「上面正有數十張大弩對着你們，還有我！哈哈哈！你堡中誰是我的敵手，哈哈！」

就在「八臂天王」謝天赫然大笑之際，黑袍怪人頭上的綠色火燄突然熄滅，身形似鬼魅般一閃而逝！

在場之人的注意力已爲「八臂天王」謝天之突然出現所吸引，竟沒有人[illegible]袍怪人的行動。

唐夫人此際已氣的臉色發青，咬牙喝道：「謝天！宗輝與你有何仇恨，你竟如此待他？你這是什麼意思？」

謝天冷冷道：「沒有什麼，誰叫他不肯跟我合作。」

唐夫人大怒道：「就算他不肯跟你合作，他也是你的連襟至親，你怎能施這陰謀毒計害他？」

謝天嘿嘿冷笑道：「我的宗旨是不跟我同路的就是我的敵人，管他親戚不親戚，照例去之而後快！」

唐夫人厲聲喝道：「好個無耻毒辣的老賊，你到底想怎樣？」

謝天冷冷接道：「很簡單，第一，咱們爲兒女親家，親上加親，第二，『迴龍堡』由我接收，成爲我在川東的分舵，至於姨姐嘛，可請到我家中去享享清福！」

唐夫人怒極而笑，她仰天狂笑道：「好好好！我就先把你這寶貝龜兒子宰了！」笑叫聲中，右手一抬，軟劍突然飛出，直向謝逸虹刺去！

謝逸虹一閃讓開，謝天厲聲喝道：「逸虹若有毫髮之損，『迴龍堡』將鷄犬不留！」

唐夫人凜然一頓，此時，唐翠湄已從大廈裏疾掠而出，身形閃處，「辟邪劍」已遞入杜仲元手中。

杜仲元接劍在手，轉身對正欲再度撲向謝逸虹的唐夫人道：「夫人請暫息雷霆，這鼠輩諒他逃不出去，請下令撤開弩陣，讓在下會一會那黑道凶梟！」

[illegible]杜仲元一眼，轉頭大喝道：「康總管！擺開門戶，讓那老賊過來！」

杜仲元仗劍大步迎向那通過弩陣而來的「八臂天王」謝天，朗聲道：「閣下謀害唐堡主，竟將杜某牽涉在內，如今閣下原形畢露，須還杜某一個公道！」

謝天一面走，一面狂笑道：「杜仲元！老夫這一石三鳥之計，『五方幽靈』與唐宗輝已經消滅，而你也重創未復，老夫一舉手，閣下立成齏粉，尚有何公道……」

他笑語之聲未畢，突然一陣「桀桀」怪笑劃空傳來，祗聽那黑袍老者陰森森地截口道：「『五方幽靈』還有老夫未死，姓謝的，你這一石三鳥之計怕要落空！」

「噗噗噗……」堡牆上的强烈孔明燈光，就在這陰森森的話聲中突然相繼熄滅，頃刻之間，全部無光了！

黑袍怪人的聲音在黑暗中再度傳來：「老夫且先替你手下嘍囉送行，然後才看你的報應！」

話聲甫歇，狂風暴雨中突然亮起一團綠幽幽的火燄，冉冉從堡牆上飛落謝天與杜仲元之間，把這數丈方圓，照映得一片陰森！

黑袍怪人像個幽靈似地在這團火燄下面，桀桀怪笑！

謝天冷冷地盯了黑袍怪人一眼，沉聲道：「劍來！」

隨在他身後的一名彪形大漢應聲上前，雙手捧上一柄形式奇古的連鞘長劍。

謝天伸手接過來，左手握住劍鞘，右手按在劍把上，鷹目中厲光暴射，凝視着



停在八尺外的杜仲元，沉聲道：「杜仲元！你當眞要替唐家架樑？」

杜仲元臉上一片肅殺，右手徐徐撤出「辟邪劍」，冷冷道：「少廢話拔劍！」

「嗆」一聲暴嘯，一道靑虹電閃而出，直取杜仲元，劍氣破空之聲刺人心魄！

杜仲元屹立如山，振腕一劍封出，「錚」然一聲金鐵交鳴！爆起一蓬火花，靑虹倏然暴退！

謝天挺劍前指，狂笑道：「杜仲元！老夫倒把你看走眼了，哈哈哈！你要小心了！」

杜仲元右臂平伸，堅如鐵石，劍尖直指謝天，冷然道：「不勞閣下關注，下一招將是生死相搏，閣下還是小心自己！」

謝天又是一聲狂笑，腳下開始徐徐移動，兩道兀鷹般的眼神，緊緊盯住了杜仲元，右手的長劍劍尖不停地劃着小圓圈，在傾盆的雨水裏，閃幻起一個接一個的靑色光弧……

杜仲元上身依然挺立，腳下祗在原地徐徐移轉，鳳目中冷電森森，緊吸住對方的眼神，絲毫不理會那劍尖上劃出來的光弧……

一步！一步……謝天已繞着杜仲元移動了一周，發現對方毫無反應，不由又驚又怒，大喝一聲！上步挺劍，排闥直攻杜仲元的中空部位！

杜仲元身形微閃，長劍一揮，「嘎」一聲錯劍銳響，雙方換了個照面，斜步撳身，振腕揮劍，立時還擊過去……

謝天旋身接劍，靑虹暴漲，盤空匝地有若狂濤般捲住了電掣而至的白芒！

兩人這二度出手，對方的實力都已心中有數，是以俱盡所學，絕招速施，每一劍都貫注了無上眞力，一時劍嘯之聲大作，但見靑虹與白芒互相扭結在一起，已然分不出雙方的人影！

劍氣互迸之下，尋丈範圍以內，那傾盆而下的雨水竟然澆不進去，空自濺起半天的雨花，嗆嗆之聲响似爆竹一般，震撼着週圍百十條心弦！

「錚錚！」劍鳴震天！靑虹、白芒忽然收斂，兩條人影霍地一分，回復原來的位置！

綠幽幽的火光照映之下，但見杜仲元左肩血如泉湧，右手的「辟邪劍」斜斜垂向地面，臉上一片模糊，已分不淸是汗水還是雨水！

謝天一個踉蹌之後，立即站穩了，手中長劍，仍然一挺指着杜仲元，臉上露出獰厲的笑容，腳下開始移動，朝杜仲元逼去……

一步！兩步！三步，他第三步方自邁出，身形突然一晃，口角間一縷鮮血緩緩流出，長長吁了口氣，右手一鬆，「噗」！長劍跌落地上，「砰」然一聲，人也跟着仆倒在杜仲元身前，寂然不動！

杜仲元深深吸了口氣，「辟邪劍」緩緩納入鞘中……

「爹！」謝逸虹一聲狂叫，人化狂風，劍化長虹，飛射杜仲元的背心！

唐翠湄淒厲大叫：「賊子還我爹的命來！」叫聲中，右手一揮長劍電射而出！

謝逸虹身在半途，突然「啊」的一聲慘叫，身子如遭電殛，腳下大亂，左手在胸前猛抓……

一柄長劍從他背後刺入，直透前胸，露出半截劍尖！他左手死死地抓住這半截劍尖，右手挺着長劍，踉踉蹌蹌的仍自向杜仲元衝去……

杜仲元徐徐轉過身來，眼中露出是恨是憐的神色，靜靜地凝視着衝過來的謝逸虹，身子却屹然不動！

「砰」！謝逸虹衝了幾步，終于支持不住，直挺挺的仆倒在杜仲元腳下！

「仲元！」翠湄大叫一聲，張着雙臂飛撲過來……

唐夫人哼了一聲，一掠而至，伸手抓住了唐翠湄的肩頭，用力一推，厲聲喝道：「不要臉的賤人！給我滾開！」

唐翠湄驟不及防，一聲驚叫，「噗」的被推倒在泥漿地裏，哀聲叫道：「媽！媽！妳怎麼了？」

唐夫人理也不理，鐵靑着臉瞪着杜仲元，厲聲道：「杜仲元！殺我丈夫的雖然不是你，但事情乃由你而起，今晚之事，我不領你這個情，我也不殺你，你滾！滾！滾得遠遠！遠遠……」

她嘶聲叫着，忽地一跌跪在謝天的身邊，拾起謝天掉在地上的長劍，雙手緊緊握住劍把，將謝天的屍體撥翻過來，長劍像雨點般戮在謝天的胸膛上，她仰首淒厲地叫道：「宗輝！宗輝！你來看啊！宗輝！你看到沒了有？……啊……」

狂風咆哮着，暴雨如注，澆在那血肉模糊的胸膛上，血水四下飛濺，唐夫人嘶叫着，雙手仍不停地握劍猛戮……

黑袍怪人悄然移近那木立一旁的杜仲元，一扯他的衣袖，沉重地把臉朝堡門外一揚！杜仲元深深地望了跌在泥漿地裏哀痛哭的唐翠湄一眼，長長地嘆息一聲！緩緩轉身，跨過謝天的屍體，隨着黑袍怪人，踏着沉重的腳步，往堡門外走去……

「噗」！那團綠幽幽的火燄突然熄滅了！刹時一切都沉浸在無邊的黑暗中……

狂風仍自呼嘯着掠過大地，是爲這人間的不幸而嘆息？抑是爲這世間的魂惡而怒吼？

暴雨依然無情地傾盆下注！不知是爲不幸的人而哀哭？抑是要洗去這世間的罪惡？

（續完）

小啓

「龍潭劍影」及「斷劍残琴」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長壽
鐵拐俠盜故事
售價低廉・每本僅售一元八角
尚有其他新書排印中・敬請留意出版日期
有一個獨立的故事
事都有濃郁人情味
容清新・絕無色情
帶給讀者新知識
罪惡之
鐵拐俠盜故事
淚的
好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7至13號A
電話H484221(四線)